# 武俠世界

## 春雨孤行 （俠情凄艷倫理故事）司馬翎·新著

春寒細雨，年年依舊。但在春雨中的孤行者，縱然身負奇技心懷壯志，卻對於人生中種種無奈，種種辛酸終是無法改變。尤其是對韶光流逝更是只有束手長嘆而已！



$3.50

1060

## 編者話

本刊在積極羅致一流名家作品，充實內容進行下，今期特別情商禮聘司馬翎君加盟助陣，刊出一部別創風格的巨型哀艷倫理俠情小說——「春雨孤行」，以饗讀者。

「春雨孤行」是一篇略帶文藝氣氛的俠情小說，故事內容忠肯正確，題材新穎突出，情節哀感動人，媲美一般文藝作品。它描述一個流浪者，在悠長歲月中，顛沛流離，縱然身負奇技，胸懷壯志，却對於人生中所遭遇無情的打擊無奈，種種辛酸終是無法改變……佳作當前，先睹爲快！

** ** **

楚留香故事「玉劍傳奇」今期終結，內容發展有驚人之意外。古龍作品，素有詭異難測見稱，橋段迷離撲朔，人物神秘出現，欲知該故事的結局，請勿錯過本刊今期的刊出。

** ** **

「心劍」是下期刊出的巨型小說，由讀者耳目稔詳的名作家東方英先生執筆，是篇寫盡江湖上之風險陰毒，道盡人世上的狠毒辣手，但另一面却是……？當你知道結局的描述時，定必歎爲觀止。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 |
|---|---|
|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 81.00 |
| 一年港幣 | $ 162.00 |
|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 87.00 |
| 一年港幣 | $ 173.00 |
|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 100.00 |
| 一年港幣 | $ 199.00 |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 |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 武俠世界

**第106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 春雨孤行

司馬翎·文
盧令·圖

## 浪子與狗　相依爲命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註）離開杭州總有十二三年吧？一旦歸來眞是有說不出的味道。

江浮雲凝目瞧着熟悉的城廓街道。唉，轉眼間已經暌別十二年之久，簡直像夢一樣虛假不眞實。

帶着寒冷的春雨綿綿飄洒！這種時節在江南如果不帶一把紙傘出門口，這個人必是有意跟自己過不去。何況雨傘有很多好處，既可以遮雨，又可以當作趕狗棒用。有時甚至可以藉以藏起面孔。

現在那雨傘在他手中，便是用作遮雨及遮面之用。因此人家看不見他面孔，他也只看見別人的身子脚鞋等。

他忽然看見一隻狗貼着屋牆慢慢向前走。這隻狗高而瘦，癩皮醜陋。但頭和尾巴都不垂下，雖然也不是昂豎的很高，却已足以表示牠自尊高貴。

有些狗在屋內叫吠咆哮甚至衝出來。但癩皮狗連望都不望牠們一眼。牠們必定覺得很沒趣而又驚疑。也許還有其他原因，但總之牠們總是悄然退回安全乾燥的屋內。

江浮雲跟牠走了一程，越來越有興趣。不過亦發現牠並無目的地，竟然也像他本人一樣隨意到處流浪罷了。

忽見巷口有一家小舖子賣的是熱騰騰的饅頭，又有燒餅鹵肉等北方麵食。江浮雲已經算是半個北方人了，心頭昇起一陣親切溫暖之感。口中打個唿哨，尖銳的聲音穿透料峭春雨。癩皮狗忽然停步轉頭望他。

江浮雲招一招手。癩皮狗默默注視他一會，似乎看清他友善的微笑，才折轉走過來。

人和狗在雨中對視一陣，江浮雲道：「既然你住在江南，我叫你阿南好麼？」他當然知道癩皮狗絕不會回答。便又道：「現在我請你吃飯，你等我。」

他買了六個饅頭一大包鹵肉，出來看見「阿南」站在原處，寒冷春雨雖然淋濕牠身體，却洗不掉牠尊嚴神態。

他們轉入一條僻靜街道，江浮雲喃喃道：「我記得前面有條巷子，裏面有一間神祠荒廢無人。但十二年之後是否還是老樣子呢？」

神祠居然依舊荒廢，只不過更加古舊殘破不堪了。

江浮雲找個沒被雨水打濕的角落坐下，將饅頭和鹵肉各半分爲兩份。阿南似乎還攷慮一下才學他大嚼起來。

他們肚子塡飽。阿南躺在一側。江浮雲喃喃道：「從前我也有一隻癩皮狗叫做老黑，我們一齊流浪不少地方。你們長得很像，但你年輕得多。老黑後來連骨頭都咬不動。但有一次我們餓得半死，老黑還能追咬到一隻肥鷄回來……」

春雨使天色迷迷濛濛，亦使人知道絕不會一天半天便停止。

江浮雲歎口氣又道：「但阿南你很年輕，你雖然很瘦却很容易追咬肥鷄，你甚至可以捉野兔回來咱們可以烤着吃。爲了生存你有權去偸咬一隻鷄……」

「生存」有時很容易，有時很困難。世上大多數人都相信和擁護「生存最重要」的主張。重要得甚至有權侵犯傷害別人！這一點倒是無可厚非，雖然有些人認爲理想比生存還重要。

但如果有人僅僅爲了活得舒服一點，就毫不愧疚的侵犯傷害別人。這就很不能原諒不能容忍了。

× × ×

杭州那時候極繁華，人物薈萃水秀山明。財富乃是奇珍異寶沒有任何城市比得上。當然衣飾書畫女人酒菜等等亦是天下第一。

費了足足五天時間，江浮雲和阿南才逛完杭州城大小角落，以及西湖和三面環抱西湖的山巒勝景寺廟等。

但是，江浮雲最有興趣還是城內清河坊大街與望仙橋直街，這兩街交叉的十字路口。

同時城南望江門出城在江干的南星橋，是錢塘江上下游各縣運輸貨物入杭的最大碼頭，經常熱鬧得必須大聲叫嚷才可以交談。否則對方聽不見。

城北則是拱宸橋，大運河終點，糧船桅檣相接，人也多得使你眼花。

至於前面提過淸河坊大街望仙橋直街交叉處，四個拐角各有一家老字號。一是翁隆盛茶葉店專售杭茶（杭茶自是以龍井第一）。一是專賣火腿鹹肉的老店，金華火腿全國知名，在這方家老店可以買到最好的。一是宓大昌烟絲店，烟絲最佳。還有一家就是門面氣派極大，品類無所不有的孔鳳春花粉店。女孩子未見過世面的一進去恐怕會當場昏倒，因爲好東西實在太多了！而每一樣她們都想要。

這處十字街口人潮熙攘，江浮雲走過來踱過去眼睛耳朶都忙碌得很。但他既不看烟絲，亦不注意那些專挑「上腰方」「筒見骨」（火腿最精華部份，杭人節儉而又精於食，專揀這兩處亦表示內行）。至於光顧花粉店的許多大姑娘，有些確實很美麗迷人！所謂「桃花雅比杭州女，洗却胭脂不耐看。」連桃花那麼嬌艷也比不上，可見得杭州女孩子多麼迷人。

不過江浮雲亦不注意這些美麗吱喳笑語的大姑娘。他注意的是甚麼？究竟尋覓甚麼？

那個十四五歲面橫眉粗身體結實的男孩子，雖然第二次看見江浮雲（其實江浮雲已看見他七次）。但他記憶力甚佳，一眼就認出並且皺起濃眉。因爲他手中捏着

一錠銀子，這錠銀子却是剛剛從一個闊少口袋掏出來。

那闊少當然不知道。那男孩子更不希望任何人看見知道。但他却很懷疑江浮雲是否看見知道？很可能是巧合偶然兩次碰見。但又可能巳被盯住，甚至當時看着他下手。

他一轉身閃入一條巷子內！一眨眼間又出現，身邊多了一個十七八歲白皙秀美少年。少年那對眼睛宛如天上朗星上上下下打量江浮雲。

他看甚麼？莫非他暗中保護支撐那男孩子？一有問題就出頭應付？

江浮雲喃喃道：「阿南，咱們天天流浪不是辦法。不如休息幾天好不好？」

語聲未歇秀美少年巳站在他面前。少年起碼比江浮雲矮大半個頭。但他略略仰頭而望時一點也不畏怯，反而大有挑衅意味。任何人從他銳利冰冷眼神中都能看得出。

江浮雲不是任何人，所以似乎毫無所覺。親暱地用膝蓋輕輕頂阿南一下，又喃喃道：「阿南，世上的事要多奇怪有多奇怪。花假銀子的人往往聲音很大好像理直氣壯。咱們前兩天晚上居然看見兩個屍體會從屋子跑到深山密林裏。更說不定女孩變成男孩而男的會變成女的……」

秀美少年袖口巳露出一截刀尖。忽然身子一震刀尖縮回。

江浮雲又對癩皮狗阿南道：「你知不知道袖子裏面的刀只能殺你不能殺我？因爲你是狗我是人，這裏面學問大得很。」

秀美少年眼中射出兇光，袖口刀尖又露出一截。不過此時江浮雲無緣無故而且時間恰好擧起一隻手。五隻手指其中有兩隻居然要挖掉少年眼睛！其實江浮雲旣沒有說明要挖眼珠，亦沒有當眞向他眼珠挖去。但少年却極淸楚感覺得出那兩隻手指的企圖。這時馬上發生極大困難，因爲他竟然不知道應該不手用擋刀架好？抑是躲閃上算些？

他只遲疑一下，就巳經不必艱難攷慮了。因爲巳錯過那瞬間機會。現在是旣無法封架亦無法閃避。

江浮雲笑呵呵道：「你眼睛蠻好看，又靈活又有神采。挖出來未免太可惜。你說是也不是？」

說話時手指尖巳幾乎碰上他眼皮，但他居然眼睜睜地瞪住人家手指接近，旣不能擋亦不能躲。這種窩囊無比之感平生還是第一次嚐到。他的心肺快要氣炸。

可是他又很淸楚知道只要不動彈不逞强，人家手指尖就一定不會挖出眼珠。旣然如此，他只好像木頭或泥人一樣全不動彈爲妙——因眼珠被挖出來一定比現在更痛苦萬倍。

旁邊小傢伙突然就地一個筋斗翻過來，長身時雙腿一下蹬踹於阿南高瘦身上！而雙手則抱住江浮雲小腿，張口便咬。

但小傢伙這一口亦不敢當眞咬下去。他不是忽然胆小害怕，亦決不是觸動慈悲憐憫心腸。而是那雙腿居然變成一塊石頭——眞正的石頭。

人的腿何以忽然變爲石頭？人的牙齒又豈能硬得過石頭？

阿南原本被他踹得滾開四五尺。却迅即凌空矯健撲落，雙爪一搭住他身軀，鋒利牙齒也巳碰到他頸子。阿南的牙齒絕對比他頸子硬得多，亦保證可以咬出一個大洞。因爲他的頸並沒有忽然變成石頭。

幸而這千鈞一髮時江浮雲的拳頭恰好塞入阿南咀吧。阿南居然像咬到石頭，幾乎咬崩牙齒。牠又馬上發現那是江浮雲的拳頭，牠當然決不肯咬傷江浮雲。所以嗚一聲退開數尺。

這時秀美少年眼睛巳不受威脅（當江浮雲搬石頭代替自己雙腿時，手指巳離開他眼珠了）。當即眼射兇光滿腔殺機。用純熟得不能再純熟的手法擊出袖內暗藏短刀。

但這個動作又出岔子而使他完全楞住。那種目瞪口呆的樣子簡直跟白痴毫無分別。

原來他掣刀動作竟然掣不出短刀。因爲他袖內那口短刀巳經不翼而飛不知去向了。

連小傢伙跳起來見了他這副樣子竟也忘記逃跑，大驚道：「你怎麼啦？敢是抽筋？」

江浮雲却彷彿在這個小男孩身上擧動上看見自己昔年影子。一點不錯，當年他亦是這副模樣。也曾經做過「扒兒手」偷了人家口袋裏的銀子。也曾兇狠如豹跟人家拚命。

那時候日子過得十分粗糙苦澀，每天都不知道下一頓飯在何處，更休提明天將來。

但那時候仍然有歡笑，有時笑得可以把屋頂震破。也有奇想——有朝一日我變成很有錢的人，便如何如何。反正不外將大把銀子、布匹、酒肉等無限供應幾個好兄弟。

然而事實上他到現在還未曾變成很有錢，離開杭州十二年回來甚至連那幾個好兄弟也找不到了。當然最使人氣餒心灰的是連「她」也找不到，不知到那兒去了？

幸好這趟江南之行並非專程爲了找「她」和那幾個弟兄，否則如此失望打擊很可能令人一頭扎入錢塘江淹死喂魚喂王八算數。一了百了，喂甚麼都沒有分別。

深深歎口氣擧步走入巷子。

秀美少年和男孩子都忘記攔阻，也可能不敢以及驚訝。因爲此巷雖是很深很曲折，却是一條死衖，另一頭並無出路。

但他們馬上就發現情況大大不妙，只見兩名大漢迅快奔來，步伐矯穩樣貌兇悍，一個拿着棍子，一個拿着鐵尺。

秀美少年和男孩子一齊拔脚鑽入巷子，順着彎曲巷牆轉兩個彎忽然扳開貼牆一塊三尺高石碑，此碑看來最少有千斤之重，却無聲無息而又迅快應手移動，牆根便露出一個洞口。

他們擠入去一下子，把石碑扳回原狀，一轉眼就聽見咻咻步聲掠過，他們緊緊縮起身子毫不動彈，脚步聲又回到石碑附近。

一個大漢滿面驚疑道：「奇怪，兩個小賊怎的一下子他娘的不見了？這兒的院牆連我也跳不上去，他們能麼？」

另一個大漢道：「這兩個小賊最是滑溜，抓了七八次都落空，可能有些陰溝他們鑽得過，你就算知道肯跟着鑽麼？」



這話極是有理，回去就用這話報告，諒上頭任何人都不會親自踏勘查看陰溝。

其中一人又道：「其實他們年紀還小，咱們也不必趕盡殺絕，讓他們好歹混一口飯吃。」

另一個亦同意道：「這話也是。誰小時候家裏有錢有飯吃會出來當扒兒手？我們一向不管這些。但這一年來……唉，狗拿耗子多管閒事……」

他的同伴「噓」一聲，道：「少發牢騷，走吧！」

秀美少年和男孩子仍然悶聲不响，外面雖無動靜，却可能是詐語圈套，凡是熬過苦受過難的人都知道何時必須忍耐。

只過了一陣，秀美少年和男孩子都發覺不妥，不但不妥，簡直大大有問題。因爲他們都擠坐在一種旣堅又有彈性的物體上，由於有溫暖感以及會移動，顯然不是冷硬的石地。

有人低聲道：「別害怕，只要借光讓路就行。因爲我想出去。」

秀美少年和男孩子簡直駭傻了。這人顯然就是江浮雲，而更要命是他們顯然坐在他腿上。

那人果然是江浮雲。他道：「我聽見那兩人脚步聲便知道他們學過武功，所以我趕快到這兒躲一下。誰料你們也來啦，那兩人究竟是什麼路數，何以說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他們居然不是公門捕快麼？」

原來他躲的是公門捕快，這一來形勢大不相同。

秀美少年說道：「他們是諸天敎敎徒，戴銀鐲是低級人物，金鐲是高級重要人物。」

江浮雲道：「諸天敎巳有很久歷史，素來跟其他帮會都相處得很好。你們神手帮幾時得罪他們的？」

男孩子訝道：「你怎知道我們是神手帮？」

江浮雲忽然用强壯有力胳臂攬緊他們，輕聲道：「別說話，又有人來了。」

果然外面很快就有脚步聲話聲。天氣雖冷，但洞穴內沒有風，暖和得很。然而秀美少年身子却輕輕顫抖。

江浮雲感到蹊蹺，所以很小心傾聽外面那些人一切聲响和言語，但發現只是本巷住戶，講的是家常話很快就行過走遠。

男孩子忍不住低聲道：「你很冷？是不是生病？我現在熱都熱死啦……」

江浮雲想起秀美少年那對眼睛，不覺胳臂加點力量將他抱緊一點，希望他感到溫暖些，道：「從前我也試過，蓋十張大棉被都還冷得直發抖，我叫江浮雲，你們呢？」

男孩子道：「我叫阿猛，我姓鄭，他姓吳，名叫秀純。」

吳秀純身子忽然大大震動一下，道：「你的狗，那隻癩皮狗呢？」

江浮雲道：「你放心，牠又聰明又乖，決不會被諸天敎那些王八蛋弄死。」

吳秀純道：「我只想知道她是不是也躲在這兒？」

阿猛雙手亂摸，道：「好像沒有。」

吳秀純長長透一口氣，道：「我眞怕是坐在牠身上，我忽然想起差點駭死。」

江浮雲的心大跳一下，現在才想起自己忘記一件事，那就是這個秀美少年吳秀純。他雖然年輕雖然還是孩子。但是……他本來很兇悍連人都敢殺。何以忽然很怕癩皮狗，他本來身體很好手，脚矯捷靈活，怎會忽然患了瘧疾全身發抖？

但江浮雲的手臂居然沒有放鬆。因爲他腦海中浮現出吳秀純面貌竟與他十二年來不忘的「她」有七八分相似。

當然吳秀純絕不可能就是「她」，但此情此景還有摟抱在懷中的感覺，居然很微妙覺能稍稍安慰他，竟然使他心中有充實之感。

江浮雲輕輕道：「阿猛先出去瞧瞧。沒事就敲一下石碑。」

他爲何不讓吳秀純一齊出去？其實他本人出去更妥當。

但他心中又深知自己絕對沒有任何邪念。亦沒有將吳秀純完全當作是「她」。

現在他雙臂都抱住吳秀純，感覺得出這具身體柔軟而溫暖，江浮雲自己問自己，我是不是因此想起「她」，所以特別留戀。所以叫阿猛先出去瞧瞧？

石碑傳來「篤」一聲，江浮雲只好放開雙臂，道：「出去吧，如果你有病，快去找個大夫。」

吳秀純遲疑一下才懶懶推開石碑爬出去，白天的光綫照出他面頰的紅暈，好可愛，好像「她」啊！江浮雲明亮而充滿野性眼光毫無忌憚凝注這張面龐上。

任何男孩子在這種奇異目光注視中，一定會很奇怪而詢問。而任何女孩子若碰到此種眼光反應就大不相同，她可能裝不知道，可能面紅心跳，可能脈脈回視，當然亦可能向你吐一口唾沫以及駡聲不絕。

吳秀純並沒有因奇怪而出言詢問。

江浮雲伸出兩隻大手掌握住兩個小傢伙脖子，道：「我們一齊去吃飯好麼？我只希望樓外樓的醋溜魚還像十二年前一樣鮮美。」

兩個小傢伙的脖子予人不同感覺　阿猛脖子短而堅實有力，吳秀純則纖長柔軟而且滑膩。

江浮雲微微後悔這種動作會不會太脫略形迹以至小心靈會發生錯誤反應　他當然不是杞人憂天或是無的放矢，因爲吳秀純身子又輕輕發抖，他眼睛望過來時變得好奇怪，亦變得好深沉。似乎刹那間長大了好多歲。

阿猛首先拍掌歡呼，道：「樓外樓的醋溜魚？太棒啦，我自己要吃兩尾，還有（草花頭在上）專菜……」

阿南不知從何處跑來，她想必也知道要吃飯，所以亦連連搖尾表示高興。

那樓外樓在白堤末尾，地處孤山南麓，有三層高，登樓眺望時全湖在目，端的風景綺麗美不勝收，至於西湖醋溜魚亦是全國知名。又叫做「宋嫂魚」，據武林舊事記載說：「宋代淳俗時，每逢德壽三殿幸遊湖山，小舟時有宣喚賜予，汴酒家婦宋五嫂善作魚羹，至是僑寓蘇堤，賞經御賞，人競市之遂成富媼。」這段記載說明宋五嫂來自河南，不過今日的醋溜魚是否眞是昔年的宋嫂魚？恐怕誰也不知道，誰也不能回答。

這頓飯阿猛阿南都吃得很高興，江浮雲亦頗覺舒暢開懷，只有吳秀純不大開口

吃得亦不算多，他究竟高興與否誰都不知道。

阿猛將最後一大盃陳年花雕一口喝乾道：「江大哥，我們以後還能見面麼？」

吳秀純馬上豎起耳朶，江浮雲當然察覺，心中歎口氣說道：「會見面，不過我在杭州也不會住太久。」

阿猛道：「你不是杭州人？但你講話却完全是地道杭州口音。」

江浮雲道：「杭州人也可以住在別的地方對不對？」此時他巳感到吳秀純的震動，忽然覺得自己好像太殘忍，但他是否太殘忍？他應該一刀砍斷抑是拖延下去？

（註：用蘇曼殊詩，時間雖倒錯想來無傷大雅。又附註：有關杭州種種，多取材自阮毅成先生「三句不離本行」，謹謝。）

## 浣紗溪畔

地上的水雖然只有五寸。但如果春雨繼續不停的下，過一兩天必定會增加兩三寸。其實五寸深的水巳經太可怕了，第一點，水很髒。第二點，水很冷。第三點，脚板巳在水裏泡了三日三夜之久（想想看多可怕）。

這兒是一間地下室，也可以說是地牢，因爲吳秀純和鄭阿猛都被「鎖」在石樁下。雙手雙脚總算還可以移動，但範圍有限，而且一動鐵鍊就唧唧有聲。不久就會有人兇惡詈罵，甚至開門進來表演皮鞭功夫。他們睏極而睡着時，遲早會因爲站得太久而改爲坐姿，因而被冰冷的水泡淹屁股而非醒不可。

總之他們年紀雖輕，對人生對未來雖然有無數憧憬無窮幻想，但現在却恨不得立刻死掉，免得再受活罪。

如此可怕的活罪到底還要忍受多久？爲甚麼諸天教的人不把他們一刀殺死（就像以前殺死很多神手帮的人一樣），却把他們兩個鎖囚在此？而且三天之久都沒有「審問判刑」？那兩個可怕的矮胖老傢伙會不會出現呢？

吳秀純心跳得很厲害，她知道是「噩夢」的開始，所以面色變得非常蒼白，眼睛的神采也巳消失無踪，變成死魚的眼睛一樣。

× × ×

江浮雲把一張銀票和一大錠銀子塞在他手中，深沉得可恨的眼中居然好像有痛苦神色。他說：「我走了，希望你們一切順利，更希望你們將來生活得愉快。」

吳秀純很想摔掉他給的東西，但全身都動彈不得，最可惡的是眼淚竟然沿着兩腮直流下來。

阿猛說道：「江大哥，你是要回京師去？」

江浮雲深深歎口氣，忽然伸手替吳秀純抹拭眼淚，但他馬上就放棄此舉，因爲眼淚往往越擦越多。

他道：「我也許回京師去，但無論在甚麼地方，我定是孤獨地做事或生活。」

阿猛訝道：「你沒有朋友？」

江浮雲深深凝視吳秀純一眼。輕輕搖頭。但他搖頭的意思是表示沒有朋友呢？抑是表示不想回答這個問題？

他的眼睛深沉得可怕，也銳利明亮得可怕。他爲何要這樣子瞧人？

他踏過如茵的春草斜坡，漸漸走遠。但到了很遠的路上，他忽然停步回轉身子，向這邊眺望一會。然後才揮揮手，忽然大步走了。

江浮雲眞的走了。他揮一揮衣袖，沒有帶走一片雲彩……

× × ×

鄭阿猛向來極聽吳秀純的話，叫他往東他絕對不會往西。但這次吳秀純叫他「出動」（扒兒手出動當然是去扒錢包），鄭阿猛反對的很劇烈。

不過阿猛終於拗不過吳秀純。他們在那天碰見江浮雲的小巷口。阿猛盯住潮水般來往人群，找尋下手目標。

吳秀純却又發怔又發呆。

這條小巷口熟得不能再熟，巷牆每塊磚頭幾乎都摸過看過。但何以忽然變得很陌生？變得好像有很多回憶懷念？何以深心騰湧着極秘密極溫柔的喜悅和凄凉？

阿猛奔入人潮中。但一眨眼巳奔回來，一把抓住吳秀純臂膀，驚惶道：「快走，快走，我看見他們。」

吳秀純宛如在夢中驚醒，急急奔跑入巷。

但巷子第一個轉彎處出現兩個大漢，攔住了去路。

原來巷內巳有埋伏。吳秀純撥轉頭當先衝向巷口，可是巷口也有兩個人堵住去路。

吳秀純立刻醒悟這一頭除了巷口的兩人之外，外頭可能還有很多人。所以唯一可行之路就是躲入那塊石碑後的暗洞。

上次江浮雲也曾躲在裏面，把他們抱得緊緊，躱過了諸天教之人的搜索，吳秀純想起這件事，忽然更感到非躲入那個暗洞不可，甚至連心窩也溫暖起來。

那兩名大漢仍然堵截在第一個轉彎處。吳秀純身子一矮向左邊牆下空檔衝去。

他顯然想利用矮小身材鑽過封鎖而逃入巷內。這條小巷曲折幽深，但盡頭處無路可通，是一條死巷。不過每一次追兵追入巷內都抓不到人，所以這一回先派人埋伏巷內堵截。這種趕盡殺絕手段確實殘酷可怕之至。因爲吳秀純鄭阿猛都只不過是十幾歲的小孩子而巳。

吳秀純根本不是想「鑽」過封鎖。所以當左邊那大漢揮動鐵尺大喝抽掃之時。他巳早一步改變方向撞入大漢門戶敞開的懷抱中。

這一手很像著名的招式「乳燕投懷」。但吳秀純絕對不是「乳燕」。而是吸血蝙蝠。他袖內的短刀深深插入那大漢肚子，使他痛哼一聲向後便倒。

這一剎那的空隙阿猛巳經竄過奔向巷內深處。吳秀純也緊緊跟上。

轉兩個彎就巳奔到那塊石碑之處。可是吳秀純和阿猛却沒有去摸兩塊石碑，反而回轉身子望去。

只見兩個年約六十左右矮矮胖胖的老頭子站在七八步之處。

他們一定是兄弟，面孔很相像，神情也一樣沒有一絲笑容。任何比較敏感細心的人一定也能看出，這對老兄弟必定很少笑，甚至一輩子未曾笑過也有可能。



其實他們並沒有故意裝出冷峻嚴肅表情。面貌衣着跟大多數人差不多。在大街上這種康健的老頭子多得很，誰都不會加以注意。

可是吳秀純阿猛被他們眼睛望住之時，忽然全身寒冷難當，因而全身抖顫起來。而這時也就忽然發覺那兩個老頭子全身上下，包括矮胖身軀四肢面孔甚至花白頭髮，都似乎射出可怕的寒冷，並不單只「眼睛」。至於頭髮或屁股怎會透射出寒冷，那就無人知道了。當然吳秀純阿猛更不會知道。

這兩個年輕人本來就是忽然感到很冷才回身觀看。而現在他們却恨透自己爲何會索索發抖？最多不過被抓住被殺死而巳，豈可表現得如此胆小害怕丟臉？

吳秀純極力忍住寒冷和發抖，大聲道：「你們是誰？」現在連聲音也很可恨，因巳不像平時尖銳兇惡，變得啞澀難聽。

左邊老頭子一個字一個字說道：「我們姓包。我是兄他是弟。江湖上稱爲冰雪二老。」他說出每一個字好像吐出一顆冰塊，使人感到更爲寒冷。

右邊老頭子說話則像山峯積雪崩瀉，聲音既大說得又快。但同樣使人感到奇寒侵骨。他道：「你們胆子不小，很多人見到我們連屁都放不出，而你居然能開口講話，的確很不容易。你們叫什麼名字？」

吳秀純答道：「我叫吳秀純，他叫阿猛。」

包雪道：「我聽過你們。他們都說你們兩個小鬼比鮎魚泥鰍還滑溜，隨時隨地一轉眼就找不到影子。而且你們凶得像餓壞了的野貓惡狗，敢跟大人拚命。」

吳秀純阿猛好希望他不要再說話。因爲他話越多就使他們覺得越寒冷。現在簡直巳抖顫得像秋風中的枯葉了。再這樣下去眞可能變成兩支冰棒，那時候當然不會發抖。

但可惡的包雪又說道：「剛才我們有個人被你們刺破肚子，不知道活得成活不成。所以我會叫人將你們綁回去發落處罰。你們心裏一定暗罵我冰雪二老一大把年紀還欺負小孩子。但你們錯了。你們能够使我們二老出手，江湖上必定大爲震動，你們可以向任何人神氣一番。」

吳秀純發覺阿猛簡直凍僵巳不會發抖。而自己也差不多熬不下去了。於是竭力大叫道：「狗屁，有什麼好神氣的？」

包雪居然不生氣，道：「你很聰明，多叫幾聲會覺得比較好過比較不冷。我們兄弟還有外號，我大哥外號是『天羅』，我是『地網』，我們出道三十五年以來，想抓任何人都未失過手。所以武林中說：不怕閻王，只怕天羅地網。」

包冰一個個字道：「你們現在若是逃得掉，諸天教永遠不碰你們，連任何人都不准碰你們。」

吳秀純忽然發覺現在連叫嚷也辦不到，更莫說動彈逃跑。

包冰包雪二老轉身走了。轉眼間兩個大漢出現，先左右開弓打嘴吧耳光。這一頓耳光是替負重傷的弟兄出氣，然後才用鹿筋索綁起來。

這段過程中吳秀純阿猛只會呻吟，連大聲叫喊都不行，四肢完全麻木，骨髓裏仍然寒冷難當。

當他們被鎖在積水地牢時，吳秀純忽然感到萬分後悔。

如果肯聽江浮雲的話，如果肯聽阿猛勸阻不「出動」。就不會遇上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就不會連累阿猛也泡水囚禁三日三夜。外面就算春雨綿綿，但空氣新鮮景色綺麗。他們亦可以縮在被窩睡覺或者做白日夢，幻想人間最美麗的事情……

可是後悔巳經太遲了。如果再泡一天半天，就算諸天教肯放了他們，恐怕也活不成了。因爲雙脚巳有潰爛感覺，全身肌肉痲痹而骨節却疼痛難當。

難道我會死在此地？我永遠見不到春天的花朶？燦爛溫暖陽光？再也喝不到碧梧軒的遠年紹興？嚐不到西湖濱的香甜藕粥？

× × ×

酒肆門口木架上擺着的幾缸酒，有陳年、花雕、加飯、竹葉青等不同種類的紹興酒。

肆內固然有不少酒客用豆付干花生毛豆等下酒。但亦有很多帶着壺瓶來打酒的。所以人來人往却也熱鬧。

江浮雲三天之內巳經第十八次見到那左邊挾着拐杖的跛子。

跛子坐在緊靠他背後的座位，要了半斤花雕一碟豆付干。口中喃喃道：「還沒有回去，眞奇怪。」

江浮雲眼望門外，低聲道：「別的地方也沒有消息？」

跛子把頭埋在酒盃中，應道：「也沒有。這兩個小鬼能去的地方我都查過。」

江浮雲歎口氣，道：「世事的變幻眞是快得可怕。我們弟兄十二年不見，想不到李二哥你巳缺了一腿而劉老大却斷了一手。」

跛子李二哥道：「我們活着還算運氣好，多少弟兄都送了命。所以神手帮最後只賸下幾個小傢伙還在活動。唉，現在又少了兩個。」

江浮雲道：「我們得找個機會詳細談一談。你這三天跑來跑去可有人注意？」

李二哥道：「還沒有。你別忘記我巳經七年沒露面了。杭州地面上出來走動的人都不認識我啦。」

江浮雲道：「這樣才好。我寧可查不出王九下落，寧可找不到吳秀純阿猛兩個小鬼，也絕對不能讓你或劉老大出事。」

酒肆內客人漸見稀落，因爲巳經不是喝酒時間。門外春雨綿綿不絕，也使街上行人減少。

江浮雲又道：「我一回杭州，就到各處細心看了幾天。咱們神手帮巳經絕跡，但諸天教也沒有佔奪這些地盤。如果他們不要這些地盤，何以把咱們神手帮趕盡殺絕？」

李二哥乾了一大盃，才歎氣道：「沒有人知道。自從八年前令狐次道做了諸天教教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設壇杭州，他自己亦從無錫來杭暫住。第二件事替最有名的春紅院五十七個紅妓贖身並且資遣回家。不過聽說直到現在他無錫的老宅，還有幾個都是當年紅透杭州的美人。第三件事下令消滅神手帮……」

江浮雲道：「令狐次道這個人很神秘

，有關他的資料很少。當然我不能向本省有關衙門查詢，因為諸天教一定有人滲入各衙門任職，我不能打草驚蛇。我最想知道只有兩件事，一是他為何仇視神手帮？二是王九是否匿居杭州？是否得到諸天教庇護？王九本是獨行大盜，以何因緣得到諸天教庇護？」

李二哥輕輕道：「小江，你記不記得我們從前最恨官府最恨捕快？」

江浮雲道：「當然記得。我現在還是一樣恨這些王八蛋。」

李二哥的面孔從酒盃抬起來，訝道：「你還恨？你自己呢？」

江浮雲道：「我不同。我也像王九一樣獨來獨往，我其實不算是眞正的捕快，我現在可以暗中帮助很多人。而最重要的是叫我辦事的人，就是我的師父。」

李二哥立刻諒解而又欣然地道：「這樣很好。唉，還是劉老大行。他說你一定有理由這樣做，叫我不必考慮。但我還是一直暗暗嘀咕一直都不放心。」

江浮要極力把腦海中劉老大濃眉方面大漢的影子抹去。因為他有很多事急須解決。他道：「我已踏遍全城大小街巷，我想應該先找到吳秀純和阿猛，因為我很懷疑很担心他們是……」

李二哥道：「他們忽然失踪，當然值得担心和懷疑是諸天教所為……」

江浮雲道：「我只有一條街道還未去過。我現在就去……」

李二哥又乾一大盃，道：「我也記得那條美麗的街道，你去吧，我們還是用老法子見面。希望我們都有好消息。」

× × ×

杭州城內也有一條浣沙溪，雖然不是西施浣紗的若耶溪。但風物之宜人悅目，亦自另有一種情調風味。

這條溪很淺不通舟楫，是西湖湖水經湧金門水門入杭城達衆安橋。共有十一座橋樑，東西兩岸都植有楊柳。而兩岸有馬路。沿溪漫步時但見柳絲低垂飄拂在清澈水面。岸邊也更有許多少女少婦洗衣裳，用木杵捶打澣洗而又高聲談笑。你只要見過這些情景，不但永不能忘懷而且一定會常常在夢中出現。又如果你棲遲他鄉羈旅異國，你聽到杜鵑啼聲記起溪畔畫圖。你只好重重歎氣甚或泣下數行了。

江浮雲也常常夢見清溪垂柳風光而忽然哭醒。在那畫圖中當然還有一個明眸皓齒青春美麗的女郎。她左臂勾住一竹籃已洗乾淨的衣服，右手拿着木杵。腰肢纖細靈活，細碎步伐使身段體態更婀娜多姿：

順着東浣紗溪路慢慢走，江浮雲忽然覺得很蒼老，脚步龍鍾沉重。

阿南却精神抖擻，不斷「侵入」路旁人家屋邊或屋後，惹來無數的咆哮狂吠。

但阿南今非昔比。這幾天食得飽睡得够，本來癩皮地方好像已長出毛。原來有毛地方則毛色大見鮮明光潤。牠向來有個奇怪特點——很自信很有尊嚴，任何惡犬迫近牠自然會停止狂吠接着悄悄走開。

何況牠現在看起來渾身充滿精力，跟牠打架一定極不划算。

阿南忽然咬住江浮雲衣襟，使他從悵惘中驚醒。

他跟着阿南閃入一條窄巷，繞到一間宅院後面。阿南矯捷竄入一座空置荒蕪花園，奔到屋子牆根。那兒有不少積水，牆根貼地有個長形窗洞，一望而知是供地下室透入光綫和空氣而用的窗洞。

阿南進出奔走沒有人注意理會。因為牠只是一隻狗，尤其外型看來仍然像流浪覓食的癩皮野狗。

但江浮雲在花園後門，那只是木條釘成的欄柵，他從空隙向園內張望時。一個勁裝大漢奔過來，兇惡地瞪住他。

江浮雲笑嘻嘻回望他，由於他表情反應與衆不同。居然並不驚慌或者趕緊開溜。所以那勁裝大漢反而覺得驚訝，因而只瞧見他面孔而沒有注意其他，例如江浮雲穿甚麼的衣物？長得多高？有沒有携帶兵器等等。

江浮雲笑道：「我看見一條蛇，一節黑一節白。牠鑽入園子裏……」

勁裝大漢一聽而知這是最毒的「雨傘節」。同時這個季節亦的確有很多蛇出現的。

他吃一驚問道：「在那裏？」

江浮雲笑嘻嘻道：「你別動，牠剛好就在你鞋子旁邊。」

勁裝大漢面色大變。他當然不敢動，趕快低頭查看。左手抽刀之時也很謹慎緩慢。怕只怕身子一動影响重心鞋子發出聲音，因而使那條雨傘節毒蛇誤會而加以攻擊。

鞋子旁邊雖然踏倒了不少野草，却顯然沒有任何毒蛇。

勁裝大漢抬頭兇惡望去，忽然全身冷汗直冒。因為他看見江浮雲的油紙雨傘已經從欄柵縫隙伸入，傘尖根本已伸到他咽喉，而尖端居然突出一把鴨舌似的劍尖。

他不明白的是何以人家將「傘劍」伸入來對準他咽喉，他事先全無感覺，同時其後亦不會閃避？當然現在閃避已太遲了，因為江浮雲毫不客氣也不遲疑輕輕巧巧割斷了他的喉嚨。

江浮雲不能學阿南鑽洞，只好越牆進去。

從窗洞望入去，光綫黯淡的地下室一覽無遺。

室內有兩根石樁，但只有一根石樁旁邊有人，是鄭阿猛。

江浮雲恰好看見阿猛睏倦得張大咀吧却閉起眼睛，背脊靠着石柱慢慢滑坐地上，地上却是大半尺深又髒又冷的水。

任何人親眼看見這種景象，一定會感到心酸。因為阿猛只不過是個十三四歲的孩子而已。

諸天教竟然這樣虐待欺負孩子，眞是該死之至。

窗洞是用鐵枝豎直排列封住，連阿南也鑽不進去。

江浮雲心裏把那些鐵枝當作「諸天教」的人，故此一下子就完全扳開，他自己也一下子就鑽進去，躍落阿猛身前。

阿猛手脚上的鐵鍊都很快被扯斷。江浮雲在他睡穴拍一掌，隨即連人帶鐵鍊都帶走。

阿南在前頭帶路，江浮雲趁尚有絲絲春雨，打開雨傘遮掩搭在肩頭的阿猛，迅快離開。

但當然不能到客棧或住的有人的處所



。所以他走出不遠又鑽入一條小巷，這條小巷裏竟然有一間空屋，而江浮雲居然也能找得到。

他弄塊破舊門板讓阿猛躺下，又單憑兩隻手指將上下鐵鍊完全扯掉，這時阿猛才算是完全恢復自由。

阿猛睜開眼睛（是江浮雲特地弄醒他的），第一句話就說：「阿秀呢？他剛被一個看來很壞的人帶走。」

江浮雲腦中轟一聲，既然我瞧得出吳秀純是個女孩子，別人當然也瞧得出。她現在怎樣了？還趕得及救她脫離虎口？

## 孤行起點

吳秀純極力使自己保持清醒，極力不讓自己睡着。由於她將近三天沒睡過覺，所以現在躺在乾硬地板上，簡直比躺在龍床上還舒服，也因此無數睡蟲鑽入她腦中，使她眼皮沉重得有如幾百斤的大石。

但現在決不能睡着，因為那個粗魯傢伙將她放在大布袋裏，然後運到此處，又然後丟在房間地板上便鎖門去了。至今還沒有人來過。

這兒是什麼地方？她只知道離開地牢那間屋子相當遠，因為馬車彎彎曲曲走了好一陣才到達。前幾天她被囚於地窖，現在却是樓上的一個房間。這就是她所能够知道的全部了。

可恨的諸天教為何把她和阿猛分開？為何把她單獨運到此地？是誰下令這樣做？有什麼目的企圖？

為了想知道這些問題，所以她絕對不可能被瞌睡蟲打敗。一定要保持清醒。

木樓梯相距不遠，她聽到有人走了上來。步履聲踏過走廊樓板，不久在房門外停下來。

房門打開，兩個人先後走入來。先進房的是個中年婦人，面貌不但不好看，而且有一股兇潑神情。跟着進來是個男人，面皮粗黑，額上還有一個肉瘤。眼睛很小，使他看起來就像一隻兇惡的大老鼠。

阿秀不認識那婦人，却認得兇惡大老鼠。他就是諸天教在杭州的主腦人物王精，當面人人叫他王三爺，但背後人人叫他「老鼠精」。

阿秀最痛恨的就是這個「老鼠精」了。因為神手帮的人全都是被他派人明抓暗捕而後殺害了的。

但「老鼠精」武功很高强，據說在武林中名氣很大。所以像神手帮這種「扒兒手」集團更休想有人能與他對抗了。

婦人倒了一杯溫水走到阿秀身邊，一手把她拉起來，讓她靠牆而坐。

阿秀發覺婦人手勁很大，而且被她手指揑住的感覺好像被鋼鉗夾住一樣可怕。所以阿秀暗暗決定如果非跟她拚命不可的話，絕不可硬拚更不可被她手指抓住。

婦人另一隻手拿出一顆紅色藥丸，粗聲粗氣道：「喝水食藥，快點。」

紅色藥丸散發辛辣香味。阿秀皺眉望住對面牆壁。不說話不看她也不食藥。

婦人怒道：「賤貨，定要打個半死才聽話。」

她把水盃藥丸放在桌上，桌上居然已放着一條皮鞭。她輕揮一下皮鞭，發出空氣爆裂的可怕聲响。

神手帮的人第一件事就是學挨打，因為做扒兒手一旦敗露被抓，不論公私首先免不了一頓毒打。

阿秀也受過捱打熬刑的訓練。所以她一聽皮鞭聲，便知道這個婦人是高手。別人抽十鞭還抵不住她一鞭厲害。

「老鼠精」王三爺忽然道：「阿秀，我勸你聽話的好。陳大姑的毒鞭子當眞大大有名。鞭子上有毒藥，不但可以把活人痛死，甚至可以把死人打活。我意思說連死人也受不了，你能麼？」

阿秀眼睛動一下，雖然還未說話，但顯然已受到壓力影响而有了反應。

老鼠精王三爺又道：「我知道你們神手帮的人最能挨打，不過陳大姑已經很有經驗。你們那些人最硬的就是李疵子。但連他都眼淚鼻涕的猛叫饒命，到後來連褲襠都濕透，臭氣冲天。」

阿秀本來蒼白的面色忽然變得更白。因為李疵子的確最能熬刑挨打。他有一次全身斷了十一根骨頭以及遍體青瘀，他還能笑着喝酒讓人家敷藥包紮。

李疵子絕對不怕任何刑具。可是陳大姑鞭子上有毒藥，那當然就不同了。

阿秀眼睛又轉動一下，還輕輕地嘆口氣。

老鼠精王三爺何等精明厲害，一望而知阿秀已經軟化，當下又說道：「我知道有些人骨頭很硬並不怕死，可是如果有些人痛得屎尿齊流而終於屈服，又何必白受痛苦白出洋相？」

陳大姑哼一聲，道：「三爺一片好心給你吃藥補身體，你如果不幹，就眞是賤貨。」

阿秀這時已經想通。她很想就此死掉。但現在連自殺都辦不到。既然想死，還怕什麼食藥？如果聽話把藥吃了說不定有機會恢復活動自由，那時自然可以自殺了。

何況她現在很睏，睏得已沒有法子堅持任何事情。

於是她不但吃了藥，還喝光那盃水。

陳大姑果然替她除掉手脚銬鎖，還剝掉那對濕臭布鞋。

阿秀覺得一陣舒服，差點就這樣倒在地板睡它一覺。但不能因為陳大姑還繼續替她剝，先把她濕褲子剝下。阿秀記得還有個大男人老鼠精，驚得縮起光溜溜大腿，雙手極力推拒。

可是陳大姑雙手有如鋼鐵一樣，一下子就將她外衣扯掉。阿秀咬緊牙齦不讓自己叫出聲，手舞脚踢的抵抗。

但可能陳大姑雙手太有力了。所以結果她輕輕鬆鬆像剝鷄蛋一樣將阿秀全身衣物由外到內通通剝光。阿秀白皙的皮膚可也眞像剛剝殼的白煮鷄蛋。

她拚命縮成一團。但陳大姑隨便一拉，阿秀就應手攤開伸直四肢。

啊，老天爺。這惡婦不是靠力氣擺佈我。我根本完全無力掙扎。是那該死的藥丸！天啊，他們為何這樣做？想幹什麼？

其實，阿秀出身是扒兒手，出入市井，她什麼事會不知道？正因為她明知人家想怎樣她，尤其是眼睛盡量睜大的「老鼠精」王三爺。所以她才格外害怕。

她的乳房不大却很結實，肚子和腿也一樣。總之，她一來是少女。二來屬於苗條型。所以只予人修長雪白嫩滑之感。

瞌睡蟲全部嚇跑，現在她比誰精神都大。她唯一能表示反抗的就是不叫，咬緊牙關絕不像別的女孩子尖聲大叫。

老鼠精王三爺搓搓雙手，極滿意道：「好，好，正合我的口味。麻煩妳帮她洗乾淨，送到一號客房。嘿，很好……」

你當然覺得很好，因爲很合口味。但阿秀却一點不好。她想哭，想大叫。但她終於忍住。到了這種田地，她唯一抗議就是沉默。

× × ×

阿秀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少女，眼睛大大，臉蛋尖尖，咀小鼻挺。

這個少女在瞧阿秀。而且和阿秀一樣都沒穿衣服。所以彼此都看得見裸露的乳房、腰腹和大腿。

阿秀眞不敢相信鏡裏的少女就是她自己。她此生不但沒有對鏡看過自己裸體，就連照鏡子的機會都極少。

一個婦人出現她背後。不是陳大姑，樣子和善得多。她不作聲拿起銀簪和象牙梳子替她梳頭。

她手上功夫很好，一下就梳成一個髻，用黃金以及鑲珠的釵鈿別緊頭髮。

阿秀簡直認不出自己。鏡裏的美女果眞是她麼？

那婦人又打開一個龍鳳銀盒。盒裏有些乳白色液體，很香。她用棉花蘸濕塗抹在阿秀耳朵後面以及頸子乳房等至小腹下面。於是阿秀已變成渾身香噴噴的裸體美女。

阿秀對這婦人沒有一點惡感。因爲婦人第一次使她忽然感覺到自己是個女人。

婦人扶她離開鏡台，踏着軟暖地氈，走向那張寬大的床。

絲緞的被衾碰觸全身裸露皮膚的感覺眞是美妙極了。被衾雖然很薄，但那床却非常柔軟。而屋角一盆很旺的火使整個房間都很溫暖。

阿秀實在忍不住了。現在就算刀子擱在喉嚨上，她也不管了。她立刻睡着，美麗的面龐上還留着殘餘的微笑。

× × ×

江浮雲第二次走入那座有地牢的屋子時，發現那個「諸天教」教徒的屍首還在原處，顯然此人被殺之事尙無人知。

他像一陣風似衝入去，由後院搜到前面大廳門口時，已經用傘劍割斷五個兇悍大漢的咽喉。

大廳內有三個人，兩個站着，一個却坐在交椅微微仰頭跟他們說話。看來這個坐在交椅的人，正在發號命令或者吩咐事情。

江浮雲大步入廳，用鏗鏘有力聲音道：「我從太湖來的，你叫什麼名字？」

交椅上的人微微一怔，道：「兄弟是柳冲。你……你是誰？」

江浮雲指指鼻子，道：「癩皮狗。你聽說過沒有。」

柳冲雙眉一皺露出怒色，道：「請你再說一次。」

江浮雲指指左邊的大漢，道：「你拔刀出來。」

那大漢訝道：「爲什麼？」但右手却不知不覺已經拔出長刀。

江浮雲道：「因爲我要割斷你喉嚨。如果有人要這樣做，你怎麼辦？」

那大漢道：「我……我當然要跟他拚啦！」

江浮雲一副教頭派頭，道：「對，你有腦筋。很多人連這句話都不會回答。」

那大漢欣然而笑。江浮雲又道：「現在你聽着，我要割斷你的喉嚨，所以你一定要用盡辦法進攻或防守。聽見沒有？」

大漢應道：「聽見了。」

江浮雲的傘劍向他喉嚨伸去，動作並無匆遽，看來亦不迅速，可是傘尖却一下就到了大漢咽喉。而且傘端伸出一把鴨舌似的劍尖，無聲無息便就眞實不假割斷了這大漢喉嚨。

鮮血四濺中那大漢一交跌倒，連聲音也發不出，就這樣死掉。

柳冲和另一個大漢都不禁楞一下。就這電光石火之刹那間，柳冲腋下另一個手下忽然被傘尖戮中左胸，也是不哼一聲便倒跌地上。不過這一回沒有鮮血噴濺。因爲傘末的劍尖沒有伸出來，而且江浮雲用的只是閉穴手法而已。

一轉眼之間柳冲只剩下孤身一人。他躍出七八尺，雙手已抄出靴筒兩把短刀。

江浮雲瞧了他身法，不覺心頭微凜。因爲柳冲身份看來最多不過是諸天教中一名頭目而已。但身手已經非常不錯。由此看來諸天教眞是藏龍臥虎，還不知有多少可怕的高手。

他向柳冲笑一下，道：「我名字眞是癩皮狗，你信不信？」一邊說一邊跨步向柳冲行去。

他脚下應該沒有聲音才對。可是現在他每跨一步都發出「哧」一聲。而這種「哧哧」脚步聲竟然有一種奇異威力形成可怕强大的氣勢，令人精神感到壓力，甚至消蝕了鬥志。

柳冲不覺移步後退，但這一來「哧哧」脚步聲更連續不斷，無形壓力亦有增無減。

柳冲忽然發覺自己背部已靠貼堅硬牆壁，已是退無可退。可是兩手中的短刀却好像變成羽毛一樣的感覺。任何人一想而知如果有這種感覺的話，一定連鷄也殺不了，更休說武功高强的敵人了。

所以江浮雲一出手就把雙刀敲落地上，同時又點住他穴道。等他軟軟跌倒牆根才問道：「這兒還有甚麼人？」

柳冲忽然露出忿怒之色，說道：「你使那一種妖法？我是練武的人，我不懂法術……」

江浮雲道：「我會再給你一次機會，我也不是用妖法。但現在我想先知道一些事情。第一，前面還有多少人？是些什麼人？」

柳冲親眼見他割斷一名手下喉嚨，已證明他既有胆量亦有本事殺人。所以他不敢支吾，因爲他的確不希望死。

他說道：「前面沒有，但在後面有六個。」

江浮雲道：「對，最先是一個，後來五個，一共六個沒錯。」

柳冲駭然道：「你全給殺死了？」



江浮雲道：「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第二個問題，關在地牢另一個孩子阿秀呢？」

柳冲又駭然道：「原來你是爲他們而來的。唉，早知道那個小鬼有你做靠山，我一定極力反對招惹他們。」

江浮雲冷冷道：「這種馬屁我有得出賣，快回答問題。」

柳冲忙道：「是王壇主派人把他帶走了。」

他接着把地址說出，還生怕江浮雲找不到，所以說得非常詳細。

江浮雲說道：「你似乎很合作，可爲甚麼？」

柳冲露出思索的樣子，道：「可能因爲那地方不算是秘密。但也可能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機會。」

江浮雲冷笑道：「都不是。你認爲分壇重地防守嚴密高手又多，所以希望我去送死。當然你對老鼠精王三爺心懷私怨也是原因之一。我之所以分析給你聽，用意是告訴你我不是容易欺騙朦混的。」

他用傘尖戮戮柳冲喉嚨，提醒他可以割斷喉嚨這件事。然後又道：「告訴我一些值得聽的事，例如你所知道的高手的姓名來歷。令狐次道是怎樣一個人？何以你們忽然如此仇視神手帮竟要斬草除根？飛賊王九在那裏？你肯不肯回答呢？」

柳冲道：「我肯，但我不敢。」

江浮雲冷笑道：「你洩漏秘密當然會受嚴厲懲罰，可那總是將來的事。你還是担心目前爲妙。」

柳冲苦笑道：「正是担心現在。因爲你一連串問題我幾句話就可以答完，我怕你不滿意而已。」

江浮雲道：「我這個人很容易滿足，你大可試試看。」

柳冲道：「好。關於大飛賊王九，他不在杭州。大概在無錫。敝教何以消滅神手帮之故沒有人確切知道，當然只有帮主以及胡一粟眞人一定知道。還有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亦可能曉得。外間傳說跟神手帮秘傳拳經有關，這一點很無稽。我們私下猜測或者跟一個姓董名耀的人有關。董耀是胡眞人近幾年最親信得力的人。而胡眞人則是令狐教主師叔，道法高深，慈悲親切。但這個董耀却不怎樣了。」

江浮雲道：「說下去，我告訴過你我是很容易滿足的人。」

柳冲道：「令狐教主是怎樣的人我眞不知道。我只見過他一面。那次他來杭州忽然到春紅院遊逛喝酒，那些姑娘們他見一個喜歡一個，最後一共五十七個都給銀子贖身。你別問我他爲何這樣做，我們誰也不知道。他看起來只有二十歲出頭，很年輕很漂亮。講話時斯文溫柔。老實說看他外表我實在不相信他會下令殺人，而且殺很多人。」

江浮雲道：「令狐次道住在杭州？」

柳冲道：「不知道。有人說他已搬來杭州，但也有人說仍在無錫。」

諸天教的總壇本來在無錫，所以柳冲的話並非沒有根據。

柳冲又道：「我說的都是實話。敝教信徒大概有三四萬人，而眞正管事有職位的，亦將近一千人。你不信的話，去問問他們……」

江浮雲第一次露出煩燥神色。他現在那有心情那有時間去求證柳冲供詞的眞假？眼下最急迫的事就是如何搶救吳秀純？她不但有生命危險，而且她是女孩子，而女孩子有時重視某些事情更甚於生命。萬一阿秀竟是這種不够洒脫看不開的女孩子，情況當然萬分嚴重。

他拍開柳冲穴道。默然將兩把短刀踢到他面前。

他看見柳冲先伸展活動四肢才拾起短刀。

他討厭「殺人」這個念頭，何况今天他已殺死很多人。但人生中很多事情並非由你來決定。如果柳冲藏起短刀並且說明立刻遠遠離開杭州，情勢可能大不相同。但柳冲首先活動筋絡提聚氣力。雖然柳冲也算得上是一把好手，但比他「好」的人還很多。

江浮雲情緒很壞是値得原諒的。因爲他既要「救人」又要「殺人」。任何人處身於這種矛盾中，保證情緒一定好不起來。但却希望你永遠沒有證實的機會。

× × ×

老鼠精王三爺的情緒更壞。他腦海中不時出現一個光溜雪白少女的身體。可是，現場八名手下被殺死的情況又使他怵目驚心。非得全力追查以及儘快準備應變不可。

最傷腦筋的是副壇主柳冲竟然失踪，沒有屍體也沒有第九灘血跡（柳冲是第九個人）。可見得他並沒有當場被殺。

但難道有人把他擄走？抑是他一看死了八名手下而畏罪潛逃？兇手是誰？何以竟然與阿猛阿秀兩個小鬼有關？是不是故意帶走阿猛佈下疑陣，使他們白費氣力查錯方向？

所有的問題都沒有答案。尤其是「兇手」這一點更複雜莫測。因爲諸天教近數年來結下仇怨很多，尤其是陰謀篡奪十七個著名道觀觀主寶座，曾經暗殺了不少道教有名人物。會不會其中有一件出了紕漏了？

所以現在即使兇手站在王三爺面前，他也無法知道。

「天羅地網」冰雪二老面色很難看。因爲發生如此驚人血案時他們恰好在杭州，兇手等於是向他們挑戰。

老鼠精王三爺將所有疑問以及猜測的答案（幾乎沒有一個答案），向他們報告之後，一向不說話的包冰道：「找到兇手我們動手。」

包雪解釋道：「兇手所用的劍很特別。從傷口觀察得知乃是一割要命，手法穩準狠毒。是一個眞正的高手，所以你負責查出兇手，我們負責抓他。」他居然遲疑一下又補充道：「或者殺死他。」

顯然連「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亦不敢誇口必能生擒活捉兇手，所以加上「或者殺死」這一句。當場格斃當然比生擒活捉容易得多了。

包冰忽然道：「那女孩子阿秀呢？」

王三爺老鼠眼眨個不停，因爲他心裏既驚慌而又痛惜。他可不敢扯謊，道：「我剛把他們分開，女孩子在我那邊。」

包雪道：「我們要問她話。不過現在

還有別的事先做……」

幸而如此老鼠精王三爺才打消享用阿秀的淫念。而且亦有時間讓阿秀多睡兩個時辰，又有機會使阿秀恢復市井少年裝扮，稍稍遮掩部份少女之美。

阿秀全身仍然沒有氣力，只能慢慢行走。現在別說叫她兇悍殺人，根本連走快一點都辦不到。

她耳中聽見冰雪二老冷冷詢問聲音。但她心中却只想到一個人——江浮雲。他在那裏？知不知道我遭遇很多很多可怕的事？他會不會來救我出去？

## 爭如不見

人類異於其他動物原因是有「智慧」。但「愚昧」時却又往往比野獸還甚！因為野獸絕不肯愚昧得傷害自己。但人類却常因愚昧而身心受傷甚重因而死去！

諸般愚昧中，有一種是不會評估已到了眼前或者已擁有的事物之價值（當然包括感情）。這意思有點像俗語說「身在福中不知福」。

明智之士常常勸人珍惜眼前一切，要能夠開放心靈領略眼前眞正光景。宋人詞有幾句正是此意！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眼前之人却常常被我們忽略漠視冷落。但一旦長遠失落或者人在天涯，你會驀然發現自己曾是多麼愚昧多麼蠢俗！

江浮雲獨坐南星橋碼頭邊，這時雖是人來人往很像潮水般熱鬧。但他却孤獨得像一隻北極熊在亙古冰天雪地中（北極熊除了夏季求偶的短短時間例外，其他時間永遠獨來獨往）。

因為江浮雲腦中只縈繞着「阿秀」的影子。而他也沒有發覺自己何以如此關心如此想念她？其實阿秀只不過是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既不算得很漂亮，更沒有京師那些鶯鶯燕燕迷人的聲音姿態。況且才見過幾次而已。但為何阿秀居然使他變成呆子一樣猛想不停？為何使他連烈酒也變淡？美味的小菜亦變得難以下咽？

忽然他已經不是孤獨的北極熊，因為跛脚的李二哥來到他身邊。

在碼頭這種四方雜處的地方，微敞前胸衣襟的江浮雲和小商人打扮的李二哥，兩人都好像鹽巴溶化在水中，他們跟四周環境非常調和，以至他們好像並不存在。

李二哥道：「阿猛在這兒一艘渡船上幫忙。我已叫他小心留意往渡江的人。」

在錢塘江南星橋設有義渡，用渡船載送過江而不收費用，渡船分為載人和載貨，行旅稱便。

江浮雲道：「很好。」

李二哥聽出他聲音中失望之意，又道：「別心急，雖然一時間還查不到阿秀踪跡。但阿秀很機警，她可能想法子自己逃回來。阿秀的老頭子（即師父）是獨眼龍張順。你一定還記得這個全幫最古怪的前人吧（幫會中稱呼師叔伯為前人）？」

江浮雲不禁訝道：「獨眼龍他也收徒弟？」

李二哥道：「只有這末一個。我聽說獨眼龍對阿秀讚不絕口。而且還有一宗怪事，他居然迫阿秀讀書，管得極嚴，所以三四年前本幫還有幾十個人之時，阿秀最有學問，寫的字漂亮極了。」

江浮雲道：「我們這一行讀書有甚麼用？」

李二哥道：「說不定跟你當年想法一樣，讀點書識些字，將來或者可以改行圖個出身。」

江浮雲道：「但我混到現在還沒有發現讀書識字的好處！你沒有別的消息？」

李二哥道：「沒有。」

江浮雲道：「連比較鬧的厲害的打架新聞也沒有？」

李二哥一口回絕，道：「沒有。」

江浮雲疑惑道：「諸天教當眞這麼厲害？從前三山五嶽水陸碼頭的好漢都到那兒去了？那些十幾二十歲初生之犢都不出來闖江湖了？」

李二哥說道：「雖然沒有人鬧事。但我却親眼看見武當派兩名道爺來過杭州，由三江鏢局總鏢師一字劍方震陪同，聽說他們到紫霞宮好幾趟。那是半年前的事情了。」

江浮雲道：「方總鏢師是武當派俗家弟子中有名人物，從武當來的道爺當然找他帶路。我記得從前紫霞宮是蘇杭廿大名觀之一，好像跟武當山有點淵源關係。」

李二哥道：「現在仍然是著名大道觀。不過使我想起這回事都是因為碧元觀最近有點奇怪。你知不知道碧元觀也是廿大名觀之一？知不知道碧元觀從前觀主黃葉道人來自仙霞嶺？」

江浮雲搖頭道：「都不知道，碧元觀發生了甚麼事？」

李二哥道：「黃葉道人大概是四個月前仙逝。兩個月後仙霞嶺派來三個人，兩個是道爺一個是俗家中年漢子。他們到碧元觀好幾次才離開杭州。但前天又來了一撥人。這回三個是道爺兩個是年輕俗家人。仙霞派聽說也是玄門大家大派，當然等閒不會有人敢招惹他們。所以兩個月中居然派兩撥人來杭州，我就覺得奇怪了。」

江浮雲說道：「他們也有到碧元觀去麼？」

李二哥道：「我就是在碧元觀看見他們。我覺得他們神情好像不大對勁。」

江浮雲道：「雖然現在還未有頭緒，但既然武當仙霞之人都到杭州來過，似乎值得注意。」

他的聲音忽然中斷，好像被割斷喉嚨的鷄。李二哥順着江浮雲眼光望去，只見三個道人以及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徒步走到碼頭。

他們走近正在等候義渡過江的一堆人，都是鄉下人和小販。人人見到是正正派派的道爺，都客氣地騰出地方好讓他們走到最前面。但道人們却笑着不肯。

這時又有一撥人迅快奔到。是四名大漢和一頂兩人扛着的軟轎。軟轎沒有用簾子遮擋，所以看得見轎中之人是個男孩子，全身連頭都幾乎用錦緞包住，却露出一張焦黃面孔，顯然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四名大漢都佩有刀劍，神態兇悍。一到碼頭就硬把別人擠開，讓軟轎順順利利抬到最前面。

當然人人都不順眼不高興。不過亦沒有人抗議就是。



這種情形對比之下，仙霞派的道爺們顯然眞有修養眞有道行值得人家尊敬了。

江浮雲只看了轎中病少年一眼。雖然是僅僅一眼，却也知道了很多事。例如這病少年必是紹興有財有勢人家的小公子，這是因為轎柱上刻着紹興周府字樣（字很小，錯非江浮雲特別練過的眼力決看不見。）所以雖然三名白衣白褲的轎夫互相叱喝罵咧時用的是蕭山縣方言，却不至於錯估是從蕭山來的。（西湖遊山肩輿的轎伕亦多是蕭縣人，習慣邊走邊罵，否則沒有氣力。）

又由於那少年滿面病容，全身包裹遮風，可見得必是遠從紹興渡江來杭看病。

此所以江浮雲只看一眼，注意力就集中在仙霞派那些人身上。

當然他也觀察出不少值得注意之事。

一、三名道人其中一個五十來歲的，雖然很和藹，但目光深沉而又銳利。顯然是精明富謀略有心計之人。亦是領隊。另兩名道士都是卅來歲，都拿着長形木匣。外人以為只是出家人隨身携帶一些法器而已。但眞正內行（例如江浮雲）却知道那是刀匣或劍匣。

二、那對年輕男女相貌肖似，必是兄妹無疑。男的佩刀女的佩劍，年紀最多廿一二歲，穿着樸素，神態謙和穩重。這種氣度如果不是出身名家大派，那是決不會有的。

三、除了領頭的老道爺瞧不出深淺亦不帶兵器之外。其餘二道二俗，舉步站立都穩如山嶽，自然而然有一種氣勢威儀（當然俗眼絕看不出來）。可想而知至少這四人都是仙霞派極傑出的高手。

四、這一點也是最值得注意最耐人尋味的。仙霞派屬於玄門大家派之一，若是派出俗家弟子携刀帶劍去辦點事情並不稀奇。何以還派出跳出三界五行的出家人？何以連道人也帶着兵器？何以選派出「精銳」人物？

五、仙霞派發現何種棘手兇險之事？竟然作動武準備？碧元觀遠在杭州這邊，雖然觀主黃葉道人來自仙霞。但黃葉既已仙遊，新觀主早已上任。難道尚有未了之事？難道裏面（黃葉之死）有問題？而且居然關係到遠遠的仙霞派？

六、仙霞派三十年來有一位人物直至今日武林仍然無人不知。此人最小也有七十歲，姓霍名靜堂。雖然自幼已出家修道。但也走過江湖雲遊過天下。雖然修道煉氣之士以清靈無為為旨。但霍靜堂却性如烈火，而他打遍天下未逢敵手的刀法更是威猛霸道無比。霍靜堂不但還健在，而且聽說刀法更厲害更霸道。這個老道人最可怕之處是常常獨自挾刀下山。你永遠猜不到他下山幹什麼？原來竟是替本派門下晚輩報仇出氣，多年來已不知有多少武林名家高手以及黑道強梁惡人死於他刀下。因此霍靜堂雖然近幾年已沒有下過山沒有出手殺人報仇出氣。但天下武林（指比較高明的或者是見聞廣博消息靈通的武林家派及幫會等而言）絕對忘不了他。亦不敢不心存十二分忌憚。

當然除上述之外尚有一些小節。例如仙霞派的人個個都不時會透露一點情緒不好的小表情小動作。只不過他們都很有修養，才還能夠保持很好風度！

另外又例如那兩個年輕兄妹，長的都一表人才等等。

不久江浮雲就知道原來仙霞派諸人已僱好了船，取水道前往富陽（地點是後來才問到的）。大概他們到富陽另有目的，甚至可能脚力存放於富陽。如果原因是後者，便大有文章了。

富陽距杭州很近。但遠近不是問題。關鍵上在於為何不騎馬乘車直接到杭州？莫非他們來時竟然是隱蔽行踪？

如果將他們僱船溯江前往富陽之舉，假設為他們在富陽另有約會，却又不甚合理！因為他們大可僱船直往龍游（即仙霞嶺所在縣份），而富陽是順路第一站，大可經過稍作勾留仍然搭原船回仙霞。

總之，有些小事細節別人不會注意不會訝疑。但江浮雲却曉得大有文章。

可惜他身負重要任務。更要命的是阿秀失了踪，須得趕緊找她救她。否則他一定想法子深入了解一下。

李二哥低聲道：「看見沒有？仙霞派的人絕不是省油燈。我沒有被他們看上眼。但個個却都向你注意地盯過幾眼。我很不明白他們何以會注意你？你外表上沒有絲毫奇怪惹眼的地方。如果是我，我寧可去注意那頂軟轎。」

江浮雲瞧着仙霞派之人都上了船，船也緩緩離開，才收回眼光。不過由於李二哥的話，所以亦向軟轎投以一瞥。

他苦笑一下，道：「這是因為人家裏頭有一個很高明的人。就是領隊的老道爺，他一定是非常非常老練的江湖，所以居然能注意到我這個小人物！」

李二哥道：「這我又不懂了？如果他們有必要注意觀察四周的人，而你又值得他們注意，他們為何不過來問問你？」

江浮雲道：「因為他們所以注意我，原因只不過是老道爺看出我練過上乘內功。我最大的弱點就在於此。不論我假扮何種身份之人，可是眞正高明人物却能夠從我眼神中瞧出這一點。如果我眼神能收斂隱藏的話，李二哥，你一定可以因為有我這末一個兄弟而大大驕傲了。因為那時候我一定是天下武林前幾名內的頂尖高手，可以列入『宗師』身份了！」

李二哥道：「聽說很多修煉內功相當不錯的人，外表上絕對看不出來。莫非你現在內功還很差？但如果很差，人家何必注意你？」

江浮雲眼睛望住魚貫登上渡船的人，口中答道：「因為我這門內功比較特別，所以我雖然已煉得很不錯，却還不能內斂英華，必須要外功配合突破某一層界限。『外功』意思是武功招式，不論是拳脚兵刃都可以。唉，總之我內功其實已經很好，可惜外功配合不上。不然的話，說不定我一年之後一個月之後，甚至一天之後便脫胎換骨，便能夠雄霸天下武林。連仙霞派的霍靜堂眞人也不怕……」

他知道這些有關武功無上境界的話，對李二哥來說是太過深奧玄奇，李二哥一定不能完全了解，所以他停口不說。

沉默並非一定表示孤獨寂寞。但現在

江浮雲却的確感到孤寂。這個世上居然還沒有人能了解他。也無人能知道他的秘密。更無人能分享他內心的感情世界。

縱然是在摩肩接踵的街道，縱然是筵開百數十席酒酣耳熱，縱然是笙歌盈耳倚紅偎翠。却教他如何能不寂寞能不覺得孤獨？

涼沁沁的雨絲忽然籠罩大地以及茫茫大江上。雨絲中蘊含着春天醉人的氣息。可是由眼前繁囂的碼頭，遠至無窮盡的天涯。却依然是一片凄清一片孤寂……

× × ×

阿秀的心已經淌出鮮血，已經碎成一片片。

因爲她居然看見江浮雲。

江浮雲也看見她，而且前後一共瞧過她兩眼。但江浮雲竟然理都不理她。

因此她的心碎成片片。因此她的心淌血！

江浮雲並非沒有眞正看見她。亦並非由於情勢所迫（例如刀子架在他頸子上）而不敢認得她。

事實上阿秀亦全然沒有怪責江浮雲的意思。她只不過好像墜入噩夢中，好像被鬼魅魘壓。雖然曾經用盡每個細胞的氣力掙扎叫喊，奈何一點用處都沒有。因爲她不但食過藥（使她渾身無力），而且還被閉住穴道。

所以她連小指頭也動不了。連哼唧之聲亦發不出。所以她腦子雖然清醒，眼睛雖能視物。却仍然是在可怕的夢魘中！

現在諸天敎的人，一共是三名白衣白褲的轎夫，以及四個兇神惡煞的殺人好手。簇擁着她渡江前往紹興府。

諸天教的勢力已經擴張到紹興，所以教中有些重要人物長駐紹興。

例如掌管諸天教大權的胡一粟眞人（幫主令狐次道的師叔），就已經從無錫的根本總道場（卽總壇）遷往紹興，以便發展浙東各地的道場。

所以天下武林都忌憚萬分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一聽胡一粟眞人的大弟子徐清心道人說：「這個少女是最佳『爐鼎』，趕緊送去給師父瞧瞧。」

冰雪二老馬上派人把阿秀送去紹興府。當然他們都是老謀深算之人，所以用了一點手段。便使得任何人就算面對面瞧看阿秀，就算瞧三日三夜之久，也絕對瞧不出她就是「吳秀純」。

阿秀的恐怖噩夢就是這樣形成，她想叫她甚至想咬斷舌頭死掉算了。可是她只能「想」而已，她的叫聲和眼淚只能吞入自己肚子。

阿秀並不怨恨江浮雲。因爲她知道自己面目全非。知道連轎子也寫着使人錯覺的字。總之江浮雲應該認不得她。她心碎痛苦只爲了自己命苦而已，並非怪他。

渡船漸漸離開碼頭，漸漸划入茫茫大江中。

春雨依然瀟瀟飄洒，春天已回到大地，但阿秀心中却感到比嚴冬還寒冷，比大漠還要荒涼。比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寂寞孤獨！

茫茫江水，春雨孤行！

× × ×

當你必須「一招」就殺死敵人，否則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局面都大變特變。這時你心理上的負担，自然比賭局中用全副身家孤注一擲還緊張沉重。

仙霞派的四個人——兩道兩俗——正是陷入如此可怕的情勢中。

因爲他們的領隊，那位五十餘歲的老道爺馮玄慧眞人，背心要害被一把鬼頭刀頂住。這還不打緊，更可怕的是馮玄慧眞人的咽喉亦被一支五尺鐵矛頂住。

前後任何一支兵刃只要向前推送兩寸。馮玄慧便立即「兵解」（道家術語，即因被兵刃殺死）。

馮玄慧武功在仙霞派只算第三流，但他的江湖閱歷和才智却是第一流。加上輩份很高，所以這次杭州之行由他領隊。

可惜他武功差了一點，所以人家使出最平凡普通的絆馬索之時，帶頭的馮玄慧坐騎被絆跌不說，他本人也離鞍就衝出兩丈之遠。他在空中打個筋斗，兩脚雖然先沾地，却禁不住踉蹌衝出六七步。

馮玄慧最後竟然能拿樁站穩，沒是跌個狗吃屎！不過問題更嚴重，因爲此時兩件兵器已抵住他前喉後背兩處要害。

那兩人都蒙住面孔，身上是鄉下人裝束。他們一聲不哼，但鬼頭刀鐵矛鋒尖的殺氣却可以駭死胆小的人。

馮玄慧用手勢阻止師姪們衝過來。因爲他知道只要師姪們一動，刀尖矛尖必定會一齊刺入他要害。

馮玄慧的師姪們一共四人，兩個是道士，法號是太初和太風，另兩個是年輕的一對兄妹。兄長是阮子安妹妹是阮小娟。要是這四個師姪之一被絆馬索絆倒，又被敵人前後威脅，其他的人一定不會那麼緊張。

不緊張的意思是說：在其他的人（仙霞派）有所行動之時，這個被威脅之人必能配合而反敗爲勝。可惜現在是馮玄慧落在敵手，他的才智閱歷完全派不上用場（秀才遇着兵）。所以他的師姪們個個出了一身冷汗。

因爲馮玄慧的四個師姪都是仙霞派精選高手，任務就是殺敵以及保護馮玄慧。

路邊樹林內忽然走出來兩個人，那種一搖三擺故作悠閑斯文的樣子簡直能使人氣得吐血。

阮小娟心中打個哈哈，幾乎當眞笑出聲音。因爲她馬上記起師叔——馮玄慧——的吩咐，這時她眞眞正正不能不承認馮師叔眞是老江湖，眞是智多星。

她忽然發出一聲歇斯底里式的尖叫，可眞把搖搖擺擺行出來的兩名大漢駭得一跳。

阮小娟跟着用凄厲刺耳聲音叫道：「我一定要殺死他們。我要殺……」

她哥哥阮子安立刻伸臂作勢攔她大喝道：「閉嘴，不准叫嚷，妳瘋了不成？」

阮小娟尖叫道：「我瘋了？哈，哈。是的，我瘋了，你們有沒有看見師叔的樣子？你們知不知道，他性命比鷄蛋還容易破？」

阮子安此刻又大喝道：「妹子，不准吵……」

阮小娟瘋狂似地尖叫和狂笑，坐騎忽然斜斜竄奔，一下子奔入樹林。阮子安急得大叫道：「師兄們，我去追她，這兒你



們應付着。天大的事都可以商量……」

話聲中駿馬箭也似馳驟入林。人人都聽到瘋狂笑聲和大叫「妹子」之聲深入林內。整個場面都忽地停頓了一下，才恢復正常。由林內搖擺行出的兩名大漢其中之一，手按劍柄，特別突出，像金魚般的眼珠閃動陰險奸詐光芒。他說道：「女人總是壞事的禍水，女人唯一的用處就是讓男人……」

他的話忽然連同一口冷氣吞回肚子，因爲他看見太風太初兩個道人一齊躍下馬，並且不急不忙地打開木匣。木匣被扔在路邊，但他們每人手中剛出現的一把精亮鋒利長刀却都斜斜向前斜擧。

斜擧長刀當然是「攻擊」姿式，但他們憑什麼敢出手攻擊？馮玄慧的性命難道竟然一錢不值？

## 走投無路

料峭春雨忽然停歇

中午的太陽從陰沉天空中露面，洒下無量光明。大地因而馬上溫暖了許多。

江浮雲跟隨阿南轉入一條岔路，當時有點疑惑，但跟着就看見蹄印以及幾處被馬蹄踏斷的小樹遺痕。不覺欣然一笑，趕上幾步拍了阿南腦袋表示嘉獎。

像江浮雲這種流浪漢的樣子，還有像阿南這種癩皮狗，他們就算走到天脚底亦不會有人注意，不會有人多望一眼。

江浮雲目前並不打算走到天脚底，他只要查明一件事，那就是仙霞派三名道人和兩個俗家弟子究竟往那兒走？他們是否眞的一直返山？抑是兜個圈子到別處去？

一路上五匹健馬的遺跡在阿南靈敏嗅覺下，加上江浮雲的眼睛。不但容容易易跟上，還知道五匹馬行的相當快，可見得仙霞嶺的人很心急，但是，他們何故很心急呢？

× × ×

仙霞派兩個道人太風和太初橫刀迅疾迫上八步，於是那兩個後來從樹林內搖搖擺擺故作從容斯文的兩個中年人，已經在他仙刀圈之內。也就是說太風太初刀招一發就能夠攻擊對方。但原先的形勢是「領隊」馮玄慧道人已落於敵手，被一把長刀和一支尖矛抵住要害。

馮玄慧甚至搖手阻止太風太初還有阮家兄妹上前。因爲他雖然深知這四人俱是精選高手，無奈人家刀鋒矛尖抵住要害，稍爲魯莽的擧動都會使他屍橫就地。

太風道人和太初道人沉穩自信的態度不但使兩個中年人楞疑，連威脅着馮玄慧的兩名大漢也迷惑地注視他們。當然只要那兩個道人一出手，他們將必毫不遲疑先殺死馮玄慧。

但這兩個大漢馬上已明白是怎麼回事。因爲他們一齊忽然感到脅下要害被鋒銳刀尖頂住。

當然他們還可以早一步殺死馮玄慧，却只不過他們也一定活不成。

因此他們遲疑一下之後，手中的長刀和短矛一齊自動放手跌墜地上！

馮玄慧道人退到阮家兄妹後面，拍拍道袍上的灰塵，才下令道：「動手，抓活的。」

他的命令聲音嚇了那兩個中年人一跳，然而他們却已沒有機會回頭查看馮玄慧這邊發生甚麼事？沒有機會弄明白何以馮玄慧在刀鋒矛尖抵迫下，還敢下令攻擊？

因爲太風太初兩把長刀已經應聲迎面劈到。兩把刀形式長短重量都一樣，外觀古樸，但精芒閃耀，顯然甚是鋒利。

只是他們所施展的刀勢速度勁道却絲毫沒有抓「活口」意味，狠辣兇猛根本半刀就能要了性命。

兩個中年人擧動此時不但全無「斯文」樣子，簡直狼狽非常。一個使判官筆向左邊，急竄另一個使長劍的向右邊閃躲。

但太風太初交叉掠出，刀圈一時擴展數丈，眨眼間一連砍劈三刀，又把那兩人迫得聚攏。

雖然表面上是一個對一個，但太風太初的刀勢兇猛凌厲中，又使敵人明明白白感到另一把刀根本就在背後等機會。

如果你面對着一把兇悍長刀猛烈攻擊，而又感到背後也有這樣一把快刀等候機會砍勢。你一定極爲不舒服，一定覺得萬分危險。

你可能曾經試過被人圍攻，前後左右都有兵器對準你。但滋味完全不同，因爲你所感到仙霞派兩把長刀的威脅危險是嚴密呼應着的，完全不是各自爲政凌亂的圍攻。

仙霞派兩把長刀凌厲攻勢使人眼花繚亂，那兩個中年人倉皇抵擋，也已經竭盡全力，但第八招時血光四濺，仙霞派兩把長刀齊齊砍中敵人頸側要害，戰事馬上就結束。

被阮氏兄妹用長刀頂住的兩名大漢，眼看血泊中兩人頸子都被砍斷一大半，駭得索索發抖。不過他們其中一個立刻不再驚懼了，因爲阮小娟纖指一戮，點住他穴道。

另一個大漢却由於阮小娟的刀移到他喉嚨而更爲駭怕。

馮玄慧走到他面前，問道：「你們是諸天教的？你叫什麼名字？」

那大漢吶吶道：「小的叫周通。」

馮玄慧無緣無故四看一眼，才又道：「周通，你唯一活命的機會就是講實話，我會設法使你好像奮戰受傷而昏迷。這樣將來你只有功而無過。你仍然可以大搖大擺在江湖上行走。」

周通忙道：「老仙長您問吧。小的一定講實話。」

馮玄慧道：「你們只是先鋒，還有人接應對不對？」

周通道：「是！」

馮玄慧道：「貧道看得出那兩個死在刀下的人身份較高，武功也很不錯。可惜他們頭腦偏差一點。他們以爲我下令活捉是眞的，所以當我兩個師姪刀刀盡是殺手之時，他們感到很困惑，也不住分心想這個問題，當然他們更想不到我老早就教過阮家姪女假裝狂亂之計。男人總是會低估女人，其實男人變成瘋子之時，女人還早得很哪！」

這一點的確把男人心理猜得極準。當時人人（諸天教）眞以爲阮小娟受不起刺激而失心狂亂。而哥哥阮子安忽然追趕妹子，也是人情之常，這些過程沒有一絲一

毫勉强沒有任何破綻。所以阮家兄妹忽然悄悄掩回容容易易就得手了！

馮玄慧又問道：「用絆馬索先抓住我這主意誰出的？」

周通道：「是他們，死了的兩位陳師父。他們是兄弟，向來一齊出馬辦事。小的跟過他們幾次，都很順利，他們有些主意比這回更荒謬，但都能够成功。」

馮玄慧道：「你們威脅住我之後，如果我們的人仍然動手，你們得到的指示是甚麼？是不是當場殺死我？」

周通道：「是的。」

馮玄慧道：「如果我們的人不敢動手呢？」

周通道：「他們說一定可以利用你的生命，威脅得其他的人個個束手就縛。」

馮玄慧道：「就縛之後呢？」

周通沉吟一下，却馬上發現馮玄慧露出冷酷的神色，忙道：「小的不敢隱瞞，聽說還是要殺死你們的。」

仙霞派的門規一定很嚴，訓練也一定很精嚴充份。所以，這時居然也沒有人做聲。

馮玄慧哼一聲，道：「既然你說了實話，饒你不死。」

阮子安一刀割開周通胸口肌肉，登時鮮血淋漓，阮小娟跟着一掌砍中他頸側。周通立刻天旋地轉仆倒地上。

馮玄慧脚尖一挑，踢中地上另一名大漢死穴，然後道：「我們現在處境危急萬分。」

四個晚輩面面相覷！

馮玄慧露出用心尋思表情，緩緩道：「我們用僱船到富陽掩眼法，卻在半途上岸改換快馬，但居然騙不了甩不掉諸天教的人。可見得諸天教若不是一直釘住我們的船，又一直釘住我們上岸後的行踪，就是根本老早已查出我們暗藏坐騎的地點，不論是何種原因，反正截擊我們的人不會只有這幾個。」

太風道人說道：「我們雖然不怕拚命。可是掉在人家口袋裏，處處挨打也不是辦法。」

馮玄慧道：「挨打固然很糟糕，但更糟糕還不是挨打。」

阮小娟忍不住問道：「是甚麼？」

馮玄慧道：「是被擒被殺，你們要知道，諸天教絕不肯露出狐狸尾巴，所以他們非抓住我們不可。而且要一網打盡不可。如果有一個人逃走了，他們就很傷腦筋了。」

阮子安聲音態度都很沉着，道：「這眞是想不到的事。諸天教不但陰謀霸佔了碧元觀，甚至連上一次來杭州查看的三位師叔至今無影無踪也一定遭了他們毒手。現在輪到我們了。但想吃掉我們恐怕不大容易。」

馮玄慧道：「大家注意聽着，我們必須作最壞打算。因為諸天教必定用盡全力對付我們。所謂『全力』其實只有兩個人，就是天羅包冰地網包雪這兩個老怪物。因此我嚴令你們，任何一個人只要有一綫機會突圍而出，立刻逃走。每個人的責任就是極力活下去，然後設法返山報告。」

人人面色都十分沉重，尤其阮小娟巳經抓住哥哥寬厚有力的手掌。如果有一綫機會之時卻要她捨下相依為命的哥哥獨自逃走。她辦得到麼？

馮玄慧馬上針對大家這種重情尙義的想法說道：「你們要知道，如果我們之中有一個逃得掉。則對方很可能不敢殺死其他的人。他們會軟禁其他的人以便討價還價。但如果全數被擄，那就一個都活不成。而且山上也無人得知這一切消息。」

阮子安道：「他們一定十分害怕師叔祖霍靜堂的威名，所以不敢漏出風聲。但師叔祖近兩年身體好像不大好。他還能不能挾刀下山呢？」

馮玄慧道：「老實說能使『冰雪二老』忌憚之人，天下本來就沒有幾個。霍師叔便是其中之一。冰雪二老號稱『天羅地網』威震天下。但二十年前霍師叔公開說他一刀就可以斬破天羅割斷地網。又公開約冰雪二老到南京比劃較量。冰雪二老不敢赴約。所以你們任何人寧死也不可說出霍師叔身體不好的秘密。好歹也使他們對仙霞派有所忌憚。」

他忽又向四下查看片刻，說道：「記住，要作最壞打算。任何人有機會逃走，絕對不許遲疑。這一點是對方唯一猜不到的策略。絕對不許婆婆媽媽拖泥帶水。」

話雖是這樣說，但事實上如何呢？彼此之間都情深義重的團體，誰能捨棄尙在浴血鏖戰的同伴而逕自逃走？

五個人都默然跨上坐騎，繼續踏上那兇險可怕的旅途。

×　×　×

充滿仇殺死亡等危險旅途固然萬分可怕。但有時渺茫不測的命運更令人胆寒卻步。

阿秀寧可立刻死掉，也勝過這種東猜西想而又肯定絕對不會快樂高興的生涯。

她不知道人家究竟要把她送到那兒去？她會看見甚麼人？她將會有何種命運？

最可悲而又可恨的是我為何老是想起江浮雲？我為何覺得如果有某些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的話。我就不能再去找他也不能再和他在一起？

轎子抬入一間富麗深閎的宅第。

阿秀記得自己很乾淨才洗過澡。但現在又要洗澡，一個很強壯醜陋的女人，別人都叫她王二嫂，替她從頭到脚又洗一遍。最後還替她梳頭換上女孩子衣服，才讓她斜斜躺在床上。

前後一共有過三個男人進來，仔細端詳她，甚至捏捏她胳臂和腰身。他們的動作雖然很有問題，但他們面上神情却都是一本正經。顯然在他們眼中阿秀只是一件東西而不是女孩子。

後來阿秀發覺已經可以動彈，可以起身走來走去。只不過全身乏勁，任何動作想快一點都不行而已。總之，這樣也遠比躺在床上好得多，所以她比較高興些。

同時點心也很好味道，她吃了不少。只可惜沒有酒。

王二嫂忽然跑進房間來，露出緊張神色，把本來很乾淨的房間打掃抹拭一遍。

等到王二嫂認為滿意之後，才向阿秀說道：「等一會胡眞人來到，你講話小心點。」

阿秀道：「胡眞人是誰？」

王二嫂表情大是不屑，道：「他是活



神仙，眞正的神仙。你連胡眞人都不知道嗎？」

阿秀立刻翹起嘴吧，樣子很潑辣，冷笑道：「甚麼活神仙死神仙我都不怕。我瞧不起他們。他一定是個大壞蛋。」

王二嫂一楞，但忽然笑了，說道：「從前有過兩個小女孩也跟你一樣講法。我可見得多了。但後來怎樣呢？還不是乖得跟綿羊一樣？還不是一見到他就叩頭？到現在她們已嫁了人，但還不是一樣虔誠恭敬？」

阿秀撇撇嘴，道：「我才不會。」

王二嫂很有信心地道：「妳會。妳跟她們一樣。」

阿秀聲音也很有信心，因為她心中有江浮雲影子。她道：「我絕對不一樣。」

這聲音使王二嫂也相信了，使她特地打量阿秀兩眼，才道：「唔，好像眞有點不一樣。但無論如何，結局都將會一樣。因為胡眞人是活神仙，不是假的，不是騙人的。」

她發自內心的虔誠恭敬也使阿秀稍稍改變態度。阿秀可以不相信任何種神奇怪誕的鬼話，但是却看得出王二嫂是眞的相信。

阿秀忽然想到如果她恢復氣力，如果她弄到一把短刀，又如果她將短刀刺入「活神仙」肚子裏，使活神仙變成死神仙，那時王二嫂的表情一定很值得一看再看。

但可惜諸天教的人都會武功，胡眞人既然地位很高，當然武功更好。因此她不禁攷慮到短刀是否有機會刺入他肚子？

阿秀更禁不住想起「老頭子」獨眼龍張順。他逼她讀書管得極嚴，所以三年前張順臨死前遺給她的一本拳經，那些註解小字她都看得懂。

因此她知道這本拳經除了有些指法還有點用處——可以更巧妙扒竊人家口袋裏的錢包——之外，根本沒有其他好處。

這是因為拳經裏許多處都註明，必須「內功」到某一火候才可以練成某一招式。而阿秀根本未練過內功。所以這一本據說是神手帮保帮之寶，對她來說只有紀念意義。

但如果她有內功能練成拳經的拳招和指法，那麼如今想刺殺胡眞人就不是辦不到的事了。此所以阿秀會忽然想起師父張順以及張順萬分珍重遺給她的「拳經」。

外面淅瀝春雨已經停歇，使人反而感到寂寞孤獨。

阿秀一直瞪住房門，等候胡眞人出現。當然她內心中只有仇恨而沒有絲毫歡欣期待。何況她也已明白「男人」將會對她怎樣做。

此刻在她心中，簡直覺得世上一切邪惡混亂和悲劇都是「男人」做成的。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男人，日子一定好過得多吧？

×　×　×

這一段路程有點泥濘，馬蹄時時濕滑，所以五匹快馬只能小步快行而不能縱轡疾跑。

不過如果行程已經被人算準料定，就算長驅疾馳也沒有用。

馮玄慧眞人猜得一點不錯，諸天教果然傾全力攔截他們。因為「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巳經出動，率領四名好手攔住仙霞派五人去路。

地點是冰雪二老選擇的，當然對他們比較有利。例如這一段路很少行人，距前後村莊市鎭都很遠。亦沒有可供快馬馳驟突圍的曠朗地形等等。

馮玄慧跳下馬之時，還向大家作一個不要忘記的手式。

冰雪二老矮矮胖胖以及渾身冒出寒冷的特徵，武林中人一望而知。也無人不知他們抗在肩頭的枴杖叫做金銀枴。但最出名的却是掛在枴尖的包袱——用金銀綫纏在天蠶絲內織成的天羅和地網。

馮玄慧雖然也掣刀在手，但主要還是另外四把長刀護駕。否則他眞可能被冰雪二老的寒冷之氣堵住嘴吧而說不出話。

馮玄慧和顏悅色道：「兩位當必是名震天下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了？貧道馮玄慧，這四個是……」

包冰道：「我們知道！」每個字都好像一塊堅冰擲出來堵塞人家嘴吧。

他弟弟包雪道：「我們也知道你是仙霞派的智囊。仙霞派如果沒有了你，霍靜堂唱獨脚戲就減却許多威風了。」

馮玄慧笑道：「霍師叔平生行事都是獨來獨往。貧道從未替他出過主意。你們兩位敢是想會一會霍師叔？」

包雪瞪眼冷笑道：「不必抬他出來唬人，我們曾經怕過他沒有錯，但如今他年紀巳老，嘿，嘿，他那一招『百戰百勝』還使得出來麼？雖然他平生曾用這一招劈死七十五個武林名家高手。但現在只怕連小孩子也砍不着了……」

仙霞派居然沒有人反駁異議。但這一來反而不是證明包雪說得對，而是表示無須多費唇舌無須多說廢話。

霍靜堂眞人年紀的確巳經老邁，也很久沒有在江湖出現。但究竟他還使得出使不出「百戰百勝」這一招天下無雙的威猛刀法呢？

冰雪二老沒有得到答案或任何暗示。他們也用行動表示他們的意見。

只見他們忽然間枴尖的包袱都巳經解開，每人都是一手持枴一手提着一張網子。唯一不同的是包冰金枴金網，而包雪則銀枴銀網。

包冰弟二次開口，道：「你們通通小心。」

包雪立刻解釋道：「因為我們兄弟向來一齊出手。所以要你們小心，也是提醒你們不必記住甚麼單打獨鬥的規矩。」

他們說的話越多，似乎氣溫越發下降。本來還有春天的絲絲溫暖，現在簡直巳變成嚴冬了。

馮玄慧當然知道怎麼回事。知道這是「冰雪二老」所練神功的奇異威力。所以越講得多就越不利。

他從刀陣中後退了七步，峻聲喝道：「一齊動手。但記住我的命令，速速盡力達成任務，不得有違。」

四把長刀分為兩對，阮氏兄妹身法好快，忽然巳抄截冰雪二老背後。

太風太初則正面强攻，只見兩把古樸長刀精芒震閃迎面砍落。

同時之間阮氏兄妹雙方也挾着風雷之聲，從後面殺到。四個人一齊喝叱揮刀，

殺聲震耳欲聾，威勢端的非同小可。

冰雪二老只有包冰一個人出手。他右手金枴封住正面雙刀來勢，左手金網呼一聲沒頭沒腦的向阮氏兄妹罩去。

其實包雪也沒有閒着，只見他一下子反而繞到阮氏兄妹更後面的地方，封住逃路。

包冰金枴雖然盪開太風太初雙刀，却也感到右臂微微痠麻。可見得仙霞派刀法專攻威猛路子的確不同凡响。

那阮氏兄妹被金網迫得向兩邊躍開。這一刹那間阮子安忽然發現自己陷入包雪銀網籠罩範圍之內。而且包雪的銀枴迎頭砸落之勢强勁絕倫，使他不得不揮刀來招架。

幸而阮小娟刀勢廻飛疾搠，猛攻包雪後側要害。包雪不得不把銀網改變方向，所以阮子安得脫羅網。但仙霞派形勢仍然沒有改善。因爲包雪的銀網雖然放過他，却變成從側面兜罩太風太初二人。而此時包冰的金網也脫手飛出兩丈，繞回來罩向阮小娟頭上。原來他們的天羅地網都像魚網一樣可以飛撒出手，腕間有條繩索繫住，所以收發自如。

阮小娟有生以來第一次嚐到「走投無路」的可怕絕望感覺……

## 細雨春愁

樹林內甚是幽暗。陰沉的天空只飄洒着綿綿細雨。但樹葉上滴下來的水珠却大顆而又沉重。所以發出相當响亮的聲音。

江浮雲手中雖然有雨傘，却不撐開遮擋大滴雨水。事實上現在即使是整盆的水往他頭上傾倒，他也不會躲避——根本忘記躲避。因爲他看見武林中江湖上人人聞名色變的「天羅地網」。

「天羅」是金色的網加上金色的拐杖。「地網」則是銀色，而拐杖也是銀色。

在天羅地網包圍中有四個人。兩個是中年道士，另兩個是年輕的俗家人。

他們正是仙霞派高手太風道人太初道人，以及阮子安阮小娟兄妹。

旁邊還有四個持刀執劍的大漢，監視着仙霞派唯一未參加戰鬥的馮玄慧眞人。

其實江浮雲已到達了一會兒，剛好趕得及親眼看見「天羅地網」包家兩個老怪物的第一招。然後也就完全看見仙霞派四把長刀如何應付，對方詭異凌厲變幻無方的攻勢。

仙霞派以「刀」爲主。刀法則專走威猛剛强路數。連阮小娟身爲女流，手中長刀也是那麼凌厲悍猛。

他們四人都是仙霞派高手，不但每把刀各有威力，尤其是四把刀互相呼應掩護，配合得很嚴密很有默契。

但那冰雪二老更爲可怕。他們兩支拐杖好像趕鴨子一樣東攔西截，要把太初等四人趕入天羅地網內的企圖明顯得有如白紙上面的黑字。

任何人看見這種情形當然馬上明白冰雪二老武功强過仙霞派四高手甚多。否則怎能使用趕鴨子入網的手法呢？

仙霞派方面本來亦不至於兩招之內就潰敗，如果四人竭力拚命，至少還可支持一二十招。

但馮玄慧眞人忽然覓隙急竄入林。那四名監視他的大漢立刻有兩個呼叱追趕。

這時戰圈中仙霞派四人亦突然四散。四散就是向四個不同方向逃走之意。因此阮小娟忽然發現自己陷入天羅地網之中。

她忽然眞正了解「走投無路」的滋味。

她已經拚全力竄出去。因爲說不定還有一綫機會可以從羅網合圍的隙縫竄出。每個人到了絕望時總會自然而然泛起僥倖妄想。阮小娟當然也不例外。

誰知地上積葉很厚，也許枯葉下面本來就有個洞空。所以阮小娟用力一蹬，反而踩在棉花堆一樣，反而就地滑跌。

她脚下忽然空虛因而竄不出反而滑跌之時，心裏已經眞眞正正完全絕望，完全不存一絲一毫幻想。所以她整個人扒伏地上，好像忽然沒有了生命一樣。

金色「天羅」和銀光燦爛「地網」掠空飛起。居然不向她罩落。冰雪二老甚至沒有再看她一眼。兩人宛如大鳥掠空身形跟隨羅網飛去，倏忽間已追上太初道人。

這也是每個人極爲自然的反應。既然阮小娟四肢伸直扒伏地上，表現出昏迷或者簡直已經死亡的姿勢。當急之務自然是趕快追殺其他的人。

就連局外人江浮雲也明白阮小娟忽然昏死而駭一跳而驚疑不定。

却見阮小娟突然像勁箭一樣貼地竄射入林。不但動作迅疾，而且根本連太初道人那邊的情形也不回頭瞥上一眼。

是了！江浮雲恍然大悟。這是仙霞派的策畧，務求有個人能逃出「天羅地網」，務求有人能回山報告。那時霍靜堂眞人當然會挾刀下山，當然會使出天下無雙最威猛的一刀，斫破天羅地網。

所以我一定要盡力帮助一個人逃出羅網。諸天教受到仙霞派方面牽制，我的機會就大得多了。

江浮雲悄悄縮退之時，還向太初道人那邊望了一眼，這一眼使他毛骨悚然，因爲以太初道人深厚功力和威猛刀法，却被冰雪二老一招就擺平了。

太初道人是否已死不得而知。只知道冰雪二老又已風馳電掣追趕阮子安。因爲他們四名手下除了兩個追趕馮玄慧眞人之外。有一個尾隨太風道人而另一個則也跟着阮小娟入林去了。

阮子安以及其他諸人命運如何？江浮雲亦已無法知道。因爲他也急忙離開，變成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黃雀」。緊緊追踪那個追阮小娟的諸天教徒。

× × ×

泥濘和積葉，還有幽暗樹林和崎嶇山路，都使追踪工作倍加困難。

那飄綿春雨雖然無聲無息，但匯聚於樹葉上而滴下來時，聲音就不小了。

所以樹林內不但視覺受阻，連聽覺也大被妨碍。

阮小娟去的很快，可見得路途方向都已在計劃中。

江浮雲得阿南之助，甚至已超前諸天教之人。

他已知道諸天教這個人不但武功甚佳，而且是擅長跟踪的好手。怪不得「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帶着他們。原來是利用他們跟踪的專長以應付對方四散奔逃局面。



這個選中了阮小娟的諸天教徒姓梁名智。

他的裝備很齊全。頭上套着緊貼皮帽，所以鑽過茂密枝葉也毫無妨碍！手上戴着薄皮手套。就算撥開樹枝長草之時有荊棘或蛇虫都不要緊。脚下除了皮製軟鞋外，還用皮綁帶裹紮小腿。

江浮雲比他狼狽得多，雖然也用布包住頭。但身上衣服盡濕，還被樹枝勾破好多處。

梁智驚訝得幾乎不相信自己眼睛。如此荒涼偏僻山野怎會有人行走？況且此人（江浮雲）顯然在樹林草叢中走了不少路，才會如此狼狽。況且他胳臂下挾着一把雨傘，通常有雨傘的人在下雨天一定打傘擋雨。不過在雜樹叢生樹林內便又不能打傘，所以他應該在路上行走才對。就算不是寬大平坦的路也應該找條山徑小路。

梁智馬上又注意到江浮雲左肩後有個小包袱，用油布包裹得非常齊整嚴密。

答案一定是在那油布包裹裏面。一定是很貴重的東西。這包裹可能是偷來搶來，或者受託必須馬上運送到某個地方。所以不敢走大路。

梁智揚起長刀，聲音冷而不高，因爲怕萬一阮小娟還未去遠而聽見。「快滾蛋，從這邊滾，一直走不許轉彎。」

他指示的方向竟是避開冰雪二老可能跟來的方向。當然亦不是阮小娟逃走的方向。

江浮雲明白他的想法，因爲如果碰見冰雪二老等人。日後，必定會大驚小怪傳揚出去。仙霞派方面可能由此得到綫索。

「時間」對所有的人都極重要。所以江浮雲放棄戲弄對方的想法。也低聲道：「不行。我非往這邊走不可。」

他指的方向却是阮小娟去路。因此如果兩個人都堅持的話便變成併肩同路了。

梁智眼中露出殺機，長刀指住遠在十幾尺外的江浮雲。

江浮雲忽然一步一步向他行來，每一步脚下都發出「哧」一聲。

雖然步聲並不如何响亮。但兩三下「哧哧」聲之後，梁智就感到好像忽然被洶湧森厲有如可怖噩夢似的氣勢所淹沒。江浮雲的面孔甚至變得虛浮不實，變得不能够看清楚對方表情。甚至連四肢也僵硬因而長刀必難靈活揮舞。

因此當江浮雲的傘尖伸到他咽喉，而他也看見傘尖末端吐出鴨舌似的劍尖時，已經全然無法反抗無法還擊了。

梁智忽然知道自己一定是咽喉割裂而死，一定不能倖免。奇怪的是他居然比平時更清醒也更好奇。說道：「且慢。」

江浮雲的傘劍馬上定住凝結於空氣中，他沒有開口詢問。

梁智道：「你是誰？杭州有八個本帮弟兄都是你下的手？」

江浮雲道：「神手帮那個女孩子在那裏？」

很顯然是交換答案之意。

梁智道：「聽說在紹興。」

江浮雲道：「爲甚麼是紹興？」

梁智道：「因爲胡老仙長已經去了紹興。」

江浮雲故意皺起眉頭，其實他已發覺梁智提起胡老眞人時那種肅然虔敬神態。這當然是自然流露從內心發出的情緒。否則任何人在這種緊張情況之下絕對裝作不出。

所以江浮雲用鄙夷不屑的聲音表示看不起胡眞人，認爲他是亂七八糟專門騙人那類道士之時，梁智立刻反對和駁斥（居然忘記自己性命不保）道：「胡眞人是眞正的活神仙，法力無邊慈悲爲懷。他老人家決不是掠人財物不三不四的道士。」

江浮雲冷笑說道：「既然他慈悲爲懷是眞正得道之人，那麼你們諸天教擄掠女子殺害人命的事都是教主令狐次道的罪孽啦。」

梁智一怔，道：「我不知道，令狐教主很少露面，但如果是他的意思，這裏面一定有凡人測不透的天機。」

江浮雲道：「難道殺人也可原諒？」

梁智道：「如果上頭有命令，那就一定有最堅强的理由。人被殺雖然可憐，但我仙道教却認爲只是兵解，只是前生積孽所以今生受報而已。」

江浮雲喃喃道：「你中毒太深了。你自己根本已經不會思想不會判斷。所以你今天也只好兵解了……」

那支傘劍忽然縮回，但梁智咽喉已多了一道口子，鮮血濺流。梁智馬上就跌倒地上，身子抽搐幾下就不再動彈。

江浮雲將屍體丟到亂草深處，一邊喃喃道：「既然你相信命運，那麼這種下場這種結果也是註定的。希望胡眞人會超度你的靈魂……」

他雖是不滿人家的理論所以有譏嘲意思。但是心中却又不禁感到迷惑。每個人的命運是不是早就註定？是不是無可更改的呢？

× × ×

荒山野嶺不見人烟，無邊寂寞中踽踽地春雨孤行。

聽起來想起來似乎很有飄然塵外的境界，很有寂寞情調之美。

他春雨中孤獨而行的人就未必作此想，未必有此淒美的感覺了。

江浮雲抹抹面上水珠，訝疑地望住斜斜向上的山坡樹林。

剛才阮小娟身影曾在坡下露過相，所以現在她應該在坡腰。可是沒有。爲甚麼？是躲了起來抑是忽然加快了速度已越過山坡？

但他都猜錯了。因爲阮小娟在他背後出現。長刀透出殺氣森厲得極是驚人。

是不是她恨透諸天教所以殺氣如此森厲驚人？抑是作困獸之鬥故而能够捨死忘生？

江浮雲除了知道她會「拚命」之外。還多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冰雪二老很快就會追到。由於梁智一路上已留下記號，所以冰雪二老必能很快跟踪追到。

除非一路上記號忽然都消失不見，或者還要加上一點其他因素其他力量，冰雪二老才不能追上阮小娟才不能達到殺人滅口的心願。

因此江浮雲甚爲後悔繼續追踪阮小娟，尤其是現在已經被她發現又被她長刀指住。

當然他也有苦衷不能向她解釋一切，

否則阮小娟知道內情就等於仙霞派都知道。而仙霞派知道亦等於江湖上都知道。這一來江浮雲就更加困難進行偵查。尤其是設法救出阿秀之舉可能大受妨碍。

但即使現在轉身就逃，就算可以順利逃脫。可是阮小娟回山之後也一定報告這回事。她一定很詳細描述我的容貌身量衣服等等。而最麻煩的是我的傘劍和癩皮狗阿南，這兩樣變成極顯明標誌。

不行，我一定要用出奇制勝手段，一定務使她不敢提到我。就算仍然非提到我不可，亦不敢公開透露，只能够告訴一兩個人。

我只求「暫時」保持高度機密就可以了。

我應該採取那一種手段？

阮小娟也在觀察敵手。她兇悍氣勢有增無減。因爲她是「困獸」。如果不能打破局面，她的下塲她的結局不問可知。所以「困獸」最危險，尤其是你根本不打算傷害或殺死牠。但牠不知道你該怎麼辦？

江浮雲眼見她刀勢已如張滿拽盡的弓弦。知道下一剎那她會像瘋狂野獸一樣撲過來。更知道她手中長刀比野獸爪牙厲害一百倍都不止。

所以他不讓下一剎那的情況發生。他搶先一剎那大喝道：「兇婆娘，你一定是從我家逃出來的女人。快跟我回去。」

阮小娟果然一怔。因爲他的話內容既滑稽又不合情理。而最重要的是她永遠想不到江浮雲喝出這種沒頭沒腦的話。

江浮雲反而大步向她迫近，又怒聲道：「你擅自離家出走可知道該當何罪？」

阮小娟啐他一口，道：「你眼睛又沒有瞎。你可曾見過姑奶奶？」

江浮雲自小闖蕩江湖，早識得千百種古怪把戲。他連眼睛都不眨，怒道：「還敢強辯？除了我家的女人，誰敢拿着刀子滿山亂跑？又怎敢兇得像隻母老虎？」

阮小娟也怒斥道：「放屁。姑奶奶先砍斷你狗腿再說。」

她長刀突然幻化爲五道刀光，分別向江浮雲四肢以及咽喉砍去。

這一刀可以要命——咽喉部位。但也可以斷手斷脚。

她雖是含怒出手，但情況已經大不相同。因爲她已經不是「困獸」，而是存心懲戒這個莫名其妙的混蛋。

可惜她刀法一旦失去「拚命」氣勢，就變得一無是處（江浮雲眼中）。所以她忽然發覺這一招幻變刀法完全落空，而且江浮雲的雨傘已經抵住她咽喉。傘尖伸出鴨舌狀劍尖似乎已經刺破她的皮膚。

江浮雲一副兇惡樣子，左手突然伸出點住她穴道，使她全然動彈不得。然後將她抱起來，又把掉落地上的長刀入鞘帶着。一溜烟奔上小山頂。

翻過小山不遠，居然有一條道路。當然只是小小山徑而且野草沒脛。

但江浮雲反而大有喜色，順着山徑奔去。果然繞過不遠一座樹林，後面有間茅屋。

那種茅屋一望而知是樵子或附近鄉人就地取材搭蓋，以便貯放工具（砍柴草的斧頭鐮刀扁担繩索，以及設阱捕鳥獸的網罟等）及休息之用。

茅屋內倒也乾爽，跟外面一片潮濕大異其趣。

江浮雲喃喃道：「這屋子是我命長工阿生蓋搭的。既然你是我家逃出來的女人，我們在這兒成其好事又有何不可？」

成其好事是甚麼意思？阮小娟當然懂得，所以急得眼淚都掉下來了。

江浮雲用木板和乾草弄好一個床舖，將她放在「床」上，作淫笑狀望住姿色頗佳的阮小娟，又道：「你居然胆敢逃走。哼，你一定忘記我常常在這一帶獨自巡來巡去。」

他坐在她身邊，一隻手落在她胸前，並且從濕濕的衣裳下面找到溫暖豐滿堅實的乳房。

但他馬上抽身而起，驚道：「不行，不行，那母老虎馬上會帶人找上這兒。我先回去哄她穩住她。妳乖乖給我躺着。」

他匆匆奔出去。但轉過樹林，就立刻躲在一棵樹後，脫掉身上濕衣，扯掉頭巾。用極快手法將頭髮梳一下。然後解開油布包袱，取出一套衣服和頭巾換上。

當他在小徑上撑傘慢慢向前走之時，他知道茅屋裏的阮小娟必定已經離開（穴道是他臨走時暗暗解開的）。也知道阮小娟不會向回路找尋追趕他。因爲一來恐怕會遇上諸天教之人，尤其是「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二來返山報告是第一要緊之事。個人受辱的私事以後才想法子才找機會報復不遲。

小山頂忽然出現人影，竟是「天羅地網」冰雪二老。

江浮雲暗自也禁不住微微緊張，但仍然深一脚淺一脚順着小徑向前走。

他的去路忽然擠滿了人，使他不能不停步。其實去路上只有冰雪二老兩個人，但小徑太狹窄了，所以好像擠滿人一樣。

江浮雲從傘下偷看包冰包雪二老，喃喃道：「我知道你們是幹甚麼的。」

冰雪二老齊齊皺起眉頭，包雪道：「我倒是想知道我們是幹甚麼的。」

江浮雲道：「你不必騙我，你們一定是追趕那個瘋女人的。」

仍然是包雪開口，說道：「甚麼瘋女人？」

江浮雲道：「拿着刀子披頭散髮亂跑的女人，如果不是瘋子打死我也不信。」

包雪道：「對，你年紀輕輕，就很有眼光很有頭腦。那女人往那兒跑？」

江浮雲咧牙而笑，一副得意樣子，道：「如果我不講，你們永遠都猜不到。」

包雪道：「爲甚麼猜不到？」

江浮雲道：「因爲她居然有路不走，却從這邊硬是穿過樹叢野草還有許多棘荊飛跑而去。誰想得到她有路而不走呢？」

包冰第一次開口，道：「這厮衣服是乾的。」

包雪道：「還帶着一隻狗，當然是附近的居民。」

江浮雲訝道：「你們講甚麼？哎，好冷。」

冰雪二老忽然向他所指方向奔走，速度快逾奔馬。轉眼間身形已自隱沒於樹木長草中。

江浮雲微微一笑，叱喝道：「阿南，咱們走，快上紹興府去。」



無邊絲雨細如愁！他的愁懷的確有如無窮盡的瀟瀟春雨。而在荒山野徑中，他的身影也顯得更爲孤獨……

× × ×

站在阿秀面前的中年道爺很有威儀，聲音態度都顯示出他是極有自信的人。

他是胡一粟眞人的大弟子徐清心道長。任何人一望而知徐眞人是眞正有道行的人。

他道：「妳不必害怕。是我下令要使妳睡着。現在你又已回到杭州，而且是在西湖。這個地方叫做擁翠樓。是令狐教主秘密居處。你見過我師父胡眞人之後，可能有機會謁見令狐教主。如果你能見到教主，那是妳三生修來的福氣。妳絕對不必害怕不必胡思亂想。」

阿秀當然害怕也不能不胡思亂想。不過徐清心道長又好像能使她安心很多。因爲他好像是很可以信任的人。

樓外瀟瀟春雨仍未停歇，那細長的雨絲——無邊絲雨細如愁。江浮雲，你可知道我已經回到杭州？

## 儂心如綿

擁翠樓在定香橋的「花港觀魚」後面。莊園很大，佔地十餘畝。而擁翠樓只不過是這花園內一座高樓而已。

樓前是南山，羣樹蒼翠中有不少莊院廟宇，山色含翠壓人眉宇。而樓後的軒窗却可以看見蕩漾湖光。由於絲絲春雨使湖山都加了一層迷濛烟霧，也就使得湖光山色多了一重神秘之美。

可惜阿秀毫無心情欣賞。她現在只關心的是自己的「命運」。

我雖然四肢乏力不能逃走也不能和任何人拚命，但我現在至少還能够站立，也還能够慢慢走動。何况現在沒有人監視。

我應該怎樣做呢？

看來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趕快找尋一些工具或者其他方法，以便必要時隨時可以自殺。任何人自殺而死之後，則任何侮辱任何痛苦都烟消雲散。

但這個寬敞華麗房間內却沒有可以割斷喉嚨的利器。阿秀倚着窗門向外望。唉！跳樓也不行。因爲下面是草地還有些花樹，從兩丈多高跳下去，有時固然可以摔斷頸子而死，但更常見的是跌斷手脚却死不了。

但我當眞是爲了怕摔不死而不敢跳？不，剛才有過幾個男人入房看過我，他們的眼光好像忽然看見一大堆黃金珠寶。他們究竟爲何突然都目瞪口呆？他們從未見過女人？難道綺羅綾緞珠鈿金釵就使我變成美女？

橋亭上遊人寥落。阿秀遠遠看見有個人撑着雨傘倚欄觀魚。

阿秀忽然心跳加速兩眼睁大。那人好像好像江浮雲。可惜頭部隱沒雨傘下，更可惜相距太遠，就算沒有雨傘遮擋，事實上也不可能瞧得清楚面貌。

但阿秀還是盡力睁大眼睛，心中泛起江浮雲清晰鮮明形象。她當然想見到他聽他聲音跟他談笑。但更渴想讓他看見自己現在的打扮樣子。希望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樣瞧得目瞪口呆。

但那人究竟是不是江浮雲？他是不是詐作遊客等候救人機會？他會找到西湖來麼？

× × ×

湖上那遊人當然不是江浮雲。因爲江浮雲現在還在錢塘江那一邊的紹興府城裏，正喝着道地的紹興酒。大概是希望借此酒力稍稍排遣心中憂愁。

江浮雲已經是用最快速度趕來紹興府城。根據梁智的供詞（跟踪仙霞派阮小娟的諸天教好手）突然闖入周府。由於他知道冰雪二老包氏兄弟就算趕回紹興也一定尚未到達。所以他採取這種激烈快速手段。他心中已決定對諸天教徒絕不留情，決定見一個殺一個。

但那麼巨大的屋宇內却居然連一隻貓都沒有，更別說是活人了！

雖然江浮雲找到那天碼頭所看見那個坐轎子病少年的衣服，判斷那一定是阿秀，並且爲了居然當面失諸交臂而痛苦得連搥三下胸膛。但搥胸也無濟於事，而事實上一切綫索由此忽然中斷，又必須從頭查訪重頭找回斷了的綫索！

這間酒館開設在橫街裏，門面破舊，裏面也只有六七張小桌子。但生意却很不錯，不但坐滿了人，而且門口打酒客人特別多！

當然江浮雲已經打聽過，全府城最便宜而又酒好的酒肆就是這一家。當然江浮雲也是眞爲了喝廉宜好酒而來。所以他一面嚼着毛豆花生豆腐干等一面喝酒之時，眼睛耳朶其實比咀吧更忙碌。因爲他必須在最短時間內找回綫索。必須找到諸天教在府城裏另外的地方。只要找到一個諸天教徒，難題就可迎刃而解。

阿南和雨傘躲在桌底下牆角裏！

江浮雲忽然挺直腰肢睁大眼睛，望着一個剛剛進門的中年漢子！

中年漢子一身衣服鞋襪都是很好質料，但似乎髒舊一點，而且他光顧這間酒肆，跟掌櫃伙計都熟。可見得他從前雖然曾經有過錢，但也已經有一段時間阮囊羞澀。所以只好讓衣服髒舊也只好找廉宜的酒喝了。江浮雲認識他，因爲他是神手帮的弟兄！

恰巧江浮雲同桌對面的酒客起身走了，所以那中年漢子便塡補這空缺坐下來！

他們沉默地喝酒，沉默地嚼着花生豆腐干。時間在酒盃中顯然全無價值。

中年漢子好一會才忽然認出江浮雲，訝道：「你是不是小江？」

江浮雲道：「你是盧九？」

中年漢子哈哈大笑，道：「哈，眞是小江。好久沒見，你混得怎樣啦？」

江浮雲說道：「你看看我樣子就知道啦！」

盧九收斂笑聲，道：「是的。我早該知道。如果混得很好，我們就不會在此地碰上啦。」

江浮雲道：「你住在紹興府？爲甚麼不在杭州？」

盧九噓一聲，示意他低聲說話。道：「杭州混不下去。如果不走，早晚……」他用手指劃過頸子，咀唇發出「嘎」一聲！

江浮雲道：「我離開得太久了，聽說

是諸天教？為甚麼？」

盧九苦笑道：「最好別談這些。這兒也已經是諸天教勢力範圍。」

江浮雲道：「你仍然有出來走動？你認識諸天教的人？」

盧九道：「要吃飯要穿衣要喝酒，不走動行麼？但要比從前小心一百倍。對了，我記得我們當中你的指功最好。你甚至只靠幾隻手指就可以爬上數丈高的石牆。你現在手指還像當年靈光麼？」

江浮雲道：「大概還可以。」

盧九馬上現出興奮之色，道：「好極了。晚上走一趟。你負責那堵高牆，其餘是我的事。」

江浮雲訝道：「你已經改了行？」

盧九道：「不，那戶人家姓袁，是本府首富。但也最吝嗇刮皮，連一個護院都捨不得請。只倚靠四丈多高的石頭圍牆，加上隔壁就是知府大人官邸，所以多年來高枕無憂從未出過事。」

江浮雲道：「進得去又如何呢？」

盧九道：「我五年來都在一直小心打聽。只要進得去，金塊銀塊隨你挑，只要你拿得動搬得走就行啦。小江，這個秘密我幾年來還是第一次講出來。除了你任何人我都信不過。」

江浮雲說道：「你可認識諸天教的人嗎？」

盧九道：「你扯到那兒去了？」

江浮雲道：「因為你不回答我！你存心躲避這個問題。」

盧九怔一下，咕嘟嘟喝了幾口黃酒，才道：「我不想提到諸天教。」

江浮雲道：「我可以幫你越過袁家石牆。但我想知道諸天教的事。」

盧九又怔一下，道：「你我弟兄不必討價還價。你最好不要知道，最好躲避得遠遠。」

江浮雲道：「除了周府之外，諸天教還有甚麼秘密地方？」

盧九低下頭，過一會才抬眼望他，道：「已沒有重要地方，但你想知道甚麼我帮你查出來，你帮我翻過圍牆。」

江浮雲道：「一個女孩子名叫阿秀。她是本帮自己人。她被諸天教抓走，我要知道她的下落！」

× × ×

傍晚，酒肆生意又漸漸繁忙。

江浮雲仍然坐在牆角那張小桌邊，同一張櫈子，同樣姿勢。而阿南和雨傘也仍然躲在桌底下！

故此盧九進來瞧他一眼，便問道：「你整個下午都坐在這兒？」

江浮雲道：「出過去一陣，我已看過袁家的石牆，的確很高而又光滑，如果不是著名飛賊，又如果沒有工具帮助。休想爬上牆頭。」

盧九道：「忘掉袁家和高牆吧。」

江浮雲默然望他，但眼光却鋒利得可怕。

盧九躲開他的目光，低頭道：「阿秀下落還未曾探聽到。」

江浮雲仍然用快刀似的眼光望他。

盧九又道：「我並不是因為未曾查出阿秀下落而打消了進入袁府的計劃。只因為你是本帮弟兄，阿秀也是。所以我不能用這件事跟你交換，我其實應該做的！」

江浮雲還是不作聲，但眼光柔和得多了。他本來也想勸盧九打消偷竊袁府之念。因為盧九如果打聽得到阿秀消息，他可以付給盧九豐厚酬勞。何況袁府即使沒有護院所在，但阿南已用姿態告訴他牆內有不少極厲害的惡狗。

所以就算盧九翻過高牆，也很難不被兇惡犬羣發現，更難逃被撕碎的命運。

現在既然盧九很够義氣，那就不必多說了。到時多付酬勞給他就是。

盧九神色輕鬆了不少，又道：「其實我並不是完全沒有打聽到消息。至少我知道諸天教重要人物都離開紹興，是不是都去了杭州還不敢確定。明兒早上就可以得到確實消息，甚至連阿秀下落我都可以知道。」

江浮雲道：「你如果查得出來，的確帮了我一個大忙。我會很感激你也會報答你。」

本來以同帮弟兄的關係，盧九去打聽消息應屬義不容辭之事。但一來江浮雲已離開神手帮十二年之久。二來當年江浮雲與盧九同帮而不同派系，本來就互相傾軋互有心病。三來最重要的是「金錢」。盧九顯然混得不好，一定急需金錢。而金錢力量有時比義氣力量强大得多。

盧九道：「我離開杭州已有五年。我記得那時阿秀只是小女孩，也記得她是前人『獨眼龍』張順的徒弟！」

江浮雲說道：「你一定還記得一些事情？」

盧九又問道：「你知不知道阿秀讀過書？」

江浮雲已經聽過，却沒有說，只道：「讀過書又怎樣？」

盧九道：「我們扒手兒這一行讀書幹什麼？等到嫁了人有人養她，讀書又有何用？」

江浮雲泛起苦笑。想起自己昔年也曾拚命找機會讀書認字，那時他好羨慕能够在學塾讀書的少年。只不知阿秀當年心情是不是像他一樣？

盧九壓低聲音，道：「只有我知道為甚麼。你也應該知道。」

江浮雲的確大為驚訝，因為他實在不知道。難道讀書認字這件事情裏面也有文章？

他不置可否地嗯一聲，眼光又忽然鋒利得像快刀！

盧九道：「你當年也曾讀書認字。那時你十六七歲，我覺得很奇怪，問過我的老頭子，他告訴我說你很可能會得到本帮世代相傳的拳經，所以你必須識字。但後來你忽然走了，這件事我也就忘記。直到阿秀讀書我才又想起來。你現在急急找阿秀，是不是為了拳經？」

江浮雲不覺又泛起苦笑。亟亟要拯救阿秀的心情怎能講得明白？阿秀是女孩子又長得不錯，所以落在任何人手中也一定不會有性命之憂。阿秀如果是名門閨秀，問題甚至比死更嚴重，但可惜阿秀出身扒手兒帮會，她就算被男人玩弄被男人蹂躪，也沒有甚麼了不起！

誰會知道阿秀很倔强很在乎這種事情？又誰會知道江浮雲能了解她的心意。





盧九道：「我從來沒向任何人提過拳經的事。本帮知道有拳經以及知道張順可能將拳經傳給阿秀的人，恐怕只有我和你兩個人。」

「還有一個秘密恐怕連你也不知道？」盧九停歇片刻之後才道：「從前住在東浣溪紗路那個女孩子小玲，就是阿秀的姑姑。你還記得小玲麼？我們大伙兒那時候都跟她很熟，你還記得她麼？」

門外暮色漸漸在所有景物上加上朦朧輕紗外衣。但十多年前的回憶却反而由朦朧變得十分清晳。

——那個可愛紅潤的女孩子，挽着一竹籃衣服，婀娜地走過滿是垂柳的溪畔石路……

江浮雲輕歎一聲，道：「我當然記得她。小玲現在怎樣了？她住在那兒？」

盧九道：「她老早嫁了人生了孩子，好像還住在杭州。情況怎樣我不知道，但大概不太好吧！」

暮色中忽然又有細細雨絲，宛如無數蛛網層層交織，籠罩捕捉着江南之春，但也籠罩捕捉着無盡哀愁！

哀愁就是哀愁，不是「逆境」。任何人可以憑藉堅毅意志大施拳脚突破「逆境」。但對那柔柔綿綿的哀愁却毫無辦法。

既然小玲已是綠葉成蔭子滿枝，今生今世就只能說一聲「再見」。綿綿無盡江南春雨，彷彿只適宜孤獨踽行……

× × ×

烟雨迷濛，歌聲裊裊凄楚，有人在歎息！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多少山盟海誓，愛的諾言。都已化成雲烟。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江浮雲最少已歎了十幾聲，忽然奇怪何以老是想到阿秀？莫非這些歎息竟是為阿秀而發的？阿秀現在怎樣了？是不是正在受男人欺負蹂躪呢？

× × ×

阿秀從窗口望出去，只見春雨和暮色塗抹得青翠羣巒大有黯淡之色。

此地已經不是花港後面的「擁翠樓」，而是南高峯後一座山嶺上。十幾間屋宇組成一個小山莊。竹樹夾雜着植生的籬牆大饒野趣。籬門外有塊石碑刻着「悠然」兩字。大概是從陶淵明「采菊東籬下，悠然南見南山」詩句拈出「悠然」兩字。而籬下果然有不少菊花，一抬頭也的確看見山。

阿秀很熟悉這個地方，不過却還是第一次進入悠然山莊內。她曾經陪姑姑小玲來過六七次，先經過前面稍低處的「玄天觀」，上來就是悠然山莊正門。她們從右側一條小路繞到山莊後面，地勢又開始斜低，大概再走廿餘丈就必須停步，因為那是一道懸崖的盡頭。望下去深達百丈，壁峭如刀劈。

懸崖邊緣有棵古松矯夭伸出崖外。小玲姑姑竟然敢走到樹邊。這時小玲已經是站在懸崖最邊緣處，在山風中她的頭髮衣服飄飛着。非常好看却也非常危險，阿秀往往為她揑一把冷汗。

但阿秀從未問過姑姑為何要走到那麼危險所在。她隱隱約約懂得，却又不甚了了。

阿秀現在望見的正是莊後斜坡。那株探出懸崖外的古松看來尤其熟悉親切。

可惜她仍然四肢酸軟無力，所以她爬不過窗檻，只怕也翻不過樹木籬牆。不然的話她一定會逃到那株古松邊，這時如果有人相迫，她就可以跳下去。

忽然三個男人走入房來。

其中一個漢子正是把阿秀從擁翠樓裝上嚴密遮掩的轎子押送上山的諸天教徒。另外兩個男人都是中年人，一個是文人打扮，但面闊鼻扁而眼睛細小，雖是踱着一搖三擺的方步，却一點瀟洒味道都沒有。另一個一身短打裝束。雖是身材瘦小面目冷峭，却顯然比文士有性格得多。

押送阿秀上山的漢子躬身道：「董先生。這個女孩子就是神手帮的阿秀。」

文人裝扮的董先生嗯一聲，淡淡道：「她就是你們分壇一直抓不到的阿秀？她

長得很漂亮，看來也很文靜柔弱。爲何要勞動冰雪二老大駕才抓得到？」

那漢子忙道：「董先生有所不知。阿秀現在扮回女裝才變成漂亮文弱樣子。其實她兇悍得像山上的野貓。而且那時候看來骯髒得很……」

董先生又淡淡道：「回去告訴王精（即杭州分壇負責人老鼠精王三爺），最好不要再有這種窩囊情形發生。」

那漢子連聲應是，然後退出房外。

董先生向阿秀道：「我姓董名耀。這一位是王九。」

阿秀沒理睬他。因爲事實上她也不知道該講什麼話。何況在她心中充滿憂疑恐懼？

董先生道：「阿秀，妳想不想恢復自由？想不想像從前那樣在杭州自由自在混飯吃？想不想諸天教的人不敢打擾妳？」

阿秀眼珠差點突出來，禁不住說道：「我當然想。」

董先生道：「現在妳有一個機會。只要妳給我一本破書。我一聲令下，從此杭州沒有人敢動妳一根汗毛。我的力量我的信用諒妳當必知道。」

阿秀道：「我不知道。」心裏却告訴自己萬萬不可相信這個人任何說話。因爲「老頭子」從前常常說，凡是眞有信用的人永遠不會提到也不會吹噓自己有信用。所以這個董先生一定沒有信用。

董先生道：「我是諸天教的董師爺，本敎一切事情都歸我管。胡一粟眞人只聽我的話，別人就算是他的大徒弟徐清心的話他也不聽。現在胡眞人就在前面的玄天觀，等一會才召見你。」

阿秀道：「我從來沒有什麼破書。」

董先生冷笑道：「妳是獨眼龍張順的徒弟。你們神手帮的拳經據說落在張順手中。所以張順要你讀書，要你看得懂拳經。我說的破書就是那本拳經。」

阿秀道：「如果你查得這麼淸楚，爲何到現在才找我？現在說不定那本拳經巳經跟老頭子一些雜物都丟掉，也老早變成爛泥。現在你才找我有甚麼用呢？」

董先生默然片刻，才道：「妳很厲害很精明。不錯，我是剛剛接到紹興飛鴿傳書才知道。而且知道居然有人想前來營救你……」

阿秀的心馬上噗通噗通跳起來。想營救她的人當然只有江浮雲。天啊，我終於聽到你的消息，終於知道你並沒有離我們也沒有離杭州遠去。

董先生一定是看出她的神色，便又冷笑道：「我希望他趕快來到這兒救妳。妳或者可以見到他一面，但也或者見不到。因爲玄天觀是必經之地，而冰雪二老巳經張開了天羅地網等他。他就算能偷偷溜過玄天觀，但有冰雪二老堵住下山之路。而且莊後的地勢你巳經看見，他除非跳下懸崖才逃得掉。」

這時王九才開口道：「那一片懸崖除非他長了翅膀，否則武力再好也非得摔成一團肉泥不可。」話很冷酷，聲音也冷酷，面孔沒有一絲表情。

而且他的聲音含有堅强無匹的自信，使人不能也不敢不相信。

所以阿秀差點驚叫出聲。也所以她改變心意從渴切盼望江浮雲出現而變成不希望他出現。

王九又冷冷道：「小女孩，把拳經拿出來。」

阿秀搖搖頭。搖頭的動作很簡單，用不到十分之一秒就可以搖一次。但她搖第二下也即是第十分之二秒時，忽然聽到「啪」一聲。

聲音是從她面孔發出，因爲王九出手像閃電般快速，巳經摑了她一巴掌。

她咀角馬上淌下鮮紅的血。忽然又聽到「啪」一聲，原來她另一邊面孔又捱了一巴掌。

挨咀巴似乎還是小事，因爲王九一脚就把她踢翻把她踢得滾到房間當中。

王九簡直不當她是「人」。當然更不當她是漂亮美麗的「少女」。比起徐清心眞人他們，王九和這董先生簡直是惡魔。

王九的皮鞋踏在她胸口，冷冷道：「快說，不然的話老子先踩斷妳幾根骨頭再說。」

阿秀絕對相信他會這樣做。她也明明知道那本「拳經」在甚麼地方。但她潑悍叫道：「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其實她內心軟弱得無以復加。因爲她心中浮現着江浮雲瀟洒含笑的面容。她的心似乎因爲江浮雲的影子而變成「棉花」一樣輕柔。原因是她認爲可能永遠再見不到他——王九的脚一發力她就永遠見不到任何人了。

外面傳來某種聲響。董先生馬上道：「王九，以後還有機會。」

王九立刻收回那隻脚，一手如同拎小鷄一樣拎起阿秀。冷冷道：「等一會才收拾妳。現在妳乖乖的去叩見胡眞人。」他忽又正反手摑了阿秀兩個大咀巴。說道：「記住，見到胡眞人不許無禮，不許亂講話。」

×　×　×

隔壁屋子裏一切陳設裝飾華麗而又舒適，還散發出淡淡香氣。胡眞人的樣子簡直跟畫裏仙人一樣，童顏鶴髮，和藹而又十分親切。阿秀覺得自己忽然變成千金小姐，也變成胡眞人的掌上明珠一樣。這使她感到好像由地獄忽然到了天堂——地獄就在隔隣屋子裏。

胡眞人送給她見面禮是一個翠玉墜子，用純金頸練掛在胸前。黃金和翡翠可以使人脫離貧窮脫離流浪生涯。但阿秀的芳心却軟如棉花。因爲忍不住她想起江浮雲。啊，江浮雲，我好想見你。但可惜你却代表流浪，像天上浮雲一樣飄浮流浪……

## 雨中再見

第二天雨仍未停。

早上江浮雲見到盧九，但未有消息。

下午天際巳出現紅霞。顯示明天不但會放晴，而且會很熱。

江浮雲是在錢塘江邊看見晚霞染紅天空的景色。他也見到了濃眉環眼的阿猛。

但阿猛說盧九雖然來過，却仍然沒有阿秀消息，也許明天早上就有確實消息。

老實說阿秀巳陷入諸天教之人手中好幾天。如果最不幸之事發生過，那麼多一天少一天都巳經不是嚴重問題。所以江浮雲決定多等一天。



這時跛脚的李二哥忽然出現，由於他在杭州查探不到任何消息，所以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江浮雲却有話跟他說。問道：「李二哥，我知道小玲巳經出嫁，也巳經有了孩子。但我仍然要見她一次。」

李二哥眼光中盡是諒解和同情，說道：「如果我是你，這次回來也會去看她一次。」

江浮雲道：「不，本來我不想見她。但現在却非見她一次不可。」

李二哥道：「我只知道她住在離富陽不遠的水西鎭。你現在僱船前去兩個時辰就到，如果從杭州走陸路更快。不過詳細地址我還要回去查一下。如果不查淸楚，那麼多鄉村你從何找起？」

江浮雲忽然鬆口氣，這件事至少還可拖到明天才去做。他既然要找她，但爲何會害怕爲何樂意拖延呢？

晚霞忽然很快黯淡，江浮雲輕歎一聲。看來明天仍然不會是好天氣。在黯淡天色迷濛春雨中見到小玲，情緒必定加倍低落，必定更爲傷感。

在春雨中又一個幻夢破滅。在春雨中揮手道別！誰能不感到灰黯傷感呢？

×　×　×

小玲住在水西鎭北面靠山的趙家莊。江浮雲翻過一條山路時覺得很眼熟。旋即記起前幾天正是在這兒暗助阮小娟（她一定不這樣想）逃走，後來又遇見天羅地網冰雪二老。

小玲所住的房子倒也新淨，四面種着不少藤竹花卉，所以雖然在綿綿春雨中，依然予人乾淨美觀之感。

江浮雲深深吸一口氣，使心情冷靜。才上前敲門。

堂屋大門裏面傳出一個比較低沉的女人聲音，道：「誰呀？趙大夫不在家，他在鎭上。」

江浮雲固執地再敲幾下門。

大門呀地打開。江浮雲望住她，又望望她懷中一個嬰兒。唉，綠葉成蔭子滿枝！唉，她巳經變成少婦！她還認得我麼？

那少婦雖然皮膚粗糙一點，但是輪廓很秀麗。眼睛雖然無神，却是很動人的鳳眼。

她那對鳳眼中忽然射出燦爛奪目的神采，登時變成艷光四射的美女。她驚道：「是你？」

江浮雲道：「是我。妳還好麼？」

小玲喘息好一會，才道：「不好不壞。你呢？」

江浮雲說道：「也和你一樣。不好不壞。」

小玲側身讓客，道：「進來坐。我放下孩子，他爸爸要晚上才回來。」

江浮雲道：「我知道。」但他却沒有舉步。眼光凝定在嬰兒上。如果我娶了她，那麼這個小孩子就是我的了……

小玲道：「外面還下着雨，幹嗎不進來歇歇？」

江浮雲搖搖頭，道：「妳的姪女阿秀被諸天教的人抓走，可能很危險，也可能只遭到汚辱。我特地來告訴妳一聲。」

小玲驚道：「那怎麼辦？唉，那倔强的女孩子。」

江浮雲道：「我會盡力想法子帮她。我昨天才知道妳是她的姑姑，所以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阿秀有沒有東西寄存在妳這兒？例如一本舊書之類？」

小玲道：「任何人問我我都不會回答。但小江你當然不同，阿秀有個扁扁薄薄木匣放在我這兒。扁匣子裏面可能是本薄薄的書吧？我從未打開看過，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

江浮雲道：「好，快拿來給我。」

小玲居然甚麼都不問，轉身進房，隱隱還傳出翻箱倒櫃聲響。不久，她走出來，遞給他一個扁薄古舊的木匣。

江浮雲藏在懷中，道：「我實在沒有把握能及時救出阿秀。」

小玲道：「我知道你會盡力。」她眼中依然閃耀着神采，所以依然美艷動人之至。

江浮雲歎口氣，道：「妳的確很漂亮，甚至比當年還要漂亮。而妳對我仍然像從前那麼好，像從前那麼信任。我眞不明白當年我爲何要離妳遠走？甚至連一聲『再見』都沒有跟你說？」

小玲輕輕柔聲道：「你是浪子，你喜歡孤獨。不到你自己停下來的時候，誰也管你不住。」

江浮雲想了一陣，點點頭道：「我想妳說得不錯，我是孤獨的浪子。所以妳原諒我不怪我，所以我也有一個美麗的幻夢破滅了。」

每個人都會有過各式各樣的夢想。却隨着平凡單調日復一日的流光逐個破滅逐個消失。

所以從每個人感情生活角度來看。是浪漫也好，保守也好，其實都很貧乏很可悲。

因爲感情的天地必定是隨着時光消逝而漸漸褪色漸漸變窄。誰也不能例外。

雨忽然大了一點。

小玲望住雨中屹坐不動，但渾身濕透的阿南，道：「你眞的不要進來坐坐？」

江浮雲撐開雨傘，退到屋簷外面的雨中，搖頭道：「不坐了。」

小玲道：「這隻大黃狗好神氣。眞像你當年那麼神氣。」

江浮雲道：「是的。牠叫阿南。牠的尊嚴是因智慧而生的。」

他本來還想告訴她，阿南不但體能特佳矯健力大，不但忠心耐苦（純種的中國大黃狗都如此），而且特別聰明，任何動作教一次就會做就會記住。

但這種有趣的話題一講可就不易停止，所以他忍住沒有講出口。

江浮雲又道：「我要走啦。我正在想以後好不好再來看妳一次？」

小玲道：「我也在想好不好央求你以後再來看我？」

江浮雲微笑道：「身外的一切儘管變化很大。但我們內心却沒有變多少。」

小玲道：「身外變化太大了。我今年巳經廿八歲，你巳經三十歲。以我們這一把年紀的人，還能夠做出少年那時候的事麼？」

江浮雲道：「當然不能。所以這回我要說聲再見。」

他們互相深深凝視，他們都知道這一別去今生永不會再見。也知道一個美麗的幻夢從此破滅。

江浮雲看見小玲美麗眼睛中出現迷濛淚光，宛如江南春雨一樣迷濛飄渺。

所以他移開眼睛轉身行走。他心中聽到裊裊凄楚的歌聲，他知道小玲心裏也會聽到。因為這首歌他們都很熟悉很懷念。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多少山盟海誓，愛的諾言。都已化成雲烟。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 × ×

由於江浮雲一直處於感情劇烈震撼中，所以阿南碰他幾下他都不注意不警覺。直到阿南一口咬住他褲子不讓他走，他才驚訝停步。

回頭一望，這段路恰是趙家莊通到江邊其中一段山路。非常幽靜，只有樹林中雨水從葉子上匯聚滴下時响亮的嘀嗒聲。

阿南不讓他走必有用意。可惜阿南雖然靈慧，却不會講話，所以還須靠自己觀察猜測。

山路的兩頭都沒有人影。是因為前路有埋伏？抑是此地兩邊林子內就有古怪？

阿南忽然竄入路邊濃密樹叢後面，江浮雲小心翼翼却十分迅速跟入去，只見阿南伏在樹葉下，頭和眼睛都向着山路。

江浮雲在牠身邊蹲下，喃喃道：「看來你老兄已經變成古靈精怪。我不知道你打甚麼主意？但我却希望你還記得我教你那七種身法。我只希望你不至於被人斬下你可愛的狗頭。」

他又喃喃道：「人沒有頭固然活不成。狗沒有頭也一樣活不成，你最好記住這一點。」

只過了一會，江浮雲聽見極輕極快的步聲，顯然有人疾馳，而且是施展輕身功夫。

聲音傳來方向正是趙家莊那一面，換言之如果此人是跟蹤江浮雲的，那就是從趙家莊開始跟上。

阿南一定是以靈敏嗅覺聽覺及視覺，還有獸類說不出來那種認得出敵人的感覺。知道此人大有問題，也知道此人跟在後面，所以要躲起來。

這原是任何獸類都有的天生本領。被獵人或被强敵苦追的獸類，絕對不會一味奔逃，必會用種種方法躲藏。就算是我們在任何村莊田裏溪邊常常見到的「秧鷄」。如果不是有獵犬趕得急了，也決不肯飛起來暴露目標。只一味在草叢禾稼中奔竄躲藏。

山路轉角處出現一個勁裝漢子急急奔來。由於前面不遠又有轉彎，目光不能及遠。所以他忽然停步，側耳傾聽。

這漢子年約三十，神情精明强悍。看他忽行忽止的方式，顯然是跟蹤高手。而且武功也一定很不錯。

阿南忽然竄出凌空撲去。牠張大咀吧那一口白森森利齒可眞能唬人。胆小的人一定駭得魂飛魄散。

但那漢子右手一抄，從腿帮子拔出一把八寸長的利刄，兩眼覷定阿南來勢，不但沒有慌張樣子，反而咀角露出獰笑。

練過武功的好手兼且有利器在手，當然不怕惡犬。甚至豹子老虎也敢鬥。

誰知道他左手鐵掌居然拍空，所以右手由下向上挑戮的一刀也沒有碰到任何東西。

因為阿南已經吃過了苦頭，江浮雲用這一招把牠揍得昏頭轉向，肚子也十分疼痛。

要知每一種動物如果攻擊敵人之時，必定有牠自己的一套。從前的人無論走到甚麼地方總不免會碰到兇惡的狗，所以凡是走慣江湖的人，必定有幾手對付惡犬的技藝。有些手法是予以薄懲，目的不過趕走惡犬而已。另外則當然是一招就殺死惡犬手法。

現在問題就出在犬隻攻擊方式上面。由於犬隻攻擊之時差不多都只有那幾下，而且都以利齒咬噬為主。於是應付惡犬攻擊手法，不論武功深淺强弱亦總是那麼幾招。所以阿南忽然會改變方式，會躲避反擊而逃過剖腹開胸之禍，實在大大出乎那漢子意料之外。

阿南居然很冷靜很尊嚴地一步步走回樹叢後面，既不再度攻擊亦非曳尾而逃。

那漢子實在感到奇怪迷惑。他一定已宰殺過不少惡犬，而這種情形却是他一輩子第一次看見。

他不知不覺跟着走近樹叢，探頭一看，却看見一張「人」的面龐——江浮雲。

江浮雲靜靜瞧着那漢子。他的眼睛好像有神秘力量，以至那漢子也楞楞地和他對瞧——既不會叫喊說話，也不會拔脚逃走。

江浮雲輕輕說道：「我不想殺人，眞的不想。只不知你信是不信？你叫什麼名字？」

那漢子道：「在下姓周名密。」

江浮雲道：「周密，你既然是諸天敎好手。你一定知道我是誰。但你為何還敢跟蹤我？」

周密道：「我……我眞不知道你是誰，只知道上頭有命令……」

江浮雲打斷他的話，說道：「上頭是誰？」

周密道：「隨侍冰雪二老的孫乾，我是副手，我的任務是嚴密搜查此地附近二十一個村莊。順便找尋一個像你這樣的人。帶着一把雨傘，還有一隻大黃狗。」

江浮雲精明得像猴子，一絲縫隙也不會錯漏。道：「搜查村落却為的是誰？」

周密道：「前三天我在一次行動之中，有一個高手梁智失去蹤影，同時冰雪二老很懷疑有一個敵人只傷未死。因為後來查點之時找不到他的屍體。」

江浮雲道：「叫甚麼名字？」

周密好像受到催眠，說道：「姓阮名子安。雖然年輕，却是刀法高手。」

江浮雲道：「你既然找到他，又找到我。功勞眞不小。」

周密答道：「是的，啊……不是，不是……」

江浮雲道：「當然不是。因為你回去報告之後。等到上頭再派人來此，却發現甚麼都沒有。你以為上頭那些人會怎樣想呢？」

周密道：「但不可能沒有呀？你或者會開溜。但阮子安傷得很重。雖然趙大夫兩個年輕貌美的老婆拿刀傷藥給他。但他



至少十天八天還跑不動。何況我們還可以找趙大夫的老婆？這叫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

江浮雲面色絲毫不變，道：「你錯了。這個消息上頭老早知道啦。」

周密訝道：「上頭知道？不可能。因為只有我和王冲兩人負責調查。但王冲遠在富陽，他怎知道這邊的事？」

江浮雲又問了幾句話，才道：「周密，你講了不少話，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周密凝目注視他好一會，才答道：「不知道。我亦不想知道。我根本從未見過你這樣子的人，也不知阮子安的下落。」

江浮雲道：「話講得很光棍，我只想知道為甚麼？」

周密道：「我可以告訴你。第一點，獎金雖然很可愛，但性命更可愛。第二點，如果我連狗也殺不了，牠的主人可想而知。」

江浮雲說道：「但冰雪二老非同小可。當然已很難找得出能破他們天羅地網之人。」

周密道：「我只知道現在下着細雨，只知道我在趙家莊外，只知道我好像不是長命的人。但我却希望長命百歲。我該怎樣做呢？」

江浮雲微笑道：「你是眞正的老江湖。我希望你也能夠眞正遵照江湖規矩。」

周密滿口答應，道：「在下一定依照江湖規矩去做。您老放心。」

江浮雲又道：「你一定遵守諾言？」

周密道：「一定，一定。」

江浮雲道：「那你告訴我這是那一條江湖規矩？你應該怎樣做？」

周密不覺怔住。江湖上固然有不少規定得清清楚楚的規矩。但眼前這一類却沒有。所以他當然講不出。

江浮雲冷笑道：「瞧，你根本就不曉得。」

周密別的可以不知，但砭骨驚心的殺氣却使他知道危險，而且知道得很清楚。所以他連忙道：「請您老指點。在下只知道君子一言，快馬一鞭。」

江浮雲道：「你既不是君子，而我也不知道江湖規矩應該怎樣。所以你情形很不妙。其實你大可以出手跟我拚一拚，或者你打贏了，那就甚麼事都解決了。」

周密道：「如果我輸呢？」

江浮雲道：「你也是一了百了。只是我要担心怎樣隱藏你的屍體。不過那已是我的事，與你無干。」

周密露出啼笑皆非神情，道：「說來說去，你還是想迫我動手，想殺死我。」

江浮雲道：「對，因為我如果放了你，我不放心。如果殺你，又覺得很不好意思。」

周密趕快道：「對，你的確是不好意思。」

江浮雲道：「那麼我多告訴你一些秘密，例如梁智已被我殺死等等。這樣我也就迫不得已只好殺死你了。」

周密連忙搖頭，說道：「不，不，在下耳朵忽然漲痛，已經聽不見您老說甚麼話。」

江浮雲當然一直動腦筋看看如何處置此人。如果他們兩個人其中之一是窮兇極惡之徒，那也好辦。因為江浮雲窮兇極惡的話，他可以毫不遲疑立施殺手。如果是周密，則殺死一個惡人壞蛋江浮雲亦不會覺得不安。

他忽然仰天大笑一聲，向滿面驚疑的周密道：「你先帶我看看阮子安。」

周密道：「行。」但他最關心的當然是他自己性命，所以又道：「看完了怎樣呢？」

江浮雲道：「你去坐牢。」

周密道：「坐牢？你是公門中人？」

江浮雲道：「我要你自己想辦法坐牢，最少坐三五天。但如果你喜歡，你愛坐多久都行。」

於是兩人一狗很快來到山下溪邊一處人家。不過周密沒有露面，他被點了穴道而坐在數十丈外路邊一座亭子裏。

江浮雲確實想不到出來開門的竟是個十八九歲美貌少女，雖是布裙荊釵，却很好看很動人。

他不想這可愛少女担驚受怕，立刻低聲道：「我是小玲的朋友。你就是趙大夫的妻子。你就是阿蓮？你媽媽不在？」

那少女大大鬆口氣，道：「我媽出去啦。我是阿蓮，大哥你呢？」

江浮雲道：「我姓江。現在讓我瞧瞧病人。我先看看他的傷勢，還要跟他講幾句話。」

阮子安躺在狹窄房間內，胸口手臂都用白布重重包紮。

他抬頭瞧望江浮雲之時，仍然有一種病虎的威勢。

江浮雲道：「我是江浮雲。我跟你們仙霞派無恩無怨。我只不過來告訴你一些事。」

阮子安神智仍然清醒，只不過顯得衰弱無力而已。

他居然還能笑一笑，道：「好，江兄。就算你是敵人。但現在我已全無抗拒之力，所以你大可不必裝模樣說謊話。你大可以隨手把我抓走。所以我相信你。」

江浮雲道：「第一件，你妹子已經安然脫險。但其他的人，除了你之外都覆沒慘死。」

阮子安心中悲喜參半，却又仍然會問道：「你怎知道這些事？」

江浮雲道：「因為我在暗中看見你們對抗包家兩老怪那一役。而那時我只能夠盡力照顧你們其中一個人。事實上我不能露面，因為當時就算加上我，也逃不過天羅地網可怕威力。」

江浮雲又道：「第二件事是諸天教的人已發現你在這兒。雖然我已將此人截下。但你已經不安全。你必需立刻想法子躲起來。」

阮子安道：「好，我想辦法。」

江浮雲動手檢查傷勢，計肋骨斷了三根，左臂骨也斷折了。右腿一處刀傷相當嚴重。

他另外搗藥（多種傷藥都是小玲留下來的）替他敷治以及重新包紮過，手法熟練，包紮得又妥當又穩固。然後道：「我希望你能恢復如常，希望不會影響你的武功！」

江浮雲不但包紮傷勢手法俐落堅穩，而且他配的傷藥顯然很有效。所以仙霞派

年輕的刀道高手阮子安立刻就精神得多，甚至因爲包紮得很好而可以坐起身。

阮子安道：「當然我也希望如你所說能夠不變成殘廢也能夠保存住武功。但有時候人命很値錢，有時候却一錢不値。」

江浮雲微訝道：「你莫非告訴我你的性命現在一錢不値？」

阮子安道：「大概是這個意思。因爲由現在開始，直到敝派與諸天教過節已經了結，我才會回山。換句話說，既然我負傷在身，已無作爲亦無力可施，所以我不會跟敝派任何人聯絡。」

江浮雲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因爲你既然不跟同門聯絡，任何人抓到你也不能從你口中獲得任何消息。雖然如果我是你也會這樣做，但我仍然很佩服你。」

阿蓮皺起好看的眉毛，道：「你們在講甚麼？何以我越聽越不明白？」

江浮雲微笑道：「因爲我只是『想』，而阮子安却已經『做』了。想和做之間當然還有很大距離。」

阮子安道：「我會馬上回到杭州。我有地方住也有人照顧。」他隨卽說出地址，是在杭州大井巷童乘寺旁邊。

江浮雲道：「我知道那地方。童乘寺對面有一家淸眞館，羊湯飯號稱一絕。對正還有一家館子叫『木郎頭』，以魚頭豆腐馳名。我如果還有機會找你，我們去吃羊眼睛羊舌頭，也去吃木郎頭的件兒肉。當然還要喝陳年花雕。」

阮子安瞠目道：「你還要到杭州？」

因爲杭州現在已漸漸變成諸天教大本營，既然已經是諸天教敵人，那兒當然最危險。

江浮雲仰天一笑，道：「你敢入虎穴休息養傷。我爲何不敢去？」

阮子安忽然搖頭道：「不，你去杭州絕對不是爲我而去。你很可能爲諸天教而去。」

江浮雲道：「對，但我却還不知道諸天教在杭州除了老鼠精王三爺之外，還有甚麼人物？你呢？」

阮子安道：「諸天教教主令狐次道的行宮就在西湖『花港觀魚』的定香橋後，叫做『擁翠樓』。此外，聽說南山後峯『玄天觀』也是他們的重要地方。」

江浮雲有一瞬間墜入惆悵回憶之海。他自然記得南山後峯的玄天觀，更記得玄天觀再過去還有個叫做「悠然」的小山莊。

玄天觀和悠然山莊只不過某種形式建築物而已。正如任何人在大都市裏要記住方向和道路，必定用某種形式建築物作爲指標。

眞正使江浮雲惘然使他神傷的是那一片懸崖，崖邊還有一棵矯夭探伸崖外的古松。只要繞過悠然山莊就可以到達那片懸崖。當然小玲也一定記得這個地方。因爲他們有些秘密……

甚麼秘密？是否年輕人不切實際的夢想？是否年輕人激情的山盟海誓？

## 雖有羅網

仍然是綿綿細雨，天色陰暗而氣溫微寒。江南的春雨時節，往往會使人以爲穹蒼破了洞，所以雨水漏個不停。

江浮雲奔波勞累了大半天，覺得口渴腹飢而又有點困倦。

這種天氣，要不躱在家裏找幾個好搭子摸他四圈（不出門）。要不躱在溫暖被窩裏讀禁書，或者做做白日夢。

總之最好就是不出家門。但江浮雲不但不能躱在家裏，還得到處跑，還得傷各種腦筋。他飢渴困倦交迫之時，居然又已經站在山邊一間屋子門外——阮子安養傷的地方。

這間屋子雖是山村人家那種簡陋樣式，但竟然能使江浮雲泛起羨慕念頭。主要原因是他很想休息，也很想逃避無限淸愁綿綿春雨。

健康美貌的阿蓮開門看見是他，訝道：「你又來了？」

江浮雲微笑一下，笑容中却有一種阿蓮還不懂得的蒼涼。

但阮子安却有點了解。他道：「你對甚麼厭倦了呢？」

江浮雲道：「數不盡那麼多，甚至包括你。因爲我知道你一定還未走，所以我只好多跑一點路來帶你走。雖然算是順路，但春雨和泥濘很不好受！」

阮子安歎口氣，道：「我自己走不動。而阿蓮和她母親也都不讓我走。」

江浮雲道：「我剛才到富陽城裏走了一趟，我帶了一個人去。」

阮子安道：「我知道，阿蓮看見你還有同伴，他是誰？」

江浮雲道：「我正要告訴你，這個人很令我傷腦筋，因爲他是諸天教派出來的搜索追踪好手，我是從他口中得知你的情形和下落。你看我應該怎樣處置他？」

阮子安大爲驚訝，道：「他是諸天教的人？」

「他名字叫周密。他不但能找到你也找到我。只不過他找到我却反而倒了大霉，我一直攷慮處置他的方法，當然最好是一劍割斷他喉嚨，把屍體丟在富春江裏。我相信你也會同意這種看法。」

「我同意。」阮子安揮手示意阿蓮出去，不想她聽見有關「殺人」之事。但阿蓮站得穩如泰山，看來除非阮子安有本事抱她走開，否則她一定還會繼續站在原處無疑。江浮雲對這種現象只微笑一下。他知道畢竟每個人都將由於嚴酷及虛僞人生而長成，所以「兒童不宜」只不過是自欺欺人無可奈何的手法。

阮子安又道：「但你沒有把他丟到富春江，却把他帶到富陽？爲甚麼？」

江浮雲道：「要殺死一個絕對不肯還手的人，我覺得比捏死一隻螞蟻還困難。但如果不讓他閉上咀吧，却又對阿蓮一家和趙大夫他們非常危險，因此我迫不得已要在春雨泥濘中跑來跑去。周密總算發場酒瘋，打場大架，所以現在被關在監牢裏，我猜最少一個月以後他才可以出獄。」

阮子安道：「原來你在公門很有辦法，否則這種小事最多關一天。你居然是來自公門的高手？」

江浮雲道：「不，只不過有些朋友而已。」

阮子安道：「酗酒鬧事竟要關上一個月之久，會不會太不公平呢？」



江浮雲道：「如果我是周密，我也寧願關一個月，總比丟了性命好。」

阮子安道：「這話說得也是，你送我到杭州之後，還會來看我麼？」

江浮雲道：「如果冰雪二老的羅網捉不住我，我大概會去看你。」

阿蓮忽然也插咀問道：「如果你傷勢痊癒，你會不會來看我……來看我們？」

她面上忽然出現淚痕，聲音也有點哽咽。

當她得到明朗肯定的答覆而又送他們走出屋外之後。她面上淚痕在春雨中消融無踪。只有她自己知道究竟已停止了哭泣？抑是綿綿春雨也化成淚水？

× × ×

夜色中碼頭不算黑暗，因爲林立桅桿上都掛着風燈。

江浮雲却和阿猛躱到燈光照不到的黑暗角落講話。

江浮雲聲音冷峻嚴肅，還含有憤恨，說道：「既然你發現盧九留下消息之後，却又悄悄僱船前赴富陽，他顯然要躱避我。他爲何要躱我？他就算不要報酬也不必躱到富陽，可見得他已得到報酬，却怕萬一被我發覺，我會回紹興殺他。」

阿猛大驚道：「他出賣你？」

江浮雲道：「我遲早會找他算帳。」

阿猛道：「你還去不去悠然山莊？」

江浮雲道：「諸天教的人雖然已得到消息，但他們只知我從前是神手幫的人，所以一定不會很重視我，這意思是說阿秀很可能眞的關在悠然山莊，他們亦不會爲我而弄走她。何況他們還有冰雪二老。」

結論既是阿秀會在悠然山莊，江浮雲當然會去！

阿猛道：「我也要去。」

江浮雲道：「你不能去，因爲如果我也被抓住，誰去通知我師父呢？」

阿猛顯得很難過，但通知江浮雲師父的任務他也知道萬分重要，所以他不再堅持。

江浮雲道：「我其實已把這邊大概情形托人帶訊給我師父，所以他自然會到義渡船上找你。」

他提起相當大的油布包袱，（路上已準備好）挾着傘劍，騰出一隻手拍拍阿猛頭頂，然後隱沒於更黑暗中。大黃狗阿南也過來碰碰阿猛才迅卽跟去！

× × ×

山上到處濕漉漉，所以很滑很難走，尤其是黑漆夜裏，連江浮雲也摔過好幾跤才到達南高峯後山上。

他是因爲從荒僻極少人行走捷徑上山，才會如此狼狽！

在黑漆夜晚而春雨又忽下忽停情況之下，就算平坦大路也不易行走，何況崎嶇山徑甚至有時連路都沒有？又何況還得小心不要弄出刺耳聲響也不要留下太多痕跡？任何人都會覺得很困難很辛苦。當然連江浮雲亦不例外。

好在他極之熟悉地形地勢，雖然是在黑漆夜晚，他甚至不必停下來觀察校對方向。

現在他已鑽入一片樹林內。

他單憑雙手敏銳感覺做了不少事情。首先他掃撥樹葉弄成一張床墊。但濕漉漉的樹葉誰也不會舒服，所以他解開油布包袱。原來這塊作爲包袱的油布相當寬闊，足夠舖在濕葉床墊上。包袱內還另有一大塊油布，竟然比第一塊還大。這第二塊油布就蓋在上面。是在人和狗的上面，並且不是壓貼他們身體，而是有些合用樹枝紮成矮架，因此油布蓋覆其上便變成低矮可以防雨帳幕了。

包袱內還有一個細韌繩索，江浮雲把繩索圍繫腰間，另外還有一包乾糧，幾件衫褲和鞋襪。

江浮雲又換過乾燥潔淨衣服，舒舒服服，躺下閉上眼睛。

目前不會有事做，雖說救人如救火，自是越快越好。但如果不能出其不意如果不能成功，那不但被救之人仍然在火坑，連他自己也掉進去燒死。這是最不划算最愚蠢可悲的結局。所以江浮雲一定要保持冷靜！

他準備黎明時行動，如果第一個黎明無機可乘，就等第二個、第三個黎明！

選擇在黎明時候雖然因爲有光綫而易被對方發現，但同樣他也可以看得見對方。而最有利的是黎明時分通常都是防守者最疏忽以及最困倦之時，所以是最有利時機，何況誰也想不到猜不到他會趁夜潛入山中等到天亮才行動——這是出其不意！

江浮雲打個呵欠，對阿南喃喃道：「現在咱們先睡一覺，這兒比皇宮大內還安全，雨點打在帳篷上的聲音也很有詩意，我希望阿秀比我們舒服，我意思是說希望她今夜不要受到迫害。因爲她是倔強自尊心很強的女孩子，別人受不了的苦難她受得了。但別的女孩子受得了的侮辱她却絕對不能忍受。你明白我意思麼？」

阿南當然不會回答，也根本不必回答。因爲江浮雲忽然發出均勻悠長呼吸聲，顯然已經墜入夢鄉。

× × ×

阿秀房間內燈火通明，雖然乾燥溫暖而又華麗舒適，但如果准許她選擇，她一定寧可躺在江浮雲蓋搭低矮略略潮濕的帳篷內。

使得這間本來舒適的房間變得可憎可厭是由於面闊鼻扁眼小的董先生。

董先生身邊仍然是面目冷峭的王九陪侍。阿秀雖然被王九打過咀吧踢過兩脚，奇怪的是她既不注意他也不恨他。只因幹扒手兒這行時時會有機會挨打，誰動手都不相干。動手之人只不過是「工具」罷？

但這個董先生絕對不是工具，他外表裝得斯文瀟洒（其實一點不瀟洒），裝得很和氣，可是阿秀却感覺得出董先生骨子裏邪氣得可怕，也殘忍得可怕。

董先生還是踱着一搖三擺方步，說道：「阿秀，胡老祖師既然給妳見面禮，那就是說妳有資格受本教供養，我們會對妳很好。將來妳還可以嫁給任何妳喜歡的人，本教會送給妳很多銀子很多禮物。」

阿秀咬住咀唇不作聲，諸天教怎會對她這麼好？有甚麼陰謀詭計？

董先生又道：「不過目前妳還不是本教必須供養的人。我可能使妳永遠達不到這種地位。我可把妳打下十八層地獄。」

他忽然停口注視阿秀，好一會才又道：「我知道妳心裏說妳不怕下地獄。他們

最喜歡就是倔强不怕的人。」

不知道眞的是不明白？抑是唱雙簧。

王九居然問道：「他們是誰？」

董先生說道：「就是奉命執行任務的人。」

王九還是不大明白，問道：「倔强的人對他們有甚麼好處呢？」

董先生道：「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折磨人要人怕。如果送去的人一見到他們就駭個半死拚命叩頭求饒，當然會覺得乏味覺得沒有意思，如果碰到硬骨頭不怕死的英雄好漢，他們會想出種種稀奇古怪方法，使他意志慢慢消蝕，勇氣慢慢衰退，最後變成毫無自尊完全屈服的儒夫，這個過程我承認很可怕很殘忍。但他們却從其中獲得樂趣，獲得刺激。不會有千篇一律的煩厭感。」

他眼光轉回阿秀面龐上，微笑道：「希望妳懂得我的話。如果妳能够了解，妳一定不肯逞强攷驗他們的本領，老實說我寧可死一百次也不願落在他們手中。」

連王九也微微露出毛骨悚然表情。

董先生又道：「告訴我，你那本拳經呢？」

阿秀驚惶地身子向後縮退一點。她表演得非常精采。事實上這是「神手帮」必須學會的基本動作。因爲做扒手兒遲早會失手被人抓住，此時四周的人必定會飽以老拳，如果不裝出可憐兮兮非常害怕的樣子，準保會被人們活活打死。

她道：「我……我眞的沒有見過，我可以發誓……我從來沒有見過拳經，也不知道有這回事。」

董先生深沉地注視她。誰也不知道那張闊面孔小眼睛後面的腦袋裏轉動甚麼主意？他信不信阿秀的話呢？

他的樣貌毫不漂亮瀟洒。但却能够使人感覺出他是「有一套」的人。除了狡黠殘忍之外，他自有主張，不是旁人能够說服改變的。

只不知像他這種固執有主張的人，是否也是那些行刑專家的好對象？

董先生小眼睛光芒漸漸冷酷，嘴角擠出殘忍微笑。看來他似乎巳經決定把阿秀交給摧毀人類自尊意志勇氣的專家。

王九忽然揮手給阿秀兩個清脆大咀巴，又加上一脚把她踢翻。

那麼美麗青春的少女，在王九眼中，在他手底好像不值一顧的臭豬肉。

阿秀在地板上翻滾未停，王九又巳上前加上一脚。阿秀疼得「哎喲」直叫，淚流滿面。

其實阿秀並不覺得如何疼痛，更不想示弱哭叫。但王九那兩巴掌却使她眼睛酸澀非常。所以眼淚不由自主直冒出來。同時王九的脚踢中她身子，好像觸動秘密機關，也使她禁不住哎哎直叫。

王九又一把揪起她。阿秀想不起來也不行，因爲她根本「吊」在他手中。所以她淚痕縱橫的面孔被燈光照射正着，也讓人看得十分清楚。

王九揮動另一隻手又給她兩個清脆大咀巴子。接着沉沉道：「拳經呢？」

阿秀抽咽道：「不……不知道……」

只聽「劈啪」兩聲，阿秀沾滿淚水臉龐上又挨了正反兩巴掌。

由頭到尾只不過瞬息間，阿秀巳挨了六巴掌以及被踹了兩脚。

王九側眼一望，董先生眼中的兇冷光芒殘忍微笑好像巳經消失。故此他困惑地停止摑打。他這種人就有這種看臉色的本事。他空着的一隻手却沒有閒着，抓抓頭皮表示出心中懊惱困惑。道：「妳不是硬骨頭，幾巴掌也受不起……」

這幾句話雖然不是說給董先生聽，但董先生當然聽見了。

董先生說道：「先不要打傷她臉蛋。喂，阿秀，那個想來救你的小江是誰？他離開神手帮之後做過甚麼事？」

阿秀只會發出哽咽哭泣聲音。王九却接口道：「如果小江從前是神手帮的人，不管他後來做過甚麼事，終究也不過一個扒兒手而巳。莫說此地有冰雪二老還有本教八大護法。就算沒有他們，但本教隨便派兩個人，也一定可以抓住他把他打個半死。」

阿秀當然不服氣，不但臉上表情說出不服氣，還想大叫駁斥王九侮辱江浮雲的話。不過她情況很糟，王九揪住她衣領不但吊起她，還恰好使她叫不出聲。

幸而董先生也因王九身子轉動而看不見阿秀表情。所以沒有節外生枝。董先生道：「這話有理，一個扒手兒出身的人能做甚麼呢？拳經的事以後再說。」

王九像拎小鷄把阿秀拎到床邊，接着將她丢到床上。他手勁很重，所以阿秀咽喉部位只被頂了一下就心跳氣喘不巳，只能發出像哽咽哭泣的聲音而不能說一句話。所以她也不能叫喊反駁說江浮雲絕不是沒出息的扒手兒。

× × ×

曉色侵窗，細細春雨帶來寒意。

阿秀躲在溫暖被窩裏，却睜大雙眼。從昨夜董先生王九走了之後，她沒有閉過眼睛。

其實她還算「幸運」。因爲她甚麼都不怕，只怕在某個男人淫慾之下失去處子之身（他們把她扮得漂漂亮亮顯然有此企圖）。但直至現在還沒有男人侵犯她，所以她還算幸運。

其實「幸運」兩字並沒有確切不移定義界說。有不少也是漂漂亮亮的青春少女被諸天教釋放之後，雖然巳非復處子之身，但鉅額金銀和自由使她們覺得非常「幸運」。她們甚至暗暗慶幸得到這種「快樂」的遭遇呢。

所以阿秀認爲可怕的事，別人可能認爲快樂。阿秀不怕貧窮不怕捱苦，却把保持身子淸白認爲「幸運」，但別的女孩子却可能認爲是不能忍受的「不幸」，她們只要不必貧窮不必捱苦就可以了。

曉曙應是江浮雲開始行動之時，但他現在正在幹什麼？如果他開始行動，有沒有成功希望？

## 迫落懸崖

江浮雲的拂曉行動無疑深得「奇兵」無上妙旨。所以他來到玄天觀前竟然還未曾碰見任何人。

觀門澈夜洞開着。從門口望入去，大殿裏猶有燈燭，也巳經有十幾個道人在殿



內，有的是做早課，有的在洒掃拂拭。

江浮雲從來都有一種感想，那就是佛寺也好道觀也好，那些和尙道士們其中有些總是好像永遠不必睡覺。你白天看見他們，深夜看見他們，而晨光熹微中仍可以看見他們。

他小心觀察一下才跨入去，在他獲得有限資料中，却也知道「諸天教」除了江湖上人人聞名喪胆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之外，還有很多高手。其中最出類拔萃的是「護法八仙」，以及「護法二十八星宿」。這幾十人是諸天教武力方面的核心精英，他們當然還有很多手下。

正因爲諸天教高手甚多，而且都是眞材實學之輩。所以江浮雲必須用奇兵，正如以銳利劍尖刺破堅厚的防禦物。世上最强壯的人的心臟，也一定受不了鋒銳劍尖的一刺。

他跨入大殿，首先發現門內左邊一排六張交椅，有個中年道人瞑目寂坐。但這個道人椅邊却有把連鞘長刀。

當他拈香禮拜過三淸之後，亦巳知道忙忙碌碌做早課或拂拭各處的十餘道人之中，有三個身懷上乘武功。而且他們身上都有兵刃。

這幾名道人無疑負有安全責任。在信徒達數萬之衆的教派來說，擁有負安全責任的人員無可厚非。但在神手帮的觀點（江浮雲正是以此觀點來看），則這些有武功負安全責任的道人全都該死。

因爲神手帮數百之衆，有九成以上死傷於他們手上。

江浮雲心中浮現「劊子手」三個字，不由得深深歎口氣。只不過連他自己也不確切知道究竟是譴責諸天教安全人員？抑是慨歎自己變成了劊子手？

江浮雲之所以會迷惑究竟誰是劊子手並非無因。因爲他脅下挾着的傘劍突然閃耀出光芒，雖然只閃現極短促的三次，但却巳有三個道人身子觸電般震動一下，然後仰天跌倒。

他們都有兩點相同。一是每個人喉嚨都割開裂口，鮮血噴冒不停，所以顯然都活不成了。第二點是他們的手都握住短刀刀柄，但短刀都未離鞘，可見得當他們一齊握刀欲拔之時，却巳被傘劍早一步割開咽喉要害，故此連拔刀的希望都達不到。

這三個道人爲何要拔出短刀？

江浮雲的雨傘（劍刄沒有吐出）一眨眼間巳揮舞了十一次。每一次雨傘都因爲敲中人頭而發出「砰砰」聲響。

大殿內所有道人完全倒下，不過看來這後來十一名道人最多不過頭上腫一塊或者起個大包暫時昏迷而巳，絕對不像那三個想拔短刀的道人那樣喪失性命。

不過在門口左邊交椅的中年道人却是例外。他仍然端坐椅上，不像其他道人都躺在地面。他左手巳經將連鞘長刀拿起横擱膝上，他面色變得很蒼白，却不知是由於震驚或者憤怒？

江浮雲轉身正面對着他。

雙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甚至連面上斑點或者剃鬚剃得不够乾淨而殘餘着幾根都能够瞧見。

中年道人咬牙道：「你是誰？你爲何胡亂殺人？你常常殺人？」

江浮雲反問道：「你是誰？」

中年道人道：「我是姜風行，你大概從未聽過這個名字。」

江浮雲道：「恰恰相反，我知道你是『護法八仙』之中的風行仙。」

他泛現微笑，擧頭抬目掃瞥這金碧輝煌寬敞高宏的大殿一眼，又深深吸一口氣，說道：「我記得十幾年前這座大殿沒有這麼高大宏麗，篆香味道也沒有這麼芬芳，不過那時候却一片寧靜祥和，絕對不會有帶着兵器的道人。」

姜風行面色仍然那麼蒼白，緩緩道：「這玄天觀巳經改建過，我諸天教信徒太多，不免品流駁雜，所以不能沒有人維持安全和秩序。」

「但我感覺得出他們的殺氣，還有你也是一樣，爲什麼？難道你們巳知道我是誰？」

「我們知道你是神手帮的人，而且你能够突然來到此地而外面四重關卡都沒有任何消息，可見得你必是高手，我們當然要先發制人。可惜我仍不够小心，我應該先出手，這樣他們拔刀時你就來不及阻止了。」

江浮雲踏前幾步，使雙方距離縮近到丈半左右，冷笑道：「你仍不錯了，因爲我一進來最提防的就是你，如果你先拔刀出手，我保證你死得最快，或者你認爲以你的武功造詣不可能被我一招就殺死，但我告訴你，到現在爲止我仍然能够一招割斷你喉嚨，你想不想知道我何以有這個把握？」

這種奇怪問題連局外人都會好奇，都想知道，何況是局中的風行仙姜風行？

「我當然想知道，但你肯透露這秘密麼？」

「用不着替我担心，因爲我的秘密你永遠不能告訴別人。」

風行仙馬上感到對方森寒殺氣迫到眉睫，他如响斯應五指抓緊刀把，任何一剎那他都能够拔刀應敵，他的確絕不相信江浮雲有本事一招就割斷他喉嚨（雖然他承認江浮雲劍法詭毒迅快得很可怕）。只因現下雙方正面相對，巳經都有了準備，江浮雲除非武功比他高明幾倍才辦得到。

但以「風行仙」看來，江浮雲武功絕對不會比他高明幾倍，所以他決定拔刀。

其實就算江浮雲武功顯然比他高明數倍，風行仙也非得拔刀不可，因爲那三個喉嚨割裂而死的道人有一個是「護法二十八星宿」，這一個死了也不要緊，但另外兩個却是他認爲最好的徒弟，如果風行仙不拔刀拚命，那兩個徒弟豈能死得瞑目？

風行仙「鏘」一聲拔出鋒利長刀，人也同時站了起身。

江浮雲居然向他笑一下。

風行仙心念電轉，但怎樣也想不出這有甚麼事値得江浮雲微笑的？他就算巳殺死三個人打昏十一個人，但事實上巳陷身重重羅網之中。他有甚麼値得欣然破顏微笑的呢？

「注意，我的秘密是……」

江浮雲這句話沒有講完，因爲傘劍巳經用快得驚人速度刺出去。

傘劍刺出所選擇的「時機」恰到好處，所以傘劍能長驅直入了無阻滯。但他何

以能够找得到有利時機?又何故能及時利用?

原因都是門邊的阿南。牠突然無聲無息撲前疾咬風行仙脚後跟。

如果阿南是拿着兵器高手，風行仙一定能够提防並且不會給予江浮雲順利攻入的機會。但阿南却是一隻大黃狗，在鄉下各處都常常看得見的那種大黃狗!

沒有人會注意大黃狗，尤其像風行仙武功精深高强，一脚就能踹死三五隻大黃狗。所以他絲毫不會在意阿南，何况他也不知道阿南是跟着江浮雲來的。

還有很重要一點就是阿南攻襲的部位，絕對不是人類高手會攻擊的地方。

如果你是高手，你會不會冒生命之險彎低身子用刀劍攻擊絕不致命的後脚跟?

世上絕無這種武功，所以當時風行仙心中掠過至少三種應付方法。一是閃開兩步。二是倒踹一脚踢死阿南。三是回劍斬下可惱也的狗頭。

問題完全出在三念齊齊湧現的剎那間。當然這也是江浮雲刻意經營的可怕手法。他所需要的正是這十分之一秒甚至百分之一秒時機。

只見傘劍劍尖割破風行仙咽喉，好像切割豆腐那麼容易。

風行仙身軀仆倒之前，泉湧噴濺的鮮血已經染紅一大片地面。

× × ×

遠山近谷在曙色下仍然一片迷濛。山上春寒特重，所以誰也願意在溫暖被窩內多躺一陣。

但修道人却不可貪戀溫暖舒適。他們以刻苦嚴格訓練，務期去掉人類天性中的貪圖逸樂以及種種慾望。

所以江浮雲迅速搜索後面幾進房屋時，許多房間都有聲响!

江浮雲知道自己只賸下極少時間。其實當他決定採取單刀直入希望一刀刺入敵人心臟的霹靂手段時，已知道時間很少。

然而除了這個方法之外，任何其他手段總不免因私害公!

你罵他迂闊也好罵他固執也好。總之在他觀念中，私情絕不可以妨碍公事!

——千古以來聖賢豪傑仁人志士，莫不因這一點固執而鑄成悲劇。所謂殺身成仁，捨生取義。又或者大義滅親等等。那一種不是因公義私情發生衝突，所以留下感人動人的事蹟?

× × ×

阿秀忽然驚醒跳起身。

她是被低微的嘶嘶聲驚醒。她從未聽過這種聲音。可是現在聽見(甚至在酣睡中)，却忽然知道那是諸天教的警報(就像現代銀行的警鐘作用相同)。

諸天教重地發出警報，當然不會是小事。甚至可以用人頭搏芋頭，打賭一定是强仇大敵入侵，絕對不是市井無賴或任何受害良民前來騷擾。

阿秀首先想到就是「江浮雲」。

她一眼看見窗口已經有個瘦長人影——王九。不禁芳心大跳。

唉，諸天教確實太厲害了。警報才起王九已經守在房內。就算江浮雲能找到此地來，便又如何?他能擊敗王九?他能殺出諸天教重重圍困?

阿秀仍然不顧一切奔到窗口!

她心中只希望能够再看江浮雲一眼，假如眞是他闖入此地的話。

看一眼雖然於事無補，但她却可以在生死抉擇中得到無限勇氣。可以毫不遲疑捐棄唯一的生命。

王九面色是冷如秋霜，却居然沒有阻止她，沒有不准她站在窗口。反而把椅上那襲狐裘拿過來，默默替她披上!

窗外是五色繽紛的花圃，目光越過矮矮樹籬，就是斜坡草地。草坡盡頭便是百丈懸崖。陡峭懸崖下的深壑昏昏茫茫不可測度。

也許只有那棵矯夭伸出懸崖的古松，才知道深壑下究竟是一片亂石抑是泥沼?

斜坡草地上忽然出現一個人。這個人好像憑空冒出，看來一點也沒有逃避奔竄的狠狽。

但他衣衫上却染滿殷紅鮮血。他左肩繫着一個小包袱，右臂挾着一把雨傘。

這個人就算燒成灰，阿秀也認得出他是江浮雲。

阿秀不禁盡力尖叫道:「江大哥，江大哥……」

可惜她的聲音完全咽回自己肚子裏，那是因爲王九一隻手掌已掩住她咀吧。

王九的手掌冷硬如鐵。假如被他這隻手掌打在臉孔上，保證不但立刻昏天黑地，而且連鼻子也非歪不可。

不過阿秀發不出聲音也未嘗不是好事，因爲斜坡上已出現十幾個持刀握劍的道人。這些道人們個個行動矯健之極。只這一眨眼間其中已有三人個道人揉身撲攻，刀劍齊飛，就宛如狂風驟雨。

如果阿秀聲音發得出，又如果江浮雲聽見而不能漠然置諸不理的話。則江浮雲一定會被這三名道人亂刀分屍無疑。因爲他們動作如電招式兇毒之極。甚至連王九也駭然喃喃道:「好傢伙，諸天教八仙廿八宿果然名不虛傳……」

連阿秀都能够感覺得到王九連打寒噤身體的顫動。

江浮雲右臂下的傘劍忽然探出。他只攻擊這一下，三個敵人立刻退回兩個。這下還有一個道人喉嚨鮮血噴濺，便像死魚一樣躺在地上!

不過江浮雲左邊身子也現出血跡，衣服也裂開一道口子。

阿秀不禁又發出尖叫。

但由於王九鐵掌還捂住她咀吧，所以只有一點點聲音。而這一點點聲音恐怕一丈外就聽不見了，何况江浮雲遠在廿丈以外?

王九冷冷道:「別叫，給我閉咀。妳知不知道妳聲音一傳出，誰死得最快?」

阿秀就算知道就算願意說出，也發不出聲音，何况她根本不知道!

王九又道:「死得最快就是江浮雲。難道妳認爲他現在還能够分心麼?」

阿秀好想打自己一個大咀吧。這豈不是十二分顯明的情勢?何以她居然想不到?但何以王九却要提醒她?

王九輕聲道:「那些道人死多少個都與我無干。我最要緊是瞧瞧江浮雲的劍法。妳知不知道他本來是衝着我來的?」

阿秀雖不能出聲，却可以搖頭，所以她拚命地搖。



笑話，江大哥憑什麼爲你而來?你這副三分人七分鬼的樣子怎值得他出馬?

却聽王九又低聲道:「瞧，連諸天教八仙廿八宿也不敢冒失進攻了。他們已擺出聯手陣勢，只漏空左右兩翼一點點位置。如果我沒有猜錯，等一會名震天下的天羅地網冰雪二老就會出現。而且他們一定從兩翼空隙穿出夾攻江浮雲。妳猜江浮雲能支持幾招?」

這回可輪到阿秀連連打寒噤，連連顫抖了。休說江浮雲生死大事已足以使她寒噤顫抖，便是那冰雪二老陣陣澈骨奇寒想起來也不能不發抖。

晨光中很快出現兩顆雪白頭顱，果然冰雪二老出現了。

他們亦正如王九猜測從左右兩翼空隙迅快迫近江浮雲。

聯結成陣的道人們滑溜無聲後退。轉眼間只賸下冰雪二老面對江浮雲。以冰雪二老的威名而論，兩個合力對付的江雲一個已經很不公平不合理。但這却是他們兄弟多年規矩，似乎無法提出任何抗議。不過其他的道人們却的確不必助陣出手了。

老大包冰沒有開口。老二包雪道:「你是神手帮的江浮雲?劍法很毒，也很有本事，居然能悄悄闖入本教重地。前些日子本教在杭州幾個人看來也是你殺的?」

江浮雲點點頭。

包雪又道:「你難道不知道本教的力量?如果你不知道，你就是愚昧莽夫。如果你知道，莫非活得不耐煩前來送死?」

他們兄弟向來不大開口講話，但現在包雪却好像沒話找話說，大反常態。江浮雲彷彿有一絲靈感閃過，決定不開腔看他們有甚麼反應。事實上江浮雲也沒有話好說，除非他肯把眞情說出。

然而就算傻子也知道說出眞情也於局勢毫無補益，只徒然洩露自己一些秘密而已。

所以江浮雲只搖搖頭。心中却禁不住失望歎氣。

這次奇兵突襲本來很成功，諸天教設在一路上四重關卡都失去作用。但可惜玄天觀內仍然守衞森嚴，雖然殺死風行仙等幾個高手也沒有用。繼續尋覓阿秀時就馬上被發覺了。他是爲了找不到阿秀而失望歎氣的。

「你裝啞吧也不行。」包雪冷笑一聲:「我們見過面講過話。我後來覺得你很可疑，所以派人追查。你以爲已騙過我們?所以胆子大起來竟敢闖入本教重地?」

你們愛怎樣猜就怎樣猜，這話不需要回答。所以江浮雲學他冷冷笑一下!

包冰第一次開口，道:「拿下再說。拿不下就當塲格殺。」

「只好如此了。」包雪聲音中仍然有點遲疑:「我想在殺死他之前問明白一件事。」

江浮雲靜靜望住他，神情淡漠顯然仍不準備開口。包雪只好又道:「我懷疑是不是我們兄弟在江湖上聲名已經減弱消退?如若不然他憑甚麼敢惹我們呢?」

江浮雲連眼睛都不眨。我原本就是來惹你們的。何况阿秀落在你們手中，我更是非惹不可了。但我自然不會告訴你們!讓你們傷腦筋猜猜也是好的。

雖然朝陽快要出來，雖然陽光會很快將樹葉上草尖上雨水露珠晒乾(假如不繼續下雨的話)。但四周氣溫似乎比半夜更低。冷得江浮雲也不能不運功抗拒寒氣。

包冰簡簡短短道:「動手!」身邊飛起一片金網。而包雪也洒出一片銀網。兩張色彩不同的網相接籠罩極大空間!

江浮雲除非躍起兩丈以上才可以從網上飛越。但冰雪二老的「天羅」，「地網」決不肯靜止不動任得他飛越出去。一定能够疾如閃電變化轉換方向角度，甚至可以平撤半空等江浮雲自己掉進去。更何况兩大網後面還有一支金枴和一支銀枴?

據說冰雪二老金銀枴沉雄威猛無比，連大石頭也能砸碎，江浮雲自然不敢挨上一下。

當然江浮雲可以以攻代守，用傘劍挑開或者用掌力震退天羅地網，但這就得講究功力火候和招式手法了。

他已經看見(其實全部感覺都用上，並非單單用眼睛視覺)兩網之間已有空隙，但一來搜遍枯腸也沒有任何一招手法用得上。二來他身形已經向後退，因爲前面和左右兩方都被網影封鎖，只有後退一途。所以如果他早一綫發現那空隙，說不定還可以不退反進，衝上去拚一下(說說而已，其實他全無足以一拚的招數手法)。

江浮雲一退再退，心中已知道不能再退。這個地方他熟得不能再熟，根本不必回頭量度，也曉得再退兩步的話不是碰到矯夭斜伸出懸崖外的古松，就是一脚踏空掉下無底深壑。

如果後退之勢被松樹所阻，結果必定是被金銀枴掃斷腿骨或肋骨，然後像蒼蠅般陷入天羅地網之中——負傷後被生擒活捉。

如果不願意被生擒活捉徒然受辱，那就不妨一脚踏空從懸崖跌墜。

天羅地網發出勁厲風聲，化爲千重金波萬點銀鱗，瀰天漫地迎面撒到。

江浮雲胸有成竹毫不遲疑便後退，而且角度稍稍偏斜避開了古松阻擋，他脚步一踏空時，就像任何人自然而然張臂想穩住重心，但已經來不及了，就算沒有練過武功的人也瞧得出他非掉下去不可。

唯一令人驚異的是江浮雲的傘劍居然閃電脫手飛出，發劍的時間又竟然比脚步踏空早了一綫。

天羅地網之間的縫隙本來無法利用，但傘劍脫手飛射情況便大大不同，江浮雲不必顧慮還未曾攻及敵人而自己先被網住這一點。何况現在誰也網不住他了。反正他已經消失在懸崖外面，像水面一個水泡破滅而消失，不留下一點痕跡。

江浮雲的傘劍沒有白費氣力，冰雪二老恰好交錯換位，所以這支巨大暗器忽然從網影中飛出，竟自把包雪左掌心刺穿一個洞，包雪那時是迫不得已硬用左掌擋這一劍，掌心雖然洞穿，總比胸口要害開個洞好得多了。

包冰趕緊先檢視老弟弟傷勢，才査江浮雲墜崖情況，可惜在突出懸崖下面雲霧迷濛，沒有法子看得見下面情況，其實深達數百丈的淵壑，就算天氣晴朗沒有雲霧水氣，也一定看不見底下情況。

包冰暴跳如雷叫那些道人趕快過來替包雪上藥包紮。

不過關於他怎樣視察那無底淵壑以及責怪道人們照顧包雪時動作太慢等等，這一切情形阿秀都不知道都聽不見。

阿秀已經昏迷，就在江浮雲跌出懸崖那時，她但覺天旋地轉山崩石裂，霎時要失去知覺。當她悠悠回醒，發覺自己一個人躺在床上，她立刻記起江浮雲手舞足蹈跌出懸崖那幅景象。

眼淚默默流下來，芳心迸裂成碎片。

她起身走到窗前遙望那片綠草斜坡，蕭蕭春雨後，一切景色都變得迷濛，好像已不是在人世間。

但可惜她知道仍然是在殘酷現實中，江浮雲不但走了，甚至連一聲「再見」，也沒有說。

江大哥，你如果從來沒有出現，你如果沒有帶我去西湖吃醋溜魚，你如果沒有在綿綿春雨中打傘連我也遮蓋住，你如果……阿秀低聲哽咽流淚，心中却彷彿聽見姑姑時常唱的一首歌。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 柳暗花明

江浮雲若是墜崖而死，事情好像反而簡單些。至少阿秀死了這條心之後，過些時候心中創痕當會痊好平復一點。這樣她接受命運無可奈何的擺佈時，大概就能够不掙扎，能够淡然隨順。

江浮雲到底死了沒有？阿秀並沒有想到這個問題，現在她只覺得好像做過一個夢，江浮雲在夢中出現過，旋又消失，唯一最遺憾的是這個夢既苦澀又悲痛，使人不堪回首不敢回憶。

她知道有人進來，但她懶得回頭。

現在她還有甚麼值得牽掛？還有甚麼可以損失的呢？

王九冷峻聲音說道：「就在這兒，她親眼看見江浮雲掉下懸崖！」

「很好，一了百了免去很多麻煩。」這是董先生薰耀陰險聲音，他走到阿秀右邊，看看她面上淚痕，又隨她眼光向外面草地斜坡望望，那草坡盡頭空濛處，便是令人驚心而又斷腸的懸崖。

這個年輕秀麗有如無瑕白玉一般的少女，心中正在想些甚麼呢？

董先生放棄推測，因爲他認爲人類的情感很幼稚很愚蠢，尤其是年輕人的愛情更是盲目而又粗劣。

他的聲音很平淡：「阿秀，你可以隨意到處走走。甚至可以到西湖遊逛。但你却絕對不准越過後園那道籬笆，你答不答應？」

這一項准許倒是很奇怪的事，連王九也皺起眉頭表示不明白也表示不贊成。

董先生又道：「江浮雲很了不起，但也是個儍瓜。」

阿秀馬上側轉頭瞪他一眼。

「江浮雲能够殺傷冰雪二老，十多年來冰雪二老手下無三合之將，但江浮雲居然能殺傷他們，這是了不起的地方。」董先生雖然讚美江浮雲，但口氣中仍然含有譏諷意味：「不過江浮雲孤身闖入本教重地，正如李陵以五千之衆當十萬之師。勇則勇矣，其奈愚蠢何？但最愚蠢的還是他的動機。」

他大概停了五秒鐘，似笑非笑瞅住阿秀：「他竟然爲了你。唉，爲了你這個黃毛丫頭片子！生命難道這麼沒有價值？」

阿秀淚珠又大顆掉下來。啊，江大哥，你竟是爲我喪生？不必問是因何緣故，但我也已值得爲你死一百次作爲回報……

「不對，事有蹊蹺，」董先生又搖頭擺腦說：「他絕不會是爲了一個黃毛丫頭冒險，我敢打賭他是爲了拳經，而拳經却在阿秀這兒。」

如果如他所料，江浮雲便忽然由情聖變成卑鄙小人了。

阿秀呸了一聲，怒道：「我根本沒有甚麼拳經！」

董先生笑得有點失望，轉眼望向王九，道：「看來這句話不會假了。」

原來他利用一切機會試探拳經下落，顯然如果阿秀有那本拳經，一定不會馬上就激烈否認，至少她會尋思一下江浮雲會不會是爲了拳經而來？

王九陪笑道：「對，她一定沒有，董先生的神機妙算向來不會錯的。」

現在董耀似乎沒有甚麼話好說了，臨走時只吩咐王九道：「好好看住她，教主今天不到明天就到。」

諸天教教主令狐次道幾時來到此地，跟阿秀有甚麼關係？董耀何以特別提及這一點？難道出家人而且身爲一教之主，也要玩女人？

阿秀當然不指望王九解答這些疑問，但王九等到董耀去了好一會之後，忽然道：「妳已經被他們看上了。」

「你跟我講話？」阿秀十分詫異：「他們看上我？他們是誰？」

「他們就是胡一粟眞人和大弟子徐眞人。看上的意思是你有做上佳爐鼎的資格，爐鼎是道家術語，據說南派煉丹之士，有一套極嚴密極高妙的方法，可以利用男女交合方法，達到煉丹成仙的目的。」

王九停一下，竟然輕輕喟歎一聲：「我不知道是眞是假，却知道有些旁門左道使用這種方法，果然能煉成一些奇異莫測神通。」

阿秀忽然有一種奇怪感覺，這個兇惡冷峻的王九雖然打過她不少次，但却不像是壞人，甚至好像有點偏帮她，在現實中會有這種奇蹟麼？

王九又說話，聲音很低：「不過我又覺得胡眞人徐眞人他們却也眞是有道之士，決不是旁門左道，所以我猜令狐教主也一定不是貪淫好色的人，莫非世上眞有修煉龍虎丹法而得道成仙的事？」

龍是男虎是女，道家丹道書籍通常都用這種隱語免得凡夫俗子驚駭涉及邪想。道家的丹道（指雙修而言）究竟是否得道成仙的通途？誰敢肯定，但以道家多年博大精深的內涵，又有誰敢信口否定？

阿秀可聽不懂甚麼龍虎丹法這等名詞，却由於自小在江湖掙扎長大，知道反正是男女間那回事，她知道既然她是個女子，長得好像還不錯（那是這幾天才發現的）。因此，被男人看上被男人打主意，便也是天公地道的事，絕不奇怪，只不過她



本人不願意，這卻是她自己的問題了。

她眼光越過後園矮籬笆望向那片斜坡草地。

她好想好想飛快奔出去，穿過綿綿絲絲春雨，然後讓自己身子也消失於懸崖盡頭，她直覺地相信這是唯一報答江浮雲以及找回江浮雲的方法。

她忽然想到一個問題：「王九大叔，雖然那些道人看上我，但如果我不願意，我寧可咬斷自己舌頭，他們怎麼辦呢？他們還能够用我煉功夫煉邪法麼？」

王九沉默了好一陣，才用很低很細聲音道：「你辦不到。我知道有一種叫做『勾召』的法術，你會很乖聽從擺佈，你絕對不會反抗。你根本連反抗或者不高興的念頭都沒有。」

阿秀不敢不相信他的話，所以她眼光又投出窗外，穿過迷濛春雨，羨慕渴望地遠眺懸崖邊緣……

× × ×

阿秀自個兒打着雨傘，慢慢走到玄天觀門口。

雖然有些道人出入行過，但看見她之時，僅只友善微笑而沒有驚訝。就像看見普通一般進香信徒一樣。由此看來，阿秀的身份遭遇大概也只有諸天教高級的人才知道。

董耀的話很有信用。阿秀果然可以隨意走動。而且後園籬笆也眞有人看守，使阿秀打消溜過去的想法。她知道最好聽話。一來她四肢乏力而走不快，所以溜得過去也沒有用。十步之內必定被守衞抓回。二來會招惱董耀便連散步也不准了。

玄天觀雖然不算規模頂大，但殿宇連綿也有十來進，兩邊還有許多院落，花木幽深，地方雅靜，實是修眞好去處。



阿秀毫無忌憚穿庭過戶到處瞧看。她本來就是沒有忌憚十分大胆之人，何況現在被胡眞人看中要獻給令狐教主，在諸天教地方行走還有甚麼好怕的？

她雖是行動緩慢，但眼睛仍然很尖（做扒手兒眼睛不尖那就只好餓死了）。所以居然被她看見冰雪二老之一（她還認得是天羅包冰）倏然隱沒。包冰本來坐在廊上一張籐椅裏，而他顯然是看見阿秀才躲開的。

阿秀也不理會，左繞右轉信步亂走。但眼睛却銳利如鷹隼，任何最隱僻的角落都逃不過她眼睛。

其實她找的正是隱僻不會被人發現的藏身地方。「躲藏」本是她的慣技。何況就算終於被搜出來，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

她轉了半天沒有失望，有個院落特別寬大，花樹錯植不說，還有山水之勝。

所謂山水之勝當然屬於象徵式。「水」是一個不規則形狀而面積也不大的池塘，池水清澈游魚可數。

「山」却是眞的山，是一座平地湧起高約十丈的石山。靠院子這邊石壁峭直。不但有山的味道，也同時成爲天然生成的圍牆。

石山左邊房子不算大，走廊上只有兩道房門。一道垂着幼細潤澤的湘竹簾。另一道則是厚身純碧的帷幕。這兩道門簾阻隔了外面的目光，使人看不見房內光景。

阿秀站在月洞門外忙忙碌碌地望了一陣。

由於她既要觀察爬滿藤蘿的石山峭壁，又要查看廊上房間有沒有動靜，故此眼珠轉來轉去甚是忙碌。

石山峭壁上的籐蘿又多又密，籐葉把石壁染成一片碧綠。不但如此，在靠右邊角落還有一個葡萄架，推波助瀾地籐葉蔓生，變成一片爬籐的清涼世界。

阿秀不理會那道張掛綠色門簾房間，因爲她固然瞧不進去，但房內之人也瞧不出來。只有那道竹簾房門甚是可慮。房內如果有人，可以看見外面情形而阿秀却瞧不見裏面。

所以她盡力放輕脚步走過去，輕輕掀簾張望。

只見那是一間很大像書房的屋子，窗明几淨，四壁都掛有字畫。左右兩邊牆壁有些書櫃書架，堆滿了書籍。右邊有張紅木雲床，床邊几上香爐內兀自篆香嬝嬝。

阿秀立刻轉身輕輕走落院中，一直走到葡萄架邊。這時絲絲春雨已洒在她頭上身上。

阿秀居然不管籐枝籐葉一片水濕，竟自一頭鑽入架後。那葡萄架後面就是石壁，也有密密籐蘿長滿。但阿秀却掀開籐蘿擠身入去。籐蘿後面居然有個凹入石洞，洞口很窄高度也只有四尺左右。

不過阿秀已經覺得很寬大，容容易易就閃入去。那片籐蘿彈回來仍然封住狹窄洞口。

阿秀雖然必須傴僂着身子，但只要這道石縫能遮擋風雨，她担保自己可以用這種很不舒服的姿勢躲上三五七日之久。從

前她做扒手兒逃走之時，比這裏更不舒服的地方也躲過。一躲就是好幾天，也沒有東西吃。」

所以她既不攷慮舒服不舒服，亦不担心虫蛇。她只想起董耀那對小眼睛露出焦慮惶急神情，便不禁快意地冷笑一聲。

她把雨傘擱在旁邊，慢慢回頭瞧看這道石縫究竟有多深？

這一瞧之下不覺呆了，原來她身後兩尺之地豁然開朗，竟然真是一個不小的石洞。

欲知那石洞究有多大？欲知裏面是潮濕或乾燥？只有進去親眼瞧瞧才知道。

她毫不遲疑倒退着進去，轉身一望，不禁又是大吃一驚。

原來這石洞內兩邊壁上都點着燈，地方不小，竟有三丈方圓。地面平整潔淨乾燥。有一張床，一張圓桌和兩張圓櫈。

然而使她吃驚的不是這些佈置，而是床上居然有一個人盤膝打坐。

這個人當然巳被她驚動而睜大眼睛。他年紀最多不過廿餘歲，樣貌清秀斯文，那種吃驚樣子似乎有點滑稽。

阿秀本來就很悍潑，這一眼瞧正那年輕男子很老實很稚嫩（沒有江湖經驗）的弱點。那裏還會放過？冷笑一聲：「你是誰？」

年輕男子定定神，回答時聲音很溫柔：「我叫阿道。妳呢？」

「我是阿秀。」她又冷笑一聲：「現在是我問你，不是你問我。你為何躲在此處？」

阿道楞一下才回答：「我巳好幾年沒有到這兒來，你看床上桌上都是灰塵。但好幾年前我跟我師父住在這玄天觀之時，我常常躲在這裏。」

「這樣說來這地方是你的了？」

「那也不是。只不過我找到這地方，後來就常常躲在這裏。有些人很討厭，我不想碰見，便總是躲到這兒來。」

「這就是了。」阿秀聲音中透出了解和同情意味。「我也試過躲那些可憎可厭的人。現在你打算躲多久？」

阿道遲疑一下道：「我還不知道。」

阿秀拿出兩個小包裹，放在桌面。解開來一包是燒餅，數了一下共是十個。另一包却是一些梅杏桃子，還有八支指頭般大小的嫩白春筍。

她把所有東西平分兩份，分放兩塊包袱布上。「我們一人一份，你想躲得久些，就省點吃。吃完別跟我要。餓死渴死是你自己的事。」

阿道拍拍腦袋，恍然道：「對，我竟然忘了帶點食物來。謝謝妳啦。你準備躲多久？」

阿秀搖了搖頭，忽然歎了口氣不再作聲。

阿道倒也精乖聰明，竟不再問。

過了好一陣，阿秀怒聲道：「你幹嗎眼睛發直一直盯住我？我臉上又沒有花。你覺得很好看麼？混帳……」

阿道呐呐道：「妳……妳是很好看。但……但我只是心裏納悶才瞧妳。妳究竟躲誰？為何躲到山上的玄天觀來？」

阿秀哼一聲：「你呢？你還不是跑到山上來麼？」

阿道柔聲道：「我不同。我本來就是修道的人。修道人不躲到道觀躲到那兒好呢？」

阿秀皺起眉頭：「你是不是諸天教的人？」

阿道小心翼翼道：「我是。但那是因為我師父的關係。」

阿秀果然初時瞪眼睛後來才又恢復和平樣子。「既然你師父是諸天教，自然你也沒有辦法不是諸天教了。」

「諸天教很不好麼？我真不知道。」

「好個屁。」她還罵了兩句又粗又髒的話。

「諸天教那些狗道士不知害死殺死了多少人。」

「有這種事？」阿道笑一下，顯然不相信。「為什麼諸天教要殺人呢？」

「鬼知道為甚麼？我們神手帮至少有一百多條性命死在諸天教狗道人刀劍之下。杭州有個老鼠精王三爺你知不知道？諸天教有甚麼天羅地網姓包兩個老賊你知不知道？這些惡賊王八蛋都是兇手你知不知道？他們手下還有許許多多兇手你知不知道？」

阿道聽得張口結舌做聲不得。任何人只要看見阿秀說話的樣子和口氣，就一定會百分之百相信她不是信口胡說。絕對沒有人能表演裝假得如此迫真如此深痛惡絕的樣子。

「唉，跟你講有個屁用？昨天我親眼看見想救我的江大哥，被包家老賊們迫得跌落懸崖。我問問你，他們為甚麼要抓我？你知不知道？」

阿道攤開雙手苦笑：「我怎麼會知道呢？」

「他們本來要殺我，因為我是神手帮的。但後來又說我是甚麼爐鼎？要送給他們帮主。哼，哼，我現在是沒有辦法，我食了藥全身沒半點氣力。但等我好了之後，我一定要報仇。」

阿道居然沒有忘記她講過的話：「替江大哥報仇？還是替你自己呢？」

阿秀瞪他一眼：「別問這麼多。你想做奸細出賣我是不是？」

阿道連忙搖頭搖手：「絕對不是。就算你對不起我，我也決不出賣你。」

「我沒有對不起你。我還把食的分一半給你。」

「啊，是的，是的。你對我很好。」

阿道聲調並不特別，但講的話却有使人十分相信的奇異力量。

他接着煩惱地連連歎氣，又憤怒地哼哼哈哈。「想不到諸天教暗中做了這許多惡事。但胡真人怎會准許呢？」

「胡真人或者是大壞蛋，或者根本不知道。但是，那個姓董的狗頭軍師却一定知道。好像有很多命令都是董狗頭發出去的。」

阿道恍然道：「原來如此，想來當真大有可能。我聽說胡真人乃是得道高人，他怎麼可能牽涉到江湖上打打殺殺的事情呢？」

「真不要鼻子，何止是江湖上？」阿秀皺皺鼻子，那表情雖是奚落胡真人，但看來却另有潑辣美態：「聽說連杭州有名的道觀都搶去好多間。他們修道的總不能



算是江湖人吧？」

阿道垂頭喪氣沒有作聲。阿秀不知何故心中不忍，道：「喂，他們所作所為與你無干。你何必氣惱？」

阿道連歎幾口氣，忽然問道：「你那個江大哥是甚麼人？」

阿秀欲待形容給他聽，但想了幾想，眼淚奪眶而出，流個不停。啊，江大哥，你是天下第一英雄，你是第一好人。却可憐遭遇墜崖粉身碎骨之禍……

阿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忽然一陣鐘聲傳入洞內。那鐘聲兩聲緊一聲緩，連續响個不停。

阿秀也停止哭泣，側耳聽了一會，道：「這鐘聲大有古怪，莫非諸天教的人要大舉搜捕我？是不是呢？」

阿道搖搖頭：「不是，是有可怕的惡人來鬧事。」

「惡人？呸！還有人能比諸天教更惡毒？」

「這話也是，」阿道連連點頭：「反正有敵人前來就對了。阿秀，我偷偷溜出去瞧瞧，回來好告訴你，好不好？」

阿秀道：「那你要小心點。」

阿道匆匆出去，脚下甚是輕捷。過了好久才回來，面色很不好。但說話時仍然堆起微笑，聲音很溫柔：「果然有人來尋仇生事。而且居然是來自仙霞嶺。十二個道人和一個女子，都拿着明晃晃長刀。」

「帶頭一個鬢髮皆白叫做林靜虛的老道人指住包冰大罵，說諸天教害死黃葉道人奪去碧元觀，後來又殺死不少仙霞派的人。林靜虛又說雖然他師兄霍靜堂坐關未出，但他還是先率一些徒衆前來問罪。包冰居然會不答辯，便下令八仙廿八星宿那些人結陣堵住下山之路。」

「他們這時是在悠然山莊後面草地斜坡上，斜坡盡頭是千丈懸崖，所以任何人一望而知如果林靜虛他們贏了不必說，若是輸敗就一定全都被迫跌落懸崖無疑。」

阿秀掩住咀吧才沒有發出叫聲。

阿道又道：「包冰的天羅和枴杖真是當世絕學，林靜靈的刀法雖然兇猛無比功力也深厚無比，但十招不到，巳經連連後退。這時八仙廿八星宿也有一大半聯手攻去，將那十一個道人和女子一路迫退。」

阿秀搖手歎氣：「別說了，結局我不必猜也知道。」

阿道搖頭，柔聲道：「不，妳一定猜不到。因為這時忽然有一個人出現大聲喝令停手。諸天教的人居然很聽話通通立刻停手後退。我瞧那人大概在諸天教很有地位，甚至連包冰都乖得很，不敢反對。」

阿秀緊張地伸手抓住他臂膀：「包冰肯放過仙霞派的道人，那個人究竟是誰？長得怎麼樣子？」

「仙霞派的人一個都沒有受傷，全都好好的離開」。這一仗下來他們當然也知道實力遠比不上諸天教，所以都趕緊下山去了。」

「至於那個人我猜可能是董耀吧？要不然包冰為何肯聽他的話？」

阿秀用力搖頭表示不同意，但她使那麼大的勁真讓人担心她的頸子受不了。

阿道茫然道：「如果不是董耀又會是誰？他年紀跟我差不多，沒穿道裝，好像蠻有威嚴，一喝之下所有諸天教的人都服從得不得了。」

阿秀沉思一陣，才道：「反正絕對不是董耀那惡賊。但他究竟是誰呢？」她深深太息一聲：「可惜江大哥昨天苦戰兩老賊之時，這個人却沒有出現……」她眼淚又流下來，時時從眼中閃出悍潑光芒巳被淚水遮住。她忽然跺脚道：「我為甚麼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你究竟是誰？」

阿道輕聲道：「我是阿道，我是你的朋友。你千萬別大聲嚷嚷，別忘記我們是『躲』在山洞裏。現在我想法子解去藥力使妳恢復氣力，然後想法子讓你平安下山，你說好不好？」

## 浪子天涯

董耀寬闊面孔發青發白，小眼睛射出可怕光芒，背着雙手在房間內走來走去，一望而知他心情又驚恐又煩燥。「教主為何會突然出現？」他聲音也顯得特別刺耳：「仙霞派的人居然能活着離開，不久就會變成本教大患。」

旁邊只有一個人，就是身材瘦削面目冷峻的獨行大盗王九。「董先生，令狐教主出現不妨事，仙霞派看來也成不了氣候，我只担心那小女孩阿秀。她居然會在玄天觀內失踪影，我越想越覺得不妥。」

董耀搖搖頭，有點心不在焉：「她不是失踪。但……唯其如此才更加可怕。教主從來不單獨出現亦不管任何閒事……」

他忽然精神一振，眼光烱烱盯住王九：「你不是諸天教徒。我也試探過很多次，證明你對我忠心耿耿。」話聲一頓，聲調變得更為審慎嚴肅：「如果我要你施展你最拿手的『飛芒流銀百步穿針』絕技，對象竟是令狐教主，你會不會猶疑呢？」

王九毫不思索毫不遲疑：「只要你下命令　天王老子都一樣。」

「據我所知令狐教主可能有點內功。」董耀微微而笑，顯然很滿意王九的回答：「但却不懂武功，所以就算普通暗器也可以輕易取他性命，何况是你這種武林最秘毒絕技。嘿，嘿，他最好別迫得我要下這道命令。」

王九堅定聲音和效忠表情使他甚感安慰。諸天教就算有無數高手。但只須一個王九，只要他能一舉殺死令狐教主。他仍然有把握控制諸天教，最大不了犧牲王九作為代罪羔羊就是。

董耀微微而笑：「等着吧，阿秀不久就會出現，教主也一樣。當他們出現就是我下最後決定之時了。」

× × ×

阿秀在山洞內躲了三天之久。這三天之中却很少和阿道交談。因為阿道從不先開口跟她說話，如果阿秀不開口，他就默然靜坐。本來阿秀對他印象極好，但後來却變得極壞，哼，你不跟我講話難道我就稀罕了？我也不先開口說話，看看到底誰熬不住？

為了這點所以阿秀對阿道印象變得很壞。而事實上由於阿秀必須知道諸天教一些事情，所以又不得不忍氣吞聲先開口！

阿道的確有點可惡，他答完阿秀的問題之後，便又不再開腔。

他這種沉默一直靜坐態度，使阿秀越來越生氣，故此到第三天阿秀衝動得簡直失去理智！

她冷笑一聲，忍住了氣憤自言自語道：「沒有甚麼了不起，我找江大哥去。」

她去那兒找江大哥？江浮雲已經掉落在懸崖之下。他的骸骨有沒有找到還是疑問？

阿道從深沉冥思靜默中醒過來，才想到這一類不合理問題時，阿秀已經颼一聲穿出洞外去得無影無踪，她本來四肢酸軟無力，卻被阿道不知弄些甚麼藥來給解救了。所以她已恢復矯捷身手。

天氣難得晴朗，正午時分的太陽也使得山上有點燠熱。這個時刻觀裏的道人不是做日課就是午睡。而上山進香拜神的信徒們亦都躲在陰涼殿堂或各處靜室休息。

故此阿秀一直「跑」出玄天觀也只不過碰見三個小道士，他們都目瞪口呆看她，全然不明白何以一個美貌少女能跑得這麼快？她為甚麼不慢慢走而要飛跑？

阿秀一下子就繞過悠然山莊，來到斜坡草地。

四下杳無人跡，諸天教原本設在後園籬笆的守衞們也撤走了。

她順利地走到懸崖邊緣，伸手扶着斜伸出崖外的松樹，上半身盡量傾斜出去向下瞧望。

崖下全無雲霧，但卻深達二三百丈，所以黑黝黝的崖底一時也看不清究竟怎樣？是枝葉腐爛的泥沼呢？抑是無數堅硬的亂石。

暫時好像還無人發現她的踪跡，所以阿秀俯身尋思。江大哥掉下去的時候害不害怕？當然不會害怕，他是那種視死如歸的英雄人物。「死亡」絕對不能够令他害怕！

他身體碰到崖底之時覺不覺得痛呢？他在那一刹那間有沒有想起我呢？

阿秀深深歎一口氣。

目前的時機若一失去，只怕永遠再也沒有了。「時機」意思是可以投崖自盡，如若再度落入諸天教之人手中，像王九所說被他們使出「勾召」之術，我便得乖乖自動送到諸天教主懷抱中任他為所欲為。

等到我清醒之時，就算我有機會自殺，但過去的已經不能挽回不能抹煞。所以我何必白白讓諸天教主快活得意？

她抬頭望望天色，萬里晴空全無雲翳。可惜明朗暖熱的太陽，也不能改變人間的種種不幸！

阿秀又深深歎口氣，突然間身子一倒向前傾跌。她的身子便宛如一塊蠢笨石頭跌出懸崖外，接着向下飛墜。

「明知一死了百願，無奈餘哀欲絕難」。阿秀摔死也就算了，卻還有甚麼餘哀呢？

阿秀其實也不是那麼多愁善感，在生死一瞬間還能够大有感觸哀傷之人！

她之所以覺得「無奈餘哀欲絕難」，原因是足踝忽然一緊，有一隻冰冷堅硬的「手」抓住。使她雖然下墜了三丈有多，卻仍然不得不停止了飛墜之勢。

身形猛然停止時腳踝那陣疼痛根本算不了一回事。因為她雖然是倒吊在半空，但眼睛仍然看得見，她看見凹入的懸崖裏面有個石洞。

山崖凹處有個洞穴本來甚是平常，可是洞口有個人站着就絕對不平常而值得驚怪。甚至可以驚怪得連腳踝的疼痛也忘記了。

何況洞口那個人竟是江大哥江浮雲？

阿秀第一個念頭是她一定已經發了瘋，所以看見不應該看見的景象。所以她叫了一聲江大哥就陷入半昏迷情況。

但是阿秀很快就清醒，她看得見（雖然還是倒吊着）身子已經迅即移近江浮雲。那是因為江浮雲用一根飛抓抓住她拉過去。

然後她忽然已經不是倒吊而是坐在江浮雲懷中，她用力揑一下大腿，知道不是作夢，淚水就如八月錢塘江潮那樣駭死人直衝出來。

她聽見江浮雲安慰她叫她不要害怕。但為何他不把她足踝上的鋼爪拿掉？

那洞口雖然不算大，但卻仍然可以看見寬敞洞內的情況。看來洞內不但寬敞乾燥明亮，而且似乎還有床舖桌椅。但可能麼？在懸崖凹入的洞窟裏居然還有傢俱？

她最後聽到江浮雲的聲音是說：「妳先回去，我馬上也會動手了。」

然後江浮雲的手指在她身上碰一下，她登時暈迷過去，等到她回醒，已經是在一個房間內。只有董耀王九在床前，都凝視着她！

阿秀大聲叫喊江大哥，又不斷說着看見洞窟床舖等等。看來她已經神智不清。

董耀搖頭道：「她不行啦，我看留着她已沒有用處。」

王九立刻伸手摸到靴上的七首，臉色冰冷。但董耀卻又道：「暫時別動她。哼，如果她不是瘋了，絕對不能讓她多活片刻。」

換言之，正因為董耀認為阿秀已經神智不清，才不急於殺死她。為甚麼會這樣呢？

× × ×

許許多多事情發生得又快又突然，不但使人目不暇給，更使人感到驚駭錯愕而無法應付。

阿秀一奔出房外，立刻知道自己原來是在玄天觀內，而這時院門走入一個人，她一眼望去，不覺怔住，敢情那個人正是阿道。

阿秀直到現在看見阿道穿着農人衣服，一頂斗笠掛在背後，才記起他從前居然是作文士裝束，所以大有風流儒雅氣象。眼下變成一個鄉下青年，便淳樸可喜令人覺得十分可以信賴。

所以阿秀叫一聲「阿道」，向他奔去，撲入他懷中。

阿道柔聲道：「妳發生了甚麼事？妳的腳怎麼啦？為何一跌一跛的。」

那是像人手似的「鐵爪」留下的後遺症。但阿秀一時也講不清楚。只道：「阿道，我看見江大哥，他沒有摔死。」

阿道甚是沉着，眼珠一轉，道：「我正要去瞧瞧，妳當然一道走，但妳必須改個裝扮，別讓人家一眼就知道妳是誰。」

他打算到那裏瞧瞧？要看甚麼？又為何阿秀不可讓人家一眼認出？

這些問題阿秀簡直沒有機會問，因為



她急急忙忙更換一套道童裝衣服時，當然不能給阿道站在旁邊瞧看。而當她換好衣服同時頭髮也紮好一個髻，走出來就被阿道拉着向觀外跑。

阿道一直拉她向悠然山莊奔去，並且繞莊飛跑，顯然要跑向山莊後面那一大片斜坡草地，阿秀忍不住大聲問道：「你知不知道前面是甚麼所在？」

「我知道，剛才玄天觀的鐘聲你聽到沒有？就像前幾天一樣，是有敵入侵的警鐘。」

有人入侵諸天教重地？誰呢？莫非仙霞派捲土重來。

阿道拉上斗笠，面孔隱藏了大半，而阿秀看來根本就是小道童，兩個人絲毫不惹人注目，只像是好奇心重的農家子和小道童聞聲奔去瞧瞧熱鬧。

所以當他們出現於草地時，人人都只望他們一眼就不再注意。

阿秀失聲欲叫，但聲音只到了唇邊就發不出，因為她咀吧被阿道一掌掩住。

啊呀，江大哥，果然是你？你當眞沒有摔死？但既然沒有摔死，為何又被諸天教許多人堵截住？你不會等天黑才悄悄逃下山去？

阿秀心中大叫質問，好在她咀吧發不出一點聲音，所以諸天教無人向這邊望上一眼。

其實並非沒有人看他們，而且看他們的正是這火爆兇險場面中的主角江浮雲。

江浮雲的眼光好像快刀利劍，似乎能看穿他們的偽裝，因為當他看見阿秀服服貼貼軟靠那年輕人身上，並且任得他掩住咀吧時，忽然變得神采奕奕，很放心地微微而笑。

堵住江浮雲的人羣大部份是持刀握劍的道人。只有前面的冰雪二老，還有董先生和王九不作道家裝束。

包雪手掌已痊癒七八分，已可以抓網（地網）應敵。他面色很壞，眼中閃動仇恨光芒。他當然很想親手弄死這個傢伙，洗雪數十年來第一次負傷的恥辱。

董先生厲聲道：「江浮雲，你究竟是誰？」

既然已叫得出去他名字，卻問他是誰，豈不是很荒謬滑稽？但沒有人這樣想，因為董耀問的是他眞正身份，問的是他的來意。

江浮雲冷笑一聲，眼光移到旁邊不遠處那隻大黃狗：「阿南每天到懸崖邊走好幾回，牠當然知道我沒有摔死，但你們卻瞎了眼睛全然不知。」

他停歇一下又道：「噢！對了！你問我是誰？我的答案是你身邊的人是誰？」

所有的目光都在王九身上掠過。

董耀沒有回答，王九也不哼聲。

江浮雲仰天一笑：「他就是天下公門都懸重賞緝拿歸案的大飛賊王九。」

董耀不禁一楞，道：「你是公門捕快？你為了緝捕王九而來？」

「我不是捕快。」

「那好極了！」董耀聲音非常響亮：「有煩冰雪二老速速拿下這狂徒，此人已殺死了本教十餘人，罪大如山，絕對不可輕恕。」

冰雪二老只是走前兩步，但其他的人都一齊後退，所以立時空出一大塊地方讓他們施展。

阿秀感到阿道的手臂一緊，並且聽見他低低問道：「你江大哥眞的殺死了很多人？」

「當然是眞的，如果他不是已救出阿猛，只怕還要殺死更多的人。阿猛比我還小，我們一齊被冰雪二老抓住，你知不知道，神手帮百餘二百條性命死在諸天教手中？」

阿道手臂慢慢鬆開，沒有回答。

江浮雲雖然身陷十面埋伏的重圍中，但他好像還能够看見四方八面任何動靜，阿道甚至覺得他對自己微笑一下。

冰雪二老已經亮出他們威震天下武林的「天羅地網」和金枴銀枴。

這幾件兵器，還有如冰似雪寒冷得令人發抖的兩個人。的確曾使天下高手聞名喪胆，也的確曾經毀了不少好漢英雄。

包雪先開口，（往往都是他先講話）：「江浮雲，這回你就算跳下懸崖，我們也不肯罷休了。我們要非找到你屍體才算數。」

包冰冷冷道：「殺吧！」

江浮雲微笑踏前兩步：「你們眞了不起，不但煉成天羅地網金銀枴絕藝。還有這早已成為絕響的『冰天雪地』奇功，眞使人驚訝而佩服。」

冰雪二老都微微動容變色，數十年來他們縱橫江湖，殺死無數敵對高手，但今天還是第一次有人能够道破他畢生苦煉的神功名稱。

「上一次我不開口，你們一定記得。」江浮雲仍然微笑，一派和氣生財樣子，「那時候我還差那麼一點點，所以眞不敢開口說話！你們心裏自然明白，當你們施展這冰天雪地奇功之時，對方若不開口，效力就打個對折都不止。對了，你們自然更知道既然我現在敢開口說話，必定是有恃無恐，你們也許想知道，何以前幾天我還不敢開口，但現在卻又敢了？」

包雪道：「你肯不肯講呢？」

「好，你們聽着。」江浮雲笑容更瀟洒。不過在諸天教之人眼中，卻只是「可惡」。「我欠缺幾招指法，所以我的內功空自很有點火候，卻配合不起來，我這話你們當必明白？」

冰雪二老都凜然點頭。「但莫非你這幾天已經學會那些招數？所以內外配合圓滿而不怕我兄弟的冰天雪地奇功？」包雪問。

「那懸崖凹入處有個石洞。那是我十幾年前常常和一個好朋友躲在裏面談笑的隱秘所在。」江浮雲歎口氣，他一定是緬懷起往事，而這種事裏有個美麗的女孩子小玲（阿秀的姑姑）。「所以我跌落懸崖，其實我只不過回到舊日遊息之地。」

人人都默然地聽着，包括冰雪二老在內。

「不過，我這一手竟也沒有瞞過天下人眼目。在你們之中有一個人居然瞧出我跌出懸崖時姿式不對，所以猜出我並沒有摔死，也所以用飛抓吊了些食物給我。」

人人驚訝騷動互相瞧着，但這樣當然瞧不出「那人」是誰。

「我這幾天在石洞裏，翻看一下神手

幫的拳經，居然學會了幾招指法。」

董耀幾乎跳起來大聲叫問：「神手帮拳經在你手上？」

江浮雲瞪他一眼，道：「這個囉皂插咀的小子是誰？」

包雪道：「不可胡說，他就是本教護法軍師董先生董耀。」

江浮雲啊一聲，道：「眞是失敬了。他既然是軍師爺，你們以及還有很多人自然要聽他指示聽他的命令。」

包雪冷冷道：「廢話，不聽他難道聽你的？」聲音未歇，左手一揚，「地網」幻成大片銀光堵住左邊的空間。

包冰的金網也跟着飛出堵住右邊，天羅地網果然有彌天蓋地之勢，罩住堵住江浮雲往何突圍逃走之路——只有退往懸崖那邊沒有阻隔。

兩張金銀巨網飛漩幻轉，使人眼花繚亂。但最可怕的還是等在網後的金枴銀枴，隨時隨地都可以忽然揮出砸得腦漿迸裂或者肉綻骨折而死。

江浮雲連退七八步，顯然一時無法應付「天羅地網」，何況他赤手空拳，更顯得全無還手之力。

但這不過是很短暫現象而巳，江浮雲馬上就使全場之人大驚失色，因爲他忽地飈然衝上前，快得有如電光石火衝入網影中，其實他雙手出得更快，每隻手用一隻手指（食指）勾住金天羅和銀地網。

沒有人看得出這是甚麼指法。只看見那兩張巨網忽然翻轉回去，有多快就多快，反而迎頭罩住冰雪二老老。

冰雪二老如果當時捨網縱逃很可能可以避開。但他們當然捨不得名震天下的天羅地網，而且還想變化手法反擊還想罩住敵人。却不料兩張巨網毫不客氣一下子就把他們罩住，就像他們無數次裹住敵人一樣，全身上下沒一絲縫隙。

任何人被這種特製金絲銀絲的巨網罩住，也就好像五月節粽子一樣，而且變成滾地葫蘆，連冰雪二老自己也不能例外。

江浮雲那一招指法奇妙無比。但跟着雙指齊出的招數也使人歎爲觀止。他每隻手的指頭只不過在金天羅銀地網上點了一下，冰雪二老馬上不再翻滾掙扎，眞眞正正變成兩個大粽子。

沒有人想得到名震天下的冰雪二老竟然一個照面就揮網自裹。所以人人震驚得發楞發呆。董耀駭然踉蹌直退，王九一直跟着他。但居然也有個中年道人搶步奔近，大聲道：「董先生休得驚慌！我衆彼寡定可制敵取勝。」

這個道人叫聲一起，一衆道人也定過神來，霎時刀劍並舉佈成陣勢，一共是十把長劍和十二柄快刀。這些道人全是護法八仙廿八星宿之列，都是武功精湛高手。陣勢一擺開實是不同凡响。看來就算比不上「天羅地網」。但人多勢衆也決不是江浮雲兩隻手指就能够解決的。

八仙廿八星宿巳有一仙三宿死在江浮雲傘劍之下，故此人人對他極爲仇恨。

江浮雲仰天大笑一聲，才道：「何以我不但沒有見過教主令狐次道，甚至連胡一粟眞人也從未見到？」

一個年紀較老的道人厲聲應道：「教主和胡眞人上修仙道，棄絕凡俗，怎會爲這種小小魔刦分心？」

他意思是說凡是侵擾諸天教的人，都等於是教主和胡眞人的魔刦。要使他們分心使他們躭誤正果修爲。當然這種理論也很說得通。看來所有的道人們無不深信這話，所以陣勢更加透出森厲强大殺氣。

江浮雲退開幾步，也厲聲道：「董耀，你出來，不要躲在後面。令狐教主和胡眞人知不知道你殺害神手帮百餘條人命之事？知不知道你用陰謀用暗殺等手段，奪得蘇杭許多著名道觀之事？」

在懸崖下面山洞蟄居的三天，江浮雲不但武功上有了突破成就，同時也獲得很多消息，這些消息都是那抓住阿秀脚踝同一隻鋼爪送下來的。

所以江浮雲知道諸天教一些內幕，例如諸天教主令狐次道，胡一粟眞人等都不管教中之事，一切都由董耀把持作主。也知道護法八仙廿八星宿武功不錯，若是有十幾個湊在一起擺出陣勢，那是玄門正宗武學，高妙無匹不可力敵等等。

江浮雲也看得出那些道士們的陣勢的確奇奥森嚴之極。這種禦魔衞道的正宗玄門武學，實在不是一般武林家派可比，故此，他眞不敢貿然出手，倒不如當衆揭發董耀罪行，瞧瞧能不能瓦解這羣道人的陣勢？

誰知那些道人們一擺好陣勢，便對任何言語都充耳不聞。

江浮雲眉頭一皺，知道不能不當機立斷，大喝道：「董耀，瞧我取你狗命。」

但雙方當中隔着十幾廿個道人的陣勢，只用言語恫嚇並無用處。

董耀也定過神來，呵呵笑道：「很好，你有甚麼辦法殺死我呢？」

江浮雲洪聲喝道：「王九何在？」

王九忽然响亮答應一聲，把董耀耳朵震得嗡嗡直响，也駭了一大跳。同時也感到王九那支鋒快七首巳經頂住後背要害。

這個出身卑微被天下公門追捕得無處容身的飛賊，居然會是奸細？居然會是江浮雲的搭檔？

董耀只覺得殺了他也無法置信，但七首鋒利尖刃巳刺破他背心皮膚。證明這是眞眞實實之事。所以他只好直眨眼睛，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江浮雲大喝道：「罪首禍魁都是董耀，殺了此人定當天下太平，王九。」

王九响亮應道：「在！」

江浮雲正要說出「取他狗命」這句話，但忽然咽住，喉嚨好像忽然被人用番薯塞住。

他看見另一把明幌幌短刀頂住王九脅下要害，而且那人出手奪過王九的七首。那人正是剛才奔到董耀旁邊的中年道人，他刀尖實在巳刺入王九脅下約莫一寸之深。這一刀雖然全然不能要命，却足以使王九失去全身氣力。當然如果再刺入一兩寸，十個王九也活不成了。

那中年道人冷冷道：「我是護法八仙之一火行仙是也。王九是假的王九，他假冒王九之名取信於董軍師。可惜董軍師一直都不肯透露有關此人姓名來歷，否則我老早就可以拆穿他的戲法了。」

董耀脫險走開兩步，喘一口大氣：「我以爲他眞是走投無路的飛賊王九，所以諒他決不能反覆不敢叛變。誰知却是個冒牌貨？火行仙，你怎知他是冒牌貨？」



火行仙聲音冰冷清晰：「因爲我就是王九。」

江浮雲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飛賊王九自從天下公門展開大規模緝捕之後，巳有好久一段時間失去蹤影，許多消息都指證王九巳經死於非命。所以這一次行動就由平生行蹤十分隱秘的武林高手「六爪魔手」金昆假冒王九，用盡八寶混入諸天教臥底。

這一切都巳經無關重要了。「六爪魔手」金昆空有一身武功絕技。雖然他曾經施展魔手從數丈外飛出及時抓住阿秀足踝。他讓她看見江浮雲，後來又把她吊上來。但所有的一切都將隨着他的生命消失，人生本來就是如此可悲。

阿秀却忽然注意到天色巳變。本來晴朗的天空變成陰暗，而且開始又下着細細綿綿的春雨。

唉，人生中爲何有這麼多可怕可悲纏繞不休的事？君子和小人，執法官吏和犯法盜賊，恩人和仇人等等，到底有沒有分別呢？

她離那火行仙王九可說是最接近的了，大約有一丈左右。但她深深知道除非有劈空掌力能够隔空擊傷制服火行仙王九，才救得六爪魔手金昆，如若妄想飛躍衝去，只怕一步還未跨完金昆就變成屍體了。

怪不得從前她隱約覺得那個「王九」雖然打她，雖然很冷峻，却好像很好人，好像暗中帮忙她，原來他不是王九而是金昆。但現在知道有甚麼用呢？她又不會劈空掌，不但沒有見過，連聽也沒聽過當世有誰練成劈空掌的？

江浮雲也遮掩不住很壞很可怕的面色，功敗垂成巳經令人頹喪洩氣不過。何況眼看金昆性命不保（他根本沒有時間想到自己和阿秀的命運）。

阿秀忽然聽到一聲長笑從她身邊發出。她身邊只有一個淳樸老實沉靜的阿道，笑聲當然是他發出的。但怎麼會是他大聲長笑呢？他憑甚麼惹來衆人注目也惹來禍事？唉，這個人……

不過阿秀一定有某些地方判斷錯誤，因爲所有的道人不但驚訝，而且差不多都露出某種奇異神情。

阿道不止敢笑，還敢大聲說話：「火行仙，放下刀子。」

火行仙大聲應道：「是！」

但董耀却大喝道：「不行，先殺死奸細。」

火行仙王九只怔那麼一下，也自應道：「是。」手腕勁力一發，鋒利短刀便巳刺出。

可惜刀子刺出只不過是他的想像。當他殺機一起刀勢欲出的刹那間，「嗤」地破空之聲一响，他全身巳經痲木。

人人都驚愕顧視，連江浮雲也一樣。因爲這分明是用指力隔空點穴的聲音。衆人雖然未見過，但正如俗語說：就算沒有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走路，就是這麼回事，反正這些高手都曉得是「隔空點穴」。

他們的目光都聚集在阿道身上。阿道掀掉斗笠，面色顯然很不悅回望那許多道人。

一個年紀最老的道人丢掉長刀，拜倒在地大聲道：「地行仙李清心參見教主！」其餘的道人個個抛下刀劍跪了一地。

現在眞相巳白，阿道竟然就是諸天教主令狐次道。阿秀回想一下，這個人實在不能說他不是君子不是端人。在那石山洞裏足足三天，她根本全無氣力。然而令狐次道却沒有半點冒犯她，甚至連一句猥褻笑話都沒有講過。這種人如果是壞人，天下再也找不到好人了。

江浮雲大步走過來，伸手抹抹面上春雨水珠。眼光先落在令狐次道面上：「你很好，我相信你會把所有兇手交給官府按律處罪。你一定會這樣做吧？」

令狐次道頷首道：「我會。」

江浮雲眼光巳轉到阿秀面上：「你也很好。我很想帶你和阿秀再去吃醋溜魚。但我必須趕快回京師報告。我相信令狐教主一定會好好照顧妳。」

阿秀輕輕搖頭，又深深歎口氣：「我記得姑姑說過，有些人命運註定永遠流浪，永遠不會停歇安居。江大哥，你是不是這種人呢？」

我是不是這種人呢？江浮雲自己也暗暗歎口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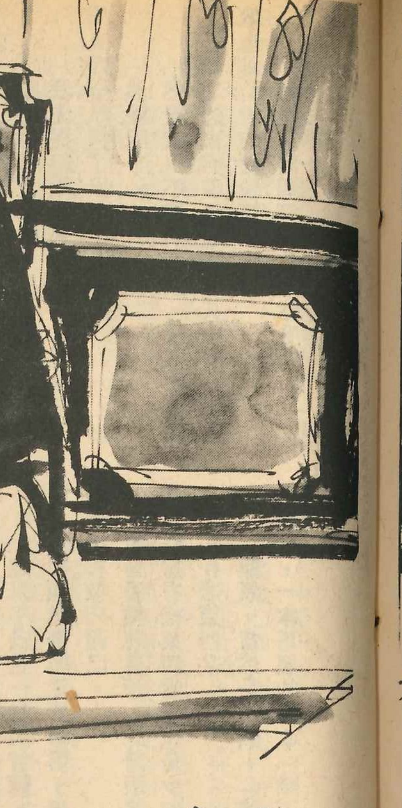
撲面春雨又使他眼睛模糊而不得不舉手抹一下。啊，綿綿無盡江南春雨！踽踽凄清萬里孤行！

天下本無不散筵席。阿秀，還有小玲，再見了！

——找一個下雨天，我們說再見……

——我們在下雨天，再見，再見……

—完—



楚留香新傳

# 玉劍傳奇（大結局）

古龍·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留香登上一艘戰船上，看見甲板上有一列女兵，她們對於楚留香的出現，視若無睹，可見這些女兵訓練有素，突然，一位將軍模樣的中年女人由隊伍後走到楚留香面前，楚留香面對着她，毫無表情，她身後那個侍從，疾然出劍分刺楚留香雙目，楚留香兀立不動，兩把劍刺至眼前三寸處即止。女將軍見楚留香有胆識、夠鎭定。便以重酬請楚留香去殺一個人，楚留香斷然拒絕，女將軍無計可施，便將重傷的白雲生讓他帶走，他們即離開戰船，乘小舟順流而去……

## 天外傳捷報　刺虎竟全功

### 第十九章

#### （一）幸運兒

他死，另外一個人也得死。他活，另外一個人也能活下去。

天色漸漸暗了，誰也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到明天日出時，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　　×　　×

這個世界上大概很少有人會把沙漠和海洋聯想到一起。

海洋是生動的、壯闊的、美麗的，充滿了生命的活力，令人心胸開朗，熱血奔放。有很多人熱愛海洋就好像他們熱愛生命一樣。

沙漠呢？沒有人會喜歡沙漠，到過沙漠的人，沒有人會想再去第二次。

可是一個人如果眞正能同樣瞭解海洋和沙漠，就會發現這兩個看來截然不同的地方，其實有很多相似之處。

它們都同樣無情，同樣都能使人類感覺到生命的渺小和卑微，同樣都充滿了令人類完全無法的變化，在這種變化中，人類的生命立刻就會變得像鐵鎚下的蛋壳那麼脆弱。

在某一方面來説，海洋甚至比沙漠更暴厲更冷酷。而且還帶着種對人類的無情之譏笑。——海水雖然碧綠可愛，可是在海上渴死的人很可能在比沙漠上渴死的更多。

一個人如果缺乏可以飲用的食水，無論是在沙漠裏或是在海上，都同樣只有一件事可以做。

——等，等死。

×　　×　　×

這一次楚留香居然沒有死，並不是因爲又有奇蹟出現了。奇蹟是很少會出現的。

這一次他沒有死，只不過因爲有一個人救了他。一個誰都想不到的人。

×　　×　　×

很久之後，在一個風和日暖的傍晚，在一片開滿了夾竹桃和杜鵑花的山坡上，胡鐵花忽然想到這件事，所以就問楚留香：「那一次你怎麼會沒有死？」

「因爲有個人救了我。」

「在那種時候，那種地方，有誰會去救你？」

「你永遠想不到的。」楚留香笑得很神秘：「就連我自己都想不到。」

「那個人究竟是誰？」胡鐵花有點着急了：「這次你絕不能再要我猜了，我已經猜了三個月還沒有猜出來，難道你眞要把我活活急死了。」

「好，這次我告訴你。」楚留香說：「那次救了我的人，就是那個要搜我身的麻子。」

胡鐵花怔住。

「是她救了你，她怎麼會救你？」胡鐵花非但想不通，而且，簡直沒有法子相信。

楚留香却輕描淡寫的說：

「這件事其實也簡單得很。」他告訴胡鐵花：「她救了我，只不過因爲我把她丟進了海裏去。」

胡鐵花越聽越糊塗了，楚留香却越說越得意。

「她要搜我，我當然也要搜一搜她，只不過對她那種女人我實在沒興趣碰她，所以我就用了種很特別的法子。」

「什麼法子？」

「我先捉起她的那雙脅脚，把她身上的東西全都抖了出來。」

「然後呢？」

「然後我只不過順手摸，把其中幾樣比較特別的東西摸了過來。其中有一樣是個像神箭般的圓鐵筒。」

「就是這個圓筒子救了你？」

「就是。」

「一個小小的圓筒子怎麼能從大海中救人？」

「別的圓筒子都不能，但這個圓筒子能。」

「這個圓筒子究竟是什麼兒玩意？」

「也不是什麼玩兒意，只不過是一筒旗花火箭而已。」

楚留香微笑！

「白雲生看見我把那個圓筒子拿出來的時候，臉上的表情簡直比你看到一千兩百罈陳年好酒還高興。」他說：「一個人如果能看到自己的朋友臉上露出那種表情來，一輩子只要看見一次也就够了。」

× × ×

胡鐵花一直在嘆氣。

「我知道你這個人運氣一向都很不錯，却還是沒想到你的運氣會有這麼好！」

「這不是運氣。」

「這不是運氣？難道你早就知道那個圓筒子是史天王屬下遇難時用來呼救的訊號？」

「我不知道。」

「那麼這不是運氣是什麼？」

「這只不過是一點點智慧，一點點謹愼，一點點處處留意的習慣，再加上一點點手法和技巧而已。」

楚留香摸着鼻子，眨着眼笑道：「除此之外還有樣東西當然也是少不了的。」

「什麼東西？」

「運氣，當然是運氣，」楚留香又板起臉來，一本正經的說：「除了運氣之外，難道還能有什麼別的東西？」

## （二）荒島漁村中的奇遇

就在胡鐵花差一點氣得把剛喝下去的一口酒從鼻子裏噴出來的時候，楚留香又開始繼續說出了那一次他的奇遇：

「我們把那一筒訊號放出不久，就有一批漁船來把我們救到一個孤島上去，島上只有一個漁村，居民都是漁夫，看起來和別的漁村完全沒什麼兩樣。」

楚留香臉上又露出那種神秘的表情：

「可是我却在那漁村遇到幾個奇怪的人，我永遠都想不到會在那種地方遇到他。」

「他們是誰？」

「是胡開樹、司徒平、金震甲、和王盾。」

× × ×

楚留香說出的這幾個名字，每一個都是可以讓人嚇一跳的。

胡鐵花嚇了一跳。「這些大英雄大俠客們到那個小漁村裏去幹什麼？」

「我想他們大概不是去吃魚的。」楚留香故意問胡鐵花：「你想呢？」

這一次胡鐵花好像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了。「難道那個漁村就是史天王在海上的根據地之一，難道那些大俠們都是爲了史天王而去的？」

楚留香嘆了口氣。

「像你這樣的聰明人，爲什麼偏偏會有人硬要說你笨？」

胡鐵花也嘆一口氣。

「我一直有點看不起那位胡大俠，想不到他居然眞是個角色，居然也有膽子去找史天王。」

「那你知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去找史天王？」

「難道他不是去找史天王拚命的？」

「拚命是拚命，只可惜的不是他自己的命。」楚留香苦笑：「他去找史天王，只不過要求史天王爲他去拚掉幾個人的命而已。」

「他是不是還帶了一份重禮？」

「那當然是絕不能少的。」

「我一點都不奇怪，我眞的一點都不奇怪，像這樣的大俠我早就見得多了。」胡鐵花冷笑：「我想他見到你的時候，臉上的表情一定也很有意思。」

楚留香又嘆了口氣：「老實說，那樣的表情我也不想再看到第二次。」

× × ×

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那一次史天王究竟有沒有到那個漁村裏去？」

「他當然去了。」

「你有沒有看見他？」

「我又不瞎，怎麼會看不見？」

「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這個問題楚留香想了很久之後才能回答。

「我也不知道他是個怎麼樣的人，我只能告訴你，我眞正看清他的那一瞬間，我才明白別人爲什麼說他是殺不死的。」

「爲什麼？」

「因爲他根本不是一個人。」

× × ×



楚留香第一眼看見史天王的時候，是在一個天氣非常好的早上。

史天王當然是坐船來的，却不是楚留香想像中那種戰船巨艦，而是一條很普通的漁船，甚至已經顯得有點破舊。

那一天早上天氣晴朗，楚留香遠遠就可以看到這條漁船破浪而來。

漁船的本身看來連一點特別的樣子都沒有，可見速度却比任何人看到過的任何一條漁船都快得多。

船上有七個人。

這七個人都穿着普通的漁民衣裳，敞着衣襟，赤着足，身材却很高大健壯。

漁船一靠岸，他們就跳下船，赤着脚走上沙灘，每個人的行動都很矯健，而且顯得虎虎有生氣。

那時楚留香想不到這七個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威鎭七海的史天王。

在他的心目中，史天王不應該是這樣子。

在他的心目中，史天王應該戴金冠，着金甲，扈從如雲，威儀堂皇。

但是白雲生却告訴他。

「大帥來了。」

「大帥？」楚留香還不明白：「那一位大帥。」

「這裏只有一位大帥。」

「楚留香這才吃驚了：「你說的這位大帥就是史天王？」

「是的。」

× × ×

但是直到那一刻，楚留香還是看不出這七個人中那一個是史天王。

因爲這七個人的裝束打扮幾乎是完全一樣的，遠遠看過去幾乎完全沒有分別。

他們大步走上沙灘，每個人手裏拖着的漁網中都裝滿了他們從海洋中打來的豐收。

看起來他們都是熟練的漁人，也只不過是些熟練的漁人而已，最多只不過比別人的漁人更强壯更魁偉一點而已。

可是島上的漁民一看見他們就已經在歡呼。他們微笑揮手，在歡呼中走入一棟用木板搭成的大屋，在沙灘上留下一串脚印。

× × ×

楚留香立刻又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這七個人留下的脚印看起來竟好像是一個人留下來的脚印。

七個人一連串走過，每個人一脚踏下時都恰巧踩在前面一個人留下的脚印裏，每一個脚印之間的距離都是完全一樣的。

在那一刻，楚留香已經知道他遇到的這個對手是個多麼可怕的對手了。

× × ×

可是讓楚留香覺得眞正震驚的，還是在他被請入那間大屋面對史天王的時候。

從來沒有人能讓楚留香如此震驚過。

他曾經面對天下無敵的劍客薛衣人的利器，他也曾經面對幽雲息魂般詭秘難測的石觀音。他也曾經和天下武林中人視爲神聖的水母陰姬決戰於神水宮中。

他這一生中，身經無數次生死決於一瞬間的惡戰。

可是他從未如此震驚過。

# 第二十章

## （一）無法捉摸的人

木屋高大寬敞，光綫充足明亮，窗子經常是開着的，一抬眼就可以看到陽光照耀下的海洋。

海風溫暖而潮濕，幾個打着赤膊的孩子正在沙灘上玩貝殼，身上的皮膚也和他們的父兄一樣，被晒成了古銅色。

海濱有兩個年青人在整理漁船，幾個小媳婦老太太聚在一起，一面聊家常，一面補漁網。小小的漁村中到處都充滿了安樂福和之意，誰也想不到，就在這一天，就在這個木屋裏，所發生的每一件事都足以震動武林。

× × ×

楚留香踏着柔軟的沙粒，從陽光下走進這間木屋時，也許就是他這一生中最震驚也最失望的時候。他從不相信這個世界上眞的有人力無法做到的事，也不相信世上有永遠無法擊倒的人。

現在他相信了。

因爲史天王根本不是一個人。

× × ×

史天王是七個人。剛才從漁船中走上沙灘的那七個人，不但裝束打扮完全一樣，連神情容貌身材都是完全一樣的。

這七個人中每一個都可能是史天王，但是誰也分不出那一個是眞的。

就像是秦始皇的疑塚一樣，史天王也爲自己準備了六個身外的化身。

如果你根本分不出誰是眞的史天王，你怎麼能在一瞬間刺殺他。

如果你不能把握住這一瞬間的機會，那麼你就永遠沒有機會了。

× × ×

比楚留香先到這漁村的四位武林名人，此刻也都在這木屋裏。

史天王第一個接見的，是個寬肩厚胸，面色赤紅，看來非常壯健的中年人，身上顯然帶着金鐘罩鐵布衫一類的橫練功夫，而且練得很不錯，整個人看來就像是個鐵打的盾牌一樣。

「你就是王盾？」

「是的，我就是。」

他的態度在沉穩中充滿自信，他的外門功夫和外家掌力在關中一帶幾乎從未遇到過敵手，所以此刻雖然面對着威震天下的史天王，却還是保持着他的尊嚴。

「我保的一趟鏢在史將軍的轄境中失刦了。」王盾說，「我這次來，只求史將軍給我一個公道。」

「你要我給你公道？」這位史天王斜倚着牆；淡淡的問：「你能給我什麼？」

「我王盾一向身無長物，只有一個人一條命。」

他帶着刀，一柄用不着拔出來就可以看出是名家鑄造的快刀。

史天王願意見的人，不但可以帶刀，什麼樣的武器都可以帶進來。

無論什麼樣的人，無論帶着什麼樣的

武器，史天王都不在乎。

王盾忽然拔刀，撕開衣襟，反手一刀，砍在自己的胸膛上。

這一刀他的確用了力，可是銳利的刀鋒只不過在他胸膛上留下一條淡淡的白印而已。

「很好，你這一身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確實練得很不錯。」

這一位史天王坐在一張很寬大的木椅上。

「只可惜我既不想要你這個人，也不想要你這條命。」史天王揮了揮手：「念你也是條好漢，這次我放你走，下次最好莫要再來了！」

「我不能走。」王盾厲聲道：「討不回鏢銀，我絕不走。」

「你是不是一定要我給你個公道？」

「是。」

史天王忽然嘆口氣，「那麼我就問你，你幾時在江湖中看見過有什麼公道？」

王盾怒吼，揮刀撲過去，刀如雷霆，刀光如電。

他砍的是另外一位史天王，這位史天王只用兩根手指就夾住了這一刀。

「崩」的一聲響，刀斷了。

斷刀輕輕一劃，輕輕的沿着王盾自己剛才在胸膛上砍出來的印子劃下去，鮮血立刻從他胸膛中泉水般湧出。

「你用刀砍也砍不傷，可是我輕輕一劃就劃破了！」史天王悠悠然的說：「你說這公道不公道？」

「現在你總該明白，天下本來就沒有什麼絕對公道的事，」另一位史天王說：「你還想要什麼公道？」

王盾面如死灰，一步步往後退，退到第五步時，他手裏剩下的半截斷刀已刺入了他自己的心臟。

×　×　×

金震甲却是活着走的。

「你帶來的禮物我收下，你求我的事也可以做到。」史天王說：「你的大哥金震天雖然是我的舊交，心裏却一直看不起我，我也知道，這次你肯來求我，我高興得很。」

他這麼說，另外六位史天王也同樣露出了很愉快的表情。

閩南武林中家世最顯赫的金家二公子居然也來求他了，這好像是件讓他覺得很有面子的事。

橫行七海的史天王竟似對別人的家世很注重，這大概也就是他爲什麼一定要娶到這位公主的原因。

胡開樹立刻看出了這一點。

他也是世家子，他的父親和祖父都是江湖中的名俠，他自己的名氣也不小。

「在下胡開樹，先祖古月叟，先父胡星，久居江湖，這次特地備了份重禮，專程來拜見史將軍。」

史天王居然笑了。

「我知道，你用不着把你的家譜背出來，你的事我全都知道，」這位史天王彎踞在一張短榻上，「你帶來的禮物我也已看到。」

「史將軍是不是肯賞臉收下？」

「我當然要收下，」史天王大笑了，「那麼貴重的一份禮，要是有人不收，那個人豈非該打屁股。」

胡開樹也笑了，史天王忽然又問他。

「你看見那條船沒有？就是我們剛才坐來的那條船。」

「我看見了。」

「那是條好船。」史天王聲音中充滿了讚賞和欣慰。

「我可以保證，那條船遠比它外表看起來還要好得多，不但輕巧快速，而且可以經得起大風大浪，船上的水和糧食也很充足，我還可以派兩個經驗豐富的好手給你。」

「給我？」胡開樹已經覺得有點奇怪了，「爲什麼要給我？」

「你想不想活着回幽州？」

「想。」

「那麼你就只有坐那條船回去，」史天王說：「只要你能活着上得了那條船，你就可以活着回去了！」

「大帥答應我的那件事呢？」

「什麼事？我答應過你什麼事？」史天王沉下了臉：「我只不過答應你，給你一個面子，收下你那份禮物而已。」

胡開樹笑不出來了。

史天王却又大笑：「胡開樹，你以爲我是什麼人，會替你做這種不仁不義出賣朋友的事？我要做這種事，也只有爲了我自己，怎能爲了你這麼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

虎踞在短榻上的史天王忽然猛虎般大喝：「你還不快滾。」

## （二）烏雲、冷眼、快劍

胡開樹是慢慢的退出去的。

因爲他知道無論他多麼快，也快不過史天王和白雲生。

他從這間已經有了血腥味的大屋退入陽光下。陽光燦爛，海水湛藍。

老太太和小媳婦仍在一針針一綫綫的修補着她們丈夫兄弟子孫的破衣裳和破漁網，赤着膊的孩子們仍在她們旁邊的沙灘上玩着五顏六色的貝殼。

整理漁船的兩個年青人已經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溜到什麼地方去幹什麼去了。

木屋裏的史天王和一直守護在史天王身旁的白雲生却依舊留在木屋裏，並沒有追趕阻攔他的意思。

胡開樹的精神又振起。

——只要你能活着上得了那條船，你就能活着回去。這件事並不難。

那條船依舊泊在海灘上，距離他最多也只不過有二三十丈而已。

在這段距離中，已經沒有什麼人能阻攔他。這種機會他怎麼會錯過。

早潮已退去很久，海灘上的沙子已經被晒乾了，用脚踩一踩，已經很有力量。

胡開樹的脚用力一蹬，左脚用脚跟，右脚用脚尖，兩股力量一配合，身子已凌空掠起。以他的輕功，只要三五個起落，就到了那條船上了。想不到就在他身子剛掠起來時，忽然有一大片五顏六色的貝殼暴雨般打了過來。



貝殼是從那些赤着膊的小孩子手裏打出來的，帶起的急風破空聲却好像是從機簧弩匣中打出來的利箭一樣。

胡開樹的力還沒有使盡，凌空翻騰，借力使力，又翻了個身。

就在他翻身的時候，天色彷彿忽然暗了，彷彿忽然一片烏雲掩住了陽光。

天空澄藍，一碧如洗，那裏有烏雲，掩住他眼前陽光的，只不過是一個漁網。

好大的一個漁網。

漁網是從那些老太太小媳婦手裏撒出來的，就好像眞的是一大片烏雲，胡開樹前後左右的退路都已在這片烏雲籠罩下。

他的力已盡了。

他已經完全沒有閃避招架抵抗的力量，那條近在眼前的漁船，已經變得遠在天涯。就在這時候，忽然有一道閃電飛來，刺穿了烏雲，刺破了漁網。

×　×　×

天空澄藍，一碧如洗，怎麼會有閃電？這道閃電只不過是一柄劍的劍光。

好亮的劍光，好快的劍。

## （三）司徒不平　不平則鳴

劍是從司徒平手裏刺出來的，一直都靜靜的坐在那裏的司徒平！

他靜坐的時候靜如大地，他一出手，他的劍就變得快如閃電。

誰也想不到他會忽然出手，胡開樹也想不到。漁網穿破，胡開樹穿出，遠在天涯的漁船又近在眼前。

可是，司徒平忽然出現在他眼前，一張白臉，一雙冷眼，一柄利劍。

生死就在呼吸間，胡開樹能對他說什麼？最多也只不過說一個字。

「謝。」

更讓人想不到的是，他這個名字居然說錯了，因爲就在他說出這個字的時候，以一雙冷眼看着他的司徒平已一劍洞穿了他的心臟。

×　×　×

司徒平又坐下，安安靜靜的坐在他剛才坐過的那張椅子上，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可惜誰也不能否認已經有事情發生過了，而且是件誰都無法瞭解也不能解釋的事。

——他救了胡開樹，爲什麼又要將胡開樹刺殺於劍下？

「司徒平！」

這位史天王一直像是木頭人一樣站在這間木屋最遠的一個角度裏，不但可以看到屋子裏每一個人的每一個動作，也可以看到海洋。

「你就是後起一代劍客中被人稱爲第一高手的司徒平？」

「不能算第一，也不能算第二，」司徒平說：「第一與第二間的分別，也只不過在剎那毫厘間而已。」

「說的好。」

「我說得不好，我說的是實話。」

「你是來投靠我的？」

「我來投靠的不是你，是海。」

「海比我更冷酷無情！」

「我知道，」司徒平說：「就因爲我知道，所以我才這麼做。」

「爲什麼？」

「海無情，海上的風雲瞬息萬變，就好像劍一樣，」司徒平說：「只有在海上，我的劍法才能有精進。」

「你的想法不錯，可是你剛才却攪錯了。」史天王淡淡的說：「一個人如果死了，他的劍法就正也無法精進。」

「我知道。」

「在海上，違抗我的人就是死人。」

「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要殺胡開樹，爲什麼要殺他？」

「他也學劍，我不能眼看他死於婦人孺子之手。」司徒平說，「我殺他，只因爲他已死，既然要死，就不如死在我的劍下。」

「你呢？」史天王問．「如果眞要死，你情願死在誰的手裏。」

司徒平冷冷的看着他，看了他很久，忽然冷笑．「你不配問我這句話，你們都不配！」

「爲什麼？」

「因爲你們誰也不敢承認自己就是史天王。」

楚留香已經開始在替這個倔强而大膽的年青人擔心了。

他相信從來也沒有人敢在史天王面前如此無禮，「在海上，違抗史天王的人就是死人。」這句話也一點不假。

想不到史天王却大笑。

「好，好小子，你眞有種。我手下像你這麼有種的人還眞不多。」

史天王盯着司徒平。「像你這樣人來投靠我，我如殺了你，我還算什麼史天王，還有誰肯死心塌地的爲我拚命？」

他居然放過了這個年青人，居然收容了他。

楚留香心裏忽然覺得有點懷疑了。

——史天王究竟是不是傳說中那麼殘酷兇暴的人。

這個世界上也許根本沒有人能眞正瞭解他，就正如根本沒有人能分辨誰是眞正的史天王一樣。

×　×

「楚香帥。」史天王忽然用一種非常有禮的態度面對楚留香，措詞也非常斯文優雅，就像是又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香帥之才，冠絕天下，香帥之名，天下皆聞，却不知香帥此來有何見教？」

「史將軍說得實在太客氣了。」楚留香苦笑，「我本來實在也應該說些動聽的話，只可惜我說不出。」

「爲什麼？」

「因爲我的來意實在不太好。」

「哦！」

「我本來是要來殺你的。」楚留香嘆了口氣：「只可惜現在我又不能不改變了主意。」

「爲什麼？」

「因爲我根本就分不出我要殺的人是誰？」

史天王居然也嘆了口氣。「我明白香帥的意思，這實在是件很讓人頭疼的事，

我相信一定是有很多人也和香帥一樣在爲這件事頭疼無比。」

「史將軍這麼樣做，豈非就是要讓別人頭疼的？」

史天王又大笑。「頭疼事小，殺頭事大，爲了保全自己的腦袋，我也只好這麼樣做了。」他問楚留香：「這一點不知道香帥是否也同意？」

「我同意，」楚留香說：「在你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說你做得不對。」

史天王目光烱烱：「那麼香帥現在準備怎麼做呢？」

「我可以想法子先衝出去，我也可以跟你們拚一拚，」他苦笑：「只可惜這些法子都很不好。」

「香帥還有沒有什麼別的好主意。」

「沒有了。」

史天王微笑：「我倒有一個。」

「什麼主意？」

「我們爲什麼不叫人去弄幾十罎好酒來，先喝一個痛快再說。」

楚留香也笑了：「聽起來這主意實在不錯。」

× × ×

於是他們便開始喝，不停的喝。

他們喝的眞不少，將醉未醉時，楚留香彷彿聽見史天王對他說：「你一定要多喝一點，就當作是在喝我的喜酒。」

夕陽如火，海水彷彿也被映成紅色的，看起來就好像紅紅的葡萄酒。

楚留香已經醒了。醒來時雖然不在楊柳岸上、沙灘上的景色却更壯麗遼闊。

白雲生不知道是在什麼時候來的。

「你醒了。」

「史天王是不是已經走了？」楚留香忽然問：「玉劍公主是不是已經被送到他那裏去？」

「是的，」白雲生說：「他們的婚禮也就在這兩天了。」

楚留香遙望着遠方逐漸黯淡的彩霞，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

「我不能阻止玉劍公主，我也殺不了史天王，這一次，我是徹底失敗了。」他問白雲生：「你知不知道這還是我第一次失敗。」

「我可以想得到。」

楚留香又看了他很久，忽然又笑起來了。

「那麼我告訴你，一個人偶而嘗一嘗失敗的滋味，也沒有什麼不好。」

「我知道。」

「你眞的知道？」

「沒有敗過的人，怎麼會勝？」白雲生說：「這個世界上豈非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

× × ×

船已備好。

「送君千里，終有一別，今日一別，後會無期。」白雲生緊握楚留香的手：「你要多珍重！」

楚留香微笑：「你放心，我絕不會因爲失敗了一次就會傷心得去跳海的。」

海船靠岸的地方，本來也是個貧窮的漁村，可是今日這裏却顯得遠比平時熱鬧得多，村子裏擺滿了賣小吃的攤子，每個攤子的生意都不錯，吃東西的人雖然都作漁民打扮，可是楚留香一眼就看出其中至少有一大半不是靠捕漁爲生的人。

這裏無非又有什麼奇怪的事要發生了，可是楚留香現在已經完全沒心情管別人的閑事。

他只想找個地方吃點東西喝點酒。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發現黑竹竿和薛穿心居然也混在這些人裏面。

他想去招呼他們，他們却好像已經不認得他。

一個他從未見過的小女孩却在拉他的衣角，求他照顧她家一樣生意。

「我們家不但有飯有麵有酒，還有好大好大的螃蟹和活魚。」

她生得一副楚楚可憐的樣子，她的一雙小手幾乎把楚留香的衣裳都扯破了，看起來她家確實很需要楚留香這麼樣一個闊氣的客人。

薛穿心和黑竹竿已人影不見，不知道躲到那裏去了。

楚留香只有被她拉着走，拉到一個由普通漁戶人家臨時改成的小吃店裏。

這家人確實需要別人來照顧她們的生意。因爲別的攤子上雖然生意興隆，這一家却連一個客人都沒有。

楚留香嘆了口氣，生意不好的話，切出來的東西通常都不會有好吃的。

可惜他已經來了。

「你們這裏有什麼魚？我要一條做湯，一條紅燒，一條乾煎下酒。」

小女孩却在搖頭。「我們這裏沒有魚，也沒有酒。」她嘻嘻的笑：「剛才我是騙你的。」

楚留香苦笑。一個人倒霉的時候，眞是什麼樣稀奇古怪的事都能遇得到。

小店後面一間房的垂簾裏却有個人帶着笑說：

「這些日子來，你一定天天都在吃魚，難道還沒有吃膩？」她問楚留香，「你難道不想吃一點燒鴨火腿香菇燉鷄！」

## (四)刺殺成功

楚留香又怔住。

他聽得這個人的聲音，他聽過她的聲音後就從未忘記。

「杜先生，是你！」

簡陋的小屋已被打掃得一塵不染，杜先生一向有潔癖。

木桌上仍然有一瓶開着八重瓣的白色山茶花，杜先生的風姿仍然那麼優雅。

「香帥一定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她的微笑如山茶！可是我却一直希望香帥會來。」

「其實我也早該想到了，看見薛穿心的時候我就該——」

村子裏那些陌生人，當然也都是她帶來的，爲了做這些人的生意，村子才會熱鬧起來。

「可是杜先生到這裏來幹什麼呢。」

「我們在等消息。」

「什麼消息。」

【以下轉入第壹弍壹頁】



民初技擊鬥智故事

# 鐵胆金剛(下)

余破浪·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當莫大帥得知放在桂姨處的錢，可能已被鐵胆帮的人盜走，便即親到桂風苑去，他一跨入桂風苑，驀然發現一頭被毒死了的狗，即心知有異，便一面高呼「桂姨」，一面衝進大廳，誰知桂姨與他的打手及其他的人都死光了，他不由大怒，立即傳令把飛刀將軍師徒找回來，因爲這師徒兩人，是莫大帥手下最可怕的兩名殺手，至於這兩名殺手能否對付得了鐵胆帮，又這兩名殺手是否莫大帥對付鐵胆帮的最後一注賭本？請繼續看下去便知……

## 歹事豈可作 諸惡無善終

夜已深，時間是晚上十一點五十八分正。

在半山湖畔，兩個喝得一塌糊塗的人在釣魚。

他們是一老一少，年紀老的一個已六十歲，年輕的一個看來連二十歲還沒有。

他們的衣着很普通，既不算華麗考究，却也不算衣衫襤褸。

半山湖是一個很少人來到的地方，主要的原因並不是因爲交通不方便，而是這裏附近經常都有強盜出現。

但這一老一少兩人，似乎一點也不怕強盜。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爲他們已喝醉。

但也許還有另一個原因，就是因爲他們根本就不怕強盜的出現。

× × ×

天上有月。

雖然今夜的月色不太明亮，但他們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見自己的十隻手指。

只要能夠看見自己的手指，這種光綫已很足夠。

他們今夜並無漁穫。

他們似乎是白白的坐了一個晚上。

釣魚是必須具有耐性的，沒有耐性的人，根本就不配成爲一個釣魚翁。

他們很有耐性。

但他們依然一無所有。

幸好他們有酒。

「有酒萬事足！」老人淡淡一笑，忽然拍了拍少年的肩膊：「但我們千萬別喝醉，別忘記這裏有強盜。」

少年一笑。

「強盜？」他指着自己的鼻尖：「嘿！這裏就算有強盜，他們看見我也會走避不迭。」

老人冷笑：「你是老虎？豹子？還是從海裏跳上來的大鯊魚？」

少年搖頭。

「統統都不是，我只不過是個囊空如洗的窮光蛋！」

老人笑了。

他的笑聲很響亮，他的笑聲很愉快。

「乖乖！果然說得有理！」

「世界上的窮光蛋本來就很多，」老人忽然唏噓長嘆，緩緩道：「看來今天我們是釣不到魚了。」

他第一句說話和第二句說話毫無關連，而且風牛馬不相及，別人就算聽見，也不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這也難怪，他本來就是個已經喝醉了的人。

但忽然間，他放下了釣竿，嘆道：「魚兒沒有上釣，强盜倒是出現了。」

× × ×

一聽見「强盜出現」這四個字，少年的酒意最少清醒了七分。

「强盜來了？來得正好！」他磨拳擦掌，大喝道：「快滾出來，讓我解一解悶氣。」

只見他身後矮林中冒出了一張蒼白的臉。這張臉不能算太細小，但這人的身材却是矮小得可憐，原來居然是個小侏儒。

小侏儒剛走出來，立刻就說道：「我不是强盜，我是强記。」

「嘿嘿！原來是你這個小王八！」

「不！不！」小侏儒雙手亂搖，道：「我是强記，不是小王八。」

老人淡淡一笑，對少年道：「强記雖然看來糊塗，其實一點也不糊塗，而且他從來不幹虧心事，又怎能算是王八？」

强記一本正經的說：「老將軍說得對，强記不是王八，既不是小王八，也不是大王八，强記如果有你們的本領，一定去殺掉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八蛋！」

少年一笑：「你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傢伙，現在居然找到了這裏，又準是押骰寶押輸了？」

强記又是頻頻搖頭。

「你千萬別誤會，强記自從兩個月前輸了八塊大洋，向你借了五塊大洋，結果又輸掉四塊大洋之後，到現在一直都沒有賭過錢。」

老人微笑道：「錢都輸光了，還有甚麼可以再賭的？」

强記道：「强記以後不再賭啦，除非一定會贏，那才例外。」

老人立刻搖搖頭，道：「除了騙子之外，誰都不可能會在賭桌上必贏。」

强記道：「你放心，强記算餓扁了肚子，也絕不會去騙別人的錢的。」

老人哈哈一笑，道：「這才是光明磊落的强記，否則你就算是一個比王八蛋更不如的傢伙。」

少年眉頭一皺，道：「你找到這裏，究竟有甚麼重要的事？」

强記道：「莫老闆找你們，而且找得很急。」

少年冷冷一笑。

「我不想再看見他。」

老人搖搖頭，嘆道：「莫大帥實在令我們失望，但無論如何，他總是曾經救過我的性命。」

少年道：「雖然他曾救過你一次，但你已爲他做過不少事，五年前若不是你，他和田八爺的火併，他可能已經——」

「別再說下去！」老人冷冷道：「受人點滴之恩，報以湧泉，這豈是可以斤斤計較的？」

少年雙肩一聳，不敢再說甚麼。

强記又道：「聽說莫大帥近來爲了鐵胆帮，弄得心煩氣躁，方寸大亂。」

「鐵胆帮？」老人的目光一亮：「這個帮會倒也神通廣大，居然捋虎鬚捋到莫大帥的頭上來了。」

强記道：「聽說鐵胆帮的帮主，就是歡爵樓錢老闆的女婿朱四。」

「朱四！」少年一怔。

老人却似乎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只是淡淡的一笑，對少年道：「我的老眼還沒有昏花罷？早在半年前，我就已告訴過你，歡爵樓的朱四少，可不是一個平凡的人。」

少年苦笑。

「我的確看不出，他居然會是鐵胆帮的帮主！」

「這就叫眞人不露相。」

「朱四眞是有本領能把莫大帥弄得團團轉？」

「何只團團轉？」强記道：「簡直就是令他寢食不安，連睡都睡不着。」

少年冷笑：「强記，你的本事好像是越來越大了，居然連莫大帥睡不着覺都知道得很清楚。」

强記苦笑。

「這不是我本領大，而是常滿枝告訴我的。」

「常滿枝！」少年冷哼一聲，道：「這傢伙和金展霄都是王八蛋，你經常和他們混在一起，可不是福氣。」

强記瞪大眼睛，道：「誰說强記和這兩個王八蛋經常混在一起？實不相瞞，强記看見了這兩個只懂吃喝嫖玩的傢伙就感到討厭。」

老人嘆了口氣，忽然盯着少年。

「這件事你的看法怎樣？」

「我覺得我們早已沒有欠下莫大帥甚麼。」

「但這一次，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再帮他一次。」老人嘆息着，道：「我不能見死不救。」

少年道：「莫大帥多行不義，必遭天譴。」

老人道：「我不是天，我也不能袖手不管。」

少年道：「難道我們永遠都不能擺脫莫大帥？」

「不！」老人道：「這是我們最後一次帮忙他，對付了鐵胆帮之後，我決定到廣東。」

少年道：「我寧願到大沙漠裏，也總比看見莫大帥好得多。」

老人嘆息着，對少年道：「相信我，這是最後一次……」

× × ×

黃昏的陽光，總是令人特別留戀。

晚霞羣聚在西方山巒上，把大地上每一種東西都染上了美麗的金黃色。

在莫大帥的公館裏，莫大帥的臉看來也是帶着幾分金黃色的。

他從四川重金聘請回來的厨司，已依照他的囑咐，泡製了幾道精巧的川菜，那是——

宮保鷄丁。

乾燒大明蝦。

醬爆燒鴨塊。



椒鹽蹄膀。

火爆豬肝。

酸辣鷄片湯。

這都是莫大帥平時最喜歡吃的菜。

菜已燒好，但莫大帥不想吃。

他胃口不好的時候，通常也是心情欠佳的時候。

沒有人敢驚動他。

就連常滿枝都不敢。

菜已涼了，莫大帥還是站在露台上，臉色凝重得可怕。

就在這時候，高鶴從外面走了進來，向莫大帥報告了一個消息。

——飛刀將軍兩師徒已來了。

莫大帥一楞。

「眞的？」

「絕對不假。」

「好極了！叫他們一起來與老子用晚膳。」

× × ×

原本胃口欠佳的莫大帥，忽然變成了一隻已餓了三天的獅子。

桌上的菜汁已被四個人掃得乾乾淨淨，吃得最少的人並不是飛刀將軍，而是强記。

飛刀將軍就是那個老人的外號，他複姓司徒，人人都叫他司徒三公。

他的徒兒姓封，叫封翔。

司徒三公雖然被稱爲飛刀將軍，但並不經常使用飛刀。

他總是認爲飛刀雖然可以殺敵於丈外，但却太兇猛，很容易弄出人命。

司徒三公不喜歡無緣無故的用飛刀，就是怕會一時錯手，殺錯無辜。

至於封翔，他雖然是司徒三公門下，但却從來都沒有用過飛刀。

但這兩師徒武功了得，那倒是人所共知的事。

有些江湖人未必會怕莫大帥，但却不能不給司徒三公幾分薄臉。

莫大帥派人到處找尋飛刀老將軍兩師徒，就是希望借助他兩師徒的力量，去對付鐵胆帮。

飛刀老將軍沒有令他失望。

當司徒三公從强記口裏知道這件事之後，他就立刻趕到了莫大帥的公館。

莫大帥吃飽之後，人也精神奕奕起來了。

他對司徒三公說道：「這幾天來，俺給朱四那個龜兒子弄得鼻孔出烟，苦不堪言！」

他在司徒三公面前，只是自稱「俺」，而不自稱「老子」，那可是客氣到了極點。

司徒三公望着莫大帥，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道：「莫老闆，不是老夫胡說八道，這幾年來你的脾氣還是沒有變，從上海到天津，又從天津到武昌，一直來到了大元寶鎭，你已害過多少條無辜的性命？錢，你已賺够，也該趁早收篷，別再幹那些傷天害理的勾當好了。」

敢對莫大帥講這些說話的人，實在絕無僅有。

但司徒三公敢說，而最難得的就是莫大帥居然也沒有生氣。

他只是頻頻點頭，道：「將軍所言極是，實不相瞞，俺早已有洗手之意。」

司徒三公鼓掌一聲，道：「你能有此念頭，還有可救之道，常言有云，回頭是岸，莫老闆能洗心革面，不再害人，那固然已經不錯，倘若能廣種善緣，從此做一個善長仁翁，救死扶傷，帮助那些貧窮的老百姓，那更是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得很。」

聽到最後兩句說話，封翔和强記都忍不住掩嘴笑了起來。

司徒三公板起臉孔。

「有甚麼好笑？」

兩人立刻不笑倒是莫大帥却又笑了。

「將軍之言，不啻是當頭棒喝，俺決定從今之後，決不作奸犯科，但鐵胆帮的事，還望將軍大力帮忙，否則俺將死無葬身之地。」

封翔暗暗道：「以你這種大奸大惡之徒，百死不足以蔽其辜，就算是給人碎屍萬段，也是並不過份。」

他心裏雖這樣想，嘴裏却也不敢說出來。

他不是怕莫大帥，而是怕司徒三公不高興。

司徒三公已決定帮助莫大帥。

尤其是當他聽見桂姨被殺的事，更激起了司徒三公的怒火。

「朱四這一着也未免是太過份了！」司徒三公拍桌大罵：「他要對付莫老闆，也還罷了，居然向手無寸鐵的女流之輩下手，實在豈有此理！」

這幾句話，封翔也是有所同感。

他心中又想：「莫大帥雖然不是個好東西，這個朱四也不見得是個正人君子，將來朱四若代替了莫大帥的地位，亦非好事。」

此念一起，決定暫時與司徒三公聯手，先對付了鐵胆帮再說。

× × ×

下午八點五十八分。

莫大帥忽然又接到了一個報告。

在大元寶鎭東南三里外的一座賭坊，被十幾個黑衣漢子搗亂。

搗亂的人，是由黑白老殺手所率領。

莫大帥沒有給予援手。

他說：「賭坊的生意，俺本來就已準備結束，就任由他們搗亂個够好了。」

但司徒三公却搖頭，道：「老闆是否打算結束賭坊生意是另一回事，但鐵胆帮太猖獗，却也不能任由他們胡來。」

封翔皺起了眉，暗忖道：「這也不能算是胡來，這些吃人不見血也不吐骨的賭坊，最好就是放一把火燒掉。」

司徒三公忽然對封翔道：「來，你跟我來。」

封翔一怔。

「你要去哪裏？」

司徒三公悠悠道：「我要去見識見識黑白老殺手的武功，你敢不敢去？」

封翔雙目一瞪：「就算是闖刀山、下火海，我也不怕，怎會怕了甚麼黑白老殺手？」

莫大帥捲起衣袖：「俺也去。」

司徒三公搖搖頭：「這倒不必，憑咱們兩師徒，已足够對付黑白老殺手，和那些甚麼鐵胆帮的兔崽子。」

莫大帥道：「那兩個老殺手雖然年紀已有一大把，但……」

司徒三公截然道：「你不必說，他們的武功門路如何，我比你更清楚。」

「哦？」

「不必咿咿哦哦！」司徒三公哼的一聲，道：「白老殺原名蕭天豹，黑老殺原名范同流。」

莫大帥一楞。

「將軍認識他們？」

「怎會不認識？」司徒三公冷冷一笑：「老夫以前一直都沒有說出來，就是這兩個畜生實在太令我失望，爲了錢，甚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莫大帥目光一亮：「難道將軍與黑白殺手竟然頗有淵源？」

司徒三公忽然長長嘆息一聲，道：「還是別再提了，總之，老夫自會去收拾他們，你是不必掛慮的。」

莫大帥道：「就算俺不去，最少也得派幾個兄弟前去，否則叫俺怎麼放心？」

司徒三公冷哼一聲道：「這簡直是多餘。」

强記立刻道：「這也不是多餘，對方人多勢衆，就算莫老闆派幾個酒囊飯袋去充撐場面，咱們的聲勢也會浩大一點。」

聽見酒囊飯袋這四個字，莫大帥的臉色有點不好看，但卻也沒有發作。

封翔心中冷笑，暗忖道：「若不是看在咱們兩師徒臉上，强記在他面前胡說八道，最少也得吃他七八個耳光。」

司徒三公道：「別再在這裏躭擱時間，老夫也很想看看蕭天豹和范同流的功夫，究竟到了怎樣的高明的地步。」

就在這時候，忽然霹靂一響，大雨傾盆而下。

× × ×

黃昏時還是天朗氣清，到了晚上九點二十五分的時候，就已變成了狂風暴雨的世界。天氣變幻無常，人生又何嘗不是有如天氣？

吉祥賭坊本是莫大帥的，但現在已變成了鐵胆帮的地方。

鐵胆帮的人並不是在這裏賭博，而是在這裏喝酒、猜拳。

這裏曾經發生過一幕很可怕的景象。

二十幾個手持刀斧的漢子，在這賭坊裏互相追逐，互相追砍，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這一戰的結果是，吉祥賭坊的人敗陣，十幾個打手大部份都遭殃，只剩下三幾個逃回一條性命。

對於鐵胆帮來說，這是一場重要的勝利，因爲他們已攻佔了莫大帥的賭坊。

雨勢越來越大，但在賭坊裏除了人聲鼎沸之外，幾乎連雨點都聽不見。

他們是不是有點樂極忘形呢？

× × ×

黑老殺和白老殺都在喝酒，但他們喝的並不多。

他們只喝了三瓶白蘭地。

平常人喝三瓶白蘭地，已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但對於這兩個老酒鬼來說，根本就不能算是一回事。

雨點很大，雷聲更是响亮。

但他們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覺性。

他們已聽見在雷聲最响亮的時候，賭坊外來了一輛汽車。

不是一輛，是三輛。

在那個時候，汽車絕不是普通的交通工具，能够一下子就有三輛汽車同時駛到，更是一件絕不尋常的事。

黑老殺突然鼓掌三聲，接着大聲道：「有人客到了，大家靜一靜。」

他這兩句說話才响起，原本吵吵鬧鬧的賭坊忽然就變成一片沉寂。

沒有人再喝酒。

沒有人再猜拳，甚至連呼吸聲也平靜下來。

× × ×

三輛汽車停在賭坊門外。

門外空無一人，只有傾盆大雨。

汽車裏迅速跳出十五個人，其中一人僅高三尺半。

那人自然是小侏儒强記。

强記雖然身材矮小，但胆子卻一點也不細小。

他的腰間居然也插着兩把明晃晃的尖刀子，看起來倒也威風凜凜。

只可惜他長得實在是太矮小，在一般人的眼中看來，就像是個還沒有成熟的小孩子。

但他的胆子却不小，居然第一個就衝進賭坊之中。

賭坊中雖然一片沉寂，但强記却嗅到了濃厚的酒味和血腥味。

幾十隻充滿敵意的目光盯着他，有人忍不住笑了。

「這算是甚麼名堂？」

「哈哈……」

「這是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

「莫大帥也該氣數盡矣……」

强記冷冷一笑，忽然指着一個臉上有三顆痣的小胖子，大聲罵道：「你是那門子的王八？老子雖然長的甚矮，你也不比我高得了幾寸，你憑甚麼在老子的面前胡說八道，亂放狗屁？」

這小胖子叫洪通，擅使短斧，剛才一役，他砍死了三個賭坊的打手，自己也受了點傷。

洪通毫不在乎，雖然白老殺已叫他回去休息，但他寧願留在這裏喝酒。

他當然知道，當莫大帥知道吉祥賭坊被人搗亂後，一定會派人前來的，但他自稱武功不錯，根本就不怕莫大帥的手下。

强記指着他破口大罵，這張臉他是無論如何都擱不下去的了，立刻把斧頭亮出，三兩個箭步就向强記衝去。

强記大笑道：「兔崽子來得好，老子矮小，你也不遑多讓，就讓老子把你再削矮幾寸好了。」

他老子前，老子後的，倒是學足莫大帥的語氣。

洪通雖然身材矮胖，但是他的斧頭却靈活兇悍兼而有之，轉眼間已閃電般的向强記劈出了五六斧。

洪通這幾斧，都是向强記的腦袋下手，只要强記偶有差池，他的腦袋立刻就會被削去一半。

但强記居然也頗有本領，雖然洪通斧快如電，但却給他一一閃過。

强記冷笑一聲，左右雙刀突然反攻。



他的反攻竟然比洪通的攻擊還更兇悍，還更快捷。

洪通凜然一驚，正待以斧自保，但强記的尖刀忽然就已插進了他的小腹。

洪通的臉登時扭曲，兇性大發，不要命的拚死衝前，以雙手合抱之勢，居然要來一招死纏爛打。

但强記已智珠在握，當然不會和對方弄個同歸於盡。

洪通雙手合抱，抱了個空。

强記身型矮小，靈活異常，已從洪通脇下如泥鰍般穿過，反手又是一刀。

這一刀更要命，插在洪通的背心上。

洪通臉色慘變，一聲吼叫，人已「噗」的一聲倒了下去。

立刻又有兩個黑衣漢子揮刀舞斧，一左一右的鉗型夾擊强記。

强記居然毫無懼色，以一敵二，而且很快又有一人傷在他的刀下。

突聽白老殺的聲音响起：「胡鵬、曾寬退下。」

兩個黑衣漢子氣呼呼的退了下去，白老殺一步一步的逼近强記。

「這位小兄弟，果然身手不凡，老夫也想討教幾招。」

强記冷笑，大聲道：「來者不怕，怕者不來，强記若是怕你的就不是好漢，你老人家亮招子罷。」

「不必。」

「不必？」强記冷冷一笑：「難道你赤手空拳，就敢與老子動手？」

「不必廢話，來罷。」

强記冷笑：「好，老子就叫你死而無怨。」

他果然揮舞雙刀，就要向白老殺衝過去。

但他的身子還沒有衝前，就已給一個人的手把他硬生生的拉住。

强記一怔，回頭叫道：「封翔，你別阻我，我要這老不死知道强記的厲害。」

封翔淡淡一笑，道：「我知道强記很厲害，但這個老不死比你更厲害。」

突聽司徒三公冷喝道：「翔兒不得無禮。」

封翔一楞，不敢再說下去。

司徒三公冷冷道：「翔兒，你可知道他是誰？」

封翔道：「白老殺？」

司徒三公點點頭，道：「他不錯是白老殺，但你又可曾知道，白老殺是你的師叔？」

封翔一驚。

「師叔！他是我的師叔？」

「不錯，白老殺姓蕭名天豹，黑老殺姓范名同流，他們都是你的師叔。」

封翔問道：「你怎麼從來都沒有提起過？」

司徒三公嘆了口氣，道：「你這兩位師叔從來都沒有把老夫當是師兄，老夫的說話他們也從來沒有放在心上，我又何必提起他們？」

蕭天豹冷冷一笑，道：「闊別多年，大師兄還是那種脾氣。」

范同流嘿嘿道：「可惜這些年以來，大師兄一直都在助紂爲虐，與莫大帥同一鼻孔出氣。」

司徒三公道：「我可沒有爲莫老闆殺過任何一個好人。」

蕭天豹冷冷道：「話雖如此，但你若不是處處帮着莫大帥，他也不會有今日的氣焰。」

司徒三公道：「我與莫老闆的事，不必你來提醒。」

蕭天豹道：「莫大帥多行不義，遲早總會得到悲慘的下塲，你是帮兇，同樣也是不得好死。」

司徒三公哂然一笑：「是死是活，我從來都沒有放在心上，但我希望這一次，你們能放過莫大帥。」

「放過他？」范同流大笑：「我們爲甚麼要放過他？」

「縱虎歸山的傻事，我們是絕對不會幹的。」

司徒三公道：「他已決心洗手不幹非法的勾當。」

蕭天豹冷冷道：「他是不是從今改邪歸正，我們不管。」

范同流接道：「我們要的，是他的性命。」

蕭天豹道：「你可知道我們有多少老朋友，多少好兄弟，都死在這個奸賊之手嗎？」

司徒三公喟然長嘆：「莫老闆罪惡滔天，我是知道的，但他若死在你們的手裏，老夫却是死不瞑目。」

蕭天豹說道：「我知道他曾救過你一次……」

「別再說了，」司徒三公的聲音突然變得很嚴厲，「現在你們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蕭天豹冷然道：「你說。」

司徒三公道：「馬上離開這裏，以後再也別讓我看見你們。」

范同流截然道：「恕難從命。」

司徒三公道：「既然如此，你們只有一條路可以走——不是你們死，就是老夫亡。」

蕭天豹冷冷道：「師兄固執至此，我們是無可奈何了。」

司徒三公道：「朱四也不是個正人君子，你們跟隨着他，遲早總會丟掉兩條老命——」

范同流道：「我們的性命，本來就已沒有放在心上，正是彼此彼此，咱們三人都是不怕死的硬骨頭。」

封翔怒道：「別把師父與你們相提並論。」

「放肆！」司徒三公叱道：「好好歹歹，他們總是你的師叔，豈容你肆無忌憚的胡亂說話？簡直荒謬！」

范同流冷冷道：「不必多說廢話，我們還是刀下見個眞章好了。」

司徒三公道：「好，你們兩人一起上罷！」

范同流搖搖頭：「以二對一，就算殺了你也不見得光采。」

封翔道：「既然如此，不如以二對二如何？」

蕭天豹目光一閃，望向封翔，嘿嘿道：「小子，憑你還不配在我們的面前耀武揚威。」

司徒三公道：「耀武揚威當然不配，

但他大概還接得住兩位幾下高招的。」

范同流冷笑：「你以爲他的身手，已可以和咱們這些老骨頭相比？」

司徒三公淡淡道：「若論經驗，他當然及不上咱們老辣，但他勝在血氣方剛，年少力壯，倒也不是全無取勝之道。」

「那當然是後生可畏。」蕭天豹冷冷說：「就讓我來試他幾招。」

霍！

一把短刀已亮出，刀鋒薄而鋒利。

這是殺人的刀。

蕭天豹的刀法當然也是殺人的刀法。

× × ×

封翔手中本無武器，當蕭天豹的刀向他發出襲擊的時候，他的手中就有了刀。

一把五寸長的飛刀。

但封翔沒有施放飛刀，他只是用這一把刀，與蕭天豹週旋。

兩人的刀都很短，尤其是封翔的刀更短。

短兵相接，每一招都兇狠，每一着都扣人心絃，無論是誰稍有差池，對方的刀立刻就會刺進自己的咽喉、心臟等要害。

兩人互有攻守。

兩人攻的都是對方的要害，守的都是對方必攻之處。

除了霍霍刀聲，衣袂帶動的風聲，賭坊裏靜得可怕。

外面的雨點更大。

忽然，霹靂一响，另一道刀光同時飛起，一下子就刺進了封翔的胸膛。

× × ×

蕭天豹久攻不下，范同流居然發刀對付封翔。

封翔中刀，急急後退，臉色蒼白如雪一般。

血奔流，司徒三公立刻把一瓶藥末擲給封翔，同時喝道：「掩護傷口，讓我來對付這兩個無恥之徒。」

蕭天豹臉上陣紅陣白，對范同流道：「這一刀你是不該刺出的。」

范同流冷冷道：「先把他們幹掉，管它甚麼江湖規矩。」

司徒三公怒道：「你簡直是卑鄙下流，連後輩也要加以暗算。」

范同流道：「只要能够把你們兩人剷除，就算不擇手段却又何妨。」

强記怒道：「他媽的好不要臉。」

蕭天豹雖然不贊同范同流出刀相助，但現在也不是爭論的時候，把心一横，先把司徒三公解決了再說。

范同流的刀，已突然出手。

嗤！

這一刀之快，這一刀之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但范同流這一刀居然給一個又矮又小的人擋開。

沒有人能料到，强記竟然有勇氣去接范同流的刀，而且還把范同流的刀震了開去。

就在這一刹那間，已經受了傷的封翔，突然放出一把飛刀。

刀光一閃，范同流同時急避。

但這一把飛刀的速度實在太快，而且也太準，范同流雖然武功極高，居然沒有閃避開去。

范同流的身子已在顫抖，嘴裏却連一句話也無法迸出來。

封翔這一把飛刀已射進了他的咽喉，一刀就已絕對致命。

蕭天豹臉色一變。

司徒三公已然欺身而上，連環踢出八腿。

蕭天豹心頭突然冒出一種前所未有過的恐懼。

司徒三公目光森冷，眉宇之間殺氣逼人。

蕭天豹突然刺出一刀。

這一刀並不複雜，但却是他全力刺出的一招殺着。

這已是足以決定生死的一刀。

× × ×

凌厲的一刀，力道眞還不小。

嗤！

血光突然暴起，司徒三公居然以左掌迎了上去。

蕭天豹一楞。

這本是他全力殺敵的一招，却沒有想到司徒三公竟然以肉掌把這一刀截住。

血肉之軀當然無法抵擋這一刀，只見刀鋒已穿過了他的掌心。

但司徒三公的飛刀已在這一刹那間出手。

司徒三公到底是飛刀將軍，他這個外號絕不是給人白叫的。

連封翔也已發出了一把精采的飛刀，司徒三公又豈甘後人？

蕭天豹雖然一刀刺穿了司徒三公的左掌，但司徒三公的飛刀却在這一刹那間射進了他的眉心。

一刀換一刀，蕭天豹是幹了一票賠了本生意。

噗！

蕭天豹倒下。

飛刀將軍的飛刀，果然厲害！

難怪莫大帥無論如何，都一定要找到司徒三公兩師徒，最少，他們已在吉祥賭坊爲他打了一場勝仗。

黑白老殺手完了。

但莫大帥是否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呢？

× × ×

夜更深，雨已停。

莫大帥坐在大廳裏，臉上木無表情，只是不斷的自斟自飲。

他平時很少喝酒。但這一天晚上，他已喝了好幾杯白蘭地。

但他沒有醉，他的頭腦還是很清楚。

吉祥賭坊裏司徒三公打了一場勝仗，他早已知道。

但司徒三公沒有回來。

他知道司徒三公去了甚麼地方。

他希望飛刀將軍能够把朱四殺掉，除去自己的心腹大患。

× × ×

凌晨一點十八分，怡紅院內仍然是很熱鬧。

怡紅院是大元寶鎭內唯一的妓院，怡紅院的老闆也就是莫大帥。

在怡紅院負責管理的是杜五娘。

杜五娘是莫大帥的表妹，也是他的心腹份子。

杜五娘是一個很有手段的女人，怡紅院在她的經營下，每年都爲莫大帥賺不少錢。



莫大帥準備把怡紅院結束，杜五娘是知道的。

但杜五娘却要求莫大帥把怡紅院讓給她。

莫大帥沒有答應，但也沒有拒絕，他正在考慮之中。

就在這一天凌晨一點十八分的時候，怡紅院內突來稀客。

這人竟然是鐵胆帮的首領朱四。

× × ×

紅雲廳內，朱四獲得最優厚的招待。

跟隨着他的只有一個少年。

他就是蘇狗。

蘇狗是鐵胆帮的一份子，他平時也是一個沒有人會注意的角色。

但經過市橋麵館大戰日本武士一役，他的名字幾乎已响澈了整座大元寶鎭。

× × ×

美人，醇酒，佳餚，甚麼都有了。

除了神經不大正常的男人之外，又有誰會爲之不動心。

朱四和蘇狗都很正常。

但他們却似乎眞的一點也不動心。

直到怡紅院的艾薇姑娘投懷送抱的時候，朱四甚至突然一掌把她推了出去。

× × ×

杜五娘笑盈盈的走進紅雲廳，嬌笑道：「哎唷，咱們這位朱四少爺，怎麼連艾薇都看不上？難道是怕朱夫人知道了會吃醋？」

朱四只冷冷的望了她一眼，却一言不發。

代替他說話的是蘇狗。

他冷冷道：「我們不要女人。」

杜五娘吃了一驚。

「你們不要女人，難道是想要男……男人？」

蘇狗畢竟還是個少年人，臉皮不够厚，居然忍不住爲之面上一紅。

「胡說！」

杜五娘鬆了口氣：「這還好，否則這倒難倒我了。」

朱四忽然冷冷一笑，說道：「我們既不要女人，也不要酒，只想要了這座怡紅院。」

「朱四少爺是想買下怡紅院？」

「不錯。」

杜五娘一笑，她的笑容已有點勉强：「我們是生意人，生意人最終的目的還是賺錢，倘若朱四少爺出的價錢，能够令到莫老闆滿意，莫老闆大概不會拒絕的。」

朱四又冷冷道：「莫老闆一定不會拒絕。」

杜五娘道：「朱四少爺想付出的價錢是多少？」

朱四道：「不算多，但已不錯。」

杜五娘沉默着。

蘇狗忽然從袋裏掏出一塊大洋。

啪！

大洋放在桌上，在燈光下閃閃發亮。

杜五娘瞳孔收縮，似是被這塊大洋的光亮刺痛了眼睛。

「這就是你們付出的價錢？」

「不錯，是一塊大洋。」

「的確不算少。」

「當然不少。」朱四淡淡道：「最少這塊大洋已足够買兩根繩子。」

杜五娘的臉色已很不好看。

蘇狗接道：「這兩根繩子一根給你，另一根可以給莫大帥。」

朱四淡淡道：「自縊雖然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但總比死在我手下好一點。」

杜五娘忽然笑了。

「果然不愧是鐵胆帮的第一號人物，只可惜怡紅院不能賣。」

「嫌一塊大洋太少？」

「一塊大洋已不少，」杜五娘冷冷道：「但却還差了兩顆腦袋。」

朱四冷笑。

他突然一拳向杜五娘的臉上擊去。

杜五娘微微向左一側，閃過他的這一拳。

外面立刻衝進了六個青年漢子，六把鋒利的斧頭不由分說的就向朱四和蘇狗亂砍下去。

這六個青衣漢子都是莫大帥手下的最兇悍、身手最快的打手，有他們在，怡紅院無論發生了甚麼事情，他們都已可以解決。

但這一次他們却遭遇了煞星。

一對令他們意想不到的年輕煞星。

× × ×

蘇狗雖然年紀輕輕，但居然已練就了一身驚人的空手奪白刃功夫。

一個青衣漢子的斧頭，一衝上來就已不明不白的落在蘇狗的手中。

蘇狗當然不會跟他客氣，手起斧落，一斧就已在他的鼻樑上重重砍了一下。

這一斧已足够讓他立刻斷絕呼吸。

其餘五人並不退縮。

他們本來就是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他們投靠在莫大帥門下，只是爲勢所逼而已。

他們犯案纍纍，許多地方都已無法立足。

直到他們的錢花光之後，只好與莫大帥朋比爲奸，在怡紅院裏充任護院打手。

莫大帥沒有虧待他們。

拿人錢財，與人消災，他們在這個時候豈能不與朱四拚命？

但朱四和蘇狗的武功，實在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他們雖然持斧而來，氣勢洶洶，但不到幾個回合，居然就已五死一傷。

× × ×

杜五娘雖然也是黑社會中人，但此刻也已給嚇破了胆。

她想逃，但朱四一出手就把她抓住，就像是老鷹抓住了一隻小鷄。

杜五娘顫聲道：「你……你要……你要怎樣？」

朱四淡淡道：「我忽然又想要一個女人。」

杜五娘道：「可以……剛才的艾薇姑娘怎樣？」

朱四搖頭。

「她不好。」

杜五娘道：「除了她，這裏還有很多標緻的姑娘，我現在立刻就去找她們上來，任你逐一挑選……」

「不必了。」朱四淡淡道：「誰我都不要，我只要妳。」

「你要我？」杜五娘嚇了一跳：「我已經是個老太婆……」

朱四盯着她：「雖然你年紀也不算輕，但廿八歲的女人又怎能算是老太婆？」

杜五娘的臉忽然紅了。

朱四悠悠道：「何況有人曾經告訴我，你到現在爲止，還是處子之身……」

杜五娘差點昏了過去。

這是她的秘密，一個連莫大帥都不知道的秘密，但朱四居然好像甚麼事都已瞭如指掌。

朱四一面說，一面已在解開她的衣衫的鈕扣。

突聽一人冷冷一笑道：「放開你的髒手。」

朱四的動作立刻停頓，目光如刀鋒一般盯在一個人的臉上。

「飛刀將軍司徒三公？」

「正是老夫。」

× × ×

「老夫」二字才出口，朱四忽然覺得胸前有一陣冰冷的感覺！

飛刀將軍的飛刀已出手，而且一刀就射進了朱四的心臟。

朱四面色慘然。

「好快的刀！」

「飛刀不快，怎能成爲飛刀將軍？」

朱四慘笑。

「聽說你一直都在保護着莫大帥，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這已是多年前的往事，又何苦再重提。」



朱四的呼吸已漸微弱：「莫大帥能有你這種朋友，實在是他的福氣，但他的性命也絕不會太長久了。」

司徒三公默然。

朱四苦笑！

他在苦笑聲中倒下，他臨死前的一句說話是對蘇狗說的：「告訴老痲雀，我已經死了！」

司徒三公一怔！

「老痲雀……」

「誰是老痲雀？」

就在他一怔時，蘇狗已沒命的飛奔，等到司徒三公要追的時候，已來不及……

× × ×

凌晨兩點二十五分，司徒三公來到了莫大帥的公館。

消息傳得很快，朱四死亡的消息，已傳到了莫大帥手下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司徒三公在門外遇見了小彭。

小彭是一個司機，他的北派腿法已練得很不錯。

司徒三公問小彭：「莫大帥呢？」

「他在練武廳裏練刀。」

「半夜深更還練刀？」

「這很難說，他練刀從來不分甚麼時間，只要一高興就會掄刀狂舞。」

「他現在一定很高興？」

「當然高興，因爲朱四已經死了。」

「他獨自一人練刀？」

「不，這一次高鶴陪他一起練。」

「高鶴……高鶴……」司徒三公喃喃自語，突然失聲道：「高鶴……老痲雀……高鶴一定就是老痲雀！」

小彭摸了摸腦袋，完全不明白司徒三公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司徒三公已像一枝脫弦箭般，向練武廳衝去。

× × ×

練武廳內，一片沉寂。

沒有刀聲，也沒有人聲。

這裏只有一種令司徒三公感到刺鼻的血腥氣味。

高鶴果然就是朱四臨死前告訴蘇狗的老痲雀。

莫大帥雖然練刀，但他的刀法顯然還沒有練到很到家。

他死在刀下，死在高鶴的刀下。

他死不瞑目。

他怎樣也不肯相信，高鶴會在與自己對拆單刀的時候，居然眞的一刀砍在他的頸子上。

莫大帥的頸好雖然還沒有斷，但他的呼吸早已中斷。

高鶴沒有逃，他陪着莫大帥一起走。

他剖腹自盡，莫大帥在泉下的旅途，當不會感到太寂寞。

朱四也同樣不會寂寞。

× × ×

晨曦，今朝無雨。

天氣很好，但司徒三公的心情並不好。他帶着惆悵的心情，帶着封翔和强記，離開了太元寶鎭。

他們都不願意再逗留在這裏。

他們飄然遠去，此後這個市鎭裏再也沒有人見過他們的影子……

——全文完——

# 玄機妙算

機智子

## 避敵誘降

李光弼獲得叛將史思明進兵河清的消息，料定史思明要斷絕河陽的糧道，若是糧道被斷絕，則軍心大亂，敵人乘機進攻，就難逃滅亡的命運了，所以率兵到野水渡的地方，目的在引誘史思明調大將到那兒，而後設計逼大將投降，如此，史思明的功力削弱便較容易應付了！

等到傍晚，李光弼又率兵馬暗中回到河陽，命大將雍希顥和一千個士兵留守在野水渡。

行前吩咐雍希顥說：「對方的李日越，高廷暉是力敵萬人的勇將，假定他們來攻營，千萬不要出兵交戰，如果指名要我出面跟他們一決高下，你可以老實告訴他們說我已回到河陽，倘使他們投降，則可帶領他們來見我。」

說罷便揮兵而去，雍希顥心裏想着這番話，既然不與對方的勇將交兵，何以人家會投降呢？東想西想也想不透。

話說史思明得到消息說，李光弼因担心糧道被切斷，已經移兵到野水渡的地方，便對李日越說道：「李光弼善於依憑着城池攻挾敵人，如今，他駐軍在野水渡，那兒一片曠野，根本無可依憑的城池，你率領騎兵去擒拿他，必定要擒獲，不然你就回來領罪。」

李日越率領五百騎兵飛快地趕到野水渡，見到柵門緊閉着，沒有人出來迎戰，便大聲喊叫道：「李司空有胆子趕快出來交戰，要不然我們要衝到營中了。」

雍希顥登上營壘回答說：「司空已經回到河陽了。」起初李日越還不眞信，可是聽到雍希顥强調說：「騙你幹什麼，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李日越忖度良久，而後說：「捉不到李光弼，我回去祗有死路一條，若是擒住你也不能抵罪，你可容許我投降嗎？」

雍希顥說：「那麼我跟您一道去見李司空。」

於是下來打開營門，跨上馬與李日越一同到河陽，李光弼看見李日越到來，很客氣地以平等的身份去迎接，並且任命他爲將軍，當作忠誠的僚屬。

李日越立即寫信給高廷暉，說明史思明是苛刻不講理的人，很不容易相處，所以才投降李司空，一來便受到優厚的待遇，你也應該早作打算，別惹上殺身之禍才來後悔。高廷暉看了看信，便單獨騎着馬來投降，事後，雍希顥問李光弼說：「您臨走的時候，怎知道他們會投降呢？」李光弼解釋道：「史思明經常恨不得要跟我在曠野上一決高下，一旦聽說我移兵在野水渡，他志在必勝，一定派遣勇將來捕我，而他對部將的要求，一向很嚴厲，沒有貫徹命令的人，必定要處死，所以我離開野水渡，敵將不能擒獲我，不願回去受死，便祗好請降了！」李光弼這麼一說，部將們無不嘆服主將用兵如神。

## 姚崇苦肉計

唐武則天接管朝政後，大殺李氏宗室，將國號易爲周，寵信張易之、張宗昌二人，綱紀混亂，國情頹廢，人心思復。

大總管張柬之和重臣桓彥範等五人，暗中謀除二人。姚崇爲靈武道軍政長官，那時恰巧由任所回長安，由於他一向忠心耿直，張柬之等人就邀他一起參議密謀此事。果然此事一擧成功，殺了張易之，張宗昌兄弟，將武后遷禁上陽宮，迎接中宗復位。中宗復位後，將張柬之等五人封王爵，姚崇爲梁縣侯。

當武后被遷往上陽宮時，姚崇帶着許多官員在場向母后請安，叩問起居。

張柬之等五人十分高興，只有姚崇一人獨自淚流滿面，張柬之等五人說：「現在是值得高興的時候，不是你應流淚的時候，恐怕你由此以後便要遭殃了。」

姚崇答道：「這次計除張易之二人，我實在是談不上有什麼功勞，但是我侍奉太后（指武則天）也有一段時間了，現在要送別舊主，很令我傷心，以致於情難自禁淚流滿面了，這也是爲人臣聚應有的感情，應有的節操，如果因而被降罪，我也是心甘情願的。」原來他這一哭是看到武三思未除，判定已留下一條禍根，將來必有後患，更了解張柬之等人剛愎自用，當時說了，也仍是沒有用，只好預作防禍準備。

當除去張易之張宗昌二人時，薛季昶曾向張柬之等人建議說：「二凶雖已死，小奸（指武三思）却猶在，除草要連根除去，禍終將再生。」

張柬之答道：「武三思現已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留着天子隨時開刀好了！」季昶聽他言畢，嘆息一聲，十分感慨的說：「這樣我不知要死到什麼地方去了。」

不久，善於迎合的武三思，果然深得中宗信任，並且與韋后互相勾搭，後來執政，殺了張柬之桓彥範等五人，認爲姚崇在送別武后往上陽宮時的一哭，足證前之計謀無他在內，遂未株連。武三思最後被誅死，姚崇成了玄宗時在任最久的名相。

奇俠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 閃電拳王

（一）



## 亡命拳王

那間體育館裏坐滿了人。每一個座位都坐滿了。

有些人還是以超過票額三四倍的價錢買了黑市票子而入座的。

在體育館的中央，圓頂之下，燈光集中之處的擂台上，二個拳手正在進行着西洋拳賽。

拳頭揮動得快如閃電，然而擊中的却不多，總是讓對手架開了，要不然就是在太近的距離之內擊中腹部，力度不够，發揮不出效力來。有人說拳擊是一種藝術，因爲並不是這樣揮拳亂打就可以，要講究步法，講究戰術，講究韌力。像賽馬，並不是瘋狂地把馬鞭到終點這麼簡單的。

和賽馬相提並論。賽馬是一種賭博，許多人都在馬身上下注呀。

然而，在這體育館裏的觀衆，也並不是每一個都是爲了欣賞拳擊藝術而來的。他們的心情像賽馬差不多！擂台上的兩個並不是人，祇是馬，或者甚至祇是兩顆骰子而巳。

噹噹噹噹！一陣鐘响，一個回合完了，兩個拳師分開，各自回到了自己的角落去。

「媽的，黃小虎今晚非贏不可。」一個金色頭髮，藍色眼睛的肥胖觀衆一面吃着爆谷一面說，他一臉一臂都是汗，就像擂台上出力搏鬥的是拳師，而汗却是流在他的身上的。「我賭了四百五十元在他的身上呀！」

「看來黃小虎今天晚上有點不行了，」另一個白種觀衆插口說，「你看，他腿子都軟了，白色噴射機却連坐下來也用不着。老實說，即使輸錢，也不希望讓一個中國小子威風的。」

「這場拳賽是內定的！」另一個叫道，「黃小虎沒有理由這麼不濟事，我看過他每一場——」

「你在開玩笑嗎？」他旁邊的那人說，「拳賽有哪一場不是內定的？他們表演得很好，但他們都知道誰會贏，接受賭注的大波士更早就知道誰會贏，他現在巳經在計算這一場可以贏多少了。你是運氣好的，你就買中贏的一門，運氣不好……」聳聳肩。

## 幸遇奇俠

他們都不是欣賞拳術而來的。

不過，今天的賭徒們的心情的確有點特別。雖然他們多是下注在連贏了多場的大熱門黃小虎的身上，但是，如果黃小虎輸了，他們却可以得到心理上的補償，到底不會讓一個中國人得盡光榮。

這裏是美國，中國人只是佔很少的數目。

那些下注在白色噴射機的人，如果贏了，那是會更加開心了。

在擂台上，黃小虎似乎是孤立的。而且，他已經呈現敗象了。他軟軟地坐在那裏。

電台的講解員正在口沫橫飛地報道這場賽事：「黃小虎……這是人家給他的外號，因爲他打起來像一隻黃色的老虎。本



來是姓畢的一位中國青年，這一陣子着實揚威拳壇，許多有名的拳擊手都敗在他的閃電一擊之下了。甚至對着從來未遭敗績的白色噴射機克烈圖，他還是熱門。外圍的賠率是七對一！如果黃小虎這一次敗下來，外圍就可以贏很多錢了。而現在，情形看來，黃小虎贏的成數是不會很高的，黃小虎巳經呈現不支之象，不過很難說，他的殺手鐧還沒有使出來……。」

這時鐘又响了，兩個拳師又從他們的角落裏出來，走到擂台的中間。拳賽又開始了，那個白種的白色噴射機果然是威風凜凜的，他以壓倒性的姿勢向黃小虎進逼着，兩隻拳頭好像兩隻活塞般揮動着。

黃小虎祇能够招架，而不能還擊。也許他是祇在招架，而沒有還擊吧？這是很難看得出來的。正如那些觀衆們說，他們表演得很好的。

那個講解員又口沫橫飛地在講述着，那些觀衆則在旁打氣，多數都是爲白色噴射機打氣的。

白色噴射機把黃小虎逼到了一角落裏，逼到他無法還擊，接着，白色噴射機一下重勾拳，向黃小虎的臉部勾過去。看來，這一下是很危險的，如果擊中了的話，黃小虎就可能倒地不起了。

但是，黃小虎却沒有這樣容易被擊倒。他的左拳猛的在臉前一擋，擋開了這一拳，右拳就閃電般揮了出去，擊中了白色噴射機的肩部。「拍」的一响，白色噴射機就不由自主地倒退了兩步。

觀衆一陣嘩然，講解員興奮地叫道：「來了，來了，他的閃電拳出來了！」

然而，黃小虎的反攻，却仍然祇是曇花一現的。他並沒有繼續使出那閃電拳來。把白色噴射機逼回了擂台中央之後，他又是忙於招架了。

「給他一下，小虎，給他一下！」許多人在叫。忽然，他又忘記了黃小虎是黃種人了。

黃小虎並沒有給他一下，他祇是技巧地招架着。

終於，回合完結的鐘聲又响了。兩個拳師又退回了自己的角落裏。

一個肥胖的人通過走道，來到了黃小虎的那一角落。這個人穿得很講究，鼻子上架了黑眼鏡而口角咬着一根粗的雪茄。

不過穿得講究，也並不就是說他是一個漂亮的人，除了身裁並不漂亮之外，他的臉也並不漂亮。五官固然都生得不好，而且臉皮也非常粗糙，就像一大塊桔子的皮！

「老板來了！」教練低聲的對黃小虎說。

黃小虎軟軟地坐在那裏，沒精打采地扭過頭去看。

那人已經來到了擂台邊，一隻肥大的手按着擂台的表面。他把雪茄拿了下來，說：「黃，剛才那一拳打得不好！」

「別叫我黃！」黃小虎咬牙切齒地說，「我已經說過了，我是姓畢的！」

「每一個人都叫你黃，黃畢又有什麼分別？」老板說，「好吧，畢先生，剛才那一拳打得不好，使人看出你不是眞的乏力。難道你忘記了，你是下一回合就要倒下來的嗎？人家付了錢，你就得給他們值回票價的表演！」

「我可以打倒他的，」黃小虎說，「他不是我的對手！只給我一分鐘，讓我贏吧！」

「不行，你要輸！」老板說。

「爲什麼不能讓我贏，」黃小虎說，「贏比輸更容易！」

「因爲這是巳經決定了的賽果，」老板說：「你知道如果你贏了，我要賠多少錢出去嗎？十個下注的人，有九個都是賭你贏的！」

黃小虎負氣地緊咬着上唇。

「總之，記清楚，你是職業的，」老板說，「你不是爲了體育精神，你是爲了錢而打。每一個都是爲了錢而打的！每一個！」

「並不是每一個！」黃小虎說。

「總之我認識的每一個都是，」老板說，「你輸了，我的經濟沒有困難，你的經濟也沒有困難，你贏了，我就會有點經濟困難，而你的健康也難以保持下去。」

黃小虎祇是不做聲。

老板拍拍他的肩：「表演得好一點，下一次，我會讓你再贏他！」

黃小虎咆哮道：「用不着你讓！我隨時可以贏他。」

「我叫你贏的時候才贏！」老板又拍了一下他的肩，然後走掉了。

「你知道他是什麼地方來的嗎？」教練低聲說。

「他是波士頓人！」

「在波士頓的垃圾堆裏有一條毒蛇一隻蝎子和一條蜈蚣碰上了，打起來，最後祇有毒蛇活着，這是一條雌的毒蛇，後來就生下了他。」

黃小虎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我的意思就是，別激怒他，」教練說，「不然這野種會咬你一口，那時沒有人能醫治了！」

「你恨他，但是你却怕他，這眞奇怪。」黃小虎說。

教練嘆了一口氣：「有什麼辦法？我們是要靠他吃飯的，黃小虎！」

這時鐘聲又响了，雙方的拳師又步出了擂台中央。白色噴射機露出了一個得意的微笑。他當然也知道他是會在這一個回合得勝的，雖然這不是光榮的勝利，他還是很歡迎這勝利。

而且黃小虎從他的眼光裏看出，他是充滿恨意的，因爲他自知打不過黃小虎。他恨黃小虎的拳術比他高強。

他們又交手了，彼此拳來拳往，黃小虎故意賣了一個破綻。白色噴射機一記勾拳向他的臉頰勾過來，黃小虎故意閃得慢一點。這一拳就可以把他擊倒了。

但是白色噴射機却又把拳頭抽回去了一點。拳頭並沒有大力擊中，祇是在黃小虎的臉皮上擦過去！黃小虎覺得一陣火燒似的痛，臉皮破了一塊，鮮血涔涔而下。

他踉蹌地退開。觀衆發狂似地叫囂起來。

白色噴射機跳着又逼近了。又一記勾拳揮過來，黃小虎還是不完全閃開。但是，那隻拳頭明明可以擊個正着的，白色噴射機却又略把拳收回去，又在同一地方一擦。那傷口更大了，黃小虎就像整個頭部

都伸進了烈火中。

白色噴射機得意地在那裏跳着，眼中仍是那濃厚的恨意。他知道黃小虎一定要倒下的，而他不要他倒下得那麼容易，他要在黃小虎倒下之前把他盡情凌辱，使他變成一個血人！

他又逼近了，拳又勾過來，這一次的結果却是大出他的意料之外的。黃小虎忽然一矮身避過，白色噴射機忽然發覺黃小虎的拳頭不見了，這是因爲那兩隻拳頭正在揮動。不到十分之一秒之後，白色噴射機就覺得自己的頭部像炸開來了似的，身子在太空中飄蕩。他聽見公證人在耳邊數着：「六……七……八……」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已經躺在地上。公證人數到「十」時他已聽不見，他已經暈過去了。

觀衆們瘋狂地叫囂着，公證人拉着黃小虎的手舉起來，宣佈他是勝利者，黃小虎的教練的嘴巴張成了一個大大的洞。

黃小虎轉頭望向「老板」的座位！老板已不在那裏了。

接着，教練就把黃小虎扶下來，把他扶過走道，扶向更衣室。一面走，他一面在黃小虎的耳邊嘟嚷着：「你瘋了，小虎，你忘記了老板告訴你什麼嗎？」

「我沒有忘記，」黃小虎說，「但是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吃這一行飯，你是非忍耐不可的，」教練說，「我告訴你，現在你是一個危險人物，保險公司受我也不會受你，不知道你會活多久！」

「我會活下去的，」黃小虎說，「我不會死的！」

他們回到了更衣室中，原來老板已經在那裏，那根雪茄還咬在咀邊，不過烟咀上的火已經熄掉了，而他的口涎已經把雪茄染濕了小半截。

他瞪着黃小虎，雖然鼻上架着一副黑眼鏡，他的眼光却凌厲地從黑眼鏡的後面射出來。好像會刺人的小劍。

「對不起，老板，我贏了。」黃小虎說。

「眞美妙的表演，」老板說，「美妙極了，你一定覺得自己很光榮，對不？」

「人有錯手，」黃小虎又聳聳肩，「我祇是動錯了手罷了。」

「我已經叫過你不要贏的！」老板忽然咆哮着大聲叫，「我叫一個人不要贏，這個人就不能贏！」

「這實在也不全是我的錯，」黃小虎說，「那傢伙也打得太差了，我輸也輸不掉！」

「但你把他擊倒了！」

「我已經說過這不全是我的錯。」黃小虎說。

「你是故意的！」老板說，「這有什麼難？讓他打一拳，倒下來就行了。」

「你覺得不難，爲什麼你自己不上去打？」黃小虎又吼叫道。

「別對我這樣說話！」老板說，「是我把你捧起來的！我在街上把你拾起來，像一件垃圾，使你從一個抹汽車的小斷變成了一個拳王！我製造了你，也一樣可以毁了你！」

「那你毁了我吧！」黃小虎不耐煩地叫。

老板一扭頭對教練喝道：「出去！」教練好像一隻老鼠似的閃閃縮縮着出去了。跟着老板也扭頭就走。更衣室的門「轟」一聲關上。

黃小虎聳聳肩，抓起毛巾來抹着臉上的汗。他聽見門「吱」一聲打開，又輕輕地關上了。他放下毛巾，看見有兩個男人進來了。

也是穿得很講究的兩個男人。

一個是金頭髮，另一個的頭髮則黑而鬈曲，就像上面添上了一層油漆似的。這一個看來乃是一個波多黎各人。兩個高大的男人，穿着搶眼的西服，但人並不漂亮。金色頭髮的一個鼻樑已經塌掉了，是不知在那一次打架之中打塌了的，而黑色頭髮的一個臉上有很多疤痕，都是刀子，拳頭或者其他鈍武器造成的疤痕。

黃小虎認得這兩個人。他們就是老板手下的兩個打手。

「你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小虎，」金色頭髮的那個說，「我們的工作就是專門教訓人，我們和你並沒有什麼私人上的過不去，我們祇是奉命而已。」

「老板說我們要教訓你一下。」黑頭髮的一個說。

「滾出去吧！」黃小虎咆哮道，「我不想打你們。」

「你也最好不要動手。」金頭髮的一個說：「你就這樣乖乖地受訓，斷兩根肋骨，就沒事了。」

「別來麻煩我，」黃小虎警告道，「你們碰我，我就不留情了！」

那人搖着頭：「黃小虎，你不要以爲自己很了不起，也許在擂台上你是個英雄，但我們却懂得一些擂台上沒有的招式，我們是不怕打褲帶之下的！」

「那你會大大意外了，」黃小虎說，「我也懂得不少擂台上沒有的招式。」

兩個人分左右向他逼近，黃小虎把毛巾扔在地上。

「別抵抗，小虎。」那黑頭髮的一個再度提出警告，「除了拳頭之外，我們還有槍！」

「你們不會開槍的。」黃小虎說：「許多人都知道我是誰，如果我的身上開了個子彈洞，那你們怎麼解釋好呢？」

黃小虎和他們相處的日子不少，他對黑社會的忌諱也知道得相當多。

他們一齊向黃小虎撲過來，金頭髮的一個兩拳合併高舉，向黃小虎的頭上敲下來，黑頭髮的一個則兩拳低低地擊向黃小虎的腹部。

黃小虎就用兩隻手肘去應付。他的一隻手肘把黑頭髮那一個的連環拳頭一一擋開了，另一隻手肘則向上面撞了上去，一穿穿進了金頭髮人的兩臂中間。這就使他合併的雙拳無法再擊下了。而且，黃小虎這隻手肘還順勢在他的頭頂上一撞。

那人給撞得眼神散渙了。黃小虎這隻手肘收回來，再向他的胸部撞去。「蓬！」這個金色頭髮的打手就跌向後面，坐到了一張長櫈上。

跟着，黃小虎也沒有轉過身來，就這樣一隻後脚踢出去，踢中了黑頭髮那一個的鼻子。那人尖聲叫着向後跌去，撞到一



座儲物的鋼櫃上，又給那鋼櫃撞了回頭。

他連忙伸手進懷中把槍拔出，黃小虎順勢轉了過來，剛才踢出的那一隻脚落地，另一隻脚又踢起來，踢中了那人的槍，槍飛了起來，不知跌到什麼地方去了。

黃小虎瞪着他：「我不是叫你別用槍的嗎？我的身上開了洞的話，那怎麼解釋好？」

「你——你瘋了，」黑頭髮打手咀巴流着血，吶吶着說，「你不知道你在幹什麼！」

「我知道我在幹什麼！」黃小虎咆哮着，再跳前去。他的閃電拳又出來了。那人還是看不清楚他是怎樣出拳的，祇是拳頭一閃，就不見了。差不多是在同一瞬間，這個打手的下頷就中了一拳。在倒到地上之前，他已經暈了過去。

黃小虎這一記閃電拳是早已出名的，許多專家都在研究他的拳頭怎能這麼快。幾乎連普通速度的活動攝影機，也無法記錄下他這一拳。即使以慢鏡頭把紀錄片放出來，銀幕上他的拳頭還是很快的，祇是一片模糊，要憑紀錄片去學或者分析一個碰他這一拳的方法也不容易，而自然黃小虎亦不會把他的秘訣吐露的。因此專家們也祇能借用他們在香港產拳擊電影上看到的招數而作了一個似是而非的斷論，那就是：中國拳術是神秘莫測的，祇有中國人自己能够了解，黃小虎就是把中國拳術的秘招加插進了西洋拳裏。這是前所未有的做法。

他們的分析倒也不能算是全錯了的，起碼黃小虎剛才那幾下就並非西洋拳了。

現在，黃小虎轉過來，對着餘下那個打手：「怎麼樣，你也要拔槍嗎？」

那人祇是軟軟地坐在那裏，搖搖頭。祇剩下他一個人在那裏，就是拔槍也沒有用的。而且，他也許是根本已經連拔槍的氣力也沒有了。

「那麼再見吧。」黃小虎匆匆穿上了衣服，也不洗澡了，就這樣離開了更衣室，從後門出去。

觀衆們仍然未散去，前門是熱鬧得很的，不過後門却是通進閒人免進的地下室停車場，所以後門的外面是冷清清的。

老板正一個人坐在一部豪華的林肯牌特大銀灰色房車裏。當他看見黃小虎出現時，他的嘴巴詫異地張開了，雪茄也跌下來，落在他的腿上。

「你派了兩個教師去教訓我，」黃小虎說，「可惜他們的學問不够，我並沒有學到什麼。」

老板祇是瞪起了眼睛看着他。

「以後別教訓我了。」黃小虎說。

「你——你這是忘恩負義了，」老板狠狠地把雪茄拾起，再塞進嘴巴，似乎認爲這是他的尊嚴的標誌，不能失去的，祇可惜他却是把熄了火的一頭塞進去，那烟灰的怪味使他忙把雪茄再吐出來，這一次，雪茄跌落在地上，他找不回了。他祇好不賴雪茄之助而繼續說，「我是把你捧起來的人。」

「多謝，」黃小虎說，「我這一次也不是第一次說多謝了。」

「你累我輸了錢，」老板說，「你欠我錢。」

「我不欠你什麼，」黃小虎說，「我替你賺過多少錢？難道還不够賠這一次輸的？以後別再命令我打敗仗了，如果遇到比我强的對手，我自然會敗下來的。」

「如果你肋骨都斷了，腿子也斷了，你就不會打贏什麼人！」

黃小虎的手倏地伸進去，執住了老板的衣襟。如果不是車窗太窄，人會給他拖了出來的。就因爲人不能出來，所以車頂把老板的頭壓得狠狽地歪着。

「千萬不要嚐試這種事情！」黃小虎警告道，「不然，我會把你的頭扭到永遠朝着背後！」

他一放手，老板就跌了回去。

接着黃小虎的手掌一揮，擊在車頭的擋風玻璃上。「嘩啦」一聲響，那車頭的玻璃碎成了千萬塊，也不再透明了，不過玻璃夾層內的透明液體把碎玻璃黏住，使它們不致於散落下來。

老板看着黃小虎大搖大擺地走了。

「你逃不掉的，」老板叫道，「沒有够遠的地方可以讓你逃的！」

但目前，黃小虎却是可以從容不逼地離開這裏的。

他走到一度側門，把側門推開，又大力把那門碰上了。

「你逃不了的！」老板喃喃着說。

他奇怪他派去的那兩個打手怎麼了。現在，在更衣室內，那兩個打手還是爬不起來。金色頭髮的那一個雖然沒有暈去，却是完全不能動，祇是呆呆地躺在那裏。黃小虎那兩下使他的腦部受了很大的震動，全身痲痹了，心臟還沒復原，活動的機能打了折扣，這也使腦部的復原毫無帮助。

所以，反而當那個黑頭髮的人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那個人可以爬起來了，他却反而還是爬不起身。

黑頭髮的那人把他扶了起來，問道：「你怎麼了？沒事吧？」

「我——沒事，」他吶吶着說，「不過就是起不來。」

那個黑頭髮的帮助他把四肢運動一番，幾乎像在替他施行人工呼吸。這果然對他有了很大的帮助，他終於也可以動了。

他們兩個人連忙把他們的槍拾了起來，一面咒罵着，一面走出去。「這一次黃小虎是完了，這一次，老板一定要剝他的皮。」

他們衝出了那間更衣室，出了門口，走到停車場中去找他們的老板投訴。但是，他們却發覺，老板已不會聽他們的投訴了。

老板正靠在車子的座位上，頭擱在那靠背上，就像睡着了似的。祇不過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呆凝着，一動也不動。老板已經死去了。

「我的天！」那兩個打手說，「我的天，我的天！」

他們拉開車門上了車，輕輕把他搖搖。老板的頭軟軟地一滾，就向旁邊側了過去，那個角度是很奇怪的，正常的頸子是不可能這樣曲着的，除非他的頸子已經斷掉了。頸骨支持不住頭顱。

「他死了。」

「黃小虎！」那金色頭髮的恐怖地說

，「祇有他能够這樣做！」

「他一定是瘋了，」黑頭髮那個說，「他幹了這個，怎逃得掉？」

金色頭髮的那個握着槍在那車房中跑來跑去，找尋黃小虎的踪跡，自然找不到。最後他跑到門口去打開門看看，也看不到什麼，就斷定黃小虎是已經遠去了。於是他又回到了他們的老板的身邊來。

「現在我們怎辦好？」那個黑頭髮的打手六神無主地問。他雖然是在打打殺殺的方面經驗豐富，然而他却也覺得這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他從來沒有死過老板。

「我們祇能够報警，」金色頭髮的一個說，「這是一件命案。黃小虎是兇手，叫警方把他抓回來好了。就是這麼簡單的事。」

「但我們怎樣解釋？」黑頭髮的問。

「這還不容易？老板不滿意黃小虎在前幾個回合的表現，他認爲他贏得太慢。他叫我們到更衣室去請黃小虎出來解釋，黃小虎打倒了我們，自己出來，就是這樣了！」

「嗯，」那個黑頭髮的保鑣點着頭，「現在也開始明白過來了，他和老板吵鬧起來，他動手把老板打死了，出事的時候我們並不在塲。唔，這就對付了這個小子了！」

「不算是對付他，」金色頭髮的一個連忙更正，「我們說的是眞話，我們都知道，這事只可能是黃小虎幹的。黃小虎殺人，這是眞相。我們不過是把前半部的眞相改一改罷了。這對我們有好處，然而又對誰都沒有害處的，對不對？」

「既然這樣，還等什麼？我們去打個電話吧。」

「我去，你留在這裏守着，」金頭髮的一個說，「你的咀巴太笨了，我不想你說錯話！」

於是，他去了打電話。

十分鐘之後，警方就來到了。

× × ×

「我沒有殺他！」黃小虎叫道：「我沒有殺他。我祇是打破了車子的擋風玻璃，我並沒殺他！是別人幹的！」

那個看來有十呎高的警探把一張紙遞過來：「簽了這個吧！明明是你幹的，每一個人都知道。」

那張紙很大，上面有幾個紅色的英文字，簡單地寫着：「我殺了他！」下欵有一條虛綫托住簽名的位置，虛綫之下巳經用英文打上了「黃小虎」的拼音。

「我不叫黃小虎！我姓畢。」

「簽了吧！」那警探獰笑着，「不然我把你的心也挖出來！」

「我的兩隻手都給你們打斷了，怎能拿筆？」黃小虎看看吊在椅子扶手的兩邊，巳經完全失去了效用的兩隻手。

「那麼用你的舌頭吧，」那個人說，「用舌頭蘸點墨水塡上去。來，我來替你把舌頭拉長一點吧。」

那人拿起了一隻巨大的鉗子，還是燒紅了的。他就把這隻鉗子遞了過來，向黃小虎的咀巴塞過來。

「吱」的一聲响，那鉗子烙在黃小虎的唇上。

黃小虎大叫一聲，用兩隻手掩住嘴巴，就醒過來了。

這不過是一個夢。

他現在只是在一間窄小的房間裏，躺在床上，手並沒有斷，他亦並未給警方捉了起來。他的身上淌滿了汗，就像剛剛洗了一個澡似的，頭髮也有水滴下來。

「我的天！」他猶有餘悸地呻吟着。

他伸手把床頭燈開了，棄在床邊地上那份報紙的頭條就刺着他的眼睛，那頭條是說：

「黃小虎仍然在逃！」

這是今天早上的報紙了。

今天早上，黃小虎仍然在逃。但是明天早上又如何？明天早上，會不會那頭條巳經變成：「黃小虎落網」？

黃小虎用拳頭一搥手掌：「媽的，我並沒有殺死他！我並沒有殺死他！」

但有誰相信他呢？

他把床頭那隻殘舊的收音機扭開了，裏面正在播放着輕音樂，後來音樂停止，廣播員報告新聞。除了世界大事之外，少不免也提及黃小虎。他說警方仍然在找尋黃小虎的下落，由於黃小虎是第一號疑兇。而且，由於死者乃是黑社會中控制外圍賭博的要員，警方更希望找到黃小虎問話，看看死者的死，與賭博的內幕又是有些怎樣的關連。

總之，他說，警方現在很急於找到黃小虎。

黃小虎冷冷地笑起來，把頭湊近那收音機，對收音機說：「警方還不是最急於找到我的呢！黑社會才是最急於找到我的，因爲我殺死了他們的一個大亨。他們急於找到我，但當找到我之後，他們不會把我交給警方的，他們會把我殺掉。告訴你，我在逃避他們，多過逃避警方。」

那收音機內的聲音當然不會和他對答，它祇是繼續報告了餘下的新聞，然後就讓另一個節目開始。

黃小虎關掉了收音機，又在床上躺了下來。

他所躲的地方，是一個他們不容易找到的地方。這是一位老朋友供應的屋子。那位老朋友是可靠的，絕不會出賣他。然而黃小虎知道，他還是不能在這裏躲得太久。警方和黑社會不久就會查出他有些什麼朋友，新的，舊的，深交的以及泛泛之交。他們會到他的每一位朋友那邊裏去調查，而且他敢打賭，最先來到的不會是警方。

「我得趁他們未來到之前就走，」黃小虎喃喃自語着，「雖然朋友肯帮忙我，我却是不便連累朋友的！」

但逃到哪裏去？他以後該幹什麼？他似乎應該先決定了一個方針，然後才能繼續逃的。

黃小虎嘆了一口氣，打開床頭几下面的小櫃子的門，從櫃內取出了一瓶酒和一隻紙袋。那紙袋裏面有麵包和一截粗大的意大利式沙拉美肉腸。這就是他的晚餐了。他就用酒送下麵包和肉腸。

好在他是一向喜歡吃這種肉腸的，因爲那裏面摻有不少蒜頭，有一股濃濃的蒜味。

一面，他在想着他的問題。他可以逃到哪裏去？他應該幹什麼？以及，是誰殺



死了「老板」的。

這分明是嫁禍，但是，誰？是誰向他嫁禍呢？

黃小虎並不是第一次接觸那些黑社會人物，他對這一點是有一個概念的，不過，他暫時却也不能够絕對肯定。

而且，看來他也沒有什麼時間和機會爲自己伸寃了。他連逃走都逃不及，兩路人馬正在追着他，任何一路追上了，他都不得了的。

他是祇有逃走了。伸寃的事還是算了吧，最重要的還是逃出去，逃到他們兩路人馬都追不到的地方。世界上的寃情多着，有許多寃情都是永無昭雪之日，這根本就是一個不公平的世界。重要的是逃走。

黃小虎把酒瓶和香腸都放了下來，走到門口去，打開門，小心地踏出去。門外是一度狹狹的樓梯，通到樓下去的。這是一座屋子的閣樓上的房間。他現在望下去的就是屋子的大廳。那下面是一片黑沉沉的，住在這屋子裏的人，還不曾回來。

黃小虎嘆了一口氣，關上門，躺回床上。

就在這時，他聽到了汽車的聲音，正在自遠而近。他馬上跳了起來，首先把電燈關掉了，然後把密密地遮蓋着的窗簾拉開了一綫，向外張望。

外面是一片田野。田中的中間有一條私家的泥路，一對車頭燈正在沿着私家路駛來。

黃小虎一直注視着這對車頭燈，看着它來到了屋子的樓下，停了下來。黃小虎這才鬆了一口氣。他是認得這部車子的。一部古老的藍色福特房車。

車門打開了，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從車上下來。一個中國人。看見同種，黃小虎的心裏是安慰得多了。同種總是比較可靠的，尤其是在異國。在異國，同種的人總是互相維護。這究竟是不是一種好習慣，是另一個問題，總之，這個老人是會帮助他的。

老人進了屋，後來，黃小虎就聽見脚步聲上樓來了。他再遮好了窗簾，又把電燈開亮了。

有人敲門，黃小虎開了門，那老人托着眼鏡看着他對他微笑：「你沒事吧？」

「沒事，」黃小虎說，「祇是躲在這裏悶一點。整天不見人，你那裏去了？」

老人又微笑：「我是去談一樁生意，你的生意。」

「什麼我的生意？」黃小虎皺起了眉頭。

「我巳經替你辦好了，」老人說，「今天晚上就開！」

「什麼船？」

「一艘貨船，可以帮你離開美國的，我巳經替你安排好了！」

「你替我安排？」黃小虎叫道：「我並沒有叫你去替我安排呀！你這……你這大笨蛋！如果事情傳出去——」

「我祇是帮你的忙罷了，」那老人說，「你用不着担心的，這些都是自己人，他們不會把你的秘密洩漏出去的，我們都是自己人嘛！我巳經替你安排好了，錢也巳經付掉，你馬上就可以起程的！」

黃小虎看着他，尋思着，終於嘆了一口氣：「好吧，但願在這樣短的時間之內，秘密還沒有機會傳出去。」

「那麼現在起程吧，」那老人說，「如果遲了，那艘船是不會等我們的！」

黃小虎聳聳肩，拉着老人的手：「堅伯，我不知道該怎樣多謝你好。」

「有什麼好多謝的？」堅伯說，「我們是自巳人嘛！來，快點收拾行李！」

黃小虎的行李就祇有一隻小小的旅行袋，裏面裝了他的重要證件以及他能拿得到手的現欵。也好在收音機和電視機救了他。「老板」被殺的消息，當時就由電視報告了出來，而黃小虎當時正在家裏。他一聽這新聞報告就知道他是非逃不可了，於是他當時就帶了可帶的東西，逃了出來。而剛剛在他逃了出來之後，警方就巳經趕到了。

再遲一點，他也逃不出來的。

逃出來之後，他就逃到了這位堅伯這裏。在未曾「發跡」之前，黃小虎做過裝修及油漆的散工。他到過堅伯這裏來漆髹屋子，和堅伯很談得來，後來，在潦倒時期，他也來找過堅伯求助，而堅伯也總不拒絕。堅伯是一個很少人知的好朋友，一個一定會帮助他的好朋友。

現在，堅伯又帮了他一次大忙了。

當黃小虎拿了那隻旅行袋時，堅伯就伸手到身上摸索着，摸出了一叠鈔票。「我白天到過銀行去，提出了這些錢，」堅伯說，「你在路上是需要用錢的，你拿着吧！」

「不！」黃小虎說。

「到了這個時候，你還客氣什麼？」堅伯說，「你就當是借我的好了，有機會你還給我！」

堅伯這話說得很技巧，所以黃小虎就不會太尷尬地把這錢收了下來。「我一定會還給你的！」他允諾地說。

「這個以後再算吧！」堅伯說，「現在你可以走了。你有護照，只要你逃離了美國，你就可以用你的護照，你要到許多地方都可以。」

他們下樓，出了門口，到了堅伯的車子上。

堅伯把車子開動了，離開那座屋子。那座屋子是在郊區的，周圍環境荒凉，要走好遠的路，才能到達有人烟的地方，目前，他們經過的全部都是田野。

車子進行中的時候，他們一直沉默着。後來，前面出現了一個支路口。黃小虎忽然說：「轉左吧。」

「不是左邊那條路。」堅伯說，「你忘記了嗎？」

「我說轉左！」黃小虎說着，就帮着手把駄盤推動，硬使車子轉進了左邊，「難道這條就去不到嗎？」

「可以是可以的，」堅伯說：「不過要兜一個大圈子，多浪費了很多時間，而我們現在巳經沒有很多時間了！」

「不要緊，」黃小虎說：「兜一個圈子，總比較直駛進地獄裏的好。」

「你一定瘋了！」堅伯嘟噥着。

但黃小虎並沒有瘋，而且，他的決定還是很明智的。就在他們轉進了左邊那條支路三分鐘之後，右邊的支路就來了兩部黑色大汽車，一部是林肯牌，一部是卡特

力牌，車子裏面黑壓壓地坐滿了人。

由於黃小虎和堅伯這部車子改了道，本來是應該和他們碰頭的，現在就沒有碰頭了。

也幸好沒有碰頭。因爲，這兩部車子，就是一直開到了堅伯那座屋子去的。最先從車上跳下來的不是別人，就正是死去了的那位老板手下的二個打手，一個金色頭髮，一個黑色頭髮，他們的手中都拿着槍。跟着下車的有另外六七個打手，都是有槍的。

這一次，如果他們碰到了黃小虎，他們是毫無疑問會用這些槍的了。他們衝到門口去敲門，沒有人應門就把門撞開了。

他們好像洪水般冲進了屋中，流向屋子的每一個方向和每一個部份，搜遍了，最後又集中在樓下的廳中集合。

「沒有人在這裏！」一個打手報告。

「但看來我們的情報是正確的，」另一人說：「閣樓上有一個小房間有人住過的，還有一瓶喝剩的酒和吃剩的肉腸，如果不是在躲藏的人，不需要住在樓上這房間裏的，樓下寬大的房間多着！」

金色頭髮的那一個領先上了樓上，進入了那間房間的裏面，看一看，就相信這的確是黃小虎住過的房間。尤其是棄在地上的報紙，頭條標題很搶眼地橫在那裏。

「他果然是在這裏躲過的，」金色頭髮的打手說，「但他現在已逃了。沒有行李留下，他已經逃了。」

「逃到哪裏去了呢？」另一人問。

「他是剛剛逃了不久的，」那個金色頭髮的人指出，「看，滴在床頭几上的這幾滴酒還沒有完全乾掉。在不很久之前，他還是在這裏喝着酒。」

「逃到那裏去了呢？」

「他在這裏一直躲着，」金色頭髮的一個說，「忽然之間起程了。他一定是有一個特殊的目的地，也許那個老頭子已經給他安排了一艘船或者一架飛機之類，可以讓他逃出美國的。」

「他逃出了這裏，就麻煩了。」

「麻煩是麻煩一點的，」金色頭髮的打手說，「但我們還是會找到他的。我們的手臂很長，可以伸到很遠的地方。」

「我們可以到碼頭去找找。」另一個打手說。

「白痴，你知道這裏的海岸綫多長，有多少碼頭嗎？而且他們也可能是到一座什麼私人機場去的。」

「地圖拿出來。」金色頭髮那人命令道。

其中一個人就把一幅地圖拿了出來，在那張床上攤了開來。他們就像行軍一樣了。

金色頭髮的那一個用手指指着地圖。

「這間屋子大約是在這裏，他們一定是開車離開屋子，到達公路上的。到達了公路之後，如果他們是向左的話，可以到達這裏附近的海岸，這裏有碼頭區域的。也可以從這裏到火車站，或者，從這裏到機場去。」

「但我們是從右邊來的，」黑頭髮的打手說，「如果他們是從右邊走，我們應該和他們碰上了的呀！」

「對，」金頭髮的說，「但是我們並沒有碰上他們，這就表示，他們是從左邊去了的。」

「我們向左邊追吧！」

他們又像潮水似的湧出了屋子，回到了他們開來的那二部車上，車子隨即開動了，駛到了公路上，就以全速向左進發。

他們自然是錯了。黃小虎和堅伯的車子並不是向左去了，而是剛好和他們所料的相反，向右去了的。那麼，他們是愈追愈遠了。

× × ×

另一方面，堅伯的車子也開着遠路，向碼頭區馳去，由於路走多了，自然他們也是比原定時間稍遲一點到達碼頭區的。

他們終於脫離了郊區。前頭可以看到黑壓壓一團的三合土建築物。

那些建築物的後面就是海旁，亦是碼頭區所在的地方了。堅伯舒了一口氣地說：「我們已經到了。」

但是黃小虎却並沒有舒一口氣，而且，他反而比剛才更緊張了。在路上的時候，他們當然是安全的，但路上安全，却不就表示沒有人發現他們逃走。有沒有發現，到了碼頭上就可以知道。

「慢一點高興，」黃小虎按着堅伯的肩，「不要停車，是那座碼頭？」

堅伯把車子轉了一個街口，他們就可以看到海面就在前頭了。「就是這一座碼頭，」堅伯伸手向前面指着說，「看，那艘船就是了。」

那碼頭邊停着一艘不太大的貨船，烟囱正在冒着黑烟。這艘船已經在升火待發了。碼頭上靜悄悄的，一個人也看不見。

車子向着碼頭與堤岸接界之處接近過去。

「太靜了，」黃小虎又按按堅伯的手臂，「慢一點！」

「這艘船就是在等着你一個人，」堅伯說，「你到了，它就可以開了。」

「等一等，堅伯，」黃小虎嚴重地說，「你聽清楚。把車子慢慢開到那裏去，慢慢地，然後到了那一堆木箱的旁邊時，立即掉頭，加速駛回去，懂嗎？」

「但——但爲什麼要這樣呢？」堅伯摸不着頭腦地。

「別問，祇是做好了，」黃小虎說，「照着我說的做一次就行了！」

堅伯祇好照着黃小虎的指示去做，那碼頭的進口處是有一堆大木箱堆着的，那些大概是等待起卸的貨物，而堅伯就以這一堆大木箱作爲路標。

他把車子開到了這堆木箱的旁邊，然後忽然之間掉頭，加速逃走。他不明白黃小虎爲什麼要他這樣做。

但，如果碼頭上有一人看着，那麼，這動作看在眼裏，就會很像是車中的人忽然發覺碼頭上有埋伏，而把車子扭轉，掉頭逃走了。

黃小虎的目的，也正是如此，他其實並不知道碼頭上有沒有人埋伏，但他知道這樣一弄之下，如果是有人埋伏着的話，這裏埋伏着的人就會衝出來了。

他却料不到，他這個辦法是多麼收效。也許是太收效了。就在車子一掉頭之時，輕機槍的聲音忽然響了起來，竟然是響在其中一隻木箱裏的。



子彈就穿透木板射了出來，使木板上出現了蜂巢般密的洞。

黃小虎大聲叫道：「快伏下來，老頭子！」

不過這樣叫着時已經太遲了，他叫出聲來時，槍聲已經响過。車頭的擋風玻璃碎成了千萬片，他看見堅伯的頭不見了，祇剩下了一團血肉模糊，那一排子彈，就是偏偏要射中堅伯那一邊。這一瞥間，他就知道堅伯是已經死掉了。

由於堅伯死掉了，就不會再扭動駄盤或者減低速度。車子就以高速向前直撞過去，而前頭就是海。黃小虎連忙伸手去轉動駄盤，使車子轉回岸上去。他這樣做雖然是成功的，然而車子一轉，却是向路邊停着的一部大貨車直撞過去。

爲了避免撞車，黃小虎不得不把駄盤再扭回另一邊，於是，車子還要衝下海。他已經沒有時間再扭駄盤了，於是祇好推開車門，撲了出去。他滾到了地上，車子則繼續衝向前面，衝過了堤岸的邊緣，直墮下去，墮進了水中。水花濺起了十幾呎高。

黃小虎已經滾到另一堆木箱的後面。黃小虎並沒有企圖跳下海裏去救堅伯，他知道堅伯是已經死了。即使還沒有死，他也來不及救了。當他潛下去找到車子（如果他找得到）的時候，堅伯一定已經窒息而死。

他回頭向那堆發槍的木箱望過去。死的人已經救不活了，但是殺人的人……

他奇怪那堆木箱那邊爲什麼全無動靜。那放槍的人不應該過來看看他究竟有有死掉嗎？難道放槍的人害怕了，就這樣逃掉了？

黃小虎開始移動了。在黑暗中，他在木箱後面的陰影裏蛇行鼠伏着，向那隻放槍的木箱接近過去。

他並沒有看見有人逃走，而且，木箱裏的人如果要逃走的話，也一定要經過他的面前的。他總不能跳下海裏逃走的。

黃小虎很小心地向那木箱接近過去，一面留心着有沒有人在動。雖然，他也不知道如果那人逃出來的話，他又能够怎樣。那人的手上有的是輕機槍，而他黃小虎不過有兩隻拳頭而已。

不過，那個人却並沒有逃出來。

黃小虎終於到達了那隻木箱的側面了。他皺着眉頭看着。這隻木箱三面都沒有開口，而第四面則是緊貼着另一隻木箱的。看來進出口就是第四面。如果那人要出來，就得先把木箱移開。

如果他是走了的話，難道在走了之後還小心地把木箱移回原處嗎？

抑或，他是仍然還在那隻木箱的裏面呢？

黃小虎在那隻木箱的前面停一停，輕輕用手推一推。那隻木箱是相當沉重的，顯然有些東西在那裏面。黃小虎一點時間也不浪費，拳頭一揮，就擊在那木板上，那木板馬上碎掉了，穿了一個大洞，而破口處的尖木板陷進了裏面。跟着他又飛起一脚，再把那個洞踢得大一點，而且，他的脚也踢着了一件軟軟的東西。那件軟軟的東西飛向裏面去，「隆」的一聲撞在木箱的後部。顯然這裏面的人已經給他踢中了一脚。

黃小虎隨即又把那隻木箱一拉，使它仆向前面來。那隻木箱跌在地上，木箱的後部朝天。他現在看見了，木箱裏面果然是有一個人在着的。一個人，身邊還有一挺輕機槍，而這個人已經死了。

黃小虎困惑地皺起了眉頭。使他困惑的不是那人已經死掉了，而是，那人並不是死於他那一脚。

那人的背上有一個子彈洞，洞口正在流血。這人是死於子彈的。有人放槍從背後把他射死了，這就是爲什麼他的機槍祇掃射了一排子彈，就沒有再响了。因爲他放槍之時，就有人從背後開槍把他打死。

黃小虎莫名其妙地四面張望着。

接着，他背後的那堆木箱上發出了一點點異聲。黃小虎連忙伸手把那挺輕機槍抓起來。

一把柔和的聲音警告地喝道：「不要，畢兄，放下來吧！妳反正也不會用！」

黃小虎呆住了，那聲音是用中國話對他說話的。

「放下來，」那人還是柔聲地說，「我不是你的敵人！我並不是要殺你的！」

黃小虎祇好把那機槍丟下了，然後慢慢地轉過身去。

他看見那木箱堆的上面正蹲着一個人，手裏拿着一把手槍。一個中國人，强壯高大，但是相當斯文而英俊，雖然手中是拿着槍，而且蹲在那樣一個奇怪的地方，也看得出他並不是一個莽漢，而是一個相當有知識會講道理的人，不是一個打手。

黃小虎呆呆地看着他。

那人輕輕地跳了下來，落在黃小虎的身邊。

「你……是誰？」黃小虎奇異地問。

「我叫司馬洛，」那人說，「我是你的朋友，我和你的事，以後再講吧。首先，你認識這人嗎？」

黃小虎再看清楚一點那個死者，搖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他。但，你怎麼會——」

「黃小虎，」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你是個大傻瓜，你以爲你這樣容易就可以離開美國嗎？除了你是個出名的人之外，你還是個黃皮膚的人。在一個白皮膚人佔多數的地方，你是一個很容易認出來的目標。這個白人混進一羣白人的中間，他很容易就失踪。你混進一羣白人的中間，你還是不能失踪，還是很容易就給認出來的！他們知道你一定不敢向白人羣中混，極可能坐由中國人管理的船逃走，這樣的船不多，很容易就可以全部加以監視的。你要走，消息就馬上傳了開去，連我也知道了！」

「這不是我的主意。」黃小虎氣急敗壞地，「這是——唉，算了吧！但你究竟是誰？」

「一位朋友，」司馬洛說，「我是來救你的，起初我還以爲你可以上船呢！」

司馬洛的腦中閃過不久之前的情景的片段。

他記得他是在大約一小時之前到了這裏的。他預算會看見有相當大批的打手埋伏在這裏，準備對付黃小虎。

（未完）

俠義奇情中篇

高皐·文
盧令·圖

# 神捕世家（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秋霞和北宮琦借故住入知府府衙裏，以方便偵查如夫人被人姦殺的案子，鐵秋霞和北宮琦發覺知府的表少爺袁玉成似乎不太尋常，於是加以注意，一日，北宮琦發覺袁玉成越牆而出，北宮琦立即追踪在後，原來他跑到妓寨海棠春，北宮琦只得硬着頭皮進去，老鴇爲他介紹一名叫秀秀的姑娘，使他驚異的竟是秀秀貌似知府女兒武碧珠，但性格却和武碧珠不同，北宮琦疑惑不解……次日北宮琦去海棠春希望再探個究竟，鐵秋霞千叮萬囑，要他在防範工作不可過於疏忽……

## 妾身已委君　豈能事他人

鐵秋霞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咱們人地生疏，不能出一點差錯，所以你要提高警覺！」

北宮琦道：「我知道。」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提高警覺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就困難了，古人有一句警語『樂極生悲』，人們在極度歡樂之際，往往會忽略眼前的危機，所以你必須小心在意。」

北宮琦道：「多謝指教。」

飯後略作歇息，北宮琦將解毒金丹服下然後去赴小玉之約。

此時華燈初上，是海棠春最熱鬧的時刻，北宮琦剛剛到達，老鴇子立刻將他引到小玉的房裏。

敢情小玉已經通知老鴇子，北宮琦可能會來「點大蠟燭」。

點大蠟燭是北方妓院的術語，其意就是某一客人第一次與某一妓女滅燭留晃之意。

有點身份的妓女，是不會隨便留客住宿的，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花出大把的銀子才能辦到，不過如果妓女對某一客人特別垂青，那麼屬於例外了。

北宮琦就是一個例外，因爲在海棠春的紀錄，小玉還沒有點過大蠟燭。

今天小玉一反往例，換了一身大紅描金的旗裝，而且容光煥發，笑臉迎人，顯然她是經過刻意修飾的。

「公子果然是信人，快請坐。」

「咱們是熟人了，姑娘不必客氣。」

待丫環斟茶獻菓之後，小玉再調胡弦爲北宮琦唱了一首李清照的鳳凰台上憶吹簫，然後他們就天南地北的閒聊着。

「公子，你今晚還要回去？」

「這個——我如果不回去，豈不唐突佳人？」

「公子說笑話了，玉兒蒲柳之姿，如能侍奉公子，應該是幾生修來。」

「好，姑娘既如此垂青，在下只好權充問津的漁郞了。」

「多謝公子。」

小玉嫣然一笑，立即招呼丫環悄悄的囑咐了幾句。



片刻之後，小玉的房中擺上了一桌豐盛的酒席，席間點上一對大紅燭，更增加了一份喜氣。

北宮琦原本不喜歡飲酒，但在小玉含着迷人的羞態，頻頻相勸之下，不得不勉强喝了幾杯。

待酒席已殘，燭淚成堆之後，北宮琦已有不勝酒力之感了。

小玉叫人撤去酒席，然後關上房門，螓首低垂，輕輕叫了一聲「公子」。

這一聲輕喚，似乎具是無比的誘惑之力。

北宮琦忍不住向她的玉手握去，她趁勢嬌軀一斜，向他的懷裏偎了過來。

這是另一種誘惑，也是一種暗示，北宮琦以前已經有過這般的經驗，他當然知道應該做些甚麼。

但，正當他橫槍躍馬，控弦待發之際，他忽然感到脅下一痛。

「啊，玉兒，妳這是做甚麼？」

「沒有甚麼，只是要你說幾句好聽的罷了。」

「好聽的？我不懂。」

「那我就告訴你吧，我問你答，不許有半句謊話。」

「要我說實話何需如此，妳隨便問就是。」

「你當眞姓北宮？」

「大丈夫行不變名，坐不改姓，先父姓北宮，我只好也姓北宮了。」

「住在長洲客棧的那兩位呢？她當眞是你的同胞妹子？」

「不，她是我的未婚妻子。」

「那你們爲什麼要冒充兄妹？」

「爲了方便。」

「怎麼說？」

「咱們答允了一位朋友，帮他偵破一椿兇案。」

「帮陳捕頭？」

「是的，咱們是以兄妹的名義住進府台衙門的。」

「你的未婚妻子是鐵秋霞？」

「不錯。」

「這我就不懂了，董夫人遇害之事鐵秋霞應該十分明白，甚至她可能是該項兇案的主持人，她爲甚麼還要虛張聲勢，進行偵察？」

「妳在說些什麼？玉兒，妳憑什麼懷疑鐵秋霞是兇案的主持人？」

「因爲她姓鐵，因爲她是神捕世家當代八大神捕之一。」

「妳越說我越不懂了，八大神捕是惡人的對頭，黑道的尅星，她爲什麼會主持此一兇案？」

「你是當眞不懂，還是故作痴呆？」

「玉兒，我眞的弄不明白，女人爲甚麼會這般難以招惹？好啦，反正已經落入妳手裏，要怎樣妳看着辦吧。」

「你現在才明白女人不是好欺負的，可惜你明白得晚了一點。你說，你們想怎樣對付我？」

「對付妳？咳，玉兒，我不知道妳爲什麼會有如此怪異的想法。」

「你認爲我的想法不對？」

「當然不對，我來海棠春原是想找秀秀的，在今天以前，根本不知道海棠春有妳這樣一位高人，再說，咱們素昧平生，無怨無仇，咱們爲什麼要對付妳？」

「嗯，辯才雖是不錯，只是經驗嫩了一點。」

「這話怎麼說？」

「你當眞要我全部抖出來，你才承認嗎？」

「鼓不打不响，話不說不明，姑娘最好說個明白。」

「好，那我就將你們的一切說明，讓你死得心服口服。」

「說吧，我在洗耳恭聽。」

「武碧珠投身妓院是爲了我，袁玉成到海棠春尋歡，與武碧珠抱着同一目的，他們找不出我的破綻，才將你們請來，我的話沒有說錯吧？」

「哦，哈哈——姑娘好豐富的聯想力，只是錯到十萬八千里去了。老實告訴妳，我來海棠春是發覺袁玉成行跡可疑才跟來的，後來才發現秀秀極像武碧珠，只是她們性格與在府衙之時截然不同，到現在我還在懷疑她是不是府台千金武碧珠。」

「這麼說你們當眞不是同路人了？」

「當然不是，否則妳姑奶奶這個觔斗栽的可大了。」

她的確栽了一個很大的觔斗，因爲她忽然像殺豬一般的叫了起來。

不過她只叫了一聲就變做無病呻吟，那如訴如泣的聲浪，有一種令人血脈憤張的魔力。

良久……

「你壞，我不依……」

「這可不能怪我。」

「那倒要怪我了，你如果不說出一個理由，我不會饒你。」

「當然有理由，第一，妳點穴的功夫不到家，根本沒有制住我的穴道，第二，妳不該讓我保持如此姿態，所謂箭在弦上，焉能不發？第三，妳太迷人了，只要是男人誰能拒絕此種誘惑？」

「我適才當眞沒是制住你的穴道？」

「難道妳不相信事實？」

「看來我是寃枉你了，不過鐵秋霞既是你的未婚妻子……咳，實在叫人弄不明白。」

「究竟是怎麼回事？玉兒。」

「這個……我還不能告訴你，除非你立下重誓，表明心跡。」

「立重誓，表心跡，都可以，不過妳總要讓我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

「好，我問你，你對天國是怎樣一種看法？」

「妳說的是太平天國？」

「不錯。」

「這是一樁令人憤慨又而十分惋惜的事，我不想說。」

「不，你一定要說。」

「好吧，驅逐韃虜，還我河山，天國的立意是正確的，只是他們犯了兩項極大的錯誤——」

「哦……」

「他們崇拜上帝，毀棄中華民族延綿數千年的道統，而且行爲乖張，以致天怒人怨，才使那般甘爲滿人家奴，炎黃的不肖子孫，獲得一個衞道的藉口。」

「你說的對，還有呢？」

「功業初定，先生內訌，一個爭權奪利，四分五裂的團體焉能不敗！」

「唉，最後只剩下忠王一枝孤軍獨撑大局，天國自然是沒有希望了。」

「姑娘是來自天國？」

「這個……」

「玉兒，我如果有不利於姑娘及天國之心，叫我不得好死，我已經立下重誓，妳可以放心說了。」

「多謝公子，唉……」

這位小玉姑娘，似乎感慨極多，她在長長一嘆之後，才說出一番話來。

「公子，我不知道你何以會跟鐵氏門中攀上親眷，但鐵門之人極不可信，希望你不要受到他們的利用。」

「哦，爲什麼？」

「自天國於金田起義之後，清庭由於滿人驕奢淫逸，已不堪大用，才不得不利用咱們漢族的那些數典忘祖，甘爲滿人家奴的民族之賊……」

「玉兒，妳太偏激了，神捕世家只不過是帮助官府維持地方安寧而已，數典忘祖甘爲滿人家奴的，只是那些藉着維護道統之名，帮滿人殺戮自己同胞的僞君子罷了。」

「公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哦，你說。」

「清庭雖是利用漢人以漢制漢，但對漢人官吏又不能信任，凡是封疆大吏，以及握有兵權的漢人，都有極爲嚴密的監視，負責監視武知府的就是董氏夫人，主持這項工作的正是神捕世家。」

「啊，會有這等事？」

「你不相信？」

「這的確不易使人相信，我記得妳說過，董氏夫人的遇害，主持人可能就是鐵秋霞，這不是前後矛盾麼？」

「如若董夫人假戲眞做，愛上了武知府，因而安於現實，不盡心做她的監視任務呢？」

「這又當別論了，不過如此機密之事，妳是如何知道的？」

「酒後吐眞言，這句話，我總不會錯吧？」

「莫非那行兇之人，在酒後說了出來？」

「不錯。」

「他是誰？」

「袁玉成。」

「甚麼？他不是武大人的內侄麼？」

「是的，董夫人雖然不是他的姑媽，却也是他的長輩，他縱使奉命除去董夫人，但不該先姦後殺，由此可見一個利慾薰心之人是沒有人性的。」

「此事是袁玉成對妳說的？」

「你太小看我了，像他這等喪失人性的小人我豈會接待！」

「那妳是聽別人說的了，道聽塗說之言怎能相信！」

「不，接待他的是我一個十分要好的姐妹，她的話絕對可靠。」

「就算這樣吧，不過妳說的這些太過驚人了，我一時之間還不易接受。」

「那咱們就不談這些了，來……」

來甚麼？她沒有說下去，北宮琦也不必她再說下去。

但見帳鉤幌搖，被翻紅浪，簷頭的貓兒發出了一片叫春之聲，待事過境遷之後，他們已在疲乏中相擁着進入夢鄉了。

這一夜繾綣，使初經人道的北宮琦獲得極大的快樂，但也心事重重，有着太多的疑問。

譬如，神捕世家當眞在主持那項秘密任務？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鐵秋霞是不是在執行這項工作？

他答允鐵秋霞的婚事，是喜愛她絕代的丰姿，此時他後悔了，因爲他厭惡那項秘密任務。

不過小玉的話也不能盡信，其中疑點還十分之多。

如果說袁玉成喪心病狂，因貪圖名利而被人收買還說得過去，武碧珠竟也背叛生父，甚至投身妓院就令人不敢相信了。

再說小玉究竟是什麼身份，竟使府台千金紆尊降貴，投身娼門，就爲了討算一個妓女！

這些他原想在翌晨醒來之後，再向小玉探詢的，及一覺醒來，不只是已經紅日滿窗，也瞧不到小玉的人影了。

後經丫環告知，小玉有事外出，要到傍晚才能回來，她留下了話，請北宮琦晚間再來。

在如此情形之下，他只得回到客棧，但面頰之上是一片沉重之色。

「琦哥哥，有什麼不對麼？」

鐵秋霞不愧出身神捕世家，北宮琦心有困擾，她一眼便已瞧出。

只是江湖險詐，人心難測，有些話他不得不作一點保留。

因而淡淡一笑道：「的確有點不對，說來使人難以相信。」

「哦，你快說。」

「小玉說府台如夫人血案的兇手，竟然是袁玉成。」

「啊，這的確使人難以置信。」

小鎖子撇撇嘴道：「如果做妓女的話能够相信，天下就沒有不可信的話了。」

鐵秋霞道：「不，她如此說法也許是有所依據的，琦哥哥，她該不是隨便猜的吧？」

北宮琦道：「當然不是，據小玉說袁玉成是多喝了幾杯，酒後吐眞言才說出來的。」

鐵秋霞眉峯一皺道：「如果當眞是他，在沒有獲得確實證據之前，咱們決不能輕舉妄動。」

小鎖子道：「就算獲得確實證據，也只能交給武知府處理，這是他的家務事，咱們不便越俎代庖。」

鐵秋霞說道：「這個麼，我得先想想看。」

北宮琦道：「鎖子，有沒有吃的？我餓了。」

小鎖子啊了一聲道：「你這人眞是的，餓了也不早說，咱們走。」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跟她去吧，琦哥哥，這丫頭也學會了偏心，她早已替你準備好吃的了。」

小鉗子面色一紅道：「小姐……」

北宮琦哈哈一笑，握着小鎖子的玉手，來到她的客房。

她果然留有好吃的，板栗燉鷄，淡淡



的爐火煨着，正在冒着熱氣。

北宮琦吃着燉鷄，目光却在瞧着小鎖子。

昨晚一夜荒唐，使他對人生有了更多的經驗，對女人的鑑賞，也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小鎖子却櫻唇一噘，哼了一聲道：「怎麼，我趕不上她，是麼？」

北宮琦面色一正道：「別這麼說，鎖子，咱們是夫妻，這是不能比的。」

小鎖子腮帮子一鼓道：「我就是要比嘛，你說，她那兒比我強？」

北宮琦噗哧一笑，在她腮帮子上輕輕擰了一把，道：「妳那兒都比她強，只有一點……」

小鎖子道：「那一點？」

北宮琦神秘的一笑道：「這一點必須到晚上我才能說。」

小鎖子嬌靨一紅，啐了他一口道：「你壞，我不跟你說了。」

北宮琦收起笑容道：「鎖子，我有一件事問妳，妳必須說實話。」

小鎖子雙目一睁，向他緊緊的盯着，良久才輕輕一嘆道：「你是我的丈夫，是我終身的寄託，你要知道的我還能不實話實說？」

北宮琦道：「多謝妳，鎖子，我想知道在咱們來到濟南之前，妳知不知道董夫人。」

小鎖子一怔道：「這話怎麼說？董夫人既非高官顯宦，也不是江湖名人，咱們事先怎會知道？」

北宮琦道：「霞妹子呢？也許她會知道。」

小鎖子搖搖頭道：「我與小姐名爲主婢，實際上她是將我當做親妹妹一般看待的，任何事她都沒有瞞過我，她知道的我一定知道。」

小鎖子如此一說，北宮琦不由沉吟起來，他的心頭頗爲紊亂，不知道應不應該將鐵門主持的秘密任務說它出來。

「權勢」是十分迷人的，古往今來，不知有多少人因爲迷戀它而無法自拔，現在那般不惜屠殺自己同胞的炎黃敗類，何嘗不是如此？

北宮琦與鐵秋霞是未婚夫婦，與小鎖子更是已經成婚，應該是極端親密的關係了。

但因權勢之爭，父子兄弟夫婦反目成仇的不乏先例，有關涉及鐵門權勢之事他如何敢說！

他不說小鎖子却起了疑心，小嘴一噘，道：「相公，你必然聽到了什麼，爲什麼不說它出來？」

北宮琦道：「道聽塗說之言不足採信，說來徒亂人意，還是不說的好。」

小鎖子道：「我不敢勉強你說，不過有一點你應該明白，小鎖子已經是你的人了，這是無論怎樣都不能改變的事實。」

北宮琦道：「這個我知道，不過……」

他語音未落，一陣脚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接着鐵秋霞出現了，她瞧着北宮琦道：「問題解決了，咱們省了不少麻煩，小鎖子，拿碗來，這麼好吃的東西，我也要吃一點。」

小鎖子替她盛來一碗鷄湯，北宮琦却眼巴巴的向她瞧着。

她喝了幾口湯，才微微一笑道：「二哥派人送了信來，刑部也有文書致武知府，說董夫人血案的兇手已在京師附近落網，現在關在刑部大牢等待秋決，咱們雖是白忙了一場，總算沒有出什麼差錯。」

北宮琦呆了一呆，道：「神捕世家果然名不虛傳，這樣咱們就不必再待在濟南了。」

小鎖子櫻唇一撇道：「對你來說，好像有點焚琴煮鶴，大煞風景！」

鐵秋霞笑笑道：「別說，小鎖子，到海棠春可不是他自願去的。」

小鎖子道：「妳瞧他，小姐，那股戀戀不捨的勁兒，難道是我冤枉他了？」

北宮琦淡淡一笑，並不作任何解釋。

鐵秋霞道：「琦哥哥，咱們明早動身前往即墨，你看可好？」

北宮琦道：「好，不過傍晚時分我還得去一趟海棠春……」

鐵秋霞沒有說什麼，小鎖却面色突一變道：「去辭行，還是約訂後會之期？」

北宮琦道：「別瞎猜，我只是問她幾句話而已。」

鐵秋霞問道：「你還是對袁玉成有疑問？」

北宮琦道：「這只是原因之一……」

鐵秋霞道：「原因之二是什麼？」

北宮琦道：「小玉說那位秀秀姑娘就是武碧珠，如果她所言屬實，這件事就頗堪玩味了。」

鐵秋霞道：「你要如何證實？」

北宮琦道：「我就說是由府衙跟她來的，如果她眞是武碧珠，必然會露出馬脚，不過我想請妳辛苦一趟，瞧她在不在府衙之內。」

鐵秋霞道：「我可以去府衙瞧瞧，只是此間之事已經跟咱們無關，你何必管這碼子閒事！」

北宮琦道：「這不是管閒事，嚴格的說，知府千金到妓院賣笑，此事決不尋常，咱們如若不將此事澄清，豈不砸了神捕世家的招牌！」

鐵秋霞道：「好吧，咱們就將此事查個水落石出，免得你疑神疑鬼的。」

小鎖子道：「相公，我跟你到海棠春去。」

北宮琦道：「妳去？那有女人逛妓院的！」

小鎖子道：「怎麼不行？我改扮男裝就是。」

北宮琦略作沉吟道：「妳去可以，但千萬不能露出破綻，否則別人會笑掉大牙的。」

經過這一決定，小鎖子總算不再板着面孔了，這個小丫頭敢情還眞是一個醋罈子。

晚餐之後，北宮琦帶着小鎖子先走，鐵秋霞走得遲一點，因爲她的任務比較簡單，只是瞧瞧武碧珠在不在府衙而已。

× × ×

天空洒着細雨，夜色一片漆黑。

街上的行人似乎較往常少了一點，但海棠春依然車水馬龍像往常一般的熱鬧。

熱鬧是要人湊的，北宮琦就是湊熱鬧的一個。

不，還有一個小鎖子，她是扮作書僮跟隨北宮琦來湊熱鬧的。

只是她這一來問題也跟着來了，因爲她是一個醋罈子，怎能不惹出是非！

當小玉瞧到小鎖子之際，神色之間免不了微一錯愕。

嫖妓宿娼還帶着一個跟班的，這種事不是沒有，但也要看情形而定。

北宮琦與小玉曾經結過合體之緣，他們自然要說些體己的話兒，說體己話決不能有第三者在旁，否則他們就說不出口了。而且他們不只是要說體己話，還要說機密話，小鎖子這一跟來，小玉怎能不爲之錯愕？

「公子請坐，靑兒快帶這位小哥兒到外面吃茶。」

這是小玉的處置，她叫了丫環靑兒帶小鎖子到外面吃茶，是一項頗爲正常的作法。

誰知小鎖子却冷冷一哼道：「叫我出去？哼，免談！」

免談，這是什麼話，一個書僮罷了，爲什麼敢如此放肆？

小玉神色一呆，她自然要向小鎖子打量過去。

靑衣小帽，這身打扮的確像一個書僮，只是她忘了兩點，被小玉仔細一瞧，終於露出破綻來了。

第一是她耳垂子上的兩個小眼，除了女人，男人決不會左右雙耳均穿眼的。

第二是她沒有喉結，這是女人無法改變的生理現象。

其實還不只這兩點……

彎彎黛眉，櫻桃小口，加上一張吹彈得破的俏臉蛋，已說明她是一個十足的女人。

還有，她一雙瘦不盈握的纖纖玉足，硬穿上一雙大了好幾倍的男人布鞋，雖是塞了很多棉花碎布，走起路來仍須欵擺柳腰，搖動豐滿的臀部才能帮助小脚行走。

小玉瞧出來了，但她沒有點破，只是一記白眼向北宮琦瞟了過來。

北宮琦面色一紅，知道瞞不過去了，只得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她是小妾小鎖子，跟來是想見識一下姑娘，冒昧之處請勿見怪。」

小玉微微一笑道：「公子言重了，只是你沒有早說，叫賤妾開罪了夫人才是罪過。」

語音一頓，再向小鎖子檢衽一禮道：「賤妾淪落烟花，命薄如紙，尙祈夫人垂憐……」

小鎖子雖是一個醋罈子，但極富正義感與同情之心，經小玉這麼一說，她倒有些後悔要跟着來了。

「玉姑娘不必客氣，我……只是……只是……」

「我知道，夫人只是想認識賤妾一下，其實公子是天際神龍偶爾遊戲人間而已，除了像夫人這等無雙國色，天下女人能够使公子動心的只怕不多。」

小玉不愧是久歷風塵，見多識廣的女人，這只是幾句恭維話，但聊聊數語却已贏得小鎖子的好感。

「不敢當，這應該是人生際遇的不同罷了，好啦，相公，你有甚麼話，你就快說吧。」

她叫北宮琦快說，北宮琦却像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他原想探詢小玉的身份的。

她如是來自太平天國，那麼她寄身妓院，必有所圖，否則武碧珠爲什麼要對付她？

這自然不是單純的問題，其中錯綜複雜的情節，可能出乎想像之外。

而且此事與神捕世家有關，小鎖子來自鐵門，小玉怎會表露她的身份？

不問麼？小鎖子這一關就無法通過，這個小醋罈子必然懷疑他是借故來會小玉的。

再說，他也有着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感覺，於是他微微一笑道：「其實也沒有什麼好說的，只不過聊聊罷了。」

小玉沒有說話，只是微笑着，等候下文。

北宮琦咳了一聲，接着說道：「聽說府衙行兇的兇手已經在京師附近落網，小玉姑娘對此一傳說有什麼意見？」

小玉道：「公子說笑話了，靑樓中麼，只是人云亦云而已，這是官府之事，賤妾怎敢有什麼意見？」

她倒是推得乾淨，北宮琦雖然知道她言不由衷，却對她無可奈何。

小鎖子道：「不對吧？玉姑娘，昨晚妳曾經對我家相公說傷害董夫人的兇手是袁玉成！」

小玉道：「賤妾適才說過，咱們只是人云亦云，此等道聽塗說的言語是不能採信的。」

小鎖子哼了一聲道：「那秀秀姑娘呢？她當眞是武碧珠麼？」

小玉淡淡道：「不，賤妾只是說她與武小姐的長相頗爲相近，府台大人的千金，豈會如此自甘下賤！」

以前說的她全部推翻，但話出如風，雖是收它不回，却也無法據此作爲證據。

這是一次不會有任何結果的談話，北宮琦只好乘興而來，敗興而歸了。

回到客棧之後，意外的發現鐵秋霞竟然還沒有回來。

小鎖子道：「相公，小姐爲什麼還沒有回來，她只是瞧一下就够了。」

北宮琦道：「也許有什麼事躭擱。」

小鎖子道：「咱們也去府衙瞧瞧，好麼？」

北宮琦道：「以霞妹子那身武功，我想不會出事的，咱們再等一等，免得彼此在途中錯過。」

他語音甫落，一條黑影已像飛鳥一般向他們投來，身法輕靈，點塵不驚，輕功之高已達爐火純靑的境地。

小鎖子已瞧出那人影是鐵秋霞，出聲招呼道：「小姐，妳才回來？」

她果然是鐵秋霞，只是她的神色十分難看，好像遭到什麼重大變故似的。

北宮琦道：「怎麼啦？霞妹子，出了什麼事？」

鐵秋霞道：「咱們進去再說。」

進入起居室後，她喝了一口小鎖子斟來的熱茶，良久才長長一嘆道：「琦哥哥，咱們該怎麼辦？」

北宮琦一怔道：「甚麼事怎麼辦？不



要着急，妳慢慢的說。」

鐵秋霞略作沉吟，終於說出一段驚心動魄的話來！

當北宮琦帶着小鎖子走後不久，她也稍作結束逕向府衙奔去。

舊遊之地輕車路熟，她很快就找到了武碧珠的閨房。

她附身簷際，由後窗向裏面瞧看，房裏景象可以一覽無遺。

一燈如豆，黯淡的燈光在輕輕的搖擺着。

錦榻上羅帳低垂，她瞧不出武碧珠是否在錦榻之上入睡，但她能聽到常人無法發覺的鼻息之聲，斷定榻上有人，而且是一個女人。

看來北宮琦是弄錯了，武碧珠既然仍在府衙，那海棠春的秀秀自然是另一個人了。

她正待飄身退走，一陣敲門之聲又將她留了下來。

在府衙，武碧珠是天之驕子，她睡了決不會有人敢於像這樣肆無憚忌的敲她的房門。

現在居然聽到一連串的敲門之聲，鐵秋霞自然要停留下來了。

「誰呀……」

榻上人醒了，而且在出聲詢問。

「我，侍書……」

「我就知道是妳，甚麼時候了？妳還來吵人！」

「咳，我說大小姐，妳就別擺架子了，開門讓我進來，行麼？」

侍書是武碧珠的丫頭之一，鐵秋霞見過，長像倒是頗爲清秀。

就算她長像不錯吧，她總是個丫頭，丫頭叫小姐別擺架子，這還成什麼體統？說來也怪，那位大小姐居然毫不動氣，還挑開蚊帳走了下來。

「啊，是她。」

鐵秋霞瞧到的並不是武碧珠，只是她的另一侍婢拂塵而已。

現在情形已很明朗，拂塵佔據武碧珠的房間，是爲了掩人耳目。

那麼北宮琦的懷疑沒有錯，武碧珠的確紆尊降貴，到海棠春下火坑去了。

爲甚麼她要這樣？

莫非她生得賤，自甘下流？

不管怎樣，鐵秋霞認爲這是一件大反常情之事，必須弄個明白，因而她依然隱身簷際，想聽聽這兩個丫頭說些什麼。

拂塵打開房門，口中却不住的抱怨道：「妳要幹嘛？瘋丫頭。」

侍書道：「睡不着嘛，只好找妳聊聊了。」

拂塵哼了一聲道：「妳睡不着我却好夢正酣，妳這不是折磨人麼？」

侍書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咱們是好姐妹，打擾妳一下又算得了什麼。」

拂塵道：「好，好，算妳有理，還有什麼高論，妳不妨一併說它出來。」

侍書道：「有一件事我就是想不明白，想向妳請教一下。」

拂塵道：「什麼事？」

侍書道：「小姐懷疑海棠春出了奸細，也犯不着自己往火坑裏跳，咱們老爺是知府，派人將他們抓來不就成了？」

拂塵哼了一聲道：「妳倒是說得輕鬆，如果能够這樣，小姐何必自找麻煩！」

侍書道：「我也知道其中別有隱情，可是小姐就是不肯告訴我。」

拂塵道：「小姐不說一定有她的苦衷，反正與咱們無關，妳何必多管閒事？」

侍書道：「好奇嘛，妳不是不知道我這個毛病，好姐姐，告訴我吧。」

拂塵道：「我還不是跟妳一樣不知道，好啦，咱們談點別的吧。」

侍書道：「不，妳一定知道，如果妳不告訴我，就是將我當作外人了。」

拂塵略作沉吟，道：「小姐不告訴妳，是因爲妳口沒遮攔，我告訴了你，如果妳不小心傳揚開去，那就不只是妳我，只怕連小姐也會被妳害了！」

侍書啊了一聲道：「有這麼嚴重？」

拂塵道：「所以妳還是不知道好。」

侍書道：「不，我要知道，不過我可以保證，就是有人殺了我我也不會說。」

拂塵道：「好吧。」

她似乎整理了一下思緒，才放低嗓門道：「妳可知道海棠春是什麼人開的？」

侍者道：「不知道。」

拂塵道：「海棠春的主持人姓李，江湖上稱他爲李八刀，此人不只是武功出衆，在地面上也是十分出色的人物，海棠春有奸細只是傳說，無憑無據，就是官府也不敢隨便動他，再說上面也有指示，不准小姐打草驚蛇。」

侍書道：「上面？上面是誰？」

拂塵說道：「妳眞的要打破沙鍋問到底？」

侍書道：「說嘛，姐姐，我快要急死了。」

拂塵微微一笑道：「咱們小姐是聽表少爺指揮，表少爺的上面是……是……」

侍書道：「是誰？」

拂塵道：「聽說是神捕世家，不過小姐並沒有告訴我，是表少爺跟小姐談話被我偷聽到的。」

這當眞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她們交談的兩人不覺得，隱身簷際的鐵秋霞却如遭重擊，幾乎啊的一聲叫了出來。

她無心再聽下去，輕輕縮上屋面，身形幾個起落，已經來到袁玉成的後窗。

侍確定室內無人之後，她才托開後窗，飄身而入，她是想找證據，但翻遍室內每一個角落，結果甚麼都沒有發現。

然後她回到客棧，神色上還是十分不安。

現在她毫無保留的說了出來，接着幽幽一嘆道：「神捕世家雖是獻身公門，但咱們祖宗的遺訓是不計毀譽，造福人羣，如今……唉……」

北宮琦道：「如今神捕世家當眞成爲官家的鷹犬了，今後鐵氏子弟可能會飛黃騰達，但也將落個江湖不齒，遺羞祖宗的惡名！」

鐵秋霞道：「琦哥哥，你說我該怎麼辦？」

北宮琦道：「擺在眼前是兩條路，那就要看妳的選擇了。」

鐵秋霞道：「是那兩條路？」

北宮琦道：「一條是正義之路，不過這條路並不好走……」

鐵秋霞道：「怎樣不好走？」

北宮琦道：「爲正義就得違背親情，今後妳就是神捕世家的叛徒了，不只是鐵氏一門容妳不得，只怕四海雖大，也將難以找到容身之處，這是一條危機四伏，艱險重重的道路，走起來實在困難得很！」

鐵秋霞道：「另外一條呢？」

北宮琦道：「不管正義，不問是非，忠心不貳的爲神捕世家賣命，雖然落得千秋罵名，萬人唾棄，但前途康莊，是一條較爲安全的道路。」

鐵秋霞道：「琦哥哥，你說我應該走那一條？」

北宮琦道：「我說過，這要妳自己選擇。」

鐵秋霞道：「琦哥哥，咱們是未婚夫妻，不論我選擇那一條道路，你都能跟我採取同一步調麼？」

北宮琦道：「這就難說了，人各有志，半點也勉强不得。」

鐵秋霞一嘆道：「我知道，如果我走第二條道路，你必然會捨我而去，是麼？琦哥哥。」

北宮琦沒有回答，只是報以淡淡的一笑。

這是一個微妙的答復，也是一個僵局的開端，因爲鐵秋霞的口吻分明是想走第二條道路，北宮琦那淡淡一笑，也是承認他們會分道揚鑣。

短短幾句言語，在他們之間巳劃上一條鴻溝，他們如何還能談得下去。

這一下可急壞小鎖子了，他們分道揚鑣不要緊，她可就爲了難了。

北宮琦是她的丈夫，嫁鷄隨鷄，她不能離開北宮琦。

但，她是鐵秋霞的婢女，而且她們雖是名爲主婢，實際上却情勝同胞，說什麼也不會背棄鐵秋霞的。

那該怎麼辦？

不要緊，路是人走出來的，除了北宮琦所說的兩條路，難道就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他在一急之下，果然找出了第三條道路。

「小姐：小婢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妳說。」

「小婢，一個折衷的辦法……」

「哦，妳說說看。」

「天地有正氣，於人曰浩然，這是文天祥說的，背之不祥，但咱們也不能背叛神捕世家，所以小婢想請小姐分作兩個步驟進行。」

「那兩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小姐不妨以父女之情向老爺勸說，老爺如若能够心回意轉，自是再好不過，否則咱們只有按第一個步驟走了。」

「這個麼，我可以向爹進言，但此事的牽涉必然很多，爹縱然願意，只怕也不易辦到。」

「那咱們只好身在漢室，心存魏闕了，咱們暗中幫助正義之士，不是比公然背叛神捕世家更好麼？」

北宮琦擊節讚賞道：「好辦法，霞妹認爲如何？」

鐵秋霞微微一笑道：「果然是好辦法，咱們明天就去京師。」

× × ×

京師是天子脚下，自然是藏龍臥虎，甚麼樣的人都有了。

神捕世家的大老爺鐵仲禹，現任刑部的總捕頭，在冠蓋雲集的京師，像他這點芝麻大的官兒是不會爲人所重視的。

只不過神捕世家名滿江湖，鐵門武功也爲當代武林所推崇，鐵仲禹官兒雖小，也是一個兜得轉的人物。

鐵秋霞主婢與北宮琦到達京師之後，先住進一家客棧，因爲他們是私訂終身，必須稟明父母後才能將北宮琦接進府去。

鐵秋霞臨行之際，十分體貼交待北宮琦道：「琦哥哥，在這兒等着，待我稟明父母就會叫小鎖子來接你的。」

北宮琦道：「妳去吧，我會等的。」

鐵仲禹鐵仲元兩位老兄弟雖是各立門戶，但住宅是相連的，在距離家門三丈之處，鐵秋霞忽然脚下一窒。

「小鎖子，妳瞧……」

「小婢瞧到了，他是袁玉成。」

她們只瞧到一個背影，那背影巳在另一端的轉角之處消逝。

但她們自信決不會瞧錯，他必然就是武知府的內侄袁玉成。

京師人人可來，袁玉成自然也不例外，只不過他在此地出現就不能等閒視了。

鐵秋霞沉重的嘆息一聲道：「看來是不會錯的了，小鎖子，咱們走吧。」

小鎖子道：「咱們往那兒走？」

鐵秋霞道：「離開京師，找一個人跡不到之處隱居起來。」

小鎖子道：「不，小姐，咱們要面對現實，不管怎樣，都應該見過老爺夫人再說。」

鐵秋霞道：「好吧。」

她們走進大門，門房鐵勇高興的啊了一聲道：「小姐回來了，杏兒，快去稟報老爺夫人。」

杏兒是侍候鐵仲元的小廝，立即奔進後堂，高聲叫了起來。

「老爺，夫人，小姐回來了。」

鐵秋霞是鐵仲元夫婦的么女，不但人長得美，武功又高，因而最爲他們夫婦的寵愛。

杏兒這一吆喝，這雙夫婦佈滿歲月痕跡的面頰，立即綻開了欣喜的笑意。

只是當鐵秋霞拜見過二老之後，這對老夫婦的笑容忽然一起收了起來。

鐵夫人將她拉到身邊，無限關切的詢問道：「霞兒，瞧妳這副神色，莫非趕路辛苦了？」

鐵秋霞道：「不是的，趕這點路算不了甚麼。」

鐵夫人道：「那妳的臉色爲什麼如此難看？」

鐵秋霞道：「這個——」

鐵夫人道：「瞧妳這孩子，對娘說話還用得着這麼吞吞吐吐的？」

鐵秋霞道：「此事說來話長，待一會再說好嗎？」

鐵夫人道：「妳這孩子，好，閨臣，快給小姐準備晚餐。」

閨臣約莫三十出頭，是服侍鐵夫人的使女，聽到鐵夫人的交待，急忙笑着接口道：「稟夫人：小婢早巳叫厨房的三姑準備了，八成巳經擺在飯廳，待小婢前去瞧瞧。」



她沒有猜錯，三姑正在此時來請鐵秋霞了。

晚餐之後，鐵夫人母女在房裏閒聊。

「霞兒，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妳跟娘說。」

「娘，女兒……女兒……」

「妳是怎麼啦？霞兒，有話儘管說，娘不會怪你的。」

「娘，女兒今年多大了？」

「孩子，妳這是——哦，娘知道了，女大不中留，也應該跟妳找個婆家了。」

「娘……」

「孩子，娘正要告訴妳，妳爹巳經替妳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婆家，是妳大伯作的媒人。」

「不，娘，女兒不要。」

「什麼？霞兒，適才妳不是在怨娘麼，怎麼又不要了？」

「娘，太兒就是不要嘛。」

「妳聽娘說，霞兒，你也老大不小了，實在應該找個婆家，何況方御史財雄勢大，名滿京師，方世寶是他的獨生子，妳嫁過去就是少夫人了，這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不，不，他縱然是方天寶，我也不嫁給他。」

「這是爲了什麼？霞兒。」

「這個……」

「霞兒，妳跟娘說，是不是妳巳經有了意中人了？」

「我……」

「說吧，孩子，咱們母女還有甚麼不能說的？」

「娘，女兒結識了一個朋友……」

「哦，他是誰？」

「他名北宮琦是崑崙老人的弟子。」

「這……只怕不行。」

「爲什麼？娘，崑崙也是名門正派，而且他……」

「我知道崑崙是名門正派，北宮琦也可能是一個人間罕見的少年奇俠，只不過咱們鐵氏世代獻身公門，與方御史聯姻也是爲了咱們神捕世家，所以妳爹巳經一口答允，如今巳是無可更改的了。」

「不，女兒決不答應！」

鐵夫人估不到鐵秋霞如此堅決，不由面色一變道：「霞兒，莫非……妳與他巳經……」

鐵秋霞道：「女兒還知道潔身自愛，娘想到那裏去了？」

鐵夫人道：「那就好，孩子，兒女婚事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咱們鐵家名滿朝野，決不能有一個離經叛道，貽羞家門的女兒！」

鐵夫人一向十分慈愛，但她此時却聲色俱厲，最後的幾句說得更似斬釘截鐵一般。

鐵秋霞心頭一震，她知道自己巳經遭遇到前所未有的難關，她暗中作了一個決定，然後語氣一轉道：「娘，咱們先不談這些，有一件事女兒想向娘請教。」

鐵夫人也不願再談下去，以免越說越僵，因而笑笑道：「什麼事？妳說。」

鐵秋霞道：「聽說咱們神捕世家主持一項特殊任務，這可是眞的？」

鐵夫人的面色再度一變道：「妳聽誰說的？」

鐵秋霞說道：「聽誰說的都是一樣，天下沒有永遠的秘密，只是女兒覺得很奇怪……」

鐵夫人道：「妳奇怪什麼？」

鐵秋霞道：「女兒也是神捕世家的一份子，這件事爲什麼要瞞住女兒？」

鐵夫人沉吟良久，才輕輕一吁道：「此事是由妳大伯主持，他從來沒有告訴咱們，妳爹跟娘也是不久前在無意間聽到，到現在咱們還不知道其中的詳情。」

鐵秋霞道：「原來如此，大伯如此做法就太不應該了。」

鐵夫人道：「不要隨便批評尊長，孩子，妳大伯是奉朝庭之命，爲皇上盡力，這是無可非議的。」

鐵秋霞道：「不，娘別忘了皇上是滿人，他要咱們迫害的是炎黃子孫！」

鐵夫人輕聲叱喝道：「住口！」同時身形一幌，像狂飆般向外撲去。

瞧瞧四外無人，她才吁出一口長氣，回到房中面色一整道：「孩子，妳從來不關心這些的，怎麼，是妳那個朋友告訴妳的？」

鐵秋霞道：「不要寃枉別人，娘，女兒天天在江湖之上行走，如果連這些都不知道，豈不是一個白痴了！」

鐵夫人道：「不管怎麼說，這些事不是女孩子應該管的，而且妳就要做方家的少夫人了，今後也不能再到江湖上行走，爹娘都是爲妳好，孩子，妳要聽話。」

鐵秋霞知道多說無益，因而立起身來道：「娘，別的女兒不管，但嫁給方家之事請不要逼我，此事關係女兒一生，女兒不能不作一番考慮！」語音一落，轉身逕向房中走去。

回到她自己的房裏，小鎖子奉上一杯香茗，道：「小姐，瞧妳的神色，莫非有什麼不對？」

鐵秋霞將與鐵夫人交談的情形說出，然後嘆息一聲道：「無論處境如何險惡，我都不會辜負琦哥哥的，只是我方寸巳亂，希望妳替我拿個主意。」

小鎖子沉吟半晌，道：「小婢倒是有個笨主意，不知道小姐願不願意。」

鐵秋霞道：「好，妳說。」

小鎖子道：「咱們逃，找一個人跡罕到之處，男耕女織，過那世外桃源般的生活，那就任何什麼都不必担心了。」

鐵秋霞道：「這的確是一種理想的生活，只是目前不易辦到。」

小鎖子道：「小姐顧慮什麼？」

鐵秋霞道：「本門不會放過咱們，琦哥哥只怕也不會願意。」

小鎖子道：「那咱們就用另外一個法子。」

鐵秋霞道：「什麼法子？」

小鎖子道：「聽說方御史的兒子方世寶是一個花花公子，還習得一身不俗的武功，在京師的名頭大得很，只要提起通城虎方世寶，可以說無人不知。」

鐵秋霞道：「那又怎樣？」（未完）

俠義中篇奇情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 劍歸何處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丹青和康琬琬到處追尋南丹青的殺父仇人「活閻羅閻永豪」的下落，一日，在一小客棧中，一班武林人物在談論着閻永豪與人公開挑戰之事，而對手是「天外不速客」，南丹青高興極了，決定去泰山登仙台觀看，同時也可了解一下活閻羅是否眞是他的殺父仇人。登山台上，「天外不速客」的兒子替父親出面，準備迎戰活閻羅，而活閻羅正要應戰之際，南丹青却躍上台上，聲言要代活閻羅應戰，因爲南丹青此刻見活閻羅是個獨臂老者，根本不是他殺父仇人，而對方也因知南丹青是佟熊的傳人，所以也同意改由南丹青較量……

## 飲恨泰山巔　決鬥石榴嶺

白衣秀士就在這一瞬間發動攻擊，一聲厲叱之下，一大片金光已如排山倒海怒湧而至！

倏忽間，南丹青已被那一大片金光所淹沒，完全看不見了。看不見人，却聽得見刀劍交擊的聲音，只聽「錚錚錚……」連續十幾聲的金鐵交鳴，然後刀光與劍影同時一歛，雙方同時往後躍退。

一看，雙方竟都已掛了彩，南丹青的左臂上在冒血，白衣秀士的頭額上出現一道輕傷，血珠正從那道傷口上溢出！

觀衆都不禁抽了一口冷氣，他們大都沒有看清楚南丹青和白衣秀士搏殺的過程，但他們都知道他們兩人已在一刹那間對拆了十幾招，而這十幾招過程之猛烈，變化之神奇莫測，却是大家想像得到的，設身處地一想，均不禁心頭發毛，顫慄！

但正當大家驚魂未定之際，白衣秀士又是一聲厲叱，手上的金刀驀然光芒迸射，勢如雲端裏的閃電向南丹青投射過去。好霸道的刀法！

一瞬間，南丹青又被他的刀光所淹沒了！

這一次，來勢之强，遠超過剛才那一陣接觸，但見霍霍刀光，鬼聲如嘯，而且攻勢一直持續不斷，似黃河缺堤，一發不可收拾！

南青丹好像陷身於一團烈火中，可以看出他在奮力突圍欲去，但不論怎樣變動身法，始終是在金刀的籠罩之下……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了約莫一刻時之久，才在一聲震耳欲聾巨响之下結束，南丹青蹌跟退後，全身衣服破裂片片飛揚。

白衣秀士也一樣，只是沒有南丹青那麼狠狽而已。

這一陣搏鬥，毫無疑問是他佔了上風，他面上跳動着强烈的悍笑，再度舉步向南丹青迫去，那模樣就像一個青面獠牙的厲鬼，準備將南丹青撕裂生吞了。

刀光一閃！

「錚！」一聲銳響，南丹青的長劍突然斷了，上半截飛上空中！



刀光又是一閃！

南丹青滾地躲避。

白衣秀士一聲長笑，金刀如雨而下，刀刀落地，而南丹青則連續翻滾，雖然躲過了他的每一刀，却是驚險萬狀，眼看敗勢已難挽回了。

康琬琬大驚失色，縱身撲了過去。

活閻羅也從另一方向撲入，兩人都想去搶救南丹青脫離險境，但兩人剛剛撲入場上，眼前已出現了攔截的人，康琬琬被名叫「春花」的美婢截住，活閻羅被名叫「夏雨」的美婢擋下，二婢都有一身驚人絕藝，她們截住了康琬琬和活閻羅，立刻就發動攻擊。

原來，白衣秀士這四個侍女名叫「春花」，「秋月」，「夏雨」，「冬爐」，從小就跟着白衣秀士，因此也練成一身武功，所謂强將之下無弱兵，由於學的是「天外不速客」的武功，故均有一流身手。

活閻羅還好，康琬琬却不經打，兩三下就被春花攻得只有招架之功，毫無還手之力，她見南丹青還在地上打滾，情急之下，忽然叫道：「停！」

春花一怔而住，問道：「怎麼呢？」

康琬琬笑道：「妳回頭看看！」

春花回頭望去。

康琬琬立刻一拳擊出，正中她的小腹，打得她顛退了四、五步，隨即向場中飛撲過去。

春花大怒道：「賤婢，妳竟敢使詐，看我不收拾妳才怪！」

喝聲中，人已飛起疾追。

就在這時，南丹青和白衣秀士的戰局忽然起了重大的變化，不知怎的白衣秀士手上的金刀已被南丹青一脚踢掉，又反被南丹青的斷劍砍中左脚，登時血流如注，敗退下去了。

南丹青跟着一躍而起，追上白衣秀士，一劍抵住白衣秀士的心口，迫得白衣秀士跌坐在地，無法反抗。

「住手！」

南丹青大喝了這一聲，春花和夏雨一見主人受制，不敢再戰，連忙後退。

南丹青的斷劍緊緊抵着白衣秀士的心口，冷笑道：「想不想活着回去見你的父親？」

白衣秀士面色蒼白，雖然可以看出他很不服氣，但脚上的傷口很大，血正在大量流出，他已提不起反抗的勇氣了。

南丹青道：「就此結束如何？」

白衣秀士冷哼一聲道：「你心裏明白，我是一時大意……」

南丹青截口道：「再多說一句廢話，你就回不了關外了！」

白衣秀士悻悻地道：「好，今天就此結束，不過，總有一天我還要找你比劃比劃的！」

南丹青以一種冷淡而高傲的口氣道：「可以，如果你想在中原逞强，就找我，不准找別人。」

白衣秀士道：「一言爲定！」

南丹青收劍退下，道：「你走吧！」

那「秋月」和「冬爐」立刻上前爲主人止血包傷，忙了好一會才包紮停當；白衣秀士倔强的站了起來，拒絕二婢的攙扶，自行走去肩輿坐下，喝道：「走，咱們下山！」

兩個大漢抬起了肩輿，春花走去拾回金刀，主婢一行人隨即匆匆穿過人羣，下山而去……

觀衆沒有跟着散去，他們還圍在登仙台四周，南丹青知道他們中有不少人與活閻羅有仇恨，可能正打算乘此聯手對付活閻羅，當下往場中大馬金刀一站，沉聲道：「各位，常言道親不親，故鄉人，大家都是在中原武林混的，你們如果認爲活閻羅該殺，不妨各憑本領找他們一鬥，這才是江湖英雄的本色，若不此之圖，竟要集資聘請殺手來殺人，實在是一種儒夫的行爲！」

他目光一掃全場，接着冷冷一笑道：「現在，誰若不服，可以出來和活閻羅幹一幹，小可保證不出手干涉！」

活閻羅走上幾步道：「這位南老弟說得極是，閻某人在此候教！」

觀衆中沒有一人下場，都被南丹青和活閻羅的凜凜正氣所懾住了。

南丹青道：「要是沒有，即請下山，大家各奔前程吧！」

觀衆開始星散下山。

先前被夏雨打傷的那個豹頭老者已不見，悄悄的溜走了。

未幾，一千多人已走得只剩下四個人——南丹青、活閻羅、康琬琬和康千里。

這時候，活閻羅才向南丹青道謝，慨嘆一聲道：「今天若非南老弟挺身而出，閻某人只怕早已絕命登仙台了。」

南丹青沒有說甚麼，他一眼不瞬的看着對方手上那柄鯊魚劍，心情很激動——

那柄鯊魚劍會不會就是殺害父親的兇器？

康琬琬很關心他肩上的傷，連忙掏出她的一條香巾道：「坐下，我替你包紮一下。」

南丹青彷佛沒聽見她的話，仍然盯着活閻羅那柄鯊魚劍。

活閻羅發現他神情有異，不禁詫聲道：「南老弟，你怎麼了？」

南丹青這才開口：「閻老前輩，十三年前，你可曾在蘇州殺死一個名叫『快刀南雅堂』的人？」

活閻羅面色一變道：「十三年前？」

南丹青道：「是的。」

活閻羅道：「快刀南……」

南丹青道：「南雅堂！」

活閻羅陷入尋思之中，想了好一會，才答道：「閻某人只記得十多年前確曾在蘇州殺過一人，但已不記得他姓名了。」

南丹青心頭怦怦狂跳起來：「你應該記得他是甚麼樣子呢？」

活閻羅點了點頭道：「是的，還依稀記得，那人當時約莫三十來歲，是個……是個……對了，他是個採花淫賊！」

「在蘇州的甚麼地方？」

「西郊。」

「確實是在西郊？」

「是呀！」

「當時你的左胳臂……」

「閻某人這條左胳臂是在二十一年前被同門一位師叔砍下的，南老弟問這些幹麼？」

南丹青又一次失望了。

他父親當年被殺於蘇州南郊，他也清

楚的記得當年那人上門找父親比武時是個手脚健全的人，所以除非眼前這個活閻羅說謊（他的左臂不是在二十一年前被砍下的），他就不可能是殺害父親的兇手。

「再請問，你的同門師叔是誰？」

「莫年豐。」

「他是……」

「閻某人師承崆峒，他是大我一輩的同門師叔。」

「他爲何砍下你一條手臂？」

「一定要說？」

「希望賜告。」

「當時閻某人與他女兒有情，由於他堅拒不肯把女兒嫁給我，我便計劃與他的女兒私奔，結果被他發現……」

「現在他還在麼？」

「還在，就住在舍下。」

「哦？」

「後來，他終於同意把女兒嫁給我，所以他現在是閻某人的岳父大人。」

南丹青拱手一揖道：「抱歉！」

活閻羅笑了笑道：「不妨，老弟追究這些必有緣故，可否詳告？」

南丹青便將父親被殺之事說了出來。

活閻羅恍然道：「原來如此，你聽說閻某人使用鯊魚劍，便以爲閻某人是殺害令尊的兇手？」

南丹青道：「凡是使用鯊魚劍的人，小可都要查一查。」

活閻羅道：「武林中使用鯊魚劍的人似乎不太多……」

南丹青道：「吃人鯊白劍虹和紅狠柳上飛二人，小可已見過，他們都不是。」

活閻羅道：「你認爲閻某人是麼？」

南丹青道：「十三年前，那人上門找家父比武時，小可曾見到他，記得當時他是個手脚健全的人，所以……閻老前輩的左胳臂既然在二十一年前就已斷了，當然不是那人。」

活閻羅笑道：「閻某人這條手臂確是在廿一年前被砍斷的，南老弟若是不信，可隨閻某人去舍下見我岳父一問便知。」

南丹青方在猶豫間，康千里已接口道：「南丹青，這位活閻羅的左臂斷去已達二十年以上是不錯的，剛才我已告訴過你，二十年前我剛出道時，就已聽說他是個獨臂人了。」

他一開口，活閻羅才注意到他，當下對他笑了笑道：「康千里，雖然你說的是事實，但閻某人可不領你這份人情！」

康千里搓搓手，滿面堆笑道：「閻兄，小弟可沒犯着你呀！」

活閻羅道：「可是我正想找你。」

康千里道：「甚麼事？」

活閻羅道：「最近濟南府連續發生數起大竊案，金捕頭找我求助，我立刻就想到你，現在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那些案子是不是你做的？」

康千里搖頭道：「不是，小弟已將近兩年未去過濟南府了。」

活閻羅目光炯炯的凝視着他，沉聲道：「康千里，我聽說你爲人還不錯，非一般竊賊可比，希望你不要騙我，否則我不會放過你的！」

康千里正容道：「閻兄這麼一說，小弟也有一句肺腑之言——小弟雖是個偷兒，但尚知一些好歹，過去數十年，小弟偷遍天下，就只濟南一地不敢下手。」

活閻羅道：「爲甚麼？」

康千里道：「因爲閻兄是濟南府人，而小弟對閻兄一向很尊敬，爲了對閻兄表示尊敬之意，小弟絕不在該地做案。」

活閻羅道：「好，我相信你！」

他接着回對南丹青說道：「濟南距此不遠，老弟就請隨同閻某人回去見見我那位岳父大人，當面問他一下吧。」

南丹青道：「不必了。」

活閻羅道：「爲甚麼？」

南丹青道：「小可初下江湖，識人不多，閱歷尚淺，若早知閻老前輩之爲人，小可絕不敢對閻老前輩有一點懷疑，得罪之處，謹此致歉。」

說畢，肅容一揖。

這時候，康千里取出一包金創藥交給女兒，示意她爲南丹青療傷；康琬琬便拉他席地坐下，細心的爲他敷上藥，包紮肩傷……

康千里忽然道：「閻兄，小弟跟你去濟南府走一趟如何？」

活閻羅道：「幹甚麼？」

康千里笑道：「我是個偷兒，由偷兒來抓偷兒，也許較爲容易，此之謂：『要知下山路，須問過來人』呀！」

活閻羅莞爾道：「你不怕得罪了同行嗎？」

康千里搔搔頭道：「管他的，只要我女兒支持我，別的我都不在乎！」

康琬琬一聽此言，大爲高興道：「爹，女兒當然支持您！前幾天南丹青說過一句話，他說世上沒有甚麼俠盜，是俠就不是盜，是盜就不是俠……爹，您乾脆把那個『盜』洗掉不是更好麼？」

康千里聳聳肩，向活閻羅露出一個苦笑道：「你聽聽，我女兒倒教訓起我來了，你說我有甚麼辦法呢！」

活閻羅哈哈笑道：「令媛是希望你今後能在人前抬得起頭，將來她替你生個外孫兒，你外孫兒也不會喜歡他的外公的個樑上君子。」

康千里嘆道：「所以，我才想跟你去濟南府，咱們這就動身如何？」

活閻羅點點頭，忽似想起了甚麼，轉對南丹青說道：「丹青老弟，閻某人想起一個人來了。」

南丹青神色一振道：「誰？」

活閻羅沉吟道：「這個人我不認識，也從來未見過他；大約是十四年前，有一天我去杭州拜訪一位老前輩，他是退隱的武林名宿，名叫蕭振天，以前人稱『九指先生』，是點穴名家，他告訴我在南方武林道上出現一位高手，其人使用一把鯊魚劍——」

南丹青急問道：「多大年紀？」

活閻羅道：「不大清楚，依我判斷當時那人的年紀不會太大，因爲蕭振天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誰，由此可知其人剛出道不久，一個剛出道的人，年齡一定不會太大的。」

南丹青問道：「九指先生見過那個人麼？」

活閻羅道：「沒有，他也是聽人說起的，因爲我也使用鯊魚劍，所以他才提起



此事。」

「九指先生住在杭州的甚麼地方？」

「南星橋。」

「現在人還健在吧？」

「還在，不過已經是九十多歲的老人了。」

「當時他還說了些甚麼？」

「沒有，他是在與我閒聊中提起此事，由於他對那人毫無了解，故未多談。」

「小可可否去謁見蕭老前輩，向他老人家請教一下？」

「當然可以，見到他時，請代閻某人問候一聲。」

「是。」

×　×　×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南丹青又懷着一份希望，與康琬琬下了泰山，遄返淮陰而來。

路上，康琬琬一直担心山林四魑中的「哨吶眞人」和「胡琴眞人」會趁南丹青受傷時現身截擊，所幸此事並未發生。

事實上，南丹青與白衣秀士（天外不速客的兒子）在泰山登仙台這一戰，已是一舉成名天下知，山林四魑雖是黑道上的頂尖人物，但比之佟熊和「天外不速客」這兩位蓋世高人，何異螢火之對皓月，他們知道南丹青打敗了那個不可一世的白衣秀士，早已嚇破了胆，那裏還敢再找南丹青報仇？

一路無事，走了半個月，平平安安回到了淮陰的淮安鏢局。

總鏢頭「八臂韋陀韋煥昌」一聽南丹青回來，立刻從內院奔出，一把握住南丹青的雙臂，情緒興奮已極，話像連珠炮吐了出來：「賢侄！你回來了！聽說你在泰山打敗了『天外不速客』的兒子？了不起！了不起！賢侄，你成名了！你總算替令尊爭了一口氣，眞是可喜可賀！老夫昨天聽到這消息，高興得一夜睡不着呢！」

南丹青淡淡一笑，說道：「家母還好吧？」

他對這位父執已無一絲好感，但想到母親受他照顧，故沒有把心中的不快表現出來。

八臂韋陀好像沒想到利用南丹青走那趟「暗鏢」是可恥之事，笑嘻嘻道：「很好！很好！不怕賢侄見笑，我們對令堂的照顧可說無微不至，就連那蘇大嫂和兩個轎夫，我們也不敢把他們當下人看待！」

南丹青道：「謝謝，小可決定現在就帶家母離開，家母這個月來承蒙總鏢頭盛情照顧，不勝感激。」

說畢，拱手一揖。

八臂韋陀不由一怔道：「怎麼？你要走了？」

南丹青道：「是的。」

八臂韋陀立刻表示反對道：「不成，怎麼剛剛回來就要走了？你眼中若還有我這個父執，就得給我留下來，至少也要在此多住幾天！」

南丹青道：「總鏢頭言重了，小可實因有要事待辦，不宜耽擱，異日有空，當再來拜望便了。」

八臂韋陀連連搖頭道：「不急！不急！不論你有甚麼要事，好歹也得在我這裏住幾天，我還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談談。」

南丹青道：「甚麼事？」

八臂韋陀道：「此事晚上再談，現在先跟我進去見見令堂——對了，這位姑娘是……？」

南丹青道：「她姓康，康姑娘。」

八臂韋陀只向康琬琬點頭一笑，便拉着南丹青往裏面走，竟把康琬琬冷落在一旁。

南丹青回對康琬琬道：「琬兒，妳等一下，我立刻接家母出來。」

八臂韋陀這才想起冷落了康琬琬，忙道：「唉唉唉，看我多糊塗，康姑娘妳別見怪，我聽說我這位丹青賢侄打敗了『天外不速客』的兒子，眞是高興得昏了頭，妳快請進來，妳快請進來！」

康琬琬淺淺一笑道：「不敢打擾，我站在這裏等着就是了。」

八臂韋陀道：「不不，妳快請進來，丹青是我的侄兒，妳既是丹青的朋友，可說都不是外人，妳要是不進來，我怎麼對得起丹青呢？」

康琬琬笑着問道：「丹青是你的侄兒麼？」

八臂韋陀道：「是呀！我跟他父親是生死之交，比親兄弟還要親哩！」

康琬琬開始刮他的鬍子，說道：「既然如此，你怎麼不把他當侄兒看待，弄了個假珠寶盒叫他帶去徐州，利用他作擋箭牌？」

八臂韋陀臉紅了，一直紅到耳根，吶吶地道：「這是誤會……這是誤會，我是看他年紀太輕，沒有走鏢的經驗，所以……所以……唉！丹青賢侄，你不會爲這個生氣吧？」

南丹青道：「不敢，不過小可一定要走，非走不可！」

他的語氣很平和，也很堅定，就像一支軟釘子。

八臂韋陀着急道：「不成，不成，我眞的有事要跟你商量，你不能說走就走的呀！」

南丹青道：「總鏢頭有話請說，是不是有事要小可效勞？」

八臂韋陀道：「正是，我想聘請你做敝局的鏢師，一個月給你五十兩銀子！」

好像五十兩銀子是個很大的數目，他一個字一個字用力的說出來。

康琬琬笑道：「眞不錯，比上次的三十兩銀子多出了二十兩。」

八臂韋陀道：「丹青是我的侄兒，我這個做父執的出手當然不能太寒傖，一般情形，剛受聘的鏢師月餉頂多二十兩。」

一面孔的「不顧血本」之色！

南丹青忍住心中的不快，說道：「總鏢頭盛意，小可心領了，小可父仇未報，未便爲貴局效勞，尚望總鏢頭原諒。」

八臂韋陀道：「不，賢侄你聽我說，你若要尋找殺父仇人，正該留在敝局當鏢師，因爲鏢師經常在各地跑，可以認識許多武林人物……」

南丹青正感不耐，一眼瞥見蘇大嫂和那陳七、羅漢脚兩個轎夫從裏面走出，立即迎上前道：「蘇大嫂，你們快去收拾一下，我們馬上走。」

蘇大嫂三人好像也不喜歡留在淮安鏢局，聽了這話，立刻返身入內收拾去了。

八臂韋陀很困窘，但仍努力想挽回，道：「賢侄，你這是怎麼回事？想當年，我跟令尊情如手足，就憑這層關係，你也不該說走就走。這樣好了，你若是嫌少，我再加十兩銀子，另外令堂和蘇大嫂在此的一切開支也可以不計較，如何？」

南丹青解開包袱，取出那只「珠寶盒」，雙手遞給他道：「盒中的三十兩銀子分文未動，總鏢頭請收回去。」

八臂韋陀愕然道：「你……你這是甚麼意思？」

南丹青道：「家母等四人在此叨擾了將近一個月，小可不能再接受總鏢頭的餽贈。」

八臂韋陀推拒不收，嚷道：「胡說，這是你應得的酬勞呀！」

南丹青道：「總鏢頭請收回去，小可雖窮，還不差這點銀子。」

八臂韋陀把臉一沉道：「我明白了，你是嫌我給得太少是不是？好！你留下，我每月給你八十兩銀子，這樣你總該滿意了吧？」

南丹青道：「總鏢頭誤會了，小可確實不能為貴局效勞，你就是給我八千兩銀子，我也不會接受！」

八臂韋陀道：「為甚麼？」

康琬琬一旁接口道：「因為他怕連累你，他若是留下來，你的淮安鏢局非垮不可。」

八臂韋陀吃了一驚，道：「這話怎麼說？」

康琬琬道：「他打敗了『天外不速客』的兒子，『天外不速客』豈肯甘休？不出一個月，『天外不速客』一定會入關為兒子雪此奇恥大辱，如果他留在你的鏢局當鏢師，屆時你的鏢局不遭殃才怪！」

這句話好像一把刀，威力無比，八臂韋陀聽了面色一陣蒼白，着實倒抽了一口氣，冷道：「哦……這麼說，那可眞有些痲煩……」

他原認為南丹青在泰山一戰巳聲名大噪，若能延聘他入局當鏢師，必能使自己的淮安鏢局業務大振，但現在聽康琬琬這麼一說，反覺南丹青是個禍根，千萬要不得，當下長嘆一聲道：「既然如此，我也不敢勉強，你們要走就走吧！」

一面說，一面就從南丹青的手上接過那只「珠寶盒」，揣入自己懷中。

× × ×

轎子再度上路。

南夫人的病情仍無一點好轉，仍然不認得自己的兒子南丹青，她只特別喜歡坐轎子；可是離城不久，她又在轎子裏喃喃呼叫着：「兒啊！兒啊！你在哪裏？兒啊！兒啊！你在哪裏？」

南丹青心如刀割，靠近轎邊道：「娘，我在這裏，你要甚麼？」

南夫人道：「我要找我兒子，我要找我兒子……兒啊，你找得娘好苦呀！」

南丹青又忍不住落淚了。

康琬琬見他傷心落淚，心裏也很難過，低聲道：「令堂一直這個樣子麼？」

南丹青點點頭。

康琬琬道：「眞奇怪……」

南丹青嘆道：「她精神巳不正常，我一直告訴她我是她兒子，可是她不相信，她說她的兒子只有七、八歲大。」

康琬琬道：「你有沒有弄錯？她眞是你的母親沒錯麼？」

南丹青道：「沒錯，她是我母親！」

康琬琬道：「常言道母子連心，你若是她的兒子，她應該會認出你才對。」

南丹青道：「我是在七歲那年離家出走的，她因傷心過度而精神失常，所以在她的想像中，我只是個小孩子。」

「她記不記得自己的姓名？」

「不記得了。」

「她可曾叫過你的名字？」

「沒有。」

「你看她現在的容貌，跟十二年前是否有些相像？」

「是呀！」

「確定？」

南丹青有些不高興了，道：「琬兒，妳懷疑她不是我的母親？」

康琬琬忙道：「你別生氣，我只是覺得她的病情並不太嚴重，照說應該認得出你才對。」

南丹青道：「不，她精神失常巳久，當然不認得我了。」

康琬琬道：「有沒有延醫治療過？」

南丹青道：「有的，可是大夫對這種病却束手無策。」

康琬琬道：「這怎麼辦啊？」

南丹青道：「大夫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多跟她在一起，多孝順她，這樣也許她會慢慢清醒過來。」

康琬琬說道：「還有一個辦法也可試試。」

「甚麼辦法？」

「帶她返回故居看看，說不定觸景生情，會使她憶起以前的事。」

「但我們在蘇州的房子巳經賣給別人了。」

「不妨，只要房子還在，讓她看一看，也許能夠喚醒她的記憶。」

「咱們由此南下，可先到我外公家，我外公家在龍潭鎮，就先帶她回娘家看看，要是仍不能喚醒她的記憶，再順路帶她回蘇州老家，這樣是不是更好？」

「妳外公外婆不是逝世了？」

「大舅還在。」

「那好，先去龍潭鎮和蘇州二處，然後再去杭州拜訪『九指先生蕭振天』。」

行程就此決定。

這又是一段漫長的路程，由於抬轎子長途跋涉太辛苦，每天只能走個三、四十里路，走了八天才到江都對岸的仙女廟；由仙女廟渡江，復行一日到達江都，却在江都聽到了一個消息：

「天外不速客的兒子『白衣秀士』要找南丹青再進行一次決鬥！」

這消息，是他們在城中一家酒樓打尖時聽到的，當時有幾個武林人物在樓上喝酒談天提到了這件事，可笑他們却都不認識南丹青，南丹青就在他們隣桌飲食。

南丹青聽到這消息，心情變得好沉重，因為那天他擊敗白衣秀士實是行險而得手的，若再來一次決鬥，他實在沒有把握獲勝，而且他現在一心只想找到殺父兇手，不想惹這許多痲煩。

「聽說白衣秀士巳到達龍潭鎮了。」



「他去龍潭鎮幹麼？」

「他打聽出南丹青原來住居在龍潭鎮，猜測他可能會回龍潭鎮，所以去那裏等他。」

「前兩天，我聽一個去泰山觀戰的朋友說：白衣秀士和南丹青在泰山那一戰，白衣秀士一直佔上風，後來一時大意才輸給南丹青的。」

「所以他心中不服，才要再找南丹青鬥一鬥呀！」

「這一仗咱們可不能錯過。」

「是的，佟熊和『天外不速客』是一中一西的兩位絕世高人，他們的兒子和傳人自然也是最受人矚目的人物，所以南丹青和白衣秀士這一戰關係重大，誰勝了誰就可稱雄於武林；據說巳有不少人趕去龍潭鎮等着要看這場龍爭虎鬥……」

南丹青心裏很煩，不想再聽下去了，剛好這時母親等人巳吃得差不多，他即起身去付賬，一行五人隨離開酒樓，繼續上路。

康琬琬知道他在想甚麼，但她沒有立刻發問，直到出了城市，才問道：「你打算怎樣？」

南丹青道：「不變。」

「仍回龍潭鎮？」

「嗯。」

「那就非得再與白衣秀士打一仗不可了。」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不回龍潭鎮就行了。」

「你記得我在泰山對他說過的一句話麼？」

「甚麼？」

「我告訴他：如果你想在中原逞强，就找我，不准找別人！」

「那天你為甚麼要這樣說？」

「因為他武功很高，中原武林中，有本領制服他的人恐怕沒有幾個了。」

「你怕他濫殺無辜？」

「嗯。」

「那傢伙狂妄自大，自認可以無敵於天下，不料泰山一戰敗在你劍下，他心中的惱火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他一定迫切的想殺死你以挽回顏面。」

「我知道。」

「你有把握麼？」

「沒有。」

「不成，你一定要有信心！」

「如果不可避免，我盡力而為就是了，萬一我不幸死在他刀下……琬兒，妳能幫我一個忙麼？」

「別說喪氣話！」

「不，我不能不預作安排。」

「甚麼事？」

「我的母親……萬一我死了，請妳送她去北雁蕩山，懇求家師收留她，我自知這個要求對家師太過份，可是我在這世上，巳無一個可以托付的親人，我那大舅沒出息……」

「丹青哥，果眞不幸你死在白衣秀士的刀下，我願意奉養你的母親直到其終年，但是我要你用心聽我一句話，為了你母親，你一定要打贏這一仗！」

「我會盡力的，我只是覺得那小子天賦高於我，實在沒把握能夠擊敗他……」

兩天後，他們由儀徵渡過長江，再向西走了半天，巳到龍潭鎮。

轎子進入鎮上，南丹青立刻發現鎮上逗留着許多武林人物，這些武林人物毫無疑問都是為觀戰而來的。

其中有不少人曾在泰山登仙台看過南丹青和白衣秀士那場打鬥，故認得南丹青，他們一見南丹青抵達，登時轟動了起來，一傳十十傳百，不到片刻工夫，巳有幾百人跟隨在轎子後面走。

他們都不知道轎中坐着何人，是以更為好奇，一路竊竊私議，有人猜測轎中人可能是佟熊呢！

南丹青視若無睹，一路領着轎子來到母親的娘家——大舅趙明的住宅。

巨宅的大門緊閉着，幾經敲門，出來開門的是南丹青的舅媽劉氏，她一見南丹青到來，又驚又喜道：「丹青，你來了，那……那轎內坐着誰呀？」

南丹青道：「舅媽，她是我娘。」

劉氏的表情閃過一抹不自在之色，但仍强作歡笑道：「這……這太好了，好多年沒見到小姑，她能回來住幾天，眞是太好了。」

南丹青道：「舅媽，我們不會住太久的，頂多一兩天，我大舅在麼？」

劉氏一聽只住一兩天，大為放心，態度也就更加客氣，笑嘻嘻道：「在！在！他正在廳上跟一位客人喝酒，你們快請進來吧！」

說着，連忙推開大門。

南丹青指揮陳七和羅漢脚抬轎入宅後，才轉對那些武林人說道：「諸位，如果在下與白衣秀士還有一場決鬥，地點將不在此宅，請勿入宅打擾。」

一抱拳，轉身入宅，關上了大門。

× × ×

轎子在院裏歇了下來。

蘇大嫂打開轎門，將南夫人扶出，劉氏一見到這個闊別十多年的小姑，神色有些錯愕！

南丹青道：「舅媽，妳不認得我娘了嗎？」

劉氏驚訝道：「是呀！妳娘變了很多，我都不敢認了。」

南丹青心頭一沉，急問道：「我娘和十二年前完全不一樣麼？」

他七歲時離開母親，經過漫長的十二年後，母親的形像在他的腦海裏巳有些模糊，自從聽到康琬琬對母親表示懷疑之後，他雖然仍堅信這個「瘋婦」是自己的母親，但心裏難免有些不自在，此刻又見劉氏這樣說，心裏更是不安和恐慌。

劉氏仔細的打量南夫人一遍，說道：「不是完全不一樣，只是改變了很多，唉！這都該怪你大舅，要不是他嗜酒如命，把偌大的家當揮霍光了，也不會叫你娘在外流浪……」

她說到這裏，上前拉拉南夫人的手，笑道：「小姑，妳還認得我吧！我是妳大嫂呀！」

南夫人傻笑着。

南丹青接口道：「娘，她是舅媽，你的大嫂，你回到娘家來了！」

南夫人看看四周的環境，忽然嘻嘻的

傻笑道：「小娘兒，走娘家，娘看見，背包袱，爹看見，抱娃娃，嫂嫂看見扭一扭，哥哥看見醜一醜，不用扭，不用醜，當天來，當天走……」

劉氏聽得臉上發紅，强笑道：「哎唉，看小姑說的甚麼話，當初你們母子回娘家來住，我這個做大嫂的可沒虧待你呀，要不是你大哥沒出息，咱們家再怎麼窮也不差妳一個人吃住，妳這麼說，倒像我這個做大嫂的容不下妳似的，這可是天大的寃枉呀！」

南丹青不願舅媽太難堪，連忙接口道：「舅媽妳別介意，我娘精神不大正常，她常常一個人唱山歌，其實沒有甚麼含意，妳千萬不要誤會。」

轉對母親又道：「娘，妳記起來了沒有，這是妳的娘家，那年爹被人殺死後，我們母子就回到這裏居住……記得吧？」

南夫人彷彿沒聽見他的話，嘴裏喃喃道：「我餓了，我要吃飯……」

劉氏忙道：「小姑，妳先到廳上歇歇，我這就去燒飯給妳吃。」

當下，一起人進入前廳坐下，南丹青看不見大舅趙明出來，便問道：「舅媽，妳說大舅……」

劉氏道：「他在內廳跟人喝酒，多半又喝醉了，我去叫他出來。」

南丹青道：「不，我去見他。」

他掏出幾兩銀子塞給劉氏，接着道：「這些妳收下，這回我帶我娘回來，只想讓她看看娘家，希望喚醒她的記憶，我們母子等頂多住兩天就要走了……妳先去街上買些東西來給我娘吃，好麼？」

劉氏顯然巳很久沒一次拿過幾兩銀子，一看手上的銀子足有四、五兩之多，喜得好像發了財，連聲道：「好的！好的！我這就去買，我這就去買！」

說畢，三腳兩步出廳而去。

南丹青接着向康琬琬道：「琬兒，妳在此看着，我去內廳見我大舅。」

他一個人來到宅中，遠遠看見大舅趙明正在內廳上與一個白衣人喝酒，當看清那個白衣人的面貌時，不禁怔住了。

原來，那人竟是白衣秀士。

他竟巳「捷足先登」，找上門來了。

在這一刻，南丹青的心中很憤怒，因爲白衣秀士這種行爲，分明不把他放在眼裏，可謂欺人太甚！

這時，在內廳上的趙明還沒發現南丹青巳到廳外，他舉杯對着白衣秀士道：「來，再乾一杯……說起我那個外甥，他媽的眞不是東西，我不說就沒氣，一說就有氣，我養了他母親好幾年，那天他回來了，連謝都沒謝一聲，還怪我沒好好照顧他母親……呃，其實呀！嫁出的女兒潑出的水……」

白衣秀士笑道：「別罵了，你外甥回來啦！」

趙明好像聽到晴天一聲霹靂，手上的酒杯「拍！」的跌地碎了，那神情可以用一種「滑稽」的典故來形容——忽聞河東獅子吼，拐杖落地心茫然！

南丹青走入內廳。

廳上擺着一桌酒菜，趙明與白衣秀士相對而坐，春花，秋月，夏雨，冬爐四美婢侍立在一旁，她們今天各換上一襲鮮艷的衣裙，看上去艷光照人，美得令人目眩神離。

趙明一怔一怔的瞪望着南丹青，表情十分尷尬，囁囁嚅嚅道：「丹青，你……你回來了？」

南丹青沒理他，目光似刀釘上白衣秀士，冷冷道：「你的腿傷痊癒了？」

白衣秀士一欠身，洒脫一笑道：「是的，早就好了。」

南丹青道：「聽說你還要再與我鬥一鬥？」

白衣秀士含笑道：「是的，你說過的，如果我想在中原逞强，就找你。」

南丹青道：「好，明早日出之時，在鎮西石榴嶺上相見。」

白衣秀士道：「君子一言。」

南丹青道：「快馬一鞭！」

白衣秀士道：「我不能在此過夜？」

南丹青道：「不能！」

白衣秀士振袂而起，朗笑一聲道：「春花、秋月、夏雨，冬爐，咱們走吧！」

於是，主婢五人出廳揚長而去！

趙明爲了掩飾困窘，埋頭猛灌黃湯，一面裝瘋賣傻的哼着小調。

南丹青按捺着一肚子火，道：「大舅，我娘來了。」

趙明漫應道：「哦！那好呀！」

南丹青道：「她在前廳上。」

趙明喝了一杯酒，慢吞吞地道：「丹青，我老實告訴你，我養不起你娘，我現在過的是典當的日子，這一桌酒菜還是你那位朋友付的賬呢！」

南丹青道：「我沒有要你供養我娘，我只是帶她回來住一兩天。」

趙明道：「哦……住一兩天當然可以，其實也不是我沒有兄妹之情，實因我巳窮得要當掉褲子了，再說，你那舅媽也不是賢慧的女人，妳娘要是回來居住，日子一定不好過。」

南丹青道：「我在金陵找到我娘，可是她的病一直沒好，所以我帶她回娘家來看看，希望她的神智能夠快點恢復。」

趙明站了起來，面上擠出一抹喝醉酒的遲鈍笑容道：「大舅今天多喝了幾杯，口沒遮攔，你別記在心上。」

說罷，搖幌出廳，往前面走去。

兩人來到前廳上，只見南夫人坐在椅上喃喃自語，不知在說些甚麼，康琬琬坐在她身邊照顧她，看見南丹青入廳，立刻起身道：「丹青哥哥，我剛剛看見那白衣秀士和他的四美婢走出去——他怎麼到這裏來了？」

南丹青道：「他是來找我的，我巳約好他明早日出之時在石榴嶺見面。」

康琬琬道：「眞的要打？」

南丹青點頭道：「是的！」

康琬琬看看趙明，知他是南丹青的舅舅，當下上前向南丹青低聲道：「你娘說她不要住在這裏！」

南丹青道：「還說甚麼？」

康琬琬道：「沒有，她只是一迭說不喜歡住在這裏……哦，對了，她還說了一句話。」

南丹青道：「甚麼？」

康琬琬向他附耳說道：「她說這裏有鬼！」



南丹青開心的笑了。

康琬琬一呆道：「你笑甚麼？」

南丹青又笑道：「我娘的病有點起色了！」

康琬琬不懂！

南丹青不想解釋，他走到母親身邊，舉手一指舅舅趙明道：「娘，你看看他是誰？」

南夫人呆望着趙明半晌，突然面露恐怖之色道：「他是鬼！他是鬼！」

趙明好窘，趨前陪笑道：「妹子，妳不認得我了？我是妳哥哥呀！」

南夫人驚駭的往後退縮，不住的叫道：「你是鬼！你是鬼！」

趙明道：「胡說，我是妳哥哥！」

南夫人叫道：「不！你是鬼！你是男鬼！還有……還有一個女鬼！」

她跳起奪路欲逃，南丹青連忙按住她，像哄小孩子般的哄道：「娘，別怕，別怕，不管是男鬼或女鬼，他們再不會傷害你了！」

趙明很難堪，嘿然道：「丹青，我們可沒虐待你娘，你娘是傷心過度而發瘋的，我唯一對不起她的是沒有能力讓她吃好的。」

南丹青道：「大舅，現在甚麼都不必再說了，你只告訴我一句：她是我娘沒錯吧？」

趙明點點頭道：「沒錯，只是樣子改變了很多，要是……要是在外面遇見，我眞要認不出了！」

他長嘆一聲，面上終於流露出慚愧之色，似有無限內疚！

這時，劉氏巳從外面買了一包食物回來，她笑嘻嘻的將它打開放在桌上，說道：「小姑，妳快來吃，這是妳最愛吃的點心！」

南夫人畏怯的看着她，又看看桌上那些點心，終於受不了美食的引誘，上前吃那些點心。

南丹青在旁陪着她，笑道：「娘，好吃麼？」

南夫人一邊吃一邊傻笑道：「好吃！好吃！」

南丹青指了指其中的一味餚肉，問道：「這是甚麼？」

南夫人道：「肉！」

南丹青道：「甚麼肉？」

南夫人不答，只顧吃着。

南丹青道：「這是鎮江最著名的餚肉，妳不記得了麼？」

好像有一道靈光閃過她的腦際，她微微一怔道：「餚肉……」

南丹青笑道：「對，想起來了吧？」

南夫人搖搖頭，拿起一片臘腸送入口裏。

南丹青又問道：「那是甚麼？」

南夫人道：「肉。」

南丹青道：「叫甚麼名字？」

南夫人道：「臘腸。」

南丹青大喜，以爲母親巳清醒過來，高興得眼淚奪眶而出，又哭又笑道：「對！對！是臘腸，是臘腸！娘，你清醒了，你再看看——」

他指着舅舅道：「他是誰？」

南夫人看了趙明一眼，面上又露出畏懼之色，顫慄道：「他……他是鬼，他打我，他……他揪我頭髮，打得我好痛。」

趙明脹紅了臉，窘得無地自容，搓搓手道：「那有此事？我何曾打過妳？妳別胡說八道好不好？」

南丹青忙道：「娘，你仔細看一看，他是你哥哥趙明，還有那位是你大嫂，你巳經回到娘家回來了呀！」

南夫人好像觸動了心事，忽然眼淚撲簌撲簌而下，掉頭便走，道：「我要去找我兒子，我要去找我兒子，兒啊！你在那裏，你找得娘好苦……」

南丹青拉住她道：「娘，我就是你的兒子呀！」

南夫人一面掙扎一面叫道：「你不是，你不是，我兒子沒有你這麼大，放開我，我要去找我兒子。」

康琬琬上前握住她的雙手，含着親切的笑容道：「伯母，我帶你去找你兒子好不好？」

她的笑容似能溶化一切，南夫人的情緒一下恢復平靜，咧嘴笑道：「好呀！」

康琬琬道：「可是你還沒告訴我你兒子的姓名，叫我怎麼帶你去找呢？」

南夫人神色轉爲迷惘，道：「我兒子……我兒子叫南……南丹青！」

康琬琬笑問道：「他離開你多久？」

南夫人道：「好久好久了！」

「幾年？」

「好幾年了。」

「當時您兒子幾歲？」

「七歲。」

「現在還七歲麼？」

「現在……我不知道……他只是這麼大！」

她用手比出個七、八歲小孩的高度。

康琬琬笑道：「您是說你兒子一直長不大？」

南夫人又比出那個高度，說道：「不騙妳，我兒子就這麼大，他好可愛，兩顆眼睛大大的！」

康琬琬道：「身上有沒有胎記？」

南夫人道：「沒有。」

康琬琬轉對南丹青問道：「丹青哥，你身上有沒有胎記？」

南丹青道：「沒有。」

康琬琬道：「看樣子，她是令堂不錯，不過她的神智並未完全恢復，咱們帶她到這裏來好像是錯了，你說是不？」

南丹青點點頭道：「是的，鎮上有一家客棧，咱們帶她去客棧住。」

他扶着母親往外走，道：「娘，帶您去一處沒有鬼的地方。」

趙明夫婦呆如木鷄，呆呆看着南夫人上轎，呆呆看着他們五人走出了大門……

× × ×

旭日東升。

石榴嶺上巳圍滿了幾百個武林人。

這一次，場面遠不及泰山登仙台那一場，但是氣氛却極之嚴肅緊張，因爲大家都預料今天南丹青與白衣秀士的這一場決戰，將是一場可怕的殊死戰！

曙光甫露，白衣秀士和他們四美婢巳然到達；這次他沒有乘肩輿，而是騎馬而至，主婢五人五匹馬，聲勢仍極浩浩蕩蕩的。

（未完）



# 雲海雙英

精選俠情中篇故事／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徒璐要司馬彥同赴無量山青螺嶂找大智法師索回大還丹救人，正好司馬彥也要到無量山黑眚谷踐約會晤紀西屏，於是兩人乃連袂起程。在途中，遇見馬空羣向聶小冰糾纏，司馬彥勸開兩人後，便甩開馬空羣，與司徒璐、聶小冰繼續前進，到達目的地，先去黑眚谷，這時，姬綠綺正與紀西屏在谷中發生口角，一見三人到來，紀西屏即向司馬彥索回駐顏丹，司馬彥便向她說明駐顏丹乃是假貨，紀西屏聞言，强要司馬彥將駐顏丹交回，否則……

## 大鬧黑眚谷

稍停一忽，聶小冰繼續說道：「姑娘今天到來這裏，是要追究以假丹騙人的人，誰是個無賴騙子，就要吃姑娘一劍。」

寒虹暴長，正向紀西屏刴出。

司馬彥一揮手，輕輕托住聶小冰持劍的右腕，把她所刴出的一劍，停在半空，不能煞落。

然後，笑着說道：「請聶姑娘見諒，在下還有說話，說完了這才動手吧！」

說罷，把托住聶小冰玉腕的手掌縮回，在這刹那間二人肌膚相親之際，司馬彥的心頭，不知爲什麼陡覺觸電一般，突突作跳，忙的按捺心神，不由自主的向聶小冰瞧去！

怎料，不瞧猶可，那時，聶小冰那雙剪水眼神，正注視着他的眼上。

二人四目交投，眼光相接，又在肌膚相親之後，那更加深了男女間的敏感觸覺，心電交流！

司馬彥不自禁的打了個寒顫，忙的回過頭來，正想向紀西屏發話，掩飾窘態！

聶小冰這才咕咕笑道：「司馬兄手法

## 合力鬥三奇

忒俊，把我的劍招攔住，有話快說啦！」

原來聶小冰也有她的詭黠心思，把司馬彥的性子拏捏得穩準，她出手的一劍，祇是裝腔作勢，忍勁不發的，動機是要看看司馬彥，如何出手攔阻。

她知道，在顏臉上司馬彥要對她賞光幾分，那就是說，對她的劍招，不能硬領硬扣，或是硬掌擊開，要做到既阻攔，又巧妙的手法。

司馬彥用了招「金絲纏腕」掌法，她又略其變更，不是扣拏，而是輕輕托住！

這一招掌法，不但令她大爲折服，也令她芳心上注上了甜甜的滋味，這滋味，就是意外的，大方的，肌膚相親一下。

司馬彥聽到聶小冰的話，連忙接口說道：「在下懷疑此丹，紀姑娘也被別人騙了，請你想想此丹的得來經過如何？」

這幾句話，不過是司馬彥緩和二人動手的說話，把聶小冰硬指紀西屏以假貨騙人之事撇開，其實，司馬彥心裏知道，偸換「萬妙駐顏丹」的人，正是自己相見投緣的好友，「妙手郎君」游天樂。



果然，紀西屏聽得十分受用，臉色一陣轉變緩和，答道：「你說得也有幾分道理，不過，我自愧貌寢，一向對這顆駐顏丹並不重視，但也知道，自矜美貌的年青丫頭，是夢寐以求的難得駐顏妙藥，所以在得來之後，也甚爲珍藏，從未出示別人啦！」

說話時，目光溜轉，對聶小冰故投以不屑的眼色，對司馬彥却飄出了和悅的眼神。

許久站在一旁，瞧視着他們三人動態的姬綠綺，此時却忍耐不住了，噗哧笑出聲來。

紀西屏叱道：「妖女，你笑什麼？」

姬綠綺雙眼望住大廳屋頂，緩緩說道：「丹是假丹，話是假話，互相詐騙，還不好笑麼？」

三人轉過頭來，六道眼神注視着她，眼露慍色。

姬綠綺不瞧諸人一眼，繼續說道：「聶小冰得到的駐顏丹固然假貨，司馬彥得到豈會是眞品麼？就算游天樂以空空妙手偸換得到的，也是假丹。那麼，紀西屏手上的駐顏丹，自己知不知道眞假，就很難說了，你們還吵什麼，在處打情罵俏，耍花槍兒啦！」

聶小冰怒極啐道：「賤婢，誰要你說話。」

紀西屏待要對姬綠綺出手，但聽到駐顏丹曾經游天樂偸換的那句話，也就奇怪起來，問道：「姬綠綺，你怎麼知道游天樂偸換此丹之事？」

姬綠綺把仰視承塵的目光收回，掃視諸人一眼，才笑道：「不信，你可以問問他的。」

紀西屏一招手，叫道：「小鶯小燕，應把游天樂帶來這裏。」

正在伺候席間的那二名青衣小婢，應了一聲，疾步走出大廳去了。

姬綠綺剛才所說，「你可以問問他的」，那話裏的「他」，原是指司馬彥而言，紀西屏却誤會是指游天樂。

因爲游天樂被擄入「黑眚谷」之事，沒人知曉，姬綠綺那會知道消息的，不過紀西屏在氣頭之上，自己暴露秘密而已。

那時，坐在席上轟飲諸人，對司馬彥幾人到來，視若無覩的，不予理會。

由於紀西屏要把游天樂帶來詢問，也就詫異起來。

「南荒毒蜎」柳文宗停杯說道：「紀朋友，回來飲酒吧，和他們嘔氣什麼？」

紀西屏未及答言，聶小冰插口答道：「干你『肉球』什事，姑娘弄清楚了駐顏丹的事，回頭和你算帳。」

柳文宗冷哼一聲，道：「你敢！」

聶小冰正待發作，却被司馬彥以眼色止住。

就在此時，小鶯小燕二婢左右挾持着游天樂來到大廳之上。

游天樂一眼瞧見司馬彥在處，便叫道：「司馬兄救我，小弟給奸人暗算，全身提不起勁道了。」

司馬彥不及答話，便縱前幾步，一掌拍落，要把游天樂的被制穴道拍開！

「拍，拍」幾聲脆响，游天樂身子晃了幾晃，幾乎倒下，還倖二婢夾持，仍然站着。

唯是，被制的穴道，沒有絲毫拍活起來。

柳文宗嘿嘿笑道：「不自量力，不自量力！」

司馬彥叱喝道：「原來是你所做的手脚？」

柳文宗笑道：「不錯，小子，你應當知道厲害了。」

司馬彥瞧見好友遭擒，受到了封制穴道的絕毒手法，不禁怒不可遏，要對柳文宗拚命。

紀西屏那時喝道：「游天樂，你可曾偸換過我的『萬妙駐顏丹』來，今天，要你實話實說！」

游天樂接口答道：「你可忘記我的外號了，還要明知故問？」

紀西屏道：「這駐顏丹現在那裏？」

游天樂嘻嘻笑道：「在我的老婆肚內啦！」

這句話，聽得衆人俱皆詫然失色，尤以聶小冰和姬綠綺二人臉色更甚！

二人心理相同，均是自矜年青貌美，要得到駐顏丹留住青春嬌俏相貌，對於駐顏丹下落的消息，甚是關心，如今，聽到此丹已給別的女子服下了，又怎能不失望到極，精神沮喪？

「大頭仙子」紀西屏只是要追查此丹，爲什麼會變成贋品，要揭破這個謎兒而已。

於是，對司馬彥說道：「這已水落石出，並已證明我並非用僞貨騙人啦！」

游天樂輕嘆一聲，說道：「後來我才知道，我老婆服下的駐顏丹，實在也是僞貨。」

一句話宛若晴天焦雷，震撼着那幾人的心絃！

聶小冰和姬綠綺臉色回過笑容，暗忖，還有找得駐顏丹的希望，紀西屏却變成滿臉驚詫惱怒之色，自己以僞丹騙人的說法，無由分辯了。

游天樂苦笑說道：「想不到我以『八寶神泥』騙別人，人家却以『萬妙駐顏丹』騙我，哈哈，我又以僞品駐顏丹騙了我心愛的女子威蕤落紅，哈哈哈哈！」

一言提起那「八寶神泥」，司馬彥正急於追尋那藏在「八寶神泥」盒底的「大還丹」下落，忙問道：「游兄弟，你可有得知大智老和尚的行脚消息麼？」

游天樂輕聲答道：「也曾見過。」

突然，在廳門口飄來了一聲答話：「老衲在此。」

聲還未落，大智老僧已飄入了大廳之上，看似緩步行來，實在身法快疾到極。

大智禪師一現身，黑眚谷內大廳諸人，皆臉現震驚神色，就是「南荒毒蜎」柳文宗，也像是對這老僧懼憚三分的模樣！

大智禪師環視廳上各人一眼，又瞧了瞧游天樂這全身沒勁的模樣，才對柳文宗說道：「柳施主所練的『分筋錯骨』手法，還未够火候呢！」

說畢，一揚手，那柄木魚槌宛像暗器打出，在游天樂的身上八大穴道，敲擊一下，然後收回。

二婢夾持游天樂正要躲避，旋轉間，反而暴露了背後的穴道，給木魚槌敲個正

着！

同時，二婢却被那木魚槌點制了「軟麻」穴，雙手軟垂下來。

游天樂的穴道，乍然擊活過來，忙的擺脫了二婢夾持手上，走開幾步，長長吐出一口濁氣，一口濃痰。

柳文宗瞧到大智禪師破解了他的絕毒點穴手法，不禁大怒，把手中的酒杯，打暗器般擲出，飛擊大智禪師。

「砰彭」一聲，那酒杯粉碎在木魚槌上，酒花四濺，柳文宗巳離席，大踏步走了過來。對大智禪師喝道：「老禿，你敢到來『黑眚谷』撒野麼？」

大智禪師微微一笑，答道：「老衲從沒開罪江湖朋友？這是柳施主逼着老衲到來這裏的。」

柳文宗冷哼一聲，說道：「說得好狡猾，這小子是你什麼人？」說着話，指了指游天樂。

大智禪師答道：「柳施主還不知道的麼？」

柳文宗怒道：「想裝蒜麼？沒那麼容易，老禿，你說不說都是死定了，說了，咱還可以對你開恩，任由你自己選擇一個爽快死法。」

大智禪師長眉一揚，不答反問道：「小徒游天樂的被制穴擄刼，事出什麼樑子，柳施主交代一聲如何？」

柳文宗嘿嘿笑道：「瞧在你這禿驢有本領開解咱的獨門點穴手法份上，恕過你這無禮，問法吧！」

大智禪師道：「柳施主的萬兒不小呢！爲什麼却沒有江湖中人的胆識骨氣，幹了的事不敢承担？」

柳文宗覺得給人家拏話扣定，不說，自己難以下台，便忿然道：「柳某怕過誰來，告訴你知道了，也等你死得瞑目！」

聶小冰插口說道：「說就說啦，怎的還在處忸忸怩怩，吞吞吐吐，幹嗎？」

柳文宗怒視她一眼，才道：「你這徒兒的身上，藏有一盒『八寶神泥』引誘咱們出手的，那就是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游天樂接口說道：「可惜我這盒『八寶神泥』實在是僞貨啦！」

柳文宗大聲喝道：「閉嘴，你還想騙誰？」

司馬彥聽出，那盒「八寶神泥」巳在柳文宗手上，心裏便動殺機，要在柳文宗身上，奪回過來！

他並非向「八寶神泥」打主意，因爲這盒底內藏下了一顆「大還丹」是挽救「無爲仙子」歐陽絜性命的僅有妙藥！

心裏盤算，如果明言實說，那歹毒貪婪的「南荒毒蜎」，更加不肯交還「大還丹」，只取去「八寶神泥」算數，倘若和他動手，這名副其實的「毒蜎」，週身都能發射絕毒暗器，在此生死一搏之下，對敵人仁慈，便是對自己殘酷，暗動殺機，這是司馬彥衡量形勢的打算，他並不是好殺成性的人！

而且，「大還丹」正是挽救紅粉知己性命的聖藥，千辛萬苦也得尋找丹藥的下落，如今既然知道了，豈會畏難罷手，做個終身抱恨的人，就算「南荒毒蜎」柳文宗有千百倍歹毒暗器，司馬彥也義無反顧，不敢計較自己性命的安危，毅然出手！

他心裏想通了，自己只有兩點結果：一點是打柳文宗不過，拚將一死酬知己，另一點是把柳文宗格殺之後，取回「大還丹」，全成心願，並無兩全其美的中間路綫可走的了。

司馬彥暗裏一提內勁，運起了師門絕學「三陽神功」氣勁，準備出手！

就在此時，大智禪師口裏喃喃宣着佛號，然後說道：「老衲修行禪悟淺薄，聽不慣柳施主蠻不講理之言，小徒之事，說不得要討還公道了！」

柳文宗嘿嘿冷笑，臉現驕狂之色，才道：「老禿驢自己討死，咱柳某也是沒法，有本領的請賜教如何？」

就在發話之時，一扭那團團肉球的身形，便射出二枚淬毒暗器，向大智禪師胸腹打去。

大智禪師一揚手，二枚暗器剎那間巳被那木魚槌打落地上。

柳文宗大怒，正待發射更多暗器！

陡然一聲斷喝，發自那飲酒的席上，人影一閃，巳到了廳上中央。

原來這人是「雲夢三奇」的老大，吵目仙翁岑大化現身！

岑大化一提手上的「朱籐杖」，說道：「你們是合夥兒到來撒野的麼？」

姬綠綺存心，是唯恐天下不亂，立意撥風煽火，便應聲答道：「是又怎樣？」

岑大化冷冷哼了一聲，喝道：「你站出來。」

姬綠綺一縱出去，叱道：「你兇什麼？想打架也要劃出道兒來？」

岑大化怒目瞧她一眼，道：「教訓你這賤婢，那還用這勞什子的。」

說畢，朱籐杖一招橫掃，狠狠砸去。

姬綠綺扭身發劍，劍鋒接住杖頭，用上一招「蝸牛沿樹」，把劍鋒緊貼杖身，向前疾削，蓄意要把敵人的持杖前手手指，一劍削斷。

這是以快打快的手法，兇狠異常。

岑大化一招着了道兒，那是輕敵所致，那時，想撤杖後退，已來不及，若要解拆斷指之危，就只有棄杖的份兒了！

「雲夢三奇」居首的岑大化，爲了名頭和顏臉，在武林人衆目睽睽前一招棄杖，那是比丢去性命更不好受！

在這危險的千鈞一髮間，他只有把持杖前手，快疾縮回，乘機一掌劈出！以求化解劍勢！

姬綠綺一步竄前，提劍掃掌，同時，飛踢一腿，踢向岑大化持杖的僅餘後手之上。

這種打法，實在快如掣電，雖然不是要命，但也存心要岑大化棄杖丢臉的！

岑大化的功力，也非庸手，在這緊要關頭，連忙扭身橫退一步，杖隨身轉，橫裏掃出！

二人接上手後，幌眼間已過十招，姬綠綺佔了先手，便逼得岑大化步步後退！

紀西屏瞧得不禁冒火，盯着姬綠綺身形逼近之際，一掌劈去，嘴裏說道：「大哥，請讓小妹試試那妖女的能耐如何？」

岑大化正處下風，乘勢退下，便讓紀西屏接手。

「綠眉妖女」姬綠綺也忒狡黠，要留有餘力，在這趟混水摸魚，便咭咭笑道：「雲夢三奇的能耐，不過爾爾，還打什麼呢？」



一收劍式，便巳飄身退下。

怎料，這一飄身，就在游天樂身旁挨過，一陣脂粉香味，撲人眉宇！

游天樂打趣說道：「不要認錯瞄頭啊！游天樂不是勾勾搭搭的人呢！」

姬綠綺聽到了「游天樂」三字，猛然醒起這個「妙手郎君」來了，他是偷去了自己身上「大還丹」的人，便不動聲息，回身撲去，併指點向游天樂背上「神堂穴」上。

游天樂吃驚來勢，只得展出「風擺荷枝」身法，險險避過！

姬綠綺怒道：「游天樂，你在雲夢三奇大會上，幹得好事，今天還想逃麼？」

說話問，便掣出長劍。

游天樂嬉皮笑臉的說道：「女兒家也忒無賴，我和姑娘幹過什麼好事？」

語帶雙關，又存着討便宜之心，說得姬綠綺臉上發熱。

姬綠綺一劍刴出，叱道：「偷去了姑娘的『大還丹』，還敢在處刁嘴？」

游天樂避過一劍，仍然笑臉說道：「原來姑娘所說的好事，是說我偷了東西麼？哈哈！」

姬綠綺乘勢進劍，問道：「既然承認偷了，就得還我賍物，否則，哼！」

游天樂指着柳文宗答道：「賍物麼，放在這人身上，姑娘自己討回吧！」

姬綠綺叱道：「胡說！」

游天樂道：「妙手郎君弄到的東西，從不糊塗，對人交代，也從不打誑！」

姬綠綺道：「剛才他承認奪去你的東西，只有『八寶神泥』，怎能扯上『大還丹』來着，識相的，好好說出，姑娘也不究既往！」

游天樂正想說出，「大還丹」放在「八寶神泥」盒底的秘密，但却被司馬彥的眼色止住！只得後退一步，乾咳一聲，並沒答話！

二人這些微妙的動態，却被姬綠綺乖覺，瞧出了一絲端倪，暗忖：其中定有蹊蹺，不管是「大還丹」還是「八寶神泥」，如果將它弄到手上，看來定可要脅司馬彥，要他俯首就範，全成我的風流心願！

於是，白了游天樂一眼，說道：「待我討回那『八寶神泥』之後，查出你所說的是僞話，哼！有得你瞧！」

她居然以「八寶神泥」，說成自己失去之物！

話完，一扭腰肢，縱到柳文宗面前，道：「南荒毒蜎，你聽到了啦，這盒『八寶神泥』，原是姑娘失去之物，原物交還姑娘，你可够江湖義氣？」

柳文宗笑道：「就算『紅粉閻王』出面，也不敢對咱如此無禮，你有什麼能耐，胆敢口出大言？」

姬綠綺探手取出一撮「閻王刺」，揚了一揚，碧光閃閃，令人胆寒，然後咭咭笑道：「我姬綠綺沒有什麼能耐可說，只有一撮家傳的『閻王刺』，好教你享受不了！」

柳文宗那堆滿肥肉的臉上，也不禁顫顫跳動，他知道「紅粉閻王」姬玉霞的「閻王刺」，是威震江湖的絕毒暗器，見血封喉，無藥解救的！

心裏雖然忌憚，嘴裏仍是硬充，嘿嘿笑道：「妖女你須當心，咱的外號『毒蜎』二字，豈是浪得虛名，激得咱柳某發性，你便要回去老家，見那黑臉閻王，你可想過也未？」

姬綠綺道：「口舌逞强，甚是惹厭，爽脆的在手上見過高下，豈不好麼？」

柳文宗道：「咱偌大的年紀了，可以做得你的老子，不想和你小丫頭動手，失了身份！」

姬綠綺笑道：「那麼，你不想動手，姑娘也可饒你一次，識相的就把『八寶神泥』交還給我吧！」

柳文宗被她的唇槍舌劍，說得不留餘地，逼得沒法下台，不禁怒極，心頭發狠，伸手探懷，掏出那盒「八寶神泥」，揚手拋出，叫道：「接住。」

拋出「八寶神泥」，原來是虛式，只引誘姬綠綺分神接物，就在此時，扭動身形，便射出八口淬毒飛刀，蜎集姬綠綺身上射去。

可是，姬綠綺的「妖女」外號，也非倖致，江湖經驗，實在不弱，在這剎那間，巳經瞧出柳文宗的機心，蓄勁戒備，飛刀未到，便抖起手中長劍，挽了一個又圓又大的劍花，把全身罩住。

清脆幾下金鐵交擊聲响，那八口淬毒飛刀，便被繚繞劍虹擋住，擊落地上。

當下柳文宗再一扭身，衣服金光閃耀，又有一撮毒針撒出，細如牛毛，快難以目！

姬綠綺確實是機靈刁鑽，她已算定柳文宗一發暗器，便連環發出，不給人有喘息機會！

她在長劍煞落八口飛刀之後，便一提內勁，身法一式「野鶴衝雲」，縱起二丈多高，快如掣電！

柳文宗的毒針，不能挨到姬綠綺衣袂半點，可是威脅了廳上諸人！

一齊推出掌勁，把射來的毒針撲擊，其中以司馬彥的「三陽神功」掌力，和大智禪師的佛袖佛家功力，匯成一股暗勁排山般擊出，把幾枚毒針，撲擊飛回，射在柳文宗金色衣服之上。

同在這剎那之間，身形躍起空中的姬綠綺，一記「水鳥啄魚」身法，陡然射落，劍前身後，流矢般直向柳文宗那肉球身上煞落！

陡然喝聲響起，二枚金環和幾粒唸珠，閃電打出，直擊姬綠綺！

原來這金環和唸珠，是柳文宗的兩名助手，是紅衣番僧和赤足苗人所發。

他們瞧見柳文宗劍光罩頂，處境危險到極，便一齊出手，襲擊身在半空的姬綠綺！

險裏鬥險，快中更快，姬綠綺的身手，可以說敏捷到極，應變力强！

半空中扭腰急滾，全身宛如陀螺滾轉，劍光隨身急旋，打出幾圈寒虹，便橫裏飛射出去，輕輕落到大廳上另一角落！

那金環唸珠雖是落空，但已解救了柳文宗之危！

交手數招，未見高下。

但是，姬綠綺只揮長劍，並沒有撤出

「閻王刺」淬毒暗器！

而「南荒毒蜎」柳文宗，已連環發射暗器，又用詭計賺人，俱未得手。

結果，還要二名助手救出險境！

衡量起來，這一鬥，柳文宗已經丟臉了！

二人交手，由合而分之後，停下手來那電光石火間，一條人影飛出，直向柳文宗撲去！

沉聲喝道：「司馬彥領教了！」

掌隨聲發，一掌已劈去柳文宗肉球身上。

柳文宗橫裏急躲，避過掌勢，喝道：「慢着。」

司馬彥停手一站，問道：「什麼？」

柳文宗怒道：「你要和咱打架，也要說出什麼樑子，瞎纏什麼？」

司馬彥劍眉一揚，喝道：「還裝蒜麼？那『八寶神泥』就是樑子，你是知道的了，拏來？」

柳文宗長長「哦」了一聲，奸笑道：「你和綠眉妖女都是向咱索討那勞什子神泥，你們先分個高下，再向我柳某索討未遲！」

司馬彥道：「柳兄不想動手，就把那盒『八寶神泥』交兄弟檢視一遍，保管原物交回，免傷和氣，如何？」

柳文宗笑道：「咱出道數十年了，見識多過你吃飯，那會看你的詭計道兒？哈哈！」

司馬彥本來想在神泥盒底，拏回那顆「大還丹」的，把「八寶神泥」原物交回，是一句誠心誠意的話。

但是，柳文宗那會相信，把神泥交他檢視呢？

他見到柳文宗那自大驕狂的神氣，知道和這些奸險成性，夜郎自大的人，講江湖義氣，和平說理是無異與虎謀皮，唯是，心頭起念，想起歐陽絮正等着「大還丹」救命急如星火，自己又曾經許下心願，要尋回這顆妙丹，以酬知己，如今，既已得知「大還丹」就在這人身上，怎能婆婆媽媽的拖延時刻，更會發生意外中變！

心念電轉間，已打定主意，要在那滿身淬毒暗器的「南荒毒蜎」身上，拏回「大還丹」！

司馬彥星目怒睜，沉聲說道：「我『離垢書生』從沒僞話騙人，柳兄不肯相信，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一記箭步踏前，喝道：「看掌。」

掌勁嘶風，掌影倏忽，向柳文宗上門各大要穴罩落！

柳文宗那「肉球」型的身裁，看來臃腫遲鈍，但他的修爲功力，提縱身法，仍有成名的一手！

那肉球在掌影籠罩之下，一起「喜鵲辭枝」，倒躍後退三丈開外。

「刷刷」輕微之聲響起，淬毒暗器仿如「滿天花雨」般射出，滿廳亂飛！

他存心不只要傷害司馬彥，對廳上諸人更要來一個措手不及的傷死在他暗器之下！

叱喝之聲錯落响起，掌風劍影一齊發動，把那股亂飛的暗器打落地上。

柳文宗發射淬毒暗器的手法，毒辣異常，往往連環打出，令人無法抵擋閃避。

他的身上暗器又多，暗器種類更是千羅萬有，奇形怪狀的不勝枚舉，而且，都是淬上劇毒，一經沾上皮膚，就能立時毒發，非有解藥，就難救治！

那時，柳文宗滿廳游走，那金色衣服黃光閃動，開開闔闔，把各種暗器源源打出！

大廳上人影翻動，掌勁來回撲擊，各自掩護自己，變成了混戰之局！

甚至「雲夢三奇」和門下弟子多人，都受到暗器射來之險，爭相走避，發招自保！

一時，中上那淬毒暗器慘叫之聲，劍嘯風之聲，混在一起！

最最令人震撼心絃之聲，就是大智禪師敲起的木魚音聲，一敲三响「卜卜卜」就教人神魂出竅了！

柳文宗這等兇殘歹毒的打暗器手法，激發起了廳上武林諸人，有生磔此獠的殺機，掌勁劍光蝟集柳文宗那肉球般身上！

他變成了衆矢之的，羣攻之鵠，就算有天大能耐，也難抵抗四面的高手環攻！

「毒蜎」不只是毒，而且心狠手辣，性子倔强，那時，打得冒火起狠了，更加不顧一切，發射各類暗器，密如驟雨，有風雨八方之勢！

「離垢書生」司馬彥，那股嫉惡如仇的正義感，也聽到了中毒倒地的慘叫聲，激發起來！

覺得「南荒毒蜎」的心狠手辣，枉殺無辜，是全無江湖道義的蟊賊，留他命在，勢必造成江湖上更多慘殺的事件。

不自禁的把「三陽神功」內勁，運到了極限，冒着密集射來暗器，飛身疾進，雙掌向着柳文宗推出。

那股排山摧岩的掌力，如果首當其衝，勢必碎骨粉身，變成一灘模糊血肉！

柳文宗大吃一驚，忙的鬼影一閃般，橫裏躲去！

可是，仍然慢了半分刹那，被那「三陽神功」的邊緣挨着左肩，一條左臂便軟垂下來，不能動彈。

就在他傷肩之後，那一刹亡魂之間，「妙手郎君」游天樂，輕身如燕般在那肉球身上碰了一下，便已游竄開去，一聲不响的縱出大廳。

柳文宗傷肩，暗器乍停，身形驟凝之際，兩柄如虹長劍，交叉般架在他的短胖項上！

原來，司徒璐和姬綠綺二人，雙劍齊發，搶先制住柳文宗，要搜出這盒「八寶神泥」！

論二人的輕功提縱術，本來是「九幽冥后」司徒璐佔先半籌，但姬綠綺距離柳文宗，却又近了幾尺，佔回一些先手，於是，無巧不巧的二記苗條身形，同一時間躍到，兩柄寒光閃打的長劍，一齊架在柳文宗頸上。

嬌喝一聲：「別動。」

柳文宗那時，神魂皆冒，那還敢再動一動自招當堂濺血之危！

那時，姬綠綺在左，司徒璐在右，一齊伸手向他的衣內搜索！

衣內還有許多淬毒暗器，但那盒「八寶神泥」却是無影無蹤！

他的衣服，穿得重重疊疊，每件都有



暗層，宛如蝙蝠翅膀上的膈膜，就是儲備暗器的布囊，一衣一層，很難搜索！

姬綠綺搜上幾搜，忍耐不住了，叱道：「還不拏出來麼？是不是硬充好漢，討死？」

劍上一緊，把柳文宗項上皮肉割破，冒出血來！

柳文宗咬牙忍痛，道：「放在第四層衣囊，快些拏去吧！」

司徒璐和姬綠綺的玉手，先爭向他的第四層衣內搜索，仍是只有暗器，沒有「神泥」在處！

姬綠綺暗忖：莫非司徒璐已經搜得了，作狀瞞我？

司徒璐又怕姬綠綺搜出，不肯明言！

兩人不期然在搜索之間，抬頭互瞧一眼。

司馬彥走了過來，說道：「兩位站開一步，待在下來搜查如何？」

他以爲她們都是女兒家，搜查男子漢的身上，仍存在幾分羞怯，因此，這麼久還找不出「神泥」盒子，是以發言相詢！

司徒璐聽到司馬彥之言，搜索之手稍停，正待站開一步，好讓司馬彥去搜！

姬綠綺却揚眉啐道：「誰要你出手來着？姑娘自有主意！」

於是，發狠的把柳文宗身上衣服，逐件撕下，細意搜查。

刹那間，金光閃爍的碎片衣服，丟滿一地，柳文宗的身上，已剩下一件貼身內衣了！

司馬彥驚奇萬分，轉念間，又怕柳文宗玩弄手段，不肯交出，遂沉聲喝道：「姓柳的，你還敢弄什麼鬼子伎倆，『八寶神泥』盒子，放在何處？」

柳文宗神情既驚奇又沮喪，臉色蒼白，滿頸血污的還架着交叉劍鋒之下，僵然站着，不敢動上一動。

聽到司馬彥的問話，長嘆一聲答道：「怕已丟了！咱不知在什麼時候丟了！」

事實俱在，衣服已經逐件撕下，那偌大一盒「八寶神泥」，那會用掩眼術收藏得住？

司馬彥、司徒璐和姬綠綺三人，也一時楞住，難以辨別柳文宗的說話，是眞是假？

「大頭仙子」紀西屛此時走了過來，說：道「三位不必再搜啦……」

話尚未完，司徒璐截斷她的話頭說道：「不再搜，可是在你的身上？」

紀西屛道：「看來定是那『妙手郎君』弄了手脚，否則他爲什麼失了踪影？」

三人這時游瞧大廳之上，不只失了游天樂的踪跡，連那大智禪師聶小冰都已走了！

柳文宗醒悟起來，連聲說道：「是他了，是他弄了手脚。」

在這情形之下，司馬彥等三人實在難以決定，紀西屛所說，是替柳文宗解圍之言，還是眞的給「妙手郎君」乘機在「混水摸魚」中，偸走了「八寶神泥」？

司馬彥暗忖：若果游天樂偸去，必然在附近地方等我會面，把「大還丹」交還給我的！

但是，若果給紀西屛巧言誆騙，豈不鬧出笑話？

心頭動念，一時難決！遂問道：「那盒『八寶神泥』，柳兄省得幾時還在懷裏呢？」

柳文宗答道：「動手打架之前。」

紀西屛接口說道：「這就是了，我剛才瞧見，柳兄不是被那姓游的撞了一撞的麼？」

游天樂碰撞柳文宗的事，不只紀西屛瞧見，司馬彥等三人也是瞧見，不過，他們當時，在羣攻柳文宗之際，大家都以爲游天樂俟機出手，沒有想到，他是施展空空妙技，偸去「八寶神泥」！

一言說破，而且是親眼見到之事，那就使到司馬彥等三人，不由你不信！

想法雖然如此，但在柳文宗身上，仍有懷疑的地方！

柳文宗上身已剩了一件內衣，下體的褲子裏，脹鼓鼓的藏着東西！

「九幽冥后」司徒璐心眼精細，生怕柳文宗又在褲子內出術，便說道：「司馬兄，請你搜查他的褲子一遍，瞧瞧還有什麼？」

言畢，一收劍勢，撤回長劍，後退了幾步。

唯是，出言要司馬彥搜人家的褲子，這麼尷尬，不免一陣嬌羞，紅暈雙頰。

司馬彥應聲踏前，站住了司徒璐剛才所站的位置，一手按着柳文宗正要動手！

可是，姬綠綺那水汪汪的眼神，注意司馬彥的俊臉上，怔怔的沒有退去！

司馬彥叫道：「姬姑娘，在下要搜搜他的褲子了！」

一連說了幾聲，姬綠綺這才醒覺。

姬綠綺對司馬彥雖已情迷，捨不得失去親近檀郎機會！行爲雖極浪漫，那會還避男女之嫌！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又在「瀧湫舊友」司徒璐面前，怎能不矜持幾分，怎能不顧女兒家羞恥，瞧着人家搜查男子漢的褲子裏？待得司馬彥叫過幾聲之後，才白了他一眼，撇嘴說道：「聽到了，囉唆什麼，誰希罕你搜他的褲子！」

一扭身形，順勢把長劍收回走開了。

司馬彥在柳文宗褲子裏布囊，掏出不少暗器，堆在地上，要找的「神泥」盒子，確實沒有！

柳文宗在這裏弄得如此丟人現眼，惱恨到極，剛才因爲兩柄長劍架頸，不敢言動，如今長劍已撤，胆氣頓壯，便狠狠說道：「要不要咱脫下褲子，給你們瞧個清楚？」

說話間，骨碌碌的眼神，在姬綠綺和司徒璐二人臉上瞧來瞧去！

這句話，無異是對她們而說，發橫吊膀而已！

姬綠綺的潑辣性格，豈肯在半句話上吃虧，一時間，兩道綠眉揚起，叫道：「好哇！你敢脫下褲子，如此下三濫，姑娘的長劍不會對你客氣！」

司馬彥搜完之後，把那肉球身形一推，道：「滾吧！一把年紀了，說話還沒規矩。」

柳文宗一步三縱，走入了大廳的角門之內，他的二名助手，紅衣番僧和赤足苗子，跟隨走去！

岑大化正指揮着門下衆人，把受傷的弟子抬去治療！晃眼間見到柳文宗已經脫

逃人家的掌下，便想發難！

當時，他和姬綠綺合手，一招被制，便走下風，好容易才給紀西屏出手解圍！老臉如何掛得住了，又惱又恨，要俟機報服！

及至柳文宗亂撒毒鏢之時，他內心暗喜，滿以爲把闖入「黑眚谷」諸人，皆盡喪命在「南荒毒蛕」暗器之下，那知，到頭來還是丟臉收場！

老奸巨猾的岑大化，到了此時，自知處境不利，那肯插手淌混，自招挫敗！

他只有詐作痴聾，暗裏監視鬥場形勢，俟機發動！

**如今，柳文宗已脫險境，司馬彥等人**又只剩下三人，岑大化正中下懷，要把司馬彥等折辱一番，吐下這口苦水！

那時，司馬彥得不到「大還丹」，便心急找尋游天樂行踪，希冀在他的手上！

遂朗聲說道：「紀仙子，在下踐約前來，如無什麼教言，就此別過，再會！」

岑大化接聲說道：「慢着，老夫還要請教司馬老弟一言！」

一晃身形，縱到紀西屏站處，併肩而立，面對着司馬彥等三人！

司馬彥留步一站，問道：「岑仙翁還有教言，在下當恭聆指示，請說。」

岑大化把朱藤杖頓了頓地，奸笑道：「老弟參加雲夢爭奇大會的寶物，那具『成形何首烏』在那裏得來請實話實說？」

司馬彥想了一想，知道這具「成形何首烏」，定有蹺蹊之處，遂不答反問的說道：「仙翁鑑別異寶的眼光獨到，認爲如何？」

岑大化冷哼一聲，道：「瞧不出堂堂君子的『離垢書生』司馬老弟，仍敢在老夫面前使詐！」

司馬彥長眉一揚，內心怒火直冒，仍是按捺着說道：「仙翁有話直說，不要口舌傷人！」

岑大化獨眼一睜，怒道：「老夫是何等身份之人，那會對人罔加誹語，你這具『成形何首烏』，功用怎樣，老弟想已肚裏明白的了，哼！」

司馬彥這才醒起，當日「青囊老叟」諸葛仁相贈這具「成形何首烏」之時，也曾說過，是具有形無質之物，旨在叫自己去「三奇大會」湊趣湊趣而已！

想到這裏，覺得這具「何首烏」無異是騙人之物，不禁內心難過，臉現尷尬之色！

就在此時，岑大化鑑貌辨色，拏住把柄，一字一頓的說道：「你這具成形『何首烏』，已經抽盡了本質元素，變成廢物，哼哼！老弟卻拏來騙人！」

司徒璐忍耐不住，插口說道：「倘若那『何首烏』是無質廢物的話，對你們『雲夢三奇』猶是公平交易啦！」

岑大化怒視她一眼，一頓朱藤杖，喝道：「刁嘴！」

司徒璐繼續說道：「司馬彥的成形何首烏是個廢物，紀西屏的萬妙駐顏丹是個贋品，這樣交易，眞是公平，你說是也不是？」

紀西屏一聽到司徒璐的話，怒道：「成名江湖的『九幽冥后』，原來仍然是個貪嘴薄舌的丫頭，哈哈！眞個是聞名不如見面了！」

說話上雖沒有火藥味兒！但已極盡冷嘲熱諷的刻薄能事！

司徒璐本性端淑，重義講理，唇槍舌劍，刁鑽刻薄，非她所長，被紀西屏出言挖苦，一時怒火冲喉，答不上話，只有臉色沉重的份兒！

司馬彥接口說道：「岑仙翁要問的，就是這句話麼？」

岑大化嘿嘿笑道：「老弟却在橫生枝節，尙未答覆老夫的問話！」

司馬彥低下頭來，沉吟說道：「這個……這……」

姬綠綺插口說道：「首烏既已成形，便是罕世珍品，岑老大，你敢肯定說它是假的麼？」

岑大化臉色凝重的說道：「你鑽空子說話，跡近無賴鬥咀，老夫和你對話，便覺得有失身份，哼！」

姬綠綺冷笑一聲，道：「你要不失身份，又待怎麼樣了？」

岑大化大怒，提起朱藤杖向空一揮，虎虎有聲，說道：「這具何首烏便是廢物，老夫那還走眼麼？今天，帳是算定的了，看你們識相不識？」

司馬彥不想和他們在處瞎纏，阻延自己趕路時刻，遂朗聲問道：「怎麼算帳法，請仙翁說說如何？」

岑大化臉上怒色，變成奸笑之容，說道：「有兩條路任由老弟自擇！」

話音稍停，掃視三人一眼，才繼續說道：「第一條，老弟須把一具同樣的何首烏，成形存質眞品，拏來換過，在未換之前，須簽押行騙字條！」

司馬彥雙眉倒剔，一忽，臉色倏變緩和，問道：「那第二條又怎麼樣的？」

岑大化道：「在老夫面前，請罪受杖，解除那『無垢書生』的外號，永遠不准再用！」

司馬彥怒極而笑，笑聲雄渾懾人，一停，才道：「那兩條路，在下都不敢接受，如今，只想走第三條路，仙翁能否賞個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 左懋第

不辱使命，慷慨殉國

左懋第，他的字號叫仲及，是山東萊陽人。崇禎四年的時候，他考中了進士，後來官做到僉都御史，他的品性很端正，氣節很清高，並且對於父母非常的孝順，對於國家非常的忠心，他的一生的事業功績，都是由於他的母親的教導，才使他有所成就的，崇禎五年的時候，他任官韓城的縣令，他對於百姓非常愛護，處理政事非常有條理，並且他審判案子十分公正，沒有私情存在，因此他很得人民的擁護，但是韓城這個地方，一向盜賊聚集最多的地方，人民受到這些盜匪强刦，十分痛苦，左懋第任縣令這個官職只有三年的時候，而土匪圍攻縣城，差不多每年都會發生，甚至於連城中央的地方也被盜徒們攻陷，這些盜匪的勢力，由此可知是多麼大。

這一位有智有勇的縣令，始終能够冷靜堅强的對付着，伺機攻打敵人，而使匪徒們一冲而散，消滅了地方上的禍害，使得百姓的生活安定，人民的生命，因而有了永久的保障！」

崇禎十六年的秋天，左懋第以「吏科給事中」的職位，奉了命令到江南各地的駐軍去考察，當他剛到了蕪湖，任務還沒有完成的時候，忽然聽說北京被敵人攻了下來，他非常氣憤，但是，南京政府組織剛成立，左懋第爲了國家的事情，已經是非常焦急了，所以他就定了個復興國家的計劃，親自上奏福王，福王十分欣賞他，不久，他便任命爲僉都御史，巡查長江一帶的防衛工作，指揮如何地來建築防禦敵人的工作，以防止敵人的攻擊，當他正要出兵攻打敵人的時候，忽然接到他母親去世的消息，因此內心非常痛苦，由於左懋第非常孝順，所以就請假回家，以便處理的母親的後事，並且按禮丁憂守制。



清軍攻陷了北京以後，就把北京當做政府發號施令的大本營，兩朝的政府看到國家已失敗到這種地步，要想挽救也不太容易，因此就商議派幾個大臣到北京和清朝政府談和，另外要迎葬崇禎皇帝。辦法決定後，許多大臣認爲這項任務非常重大，不是一般人所能勝任的，這個時候懋第已服滿孝期，所以就毅然決定在國家危難時，要担負這項困難又危險的任務，因此就受命到北京了，同他一起去的隨員，有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左都督陳洪範等人，當他們走到張家灣的時候，聽說清廷準備將他們住在「四夷館」，把他們當作清朝的屬國，並要他們行屬國相見的禮儀，因此兵司務陳用極非常氣憤的說：「這件事情非常嚴重，關係到我們國家榮譽的問題，一定要努力爭取不可！」而交涉的結果，改以鴻臚寺爲他們住的地方，並派人招待歡迎他們。

第二天，清廷派遣內院的剛林來到他們住的地方，招呼他們去晉見滿清的皇帝。左懋第非常不高興，說：「我奉命是先來拜見皇陵，然後再互通友好，現在我們還沒有先去拜祭先帝的梓宮，怎麼能够先去和你們通好呢？」清朝自認爲是征服他國的王國，就非常傲慢，對懋第所提出的條件，不加理會，懋第不得已，就將事先準備好的祭品，一個一個地放置在鴻臚寺的大廳，由左懋第帶領着隨從來祭拜先皇，他們整整痛哭了三天三夜，爲國家的事而悲傷，後來清廷知道了這件事，就非常生氣，因此下令把左懋第和馬紹愉兩人捉起來，不放他們回去！

清廷佔領了北京並設立政府後，便乘着戰勝的威力，繼續向江南進攻，南京也要陷落了，這件消息一傳到北京，清廷便下令將左懋第等人關到太醫院中，並派專人嚴密監視着，不准許他們和外人通消息。懋便以外第交使節的身份致書給清朝皇帝，問清王押拘他們的理由，但都沒有得到答覆，只有那些勸他們投降的人，且常常到他們這邊，懋第不但不接受投降，反而還把勸降的人大罵一頓。他的弟弟名叫懋泰，本來是明朝的官，後來投降了清朝，也來勸他哥哥投降，懋第更加生氣，非常嚴厲的指着他弟弟說：「你不配是我的弟弟，我沒有一個像你這樣貪生怕死不忠不孝的弟弟，你快點給我滾出去！」從此他弟弟再不敢去看他，也沒有人再敢去勸他投降。

清朝推翻了明朝的政權後，就立刻宣佈凡是向清朝投降的官吏，軍人及老百姓們，必須要「薙髮」，命令一下達後，並沒有嚴格執行，到了順治三年的時候，這時南方的京都都已被攻下，杭州也準備投降了，便重新規定一項嚴格「薙髮」的命令，這命令中有一項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句話，如果有誰再不服從命令，就有殺頭的危險，被拘捕押在太醫院裏的左懋第一些人，當然也不能免除，命令一到的時候，有一個副將名叫艾大選，他是一個沒有骨氣的人，他最先薙髮，以表示他很恭順清朝，懋第知道了這件事，非常憤怒，就痛打大選一百下軍棍，大選覺得很羞恥又慚愧，就上吊自殺了。當這件事情被滿人知道了，就立刻將懋第捉住並關進監獄內，懋第就抗言說：「我用軍棍罰大選，這是我們的法律，殺我的人，這與你們有甚麼關係呢？」於是引起了滿人的憤怒，立刻强迫懋第「薙髮」，懋第臨死也不答應，他的隨員陳用極，王一斌，王任佐，張良佐及劉統等人都高呼不「薙髮」，而全部都被關進監獄裏。

當清朝的多爾袞王召見懋第的時候，懋第已經是一名又髒又病的的囚犯了，他非常的傷心並痛恨清朝，見了多爾袞，並不行拜跪的禮節，面朝南方坐在庭下，一句話也不說，多爾袞就立刻宣佈他的罪狀：「一僞立福王，二勾引土賊，三不投國書，四擅殺總兵，五當庭抗禮」，懋第對這五項罪狀，一一力求辯理，不屈不撓，但求一死，多爾袞這樣的威迫，也對懋第沒有辦法。

左懋第與多爾袞抗辯後，多爾袞還是强迫命令他「薙髮」，他依然堅決抗拒，多爾袞沒辦法就問在旁的投降的漢臣應該如何辦理？吏部侍郎陳名夏說：「他是因爲福王而來的，怎能够原諒？」懋第說：「你爲什麼不知羞恥，我今天只有一死，不需要和你們多說。」多爾袞見他忠貞不願投降，便命人將他推出去暫首了。左懋第的忠貞不二，矢志不投降敵人，爲天地而存正氣，爲民族留下了光榮的楷模，當他要被處死時，神氣自然，不把死當做一件可怕的事，一個偉大而勇敢的外交家，從此便光榮結束他的生命。

薄臉?」

岑大化以爲司馬彥已被嚇倒，這第三條路只是討價還價的工夫，遂道：「那麼，第三條路，你說來聽聽?」

司馬彥和聲說道：「在下有事，就此別過!」

說完，一轉身便大步要走出門口。

岑大化冷哼一聲，提杖飛身一縱，攔住三人去路!

就在此時，門口金光一閃，肉球型的身形現眼，「南荒毒蜎」柳文宗嘿嘿笑道：「傷肩之恨，剝衣之辱，咱正要討回公道?你們還想平安走出『黑眚谷』麼?」

司馬彥一眼瞧去，柳文宗身後，還站着紅衣番僧，臂套金環的赤足苗子，二名助手。

暗忖：這裏的人如此苦纏，要出谷就難免厮殺的了!

回首瞧去，司徒璐和姬綠綺二人，已經左右散開，蓄勁戒備!

司馬彥笑道：「柳兄傷肩未痊，動手不便，在下不想有佔便宜，這宗過節，改日再行清算如何?」

柳文宗揮手一拍左肩，大聲說道：「假慈悲之言，咱聽了就光火，小子，你且瞧瞧，咱的肩傷是否復元?」

司馬彥暗裏驚奇，此人左肩傷在自己「三陽神功」掌力，雖是掌勁邊緣帶過，也得肌裂骨碎，能在這短暫時間內療治復元，此人的療傷本領，確實高人一等。

柳文宗一抖雙掌，說道：「咱『南荒毒蜎』的暗器滋味，你也嘗過了，如今，咱要在雙掌之上，討還這趟吃虧本利!」

司馬彥豪氣干雲的說道：「你們如此相逼，在下說不得都要拚死相陪，可是『困獸猶鬥』，『鹿死誰手』這兩句話，你們懂不懂得?」

岑大化接口說道：「還想嘴硬嚇怕老夫麼?」

一頓藤杖，瞧了柳文宗一眼，遞個齊動圍攻眼色，又道：「我們『雲夢三奇』的本領，少說你也聽到多少!再加上柳兄和他二名助手，都是名震江湖的使毒高人，司馬彥，還是走老夫所說這兩條路，有你便宜!」

司馬彥未及答話，狡黠的姬綠綺却發聲問道：「岑老大，看來你們人多手衆，我勸你採用羣毆打法，才是上算啦!是不是?」

岑大化獨眼一睜，喝道：「你既害怕羣毆合鬥，老夫就成全你便是。」

一提朱藤杖，橫掃一招，把三人逼退，回到大廳正中之地!

那時，柳文宗和二名助手，跟住縱了過來!

「卡察」聲响，大廳門口緩緩壓下一道玄鐵閘門，把大廳門口封閉!

這般陰險歹毒手段，是岑大化存心，激發司馬彥三人怒火分神，或是氣餒懼敵，自亂手法!

可是，司馬彥自大廳封閘之後，已決心一鬥，反而氣定神閒，臨危不亂，暗裏蓄勁待敵，只要速戰速決!

只有激發起了姬綠綺的兇狠殺機;和在那危難中討好司馬彥，乘機示愛之念!

她左掌暗藏「閻王刺」，右手緊按劍把，注視着柳文宗三人!

司徒璐那時，細意衡量敵我形勢，知道難免生死一搏，唯是這般無端端的結下江湖血仇，那就非她所願!一觸即發拚鬥，目下，形勢比人強，也無暇顧慮得許多了!

於是，她陡然站上幾步，變成三人犄角之勢，才說道：「黑眚谷之約，本來是紀仙子和司馬兄訂下，不知是個什麼約會?如今已弄到破臉動手了，江湖規矩，在武功上了斷過節，作主人的也應說明，怎麼樣比劃啊!」

岑大化瞧見三人的動態和語氣，都是不惜一搏，自己存心，藉口何首烏留難司馬彥的做法，變成了弄巧反拙!不禁把心一橫，一揮朱藤杖，喝道：「兵刃、拳勁、暗器、內掌，依次比劃，你們那種功夫認輸，老夫也不強逼，只要司馬彥老弟依照老夫剛才的說法去做便是。」

姬綠綺笑道：「好大的口氣，你們輸了，又怎麼樣說法?」

岑大化不答姬綠綺之言，一杖揮出，大聲說道：「誰先接住老夫的杖法?」

姬綠綺搖頭笑道：「岑老大的杖法，我看麼?很難找得對手。」

岑大化停杖瞧她一眼，傲然笑道：「你知道就好!」

姬綠綺哂然笑道：「我知道的，就是那麼看法!由我相陪幾招，又怕重演剛才那麼打法，岑老大更是難於下台了!」

瞧他一眼，又道：「司馬兄的『三陽神功』掌法，司徒璐舊友的『招魂劍法』我看岑老大未必接得幾招啦!」

岑大化聽得頓時臉色鐵青，連聲冷哼不已!

姬綠綺繼續說道：「那麼看來，誰人接招玩玩，才可以保留你的顏面，也很難說，事實如此，你道怎樣呢?」

岑大化聽完話後，怒火上冲，翻腕一杖，直向姬綠綺砸落!

橫裏劍光一閃，「卡察」聲响，就把杖勢接住!

那接杖之人，不是姬綠綺，而是司徒璐!

司徒璐衡量形勢，要留下姬綠綺瞧定「毒蜎」柳文宗，以毒攻毒才不致吃虧!自己接上手後，就算柳文宗發射暗器襲擊，也有司馬彥的「三陽神功」掌勁救護!

她心裏安排算定，因此，不聲不响，就揮劍接下岑大化的杖勢!

劍杖相交，刹那間已過十招，殺得人影亂轉，勁風嘶鳴!

論功力、司徒璐的修為火候，要遜一籌!論兵刃，岑大化的朱藤杖碰上「招魂劍法」，要輸一着!

汲長補短，二十招過後，仍是打成平手!

那時，柳文宗存心雪恨，便要發動羣毆之局!撮口輕哨一聲，指使二名助手發動攻擊!

紅衣番僧的唸珠，赤足苗子的金環，電光石火般分向司馬彥等三人襲擊!

司馬彥為了救護司徒璐，一記「野貍竄穴」身法，電閃竄去，把司徒璐攔腰摟住，縱過一旁!



那飛擊二人的金環唸珠，紛紛落空!

姬綠綺由於注視着柳文宗三人動態，警覺得早，襲擊她的金環唸珠，却被劍光掃落!

左掌一撒，那撮「閻王刺」已回敬二人，柳文宗也不等閒，雙掌推出，掩護二名助手!

一時間，「長脚仙人」康醉天，「大頭仙子」紀西屏已縱前動手，齊向姬綠綺攻去!

「眇目仙翁」岑大化見已發動羣毆之局，心裏一樂，滿以爲穩操勝劵，揮起朱藤杖轉過來合鬥姬綠綺了!

他的意念，對「閻王刺」的歹毒，害怕幾分，要趁人多手衆的機會，幹掉「綠眉妖女」，免留後患!

．那知，正在圍攻姬綠綺之際，司徒璐一縷劍光，已遞到岑大化的背心!

寒氣侵肌，劍勁逼穴，岑大化不禁一楞，忙的回身一杖掃出。

劍杖再度接實，又厮鬥起來!

同時，司馬彥的雙掌，已分劈康醉天和紀西屏，逼使他們自保接招，緩不下手再攻姬綠綺了!

大廳上，那時便已分成三造厮鬥，「雲夢三奇」已給司馬彥和司徒璐引開，遂減少姬綠綺的被襲壓力!

柳文宗的二名助手，兇悍異常，尤以那赤足苗子更加厲害!

那五六枚金環，上下旋飛，隨意收發，又快又勁，招奇式密!

柳文宗三人圍定姬綠綺拚鬥，打得團團亂轉，人影翻飛，劍光掌影，金環唸珠，密如驟雨般倏來倏去!

鬥到分際，赤足苗子打得兇性大發，又存心欺負姬綠綺是個女子，便要險裏進招，把她殺掉!

覷定姬綠綺長劍遞滿，收招回救，時間不及之際，便矮身一竄，撲到她的身前，二個金環，先後擊向她的「丹田穴」上，打算乘這空檔，一招得手!

攻向女子「丹田」穴，那是正派武林人的忌招，無賴下流到極!爲人所不恥的手段!

那知，綽號「妖女」的姬綠綺，那怕這一手，唯是，給人家恥辱，放浪如姬綠綺也是心頭冒火!

她疾展一記「平步青雲」，躍起丈餘，「閻王刺」往下便撒!

藍光急閃，距離又近，柳文宗大吃一驚，翻身疾退，却忘記劈出掌勁，把「閻王刺」劈飛，救護二名助手!

悶哼連聲叫出，赤足苗子倒躺地上，面上胸前，濺冒着紅藍混色的血水!

那紅衣番僧，只在足脛上中上「閻王刺」一枚，走退幾步，便已呻吟踣倒，慘叫呼痛!

柳文宗瞧得又驚又恐，忙的掏手懷裏，取了秘製的解毒丹藥，拋向紅衣番僧，叫道：「快些吃下。」

聲才說完，姬綠綺的劍光又到，逼得柳文宗再次翻身，後退幾步!

姬綠綺心頭發狠，一招佔先，得理不讓人，一撮「閻王刺」跟住撒出!

柳文宗雙掌推出，掌勁擊落了射來的「閻王刺」，一扭肉球身形，淬毒暗器雨般打出!

唯是，「毒蜎」身上暗器雖多，經過上次拚鬥，已打出不少，他倚恃爲制敵致勝的絕技，也怕消耗過多，不敢胡亂發射了!

淬毒暗器密攻姬綠綺一陣，均被劍光捲去，「毒蜎」已不再發射，轉而以雙掌撲攻!

近身相搏，對「閻王刺」實在害怕，一時躲避不及，就得中上幾根，那見血封喉的毒刺，彷如閻王令限，難留性命!

一向以毒器驕人的「南荒毒蜎」柳文宗，遇到勁敵，此時已捉襟見肘，進退維谷，只有採取游鬥!

那時，紅衣番僧，慘啕之聲，凄厲得宛如梟鳴鬼叫，令人刺耳顫胆!

原來，他中上一根「閻王刺」的足脛，已腫脹如瓜，脚下穿着的芒鞋，也已爆裂!

雖然吃下了柳文宗的解毒丹藥，但只能保住未丟性命，設法解救足脛之毒，毒發的疼痛，有甚於死去活來，這就是冥冥中，給予兇殺成性之人的果報!

姬綠綺邊打邊說，咭咭笑道：「姓柳的，還苦纏什麼?『雲夢三奇』自保不迭，那會過來助你一手，他們……」

一言未了，康醉天悶哼一聲，已被司馬彥扣住腕脈，動彈不得!

紀西屏蓄足勁道，一掌劈出，冒死搶救，却被司馬彥把康醉天身形帶轉，迎向紀西屏的掌下!

紀西屏吃驚非小，如果這一掌劈實，康醉天必然變了掌下游魂!

無可奈何，疾收掌勢，翻身躍退!

司馬彥一站身形，朗聲喝道：「住手，一齊住手!」

於是，大廳上的交加劍杖，紛飛掌影，一齊停下，刹那間，靜寂到極!

連那紅衣番僧的慘叫聲，都已停止!原來是痛昏過去，橫躺地上。

司馬彥朗聲說道：「岑仙翁，目下應該怎麼說法?」

岑大化瞧着康醉天被制，臉色也寒了，詐作乾咳一聲，算是答話。

司馬彥一笑，說道：「把廢物何首烏，換回康醉天的性命，你道怎樣?」

這種城下之盟，弄到岑大化噤若寒蟬，答不上話!

紀西屏冷冷接道：「司馬兄弟不要輕狂，逼人太甚，依你便是。」

司馬彥道：「紀仙子既然答應，請留下我們一條去路如何?」

紀西屏瞧了岑大化一眼，才轉身走去，一按壁上，那封閉門口的玄鐵大閘，便徐徐上升，敞開門戶!

於是，司徒璐，姬綠綺二人先縱出去，司馬彥才把康醉天放下，抱拳說道：「我們本來並無過節，今日之事，請諸位不要放在心上，盡釋嫌怨好了!」

說完，大踏步向前走去。

柳文宗叫道：「咱的二名助手，一死一傷，難道是應該的麼?」

司馬彥回頭答道：「柳兄認爲如何，悉從尊意，在下承担就是。」

聲猶裊裊，人影已經隱沒門外。

（未完）

民初技擊鬥智小說

獨孤紅·文
盧令·圖

# 一身是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標聽到傳聞耗子在三棵柳樹劉家古祠出沒，他雖然判斷這是謠言，但認爲其中必有蹺蹊。於是便乘夜前往該處一探究竟。不意在那裏碰上勝奎，又發覺有人在屋頂隱伏，馬標即設法逼他下來，隨即飛刀傷了他，將他制服。並向他諸多盤問，但對方口風甚緊，查不出個所以然來。馬標乃以「怪招」迫供，那人始說出耗子藏在地窖，勝奎把耗子找着帶上來，然後在那人身上搜出一枝槍，至此他才供認是在軍警聯合執法處任職，叫裘萬山……

## 守株爲待兔　却見麗人來

馬標道：「明白不冤就行，我最後再問你一件事，你跟這個姓趙的朝過面兒沒有？」

「沒有。」

耗子要說話。

馬標道：「那是胡扯——」

耗子忙道：「對，馬爺，他胡扯。他在路上跟我說過，讓姓趙的跑了一回，絕不會讓姓趙的再跑第二回了。」

馬標道：「還好有人證，我沒有冤枉你——」

頓了頓，接道：「你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死的那個姓趙的，也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你不會不認識他，而這個姓趙的，你也跟他朝過面，以你看，他們兩個是不是長得很像！」

裘萬山心頭怦然急跳：「不像，一點也不像。」

「一點也不像？」

裘萬山忙道：「年歲是差不多，也都白白胖胖的，可是長得絕不像。」

「好吧。不像就不像，至於到底像不像，等姓趙的來了以後，咱們就知道了，你太累了，歇會兒吧。」

左手往下一落，裘萬山閉上眼不動了，像睡着了似的！

馬標把掌心雷別進腰裏，左手在裘萬山右大腿根一帶連捏帶點了幾下，伸手拔起刀子，然後站了起來。

勝奎道：「二爺——」

馬標道：「他說的像是實話，可是你我都明白，這種人說的絕不可能全是實話，都到這地步了他還能撐，咱們只好等姓趙的到來，讓他來解釋了。」

勝奎道：「時候已不早了，還沒有動靜——」

馬標道：「不急，他一定會來，但不一定是今晚上來，讓耗子在下頭待着，咱們倆上屋頂去，上頭視野廣。」

勝奎點頭道：「好。」

馬標轉望耗子：「耗子，怕不怕？」

耗子道：「有您跟勝五爺在這兒，怕什麼？」

馬標道：「那你就在下頭待着，把姓裘的搬到石階上去，讓他靠柱子坐着，你也坐下歇會兒，什麼你都別管，截人擒人，是我跟勝五爺的事兒。」

「是。」

耗子恭應聲中，馬標把手上的蛇捏死後扔了出去，然後帶着勝奎去了西牆邊，鑒於勝奎一條胳膊不方便。馬標挑這處好上去的地方上屋，他先帮忙勝奎上去後，自己才跟着翻了上去。

兩個人矮身上走，順着屋脊倒臥，臉對臉！

這樣，不但可以前後都看得見，而且夜色裏，從遠處來，不容易看出來屋上有人！

還有一樣好處，躺着不可以歇息，而且仰望滿天星斗，也別有情趣。

「五爺，心情該放輕鬆些了，只等姓趙的一來，一切就迎刄而解了。」

「不，禍是我惹的，一天不把大哥換出來，我一天放不下。」

「有一件事我想不通。」

「什麼？」

「如果這兩個人眞是一個人，死的只是個寃屈替死鬼，他們何必讓他去帶件機密情報？」

「也許根本沒那回事！」

「不，根據各路人物找那個金錶的情形看，是眞不假，應該確有那麼一件機密情報。」

勝奎沉默了一下才道：「這我也想不通。」

馬標道：「那個姓趙的，僱車的時候，沒說帶有什麼貴重東西？」

「沒有，他兩手空空，什麼也沒帶，他只說上『十里蓮花湖』，挑『龍打滾兒』走，爲的是逃避仇家。」

馬標道：「說不通，說不通，也讓人想不通。」

「套用你一句話，只等姓趙的來到，一切就迎刄而解了。」

馬標道：「老天爺帮個忙，讓他早點來。」

勝奎道：「東西不在耗子身上了，那兒去了？」

「當了，等耗子聽說那東西花錢都買不到，以爲値大錢，回頭再去找當舖，門關了，人也跑了。」

「想必當舖的人聽說了，也以爲得了寶了。」

「一定。」

「等來了姓趙的之後，還得去找那個開當舖的。」

「我大哥已經找去了。」

「啊……龍爺……但願等這件事了之後，我能瞻仰瞻仰龍爺跟那位鳳姑娘的風采。」

「五爺客氣，這個朋友是一定會交上的。」

「我已經心灰意冷了，等事了之後，我跟大哥他們統統搬南邊兒去，弟兄幾個都改行。」

「五爺眞是從善如流——」

「什麼從善如流。早該想明白了。」

「也別這麼說，誰叫府上的基業在這兒。」

「現在也到了，該放手的時候了。」

「也不過是暫時的，是誰的終歸還是誰的。」

勝奎道：「我倒看得開，先人遺留下來的基業，做爲後世子孫的，固然該守住，但是也要看情形，情形不允許，也只得忍痛放手。」

兩個人就這麼聊着，談話之中，不知不覺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只聽屋下耗子叫道：「馬爺，天亮了。」

馬標跟勝奎忙抬眼一看，東方發白，曙色微透，可不已經天亮了。

馬標呆了一呆，沒說話。

勝奎却道：「二爺，姓趙的沒來。」

馬標皺着眉道：「頭一天他不會來，原在我意料中。」

話雖這麼說，他還是放眼搜索四周，四下的野草叢，只有風過處吹起的起伏草浪，却不像有藏人的樣子。

別說四周草叢裏沒有藏人的跡象，就是往遠去里許之內，竟也沒有一點動靜。

勝奎道：「馬爺，咱們下去吧。」

馬標點點頭，兩個人還是往西牆下了屋。

裘萬山靠在柱子上，「睡」得正熟。

耗子已經站在院子裏等着了，這時候道：「您兩位一夜沒闔眼，請坐下靠會兒，我來守候。」

馬標道：「你不是一樣一夜沒睡。」

耗子窘迫一笑：「有您兩位在上頭，我胆大得多了，您兩位上去沒一會兒，我就坐着睡着了，一覺睡到剛才。」

他還眞睡得着。

不管怎麼說，此時此地可以放心睡，能睡得着，挺是福氣。

勝奎道：「以我看，睡不是頂要緊的事。」

馬標點頭道：「除非咱們現在馬上離開此地，要不然吃喝才是頂要緊的，尤其是喝。」

耗子道：「我去想法子弄吃喝去。」

馬標道：「你能去？」

耗子一怔，馬上不說話了。

勝奎道：「我看還是我去吧。」

馬標道：「您帶着傷——」

「您那奇藥巳經把蛇毒祛除盡淨了，這點皮肉傷算什麼。」

馬標道：「這一帶的路，您熟嗎？」

勝奎微笑道：「幹車行的，多少年來，大河南北我都跑遍了，這一帶我閉着眼都能走——」

往前指指道：「這一帶，較近的地方是『半半店』，可是『半半店』沒什麼好買的，往『五里舖』跟『十里蓮夜湖』去又太遠了，眞上這兩個地方去，等我趕回來，你們也飢渴得差不多了，可是只有我知道——」

往後一指，指着不遠處那座山道：「翻過這座山，就是『楊家集』，那地方，你買整頭的豬都有。」

馬標道：「不是您說，我還眞不知道呢。」

耗子也道：「眞的，我耗子整天價到處鑽，也不知道山那邊兒有個『楊家集』呢。」

馬標道：「那只有麻煩五爺一趟！」

勝奎道：「說什麼痲煩，兩位不都是為了勝家？我去了。」

馬標道：「五爺身上有錢嗎？」

「不多，可是買兩三個人幾天吃喝是夠了。」

他剛要走。

馬標忽一凝神，道：「有人來了。」

耗子忙爬下，以耳貼地，聽一下，急道：「不錯，恐怕有兩三個。」

勝奎忙竄到大門邊，從那扇門板跟牆邊縫兒裏外望，道：「看不見什麼，都讓草擋住了。」

馬標道：「現在上屋來不及了，五爺，咱倆躲一躲。」

他跟勝奎急忙躲進了殿裏。

耗子不慌不忙，坐在了殿前石階上，兩眼緊盯着大門。

馬標、勝奎隱身殿中，也凝目外望大門。

勝奎道：「怎麼夜晚不來，天亮之後才來。」

馬標道：「不一定是姓趙的。」

勝奎道：「還有旁人找耗子嗎？」

「只要是想要那件東西的，都會找耗子。」

「可是知道耗子從姓趙的身上摸去那樣東西的人，並不多啊。」

這倒是。

馬標呆了一呆，還沒有說話。

劉家古祠的大門裏，一前二後走進三個人來。

三個人身材都比一般人矮小，尤其是後頭那兩個，個子小，偏還扛兩個油布大包袱。

三個人都穿褲褂，頭上也都戴頂遮陽的大草帽，把三張臉都遮住了。

天剛亮，太陽還沒升起來了，遮什麼太陽。

分明是藉草帽遮擋，不願人看見他們的臉。

三個人進大門，耗子坐着沒動，身後就是兩座大靠山，他當然沉得住氣。

忽聽三個人裏，前頭那個說了話，話聲清脆，像煞女人：「你是不是耗子？」

耗子一怔，仍坐着沒動。

馬標一怔，忙竄了出來，勝奎急忙跟了出來，馬標叫道：「若男。」

三個人一起摘下了草帽，天，可不正是戴若男跟小紅、小綠。

馬標一個箭步從石階上竄了下來：「妳們怎麼來了？」

戴若男道：「給你們送吃喝來了。」

「妳怎麼知道我在這兒？」

「聽說耗子在這兒進出，分明有人故放消息，我料準了你一定會上這兒來。」

「妳怎麼知道我們正為吃喝發愁？」

「姓趙的不會馬上來，這兒買吃喝不方便，不能讓耗子一個人去，也不能把耗子一個人撇在這兒，更不能兩個人去吃喝一頓再折回來，當然要為吃喝發愁，我可沒想到勝家五爺也在這兒。」

勝奎一怔，又一個認識他，而他却眼生的。

馬標道：「妳認識勝五爺？」

「我看見過勝五爺，勝五爺可沒看見過我。」

馬標忙轉過頭去道：「五爺，這位是——是——」

戴若男道：「五爺，『霸王寨』的戴若男。」

耗子忙站了起來。

勝奎一怔，脫口叫道：「戴姑娘。」

「『霸王寨』我當家巳當了不少日子了。」

耗子急忙趨前施禮：「當家的。」

勝奎忙道：「那戴老爺子——」

「過世了，過世很久了——」

勝奎叫道：「怎麼說——」

「避他老人家遺囑，不發喪，不哄動遠近，從那時候起，我就接掌了『霸王寨』，不過現在『霸王寨』當家的又換人了，是他。」

勝奎一怔：「馬二爺——」

馬標絕沒想到戴若男會有這麼一說，好窘，他只好道：「我跟戴姑娘巳經訂了親，是我大哥做的主。」

勝奎大為驚喜：「哎唷，二爺怎麼不早說，恭喜二位，賀喜二位——」

戴若男落落大方：「眞要說起來，我還得感謝五爺呢。」

「謝我？」

「不為勝家事，他不會找上『霸王寨』去，他不找上『霸王寨』，我也不會認識他。」

勝奎瞪大了眼：「啊，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戴若男扭頭招呼：「小紅、小綠，把吃喝擱在台階上。」

「是！」

小紅、小綠過去擱吃喝。

馬標道：「妳實在不該上這兒來，怎麼見得被人制住的不是我。」

戴若男道：「我都制不住你，別人誰還能制得住你，萬一你眞讓人制住了，我來了不正好救你嗎？」

勝奎笑了。

馬標却是哭笑不得。

戴若男一瞟裘萬山道：「這個人就是刦走耗子的那個？」

馬標道：「不錯，弄了半天，才知他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

「眞的？別讓他唬弄了。」

「不會。」

馬標把制住裘萬山的經過，大概說了一遍。

聽完了馬標的敍述。戴若男道：「原來如此，那他眞是『軍警聯合執法處』的沒有錯了。」

馬標向裘萬山走了過去。

戴若男伸手一攔道：「咦！你要幹什麼？」

馬標道：「拍醒他，也讓他吃點東西嘛。」

「不行。」戴若男道：「這種人不能留，北洋狗腿子個個是狠，留着終是個禍害。」

勝奎道：「戴姑娘說的不錯，『霸王寨』、勝家，跟他們私人間都沒有仇怨，可是為大局、為地方、為百姓，留下這種人是罪過。」

馬標回過身，沒說話。

耗子道：「等事了後，我來動手。」



「不，」馬標道：「要處置他不能讓姓趙的知道，咱們得把姓趙的交到軍警聯合執法處去，如他到那兒一說就是痲煩，等吃過東西後再說吧。」

戴若男扭頭看，小紅、小綠巳把兩個油布包袱放在了石階上，可是還沒打開，她道：「怎麼還不打開呀？」

「是！」

小紅、小綠連忙打開包袱，耗子也過去幫忙。

包袱打開，吃喝應有盡有，都是精緻好東西，連筷子、碗、盤都有。

馬標看得暗暗感動。

勝奎却道：「戴姑娘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沒桌沒椅，席地圍坐湊和了。

吃着喝着，馬標道：「就你們三個人來。」

戴若男道：「我連八衞都來了，沒讓他們往近來，在遠處瞭望放哨呢。」

馬標一皺眉，剛要說話。

戴若男巳然又道：「放心，他們八個不是庸手，我也交待過了，只許躲在暗處，不許走到明處，而且凡是上這兒來的，是只許進，不許出。」

勝奎道：「姓趙的只到來，來了他就跑不掉了。」

馬標道：「妳來的時候，遠近有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

「沒有，連隻鳥都沒看見。」

勝奎道：「夜晚沒來，白天他更不會來了。」

馬標道：「外頭有沒有什麼動靜？」

戴若男當然知道馬標這外頭二字何指，道：「平靜得很，什麼也看不出來。」

馬標微一皺眉鋒。

戴若男道：「又怎麼不對了？」

「我在想……大哥是不是找得到雷老三？」

「你放心，大哥辦起事來，不會比你差。」

這馬標不能不承認，龍剛辦起事來，比他要高明得多，要不，怎麼會讓他敬服得五體投地呢。

很快地，吃飽了，喝夠了，吃的、喝的剩下不少，當然，還不知道要在這兒吃喝幾頓呢？

耗子頭一個站了起來，恭聲道：「馬爺——」

馬標擺擺手道：「你去吧，最好別留下任何痕跡。」

「您放心，不留痕跡我拿手。」

他過去扛起裘萬山往後去了。

裘萬山在軍警聯合執法處身份不低，過去在黑道上也是個响噹噹人物，他絕想不到，有這麼一天，他會死在個平常見了他會發抖的人手裏。

沒多大工夫，耗子回來了，手上沒有土，身上也乾乾淨淨的。

幾個人什麼也沒問。

耗子也就什麼也沒說。

大家心裏都明白，裘萬山一條命巳經沒了。

儘管裘萬山這個人該殺，可是殺人的事，挺讓大家心裏怪怪的。

大家心裏正怪怪的，外頭又忽有動靜了。

耗子竄到門邊一看，忙道：「馬爺，有人來了，聽得很清楚。」

馬標道：「過來等他。」

「是。」

耗子忙退了回來。

這時候太陽巳經升起來了，可是四周還是很靜，沙、沙的草响聽得很清楚。

一會兒工夫，從大門走進個人來，是個莊稼漢打扮的老頭兒，他看見馬標等，一驚停住。

馬標等站了起來。

老頭兒往後退一步：「你們是——」

馬標道：「我們是從這兒經過，進來歇個腳的，老人家你是——」

老頭兒道：「我姓劉，這兒是我們劉姓的祠堂。」

「我知道這是劉家祠堂，我是問老人家是來幹什麼的？」

「呃，最近我們想重修祠堂，所以我來看看，你們坐吧，你們歇息吧。」

他扭頭要走。

馬標道：「老人家等一等。」

老頭兒回過身來，臉上帶點驚容：「還有什麼事嗎？」

「老人家既是來看看怎麼重修祠堂的，怎麼來了就走？」

「我看過了，我看過了。」

他又要走。

「老人家！」

老頭兒忙又停住，臉上的驚容又添了三分。

「請過來一下。」

「呃？」

「請過來一下。」

「我還有別的事。」

「我不會就誤你太久。」

「不，我——」

「耗子，去把老人家扶過來。」

老頭兒大驚，扭頭要跑。

耗子比他快，過去就抓住了胳膊，連推帶拉的弄過來了，老頭兒臉都嚇白了。

馬標道：「老人家，不用害怕，我們不是壞人，也不會拿你怎麼樣，我只問你一句，你既然是來看祠堂怎麼重修的，你應該到處看看，不該一看見我們就走。」

「我，我怕打擾你們——」

「老人家，你要說實話。」（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潘幼廸與宮一刀酣鬥多時，結果宮一刀不敵，負傷逃逸，但潘幼廸也受輕傷，調息一會後，便與朱翠向山林外而去。途中遭遇截擊，因潘幼廸已筋疲力竭，朱翠只得奮起應戰，每於驚險之際，幸均有人暗中相助，終於轉危爲安。又前行不久，即遇着曹羽親率黨羽攔截，並佈下千面搜殺陣勢，將兩人困在陣中，曹羽初原勸諭兩女投案，但爲兩女所拒，曹羽乃親自出馬，爲潘幼廸所敗，便退出陣外。於是朱翠獨自闖陣，左衝右突，殺得難分難解……

## 茅庵謁高人　老尼施妙手

眼前朱翠猝然攻破了其中一環，便使得整個陣勢立刻失靈，有了極大的改變。

正在陣內摸索的潘幼廸，忽然間便得到了啓示，一聲冷笑振身躍上一石——這石塊上正有一名驚惶失措的衞士，眼見陣勢之離奇變化而莫明其妙，潘幼廸的猝然攻入，更使他大爲驚駭。

這名衞士一手拿着用以反射陽光的銀牌，一手拿着一桿短短的三尖兩刄刀，潘幼廸猝然來到，他便以手中短刄用力的直向對方臉上扎了過去，只是潘幼廸何等身手，豈能爲他所傷——刀光一閃，欠身，揚臂，兩招滙成一式。

這名衞士出刀不謂不快，却是連對方身邊也沒挨着，即爲潘幼廸鋒利的刀鋒劃過了喉管，身子打個轉兒一頭栽倒石下。

潘幼廸也同朱翠一樣，看出了這陣勢的關竅微妙，是以在右手出刀的同時，左手也已把對方緊緊抓持在手上的一面銀牌搶了過來。

由於這個陣勢在先後兩個據點的猝然喪失之下，立刻顯得大爲凌亂——

一聲嘹亮的哨音響過之後，剩下的四十七名，仍然站立在石塊上的大內衞士各自忙着掉換位置，顯然企圖改變成另一種陣式來對二女進行包圍。

朱翠由於較潘幼廸先一步登上石台，有較多的時間用以觀察，經過一段時間的分析觀察之後，已大致對此一陣式進一步有所瞭解，這時在潘幼廸的忽然得手之後，對方陣式的一番凌亂裏，立刻被她看出了關竅所在——

當時尖叱一聲道：「廸姐快！」

嘴裏說時，嬌軀乍閃，快若電光石火般的已經閃身縱向另一石台之上。

——站立在這個石台上那名藍衣衞士，本已面現慌張，乍然見狀手上的一口青鋼長劍照着朱翠臉上就砍，朱翠身軀微側，却用「幼鷹現翅」的巧妙手法左手掄處，手上的那面銀牌側面，「崩」一下砍在了對方背上，這一下看似無奈，其實却勁猛力沉。

藍衣衞士嘴裏「啊！」了一聲，連話也沒有說一句，頓時翻身栽下石台，當場昏迷了過去。

朱翠這才知道對方看來虛實莫測的陣勢，一旦被人攻破一個缺口之後，所形諸的一切，竟是如此脆弱——一朝得手之後，她身子毫不停留，緊接着再次縱起，落向另一石台之上。

另一面的潘幼廸也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撲向到附近石台上，施展她傑出的點穴手法，將一名藍衣衞士點倒地上。

就這樣，在二女連續快速的身法施展之下，竟爲她們一連攻破了九處陣台，守陣的九名藍衣衞士非死即傷，眼看着此一「千面搜殺」大陣即將爲之瓦解。

忽然間，空中傳過來一陣極爲響亮的哨音，音階一長三短。

這一長三短哨音方自出口，下餘的數十名藍衣衞士立刻高應一聲，隨着手上的銀牌向外翻處，匯集成一片奇亮刺目的光海——而此一刹間，這爲數可觀的藍衣衞士已紛紛翻身下石，動作完整一致，待到身子一經落地後，立刻隱身於高矮錯綜不一的石塊間，頃刻消逝於無影無形之間。



二女這時已滙集一處。

方才一番離奇幻景，自從陣破後又完全消失，只見地上橫三竪四的陳列着許多屍身。

朱翠用手中斬馬刀柱立在石上，四下觀看了一陣，冷冷笑道：「曹老賊的技倆不過這樣，我只當今天逃不出去了呢？」

潘幼廸將一口雪亮柔軟的「玉翎刀」收回腰間，忽然看着朱翠吃驚道：「妳竟傷了。」

說時她已快速移向朱翠身前，打量着她腰上的傷——

「妳怎麼了？」

「不要緊。」朱翠咬咬牙，恨恨的道：「不過是皮肉之傷，算不了什麼？」

潘幼廸還想細看了一下，朱翠却倔強不肯示弱的率先前行，潘幼廸看着她的背影嘆了口氣，由後面跟上。

朱翠快速踏出了這片亂石地，走向瀑布前坐下來。

面前是一大灘清澈的泉水——

潘幼廸走過來，水面上清楚的倒映着兩個人的影子，顯示出來的形像，那麼的狼藉。

二人就着清澈的泉水把手上的血漬洗乾淨。

潘幼廸輕嘆一口氣道：「想不到曹羽居然用心如此險惡，在這個地方竟然會佈置了厲害的陣勢，眞差了一點着了他的道兒。」

朱翠看着她苦笑道：「實在說，都是我拖累了妳——我眞不知道要怎麼感激妳才好？」

潘幼廸怔了一下，搖搖頭道：「妳用不着感激我！噢……我幾乎都忘了。」

朱翠道：「什麼事？」

潘幼廸看了她一眼，微有笑意的道：「剛才在竹林子旁邊妳說些什麼？」

朱翠眨了一下眼睛，一時有些糊塗起來。

潘幼廸一笑道：「妳不是說過要跟我結拜姐妹麼，怎麼，現在還有這個意思沒有？」

朱翠這才展開笑顏道：「當然有。」

潘幼廸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瞋着她，微有感觸的道：「當妳聽見我的名字之後，一定會聯想到江湖上對我的種種傳說，妳也許知道，我是一個習慣於孤獨而不大合羣的人，連我自己也常常會感覺得到，我太孤癖，驕傲，有時候冷酷得有點不近人情。」

朱翠聽她說，心裏充滿了神秘，二人雖然相處了一日夜之久，到底有關她的一切，在朱翠心目裏，仍然還是一團謎，她渴望着能夠對她多所瞭解。

潘幼廸把凌亂的頭髮重新打結，結成髮辮，修長的軀體倚向身後巨石，讓全身儘情的舒展開來——這一刹何曾像是剛剛經過凌厲的刲殺之後？現場的一切，包括二女在內，渲染着浪漫的詩情畫意！

「對於妳，原先我也只是僅聽傳說而已！」

——微微停了一下，潘幼廸才又接下去道：「……經過這兩天對妳的觀察，我發覺妳這個人比我想像的要好得多，對不起，我的意思並非是說對妳原先的印象不好——而是習慣上，對於那些豪門巨戶的千金小姐，我一直都心存輕視……當然，我的這個觀念是不對的，也許這是自從認識妳以後所得到的一個啓示！」

朱翠尷尬的笑了笑，低頭不語！

潘幼廸在結好的辮子上打了一個結，看着手上的面紗發了一會兒愣，忽然把它連同身後的帽子一併拋向池水——

朱翠一驚道：「不要了？」

潘幼廸看了她一眼，輕嘆一聲道：「我忽然感覺到，過去爲人的失敗……從今以後我要不再退縮，要接受任何情況的挑戰……這樣也就無須遮遮藏藏！——妳說是不是？」

朱翠點頭道：「嗯！」了一聲，心裏却在想着她這句話的眞實涵意！

潘幼廸那雙澄波眸子，在她身上轉了一轉道：「我有個妹妹大概比妳稍微小一點，剛才妳叫我廸姐，聲音跟她像極了，使我忽然間想到了她……」

朱翠說道：「妳還有個妹妹？她在那裏？」

潘幼廸道：「在廸化……她名字叫小廸……因爲我們姐妹三個都生在廸化！」

「啊——妳還有姐姐？」

「我姐姐比我大三歲，她叫潘少廸……可憐她現在已經不在人世了！」

「啊……」

「她是因爲生孩子難產而死的！」

——苦笑了一下，她又接下去道：「我把話說得太遠了，好吧，我們現在是已經結拜了，從今天以後我就是姐姐，妳是妹妹……」

朱翠一笑道：「這樣就結拜了，我們還沒有互換蘭帖，跪下來瞌頭呢！」

「弄那些有什麼用，只要我們兩個人心裏明白，知道這份情誼就夠了……」

一面說，她把手探進袖子裏，費了些工夫才由腕子上摘下來一枚玉鐲子，玉色純白却在正中一圈，像是血樣的留有一圈赤紅斑點，白是純白紅是赤紅，晶瑩透剔，一眼看上去即知道絕非是尋常之物！

潘幼廸把這只鐲子取下之後，反覆的在眼前看了幾眼，抓過朱翠的手，把它戴了上去。

「這……妳幹什麼？」

「這個就算是我們姐妹間的一樣禮物吧！」

「這……怕太名貴了一點吧！」

「名貴？」潘幼廸冷笑了一聲：「妳居然還有這種思想，要談到名貴，妳是千金的公主之尊，我一個尋常女子又豈能與妳同起同坐，更不要說結拜姐妹了！」

朱翠臉上一紅，想到自己說錯了話，只是一時改口却又不易，只尷尬的道：「我不是這個……意思，廸姐妳千萬不要誤會！」

潘幼廸微微一笑道：「妳當然不是這個意思，否則我也就不敢高攀了……說到名貴——這隻鐲子其實在我心裏確實是名貴的，妳猜怎麼，這是我母親娘家陪嫁的東西，三個姐妹當中，我媽就偏疼我，所以就留下送給我了！」

朱翠怪不安的道：「那妳就更不應該給我了！」

潘幼廸笑道：「收下吧，已經給妳戴

上了，難道還要我再給妳脫下來，再說，我覺得妳戴着它比我更好看，因爲妳皮膚比我白……」

朱翠點點頭道：「好吧，那我也要回送妳一樣東西……」

一面說她背過身來，解開衣領，由胸前摘下了一串玉珮，看上去綠光瑩瑩，足有鴨蛋那麼大小，却雕鑿成一個小寶塔形狀！

潘幼廸皺了一下眉道：「這個我看就免了吧！」

「爲什麼？」朱翠瞄着她：「太名貴了？」

潘幼廸看了她一眼道：「這大概也是妳娘給妳的吧！」

朱翠點點頭一笑道：「還不是妳一樣，說是能避邪，妳戴上一定很好看！」

一面說，她就把這面翠珮爲她戴上。

潘幼廸低頭看了一眼，笑道：「好吧，我們這叫誰也不吃虧，出去一樣又回來一樣！」

經過這麼一來，兩個人的情誼一下子就拉近了許多，彼此交換了一下年庚，又談了一些彼此家裏及師門的事情——

時間就這樣偷偷的溜走了。

朱翠忽然警覺道：「呀——我們只顧了談話，現在却是什麼時候了？曹羽那些人……」

潘幼廸道：「不要担心，他們那些人已經走了！」

朱翠奇道：「妳怎麼知道？」

潘幼廸道：「妳可曾注意到曹羽除了剛才中途現身一次之外，一直都沒有再現出過！」

朱翠想了想點頭道：「不錯，爲什麼呢？」

「因他受傷了，而且傷得還不輕！」

朱翠問故，潘帥廸於是就把方才與曹氏動手，敗中取勝以「金昭蛇羅」的險招傷了曹羽脇下的經過說了一個大概——

朱翠驚喜的道：「原來這樣，怪不得這個老賊一直都沒有現身過，妳怎麼不早告訴我一聲，害得我心裏一直懸着！」

潘幼廸道：「起先我並不覺得他會有多重的傷，可是現在想起來，曹羽他是練有童子氣功的人，這麼一來，他的傷勢不會很輕了，所以我判斷他最起碼，在七天之內，也是不可能再來找妳的麻煩了！」

朱翠道：「可是他手底下有這麼多的人！」

「除了有限的幾個之外，那些人都是些廢物！」潘幼廸自信的道：「剛才那一場敗仗，更令他們傷了元氣，這一次曹羽是輸定了！」

經過了這段時間的休息，尤其是暖烘烘的太陽照射之下，二人立刻覺得精神很爽，就連身上的傷也不怎麼疼了。

潘幼廸注視着她道：「現在妳預備到那裏去？」

朱翠被她一問倒楞住了，想了一會兒才咬了一下牙道：「一不做二不休，我打算到南海不樂島去！」

潘幼廸搖搖頭道：「我不讚成妳這麼做，不樂島去是一定要去的，但不是這個時候。」

「什麼時候才該去？」

「這……」想了一下，潘幼廸才冷冷的道：「這一方面，也許我帮不上妳什麼忙，不過，有一個人却是經驗豐富，如果他肯對妳仗義援手，才是妳最得力的一個帮手！」

朱翠興奮的道：「是誰？」

「海無顏——」

三個字輕輕由潘幼廸嘴邊溜出，臉上現出一抹淒涼。

——「據我所知，當今武林，能夠活着離開不樂島的，大概只有他一個人，但是他本人却也受了重傷，也許直到現在，他身上的傷還沒有好……」

朱翠想不到她竟會主動的與自己提起海無顏來，一時有些不大自然！

潘幼廸一雙澄波眸子似乎已經注意到她了。

朱翠只得點點頭，吶吶道：「他身上的確受有傷……」

「傷勢很重？」

「嗯……我想大概是的！」

「妳可知傷在那裏？」

「我知道——」朱翠說道：「傷在背後……傷在他背後志堂穴上，有一處梅花掌印！」

潘幼廸頓時臉色一變，黯然的點點頭道：「這就是了！」然後她吶吶的唸着：「一心二點……三梅花……這麼說，他是中了白鶴高立的梅花掌了……？」

朱翠由於已清楚了海無顏受傷的經過，是以並不表示出什麼驚異——而潘幼廸却像是第一次瞭解到這個困惑了自己多年的隱秘！

——她的臉一霎間變得蒼白，緩緩的低下了頭。

朱翠一怔道：「廸姐妳怎麼了？」

潘幼廸搖搖頭，苦笑道：「這麼說，他可能無救了……」

朱翠一驚道：「爲什麼？」

潘幼廸失神的道：「難道妳沒有聽說過一心二點三梅花，這三種駭絕當今武林的手法？據我所知這三種手法一經中人之後，都將必死無疑——」

然而她臉上立刻又顯現出一些奇怪：「只是，他却能在中掌後活到如今……」

朱翠道：「那是因爲他有過人的功力……很可能他已經掌握了克制這種功力的絕竅……」

潘幼廸緩緩的點了一下頭：「妳說的不錯……我相信他確是這樣……」

朱翠本想乘此機會打探一下她與海無顏之間的感情，可是總覺得有些得於出口，話到唇邊又嚥到了肚子裏！

潘幼廸也像是觸及了無限心事，只是低頭思忖無語，兩個人都顯得心事重重！

良久之後，潘幼廸忽然站起來道：「我們走吧！」

朱翠默默無言的點點頭。

二人離開了眼前這處山隘，走了一程，已可看見前邊的村鎮，遠處有一排村舍，窩集着十數棵參天的老樹！

潘幼廸仔細打量了幾眼道：「這個地方叫『黃家堡』，我以前曾經來過一次，我們可以在這裏先休息一下，妳的傷也應該先看一看！」

朱翠道：「我的傷不要緊！」



潘幼廸皺了一下眉道：「這也很難說，有些傷勢要在幾天以後才會發作，妳還是小心一點的好，再說，我自己也要好好調息一下！」

朱翠聽她這麼說，也就不再多說。

她心裏始終還存着一個隱秘，那就是剛才義助自己，以一雙飛鈸取人性命的那個暗中帮助自己的人，直到現在還不曾現出身來——很可能那個人就是海無顏，只是他爲什麼又不現身？也許是因爲潘幼廸的關係，他才不便現身出來，這又爲了什麼？……

心裏盤算着，脚下可並不慢，不久，遂即來到了那個叫「黃家堡」的村鎮——

首先接觸眼前的是一家叫「黃家老坊」的豆腐坊——門前有兩棵大棗樹，兩個小女孩在那裏玩踢毽子，嘴裏數着：「一一上轎，二二拜堂，三三成親……」

忽然看見了面前走過來的二人，頓時就傻住了，毽子也不踢了。

緊接着一個梳小辮子的女孩回頭就跑，嘴裏叫着：「爺爺，有客人來啦……兩個女的，好漂亮——」

話還沒說完，已由坊裏走出來一個毛着腰的老頭，手裏拿着一根旱烟袋桿子，一見二女先是一怔，繼而眨着兩隻眼，上上下下看了一陣子，吶吶道：「二位姑娘……小姐……這是……？」

朱翠因知悉潘幼廸有不大喜歡跟生人談話的習慣，怕她說出不中聽的話，多惹麻煩，當下忙含笑道：「我們是趕路來的，迷了路……看見了這個地方，想停下來歇歇！」

駝背老頭遂即展開眼笑着說道：「原來是這麼回事……來來來……請先進來坐坐……」

——一面回頭過來，對那個梳辮子的小女孩道：「去，跟妳媽說，叫她盛兩碗豆漿去……嘻……二位姑娘走累了，進來歇歇腿再說吧！」

朱翠看了潘幼廸一眼，兩個人遂即走進了豆坊！

這爿豆坊裏面還眞不小，除了磨豆腐的大石磨子以外，還有做豆腐豆干等的全套傢俬，再就是四五張八仙桌子，顯然還做着外客的生意！

二人坐下以後，一個青布衣裳的中年婦人，手裏端着兩個粗瓷大碗，裏面盛着滿滿的兩碗豆漿出來，放在二人面前！

駝背老人露出發黑的牙齦，嘿嘿笑了幾聲道：「二位先喝碗豆漿吧，這是不要錢的！」

朱翠含笑道了謝，才說：「我們會給你錢的，老人家，你這裏賣不賣吃的？」

老人笑道：「小地方，沒有什麼好吃的，二位想要吃些什麼？我看就下兩碗麵吧！」

潘幼廸點點頭道：「好吧，就兩碗麵吧！」

老人招呼着那個小女孩道：「去，跟妳媽說去，下兩碗餑餑麵去！」

小女孩答應着跑進去以後，老人這才把旱烟袋桿子吹了吹插到了頸子裏，一面拉起了竹簾子，讓一片夕陽照進來！

「二位姑娘這是從那裏來的？我看不像是本地人吧！」

朱翠才想開口，潘幼廸却先已道：「從漢陽來的，我們想去湖南投親，半路上却遇見了土匪，搶了我們的馬車。」

老人立時一怔，神色緊張的道：「噢——眞有這種事……怪道這位姑娘身上帶着傷呢！」

朱翠苦笑道：「不過還好，傷的還不重……」

老人眨了幾下眼睛，思索着道：「倒是有好幾年沒聽說鬧土匪了，嗯——我想起來了，二位姑娘說的土匪，可是一大帮子人？」

潘幼廸立刻點點頭道：「不錯，是一大帮子人——怎麼，你看見他們了？」

老人搖搖頭道：「我倒是沒看見，是我那個小孫女看見一大帮人，由一個穿藍緞子衣裳的老頭率領着，經過我們鎮上，往南邊下去了！」

二女頓時心裏有數，彼此對看一眼！

老人又說道：「——說是那個老頭好像身子不大俐落，到了我們鎮上，還僱了一輛車，就載着他走了！」

朱翠生氣的道：「對了，就是那個老頭……哼，我要再看見他，非給他算算這筆賬不可！」

「唉唉……算了，算了，」老人連連搖着雙手，「千萬惹不得呀……他們是土匪，招惹上可是了不得呀！阿彌陀佛，他們總算過去了，我看二位姑娘就在這鎮上先住下來吧，這裏有個劉師傅，早先是幹鏢局子生意的，跑過鏢，什麼地方他都熟，我跟他還算沾上一點親，等明天我去跟他說說，要他送妳們上路，等到了地方，見着了妳們家裏人，多少開給他一點盤川就行了！」

潘幼廸含笑道：「謝謝你，也許用不着麻煩，我們漢陽府還有親戚！」

老人連連點頭道：「啊，這就好，這就好！」

一會兒工夫麵來了——是一種硬麵打出來的麵條兒，加上鷄蛋青菜，淋上麻油，要是平日她們是實難下嚥，可是今天實在餓了，居然吃得很香，兩大碗麵吃得精光！

老人只是在一旁抽着烟。

潘幼廸留下了一小塊銀子在桌上道：「這點錢你也別找了……」

老人擺着手說道：「用不了……用不了！」

朱翠道：「老人家你也就別客氣，收下來吧，還得麻煩你指點我們一個客棧，最好安靜一點沒有雜人的地方！」

老頭兒擠着一雙眼睛，忽然點頭道：「有了，西頭上新開了一家小店，也看不見什麼客人，一排瓦房看上去倒是乾淨——現在閒着也沒事，我就陪着妳們二位走一趟吧！」

二女道了謝，老人又交待了一下他的兒媳婦，就領着她二人步出了豆坊！

門口擁擠着七八個小孩，老頭那個梳辮子的孫女，正自指指點點的向他們說着什麼，小地方平常生人都很少見，像二女這般衣着漂亮的姑娘，簡直是絕無僅有，難怪左隣右舍都驚動了。

駝背老人帶領着兩個漂亮大姑娘在街上這麼一走，不知不覺間後面竟跟上了一

大羣人。

黃家堡潘幼廸早先曾經路過一次，倒也不算新鮮，朱翠却是第一次來，有些好奇，不免左右打量一下！

這地方可眞是够小的，總共就只有這麼一條大街，黃泥巴路，風一吹就飄起一片黃塵，一些商店買賣前面都搭着棚架子，這時候夕陽方下，却已浮現出一片沉重的暮色。

前行不久，來到了一處較爲僻靜的地方。

正前方是一口大古井，井口上綁着轆轤，地上是水磨方磚，却有兩座大門正面相對，一方是「白衣庵」，一方是「清荷居」——顯然後者「清荷居」這個地方，就是二女要來投宿的這個客棧了！

二女站定之後回頭看看，敢情身後那羣人還沒有散，大姑娘小媳婦，嘴裏吱吱喳喳，頻頻向着二人指點不已！

駝背老人見狀嘿嘿笑道：「沒辦法，小地方就是這個樣子，二位姑娘快請進去吧！」

進了「清荷居」，少不得又是一番接待，二女遂即被安置在一間很寬敞的房間裏。

謝過了老人，應酬一番之後，關上門，朱翠坐下來輕嘆一聲道：「想不到小地方這麼煩人。」

潘幼廸道：「越小的地方越是招搖，眞要是大地方倒也不會了！」

朱翠喝了一口茶，皺眉道：「這個茶實在難喝透了！」

潘幼廸白着她一笑道：「妳將就將就吧，這可不是妳的鄱陽王府——老實說，我還沒想到，在這個小地方竟會有這樣的一家客店，已經不錯了，將就着住兩天，把傷養一養就走！」

朱翠打量了一下這間房子，四面粉牆一看就知是新的，窗戶紙也是新的，牀上被單枕頭雖不是什麼講究貨，倒都是新製的。

她站起來走過去，推開了窗子，透過窗前一株殘柳的枝椏，目光正好接觸到對面那座巍峨的庵院！

「這裏居然會有一個尼姑庵，看起來還不小呢！」

「豈止是不小？」潘幼廸緩緩走過來打量着對面的廟庵：「這個白衣庵在江湖上大有名頭，庵主李妙眞，劍法精湛，人稱『青霞劍主』，妳可聽過這個人麼？」

朱翠「哦！」了一聲道：「原來青霞劍主就住在這個庵裏……我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潘幼廸道：「在我們都還沒有出生以前，青霞劍主李妙眞已聞名江湖，說起來她算是老一輩的人物了——」

「她的武功怎麼樣？」

「我不知道，」潘幼廸微微搖頭道：「這一點的確是諱莫如深，有人說她武功高不可測，又有人說招式平平，不過據我所知，近幾年以來她確實是一心修禪，不再聞問武林中事了！」

朱翠道：「聽妳這麼說，好像妳認識她？」

「說不上認識，只是見過兩面而已！」——潘幼廸吶吶的道：「……一次是在金陵附近的棲霞山，有一位武林名宿過壽，在壽筵上看見了她一次，還有一次是在蘇州，探訪已經故世的老劍客『蒼鬚子』，我們又遇見了！」

朱翠急於一聽下文道：「然後呢？」

潘幼廸微微一笑道：「我所以去探訪蒼鬚子，是因爲久聞他的『秋螢劍』法十分神奥，而他老人家又與家師過去曾有交往，所以對我十分禮遇，承他指點了我許多武林秘辛，也許是這位老人家歲數太大了，因此他所顯示出來的劍法，已不見得能勝過了我，我們曾比試了三場，我這個後輩竟然勝二敗一！」

微笑了一下，潘幼廸才又道：「這位前輩一直誇讚我，說是後生可畏，在我臨別的時候，我向他老人家刺探，是否仍有其他武林名家可供借鏡，這位老人家乃告訴了我二位前輩，其中之一就是這個白衣庵的庵主李妙眞！」

朱翠緩緩點了一下頭，道：「這麼說，妳就應該來拜訪她才是！」

潘幼廸道：「所以我就來了，這就是我曾經來過這裏一次的理由，那時候這裏還沒有這家客棧，只是一片荒地……」

「妳可見着了這個李妙眞？」

「見着了。」

潘幼廸哼了一聲道：「只是這個老尼姑一個勁兒的給我裝傻，絕口不提武林中事，在白衣庵裏我住了兩天，每天聽經論禪，最後我耐不住性子，月夜闖入到她的禪房，迫她出手，二人幾乎爲之反目，是我一賭氣留書而退，從那次以後直到現在就再也沒有見過她……』

朱翠道：「想不到妳的性子這麼强，這件事錯在妳，並不能怪她呀！」

「是呀！」潘幼廸輕嘆一聲道：「那時我剛剛出道，年輕氣盛，所作所爲確實有不盡情理之處，事後想一想也很是後悔，我又有什麼理由强迫一個放下屠刀一心修禪的佛門中人拿刀動劍呢……然而在當時我却是沒有想到這些，只是氣她的孤傲與故作神秘！」

朱翠微微一笑道：「妳這麼一說，倒也引起了我對這個老尼姑興趣——我倒想去見她一見……」

潘幼廸道：「當然可以，只是有什麼理由呢？」

忽然她心裏一動道：「有了……我們可以上門去請她療傷，想來她還不致於拒絕吧！」

朱翠點一點頭道：「好，就用這個理由。」

× × ×

清晨，日出前後。

朱翠、潘幼廸兩個人已把自己拾掇得十分俐落，來到了白衣庵！

一位老比丘尼，十分虔誠的把二人引到了佛堂，合十道：「阿彌陀佛，二位女施主是進香拜佛還是商量佛事！現在時間還早呢！」

潘幼廸道：「我們也不是來燒香，也不是商量來佛事，是專程拜訪貴庵的庵主來的，不知可方便麼？」

老比丘尼怔了一下，臉上遂即帶出一片笑容，雙手合十道：「這就不便了，我們庵主已有好幾年不見客了，她老人家現



在年紀也大了！」

潘幼廸一笑道：「這個我們知道，我與庵主說來也算是多年舊識——我這裏有張名帖，請師父轉呈貴庵庵主，見與不見，聽她自決如何？」

說時已取出了二女早先已撰好的一張名帖。

帖上端秀的書寫着「朱翠」「潘幼廸」會拜字樣！

老尼姑接過來看了看，又打量了二人一眼，含笑道：「這樣也好，二位施主就請先用一杯清茶，我這就去裏面拜問一聲，再來回話。」

潘幼廸欠身道：「有勞師父！」

老尼姑合十還禮，遂即轉身步入！

佛堂裏靜悄悄的就只剩下了她們兩個人！

朱翠道：「妳看她會見我們麼？」

潘幼廸點點頭道：「她應該會見的，等一會就知道了！」

幾隻八哥兒在瓦簷上嬉戲飛跳戲着，發出刺耳的叫聲，幾縷嬝嬝白烟由香爐裏散發出來，空氣裏沾染着那種淡淡的香。

朱翠緩緩站起身來，走向敞開的門扉，看着堂前盛開的黃菊和海棠，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寧靜感覺，又像是無限的落寞——想到了自身當前的處境，母親弟弟的下落，只覺得無限空虛……

人生是多麼的無聊……

——她腦子裏這麼想着，一雙翦水瞳子却被牆角一朵盛開的海棠花吸住了。

潘幼廸悄悄來到了她的身後，微微笑道：「妳在想什麼？人生苦短，還是想開一點才活得舒服！」

朱翠回轉過身來，接觸到她的一雙眼睛！

「廸姐，」她十分苦澀的道：「最近我常常在想，人生的快樂到底在那裏？」

「就在妳自己的心裏！」

「可有我的心很少快樂過！」

「唉！」潘幼廸伸手指了一下那朶盛開的海棠花，「就像這朶花一樣，要在完全無助寂寞的情況下盛開……必要的時候何妨『孤芳自賞』！」

朱翠吶吶的重覆着「孤芳自賞」四個字！

「對了！」潘幼廸微微瞇起了眼睛，臉上籠罩着太多的神秘：「與人相處之樂固然是可貴，只是那種快樂得來不易，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而眞正屬於自己的快樂，却在自己的內心，那要看妳去怎麼捕捉了！」

——她在說這幾句話時，顯然已不像是一個未出閣的少女；倒像是個飽經憂患；折磨、刦後餘生的哲士了。

「我們的一切固然不儘相同，但是內心的感觸却很多相似……」

——潘幼迪緩緩的接下去道：「——特別是一個拿刀動劍的江湖女子，在這個年頭裏所遭遇到的壓力……那是十分沉重，這一點妳和我應該都會感覺得到！」

她緩緩的嘆了一口氣，接下去道：「我們都太要强了，其實作一個弱女子有什麼不好！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自有她的福氣，而我們……」

朱翠一笑道：「我們是爲女人爭一口氣呀！」

潘幼迪點點頭道：「不錯，是爭了一口氣，可是我們的收穫又在那裏……？」

「我們還年輕！」反倒是朱翠的口氣變了：「未來的事誰又知道呢？」

潘幼迪看了她一眼，輕輕拍了一下腰間的刀，道：「有一天眞能放下了這個，才能談得上快樂，就像這個妙眞老尼姑一樣……」

「阿彌陀佛——」

——一聲佛號响自佛堂，陡地使得二女吃了一驚——回身看見了方才帶領二女入門的那個老比丘尼。

老尼姑臉上顯現着難有的恭敬，雙手合十拜道：「多有慢待，敝庵主有請！」

說完再拜了一下，才回身前導。

二女對看一眼，遂即跟隨她身後緩步出佛堂。

佛堂外是一道蜿蜒長廊，原來木色的柱子襯着乾枯茅草的頂子，顯示着幾許秋的蕭瑟——

兩個小尼姑正持掃帚在廳子裏打掃着地上的落葉，看見二女來到，都不禁好奇的停下來向二人注視着，滿臉希罕不解，却又顯示着一些羞澀。

走出了這道蜿蜒的廊子，跨進了另一個院落，只見半池殘荷，幾乎佔滿了整個院子，却在濱池之畔，搭建着一個圓頂草舍——

一個白面細眉，形容消瘦的中年女尼，正自站立在舍前，朱翠立刻猜想着這個人當就是那個人稱「青霞劍主」的李妙眞了。

就外表看來，她大概在五十二三歲之間，除了前額上有兩道淺淺的皺紋之外，其它各處倒不顯著——她身子很高，素履白襪，腰間緊緊繫着一根杏黃色的絲絲，兩隻白瘦的手，手指細長，骨節處凸出，尤其顯得「力」的感覺。

「失迎失迎——二位，貴客請裏面用茶。」

一面說，她側身讓路，把二女迎進了草舍。

老比丘尼獻上茶後，李妙眞輕輕揮了一下手，前者恭敬合十一拜，遂即退下。

李妙眞一雙細長的眼睛在朱翠身上一轉，落向潘幼迪道：「想不到潘施主會突然光臨，眞是難得，這位朱施主的大名，貧尼也是久仰了！」

朱翠含笑道：「前輩太客氣了，我與廸姐突然來訪，打攪了庵主的淸修，還請不要介意才好。」

這位有「青霞劍主」之稱的武林名宿，聆聽之下含笑道：「施主太客氣了，這幾天，我風聞江漢道上有武林中人出沒鬥殺情形，莫非二位施主也不甘寂寞，來此參與一番麼！」

潘幼迪冷冷的道：「我們身當凡人自然免不了俗事的干擾，那裏比得庵主妳跳出凡塵之外，對於任何天下大事，皆可充耳不聞，來得個心頭清靜！」

青霞劍主微微一笑道：「潘施主責備的甚是，這就是出家人的難處了——」

潘幼迪淡淡一笑，引開話題道：「三年前不告而退，庵主妳還怪罪我麼！」

「阿彌陀佛——」青霞劍主雙手合了

一下十，吶吶道：「貧尼從不敢怪罪施主，倒是施主對我不罪，這次還惦記着我，巳令我十分高興了！」

潘幼迪道：「在庵主駕前不便說謊，今天我們連袂來訪，是求庵主爲我們姐妹治傷來了。」

「是麼？」

青霞劍主輕輕挑動了一下細長的眉毛，道：「二位施主功術均臻極流境界，還有什麼能勞動貧尼效勞之處？倒是令我不解了！」

潘幼迪淺笑道：「庵主太誇獎了，說到功術之境流，還有待庵主上評才能鑑知，……我們身上的傷却是眞的，想難逃庵主法目一瞥便知！」

青霞劍主微微含笑，徐徐點了一下頭道：「那一年貧尼在西普陀拜見令師雷閣主，經她傳授了許多內功菁華，至今受用不盡，令師神仙風姿，現仍記憶不忘，觀之施主談吐風采，倒與令師有幾分酷似，令師近來可好？」

潘幼迪點點頭苦笑道：「我倒有幾年不見她老人家了，不過想來一定很好。」

青霞劍主一雙細目遂即轉向朱翠道：「施主身上的傷勢，雖屬皮肉之傷，看來也是不輕，貧尼這裏正有自煉的外敷藥膏，倒也靈效，事不宜遲，請隨我到裏面房間去看看吧！」

朱翠自一見這位庵主，內心即對他存有好感，對方既有這番好意，當然只有拜領，當下看了潘幼迪一眼，點頭道：「我先進去了！」遂即與妙眞女尼轉入後面禪房。

這間房子裏佈滿了佛經，正中橫有一方竹榻，一面臨窗，窗扇敞開，面對着一抹秋山，另一面竹架上置滿了各式瓶瓶罐罐，一隅置有佛家打坐用的一個大蒲團，環境十分清靜，除此之外，倒看不出什麼奇特之處。

朱翠在「青霞劍主」妙眞老尼的禮讓下，就在正中竹榻上坐下來——

妙眞女尼微微頷首道：「姑娘不要見外，這裏沒有外人，儘可能脫下衣衫，容貧尼細細察看後，爲妳上藥療治，」遂又道：「如果我沒是看錯，姑娘大概傷中左面腹脇地方可是？」

朱翠心裏一動，含笑點頭道：「前輩判斷不差，我正是傷在那裏，昨天很痛，今天像是好多了！」

說話時，一面褪下上衣。

妙眞女尼亦動手帮忙，爲她解開了裏面中衣。

雖然同是女的，朱翠亦很不習慣，只覺得臉上陣陣發燒，再者她們到底是第一次見面，雖然由潘幼迪處知道了她一個大概，到底以前未曾相識，也不能對她過於相信。

——由於有了「鎭武將軍」常氏父子的出賣此一教訓，朱翠實在不敢再輕易對人相信，眼前這個慈眉善目的女尼姑，雖是出諸俠心義舉，看來也不能對她失之大意。

是以在妙眞女尼與她動手解衣的當兒，她却暗蓄眞力於右臂，以備在萬不得已必要之時，猝然出手，向對方施以攻擊。

朱翠的這番小心，顯然是多餘了。

妙眞女尼確實發諸善心，只看她那一雙出諸愛心的慈善眸子即可知道了。

「姑娘不必內蓄眞力，這裏不會有外人……」說時她臉上帶着微微的笑容：「這樣對妳的傷勢也沒有好處！」

朱翠心中一驚，臉上不禁微微發紅，這才知道這個女尼姑果然大不簡單，心中暗愧，遂即收歛了內蓄的眞力。

是時妙眞女尼巳解開了她繫在傷處的布帶，眉頭微微皺了一下，冷冷的道：「是什麼人對妳下的手？」

朱翠道：「是——傷的要緊麼？」

「嗯！」妙眞女尼徐徐的道：「姑娘眞是有福的人，來的恰是時候，如果再晚上一天，毒勢一發，只怕是華陀再世，也難救得姑娘性命了！」

「啊——」朱翠吃了一驚：「毒！」

妙眞女尼一面緩緩站起來說：「姑娘莫非還不知道？」

朱翠站起來道：「前輩是說，對方兵刃上餵有毒藥？」

妙眞女尼微微頷首道：「詳細情形我不知道，不過傷處聚有劇毒，却是一看即知！」

朱翠心裏打了個冷戰，頓時怔在了當場。

妙眞女尼道：「由毒性上看，這種毒是難得一見的『九品紅』！」

朱翠心裏又一驚，緩緩坐下來，苦笑道：「是九品紅，這麼說是沒有救了？」

妙眞冷冷一笑道：「那還不一定！」

朱翠因過去由海無顏嘴裏聽過「九品紅」其名，知道這種毒性的厲害，是以乍聽之下，立刻覺出了不妙，可是眼前的妙眞女尼却並不這麼認爲，一時大大令她不解。

妙眞女尼這時自藥架上拿下了一個竹質小箱，打開箱子裏面有一套銀光閃爍的銀器，一眼之下約計有銀刀、銀剪、銀針、銀鉢等……

「姑娘先忍忍痛，待我將妳傷處毒囊破開，吸出毒汁，再與妳說話不遲！」

朱翠點點頭：「庵主只管動手，這點痛我還忍得住！」

說話時妙眞巳動手把幾枚銀夾緊緊在她傷處附近夾住，同時指尖頻翻，一連點了她三處穴道，朱翠頓時只覺得半身一陣發麻，爲之動彈不得！

朱翠心裏一驚，想張口說話，無奈對方所點中的穴道之一，牽聯的有發聲的啞穴，是以暫時作聲不得，這時如果妙眞女尼心存歹意，只在舉手之間即可制其於死地，她懷着無比的驚懼，打量着眼前這個女尼，倒要看看她如何施展。

眼前妙眞女尼却是有條不紊，即見她迅速取出了幾根上有藥引的細細銀針，一連在朱翠傷處附近插入，又自藥瓶內取出了一些淡黃色的藥粉輕輕在她傷處洒下。

朱翠原以爲不會有什麼太大痛楚，那裏知道一俟對方這些黃色藥粉洒下之後，頃刻之間，有如千蟻附體，簡直是噬膚蝕骨之痛，一刹間只痛得他全身連連戰抖，其痛楚爲她生平僅見，朱翠那麼堅强的人，亦感到有些克制不住，設非爲半身轉動不了，只怕要倒了下去。

所倖這一陣難當的切膚蝕骨之痛，並



沒有持續很久，然而在朱翠感覺裏，却巳有再也忍耐不住的感覺。

——就在她萬難忍受，開口大叫的一刹，驀地身上痛楚大消，全身穴路亦爲之一時大暢，她的刺耳叫聲，更像是衝破雲霄一般的淒厲，爲之爆發而出！

一枚小小的紅色透明血珠，倏地自傷處滾出，落入女尼手上的一面銀盤之內！

「阿彌陀佛，姑娘妳巳無碍了！」

——嘴裏一面說着，妙眞女尼遂即把朱翠按得坐了下來。

却見門簾微閃，潘幼迪巳經現身在眼前！——

「怎麼了？」一面說着慌不迭的閃身眼前，待看清了眼前一切之後，她才不禁爲之鬆了一口氣！

妙眞女尼看了她一眼，微微含笑道：「這位朱姑娘敢情練有『三元內功』，無怪中氣如此之足，這一聲吼，眞有直上九天之勢，想必有此一衝之力，穴路均巳自解了！」

朱翠不禁面現羞窘，當下試着站起來運動了一下，果然百骸舒適，就連脇間的傷痛，亦渾然不覺了，一時大感驚異，頻頻向妙眞女尼稱謝不巳！

潘幼迪亦好奇問故——

妙眞女尼才道：「這位朱姑娘大概以前服用過這類毒藥的解藥，是以身上毒性一時未能擴散開來——」

說時她偏過頭來，轉向朱翠道：「是麼？」

朱翠忽然想起前此在船上，初遇海無顏時，承他賜了幾粒藥爲解救施女新鳳的靈藥，自己亦曾服下了一粒，原意爲防止曹羽的再次施毒，却沒有料到事隔二月之後，竟然會在此意外的救了自己一命，却是當初始料非及！

當下微微點頭道：「庵主這麼一提，我倒是想起來了，以前我確是服過這類劇毒的解藥，想不到事隔兩月，藥性依然有效！」

妙眞女尼含笑道：「這就對了。」

一面說，她乃將手上銀盤高高托起道：「二位請看，這就是飽含九品紅劇毒的毒珠，如非這位朱姑娘事先服有靈藥，就算她內功再是精湛，可以閉氣聚毒於一時不發，却萬難挨過二十四個時辰！我原以爲姑娘只憑內功護體，使其不發，後來才知原來服有解藥！」

微微一頓，她臉色十分沉着的道：「不過，話雖如此，却也十分危險了！」

說話之間，即見盤中毒珠，忽然自行破開，渲染出一片紅色汁液！

頃刻之間，那面銀盤內巳沾滿了毒液，原本是銀光閃爍的盤面，瞬息之間變成了一片烏黑，並有一片淡淡的粉紅色烟霧，緩緩向空中昂起！

三人均是行家，不待彼此招呼，各人均閉住了呼息！

妙眞女尼就手拿出來一具精巧的打火器，叭叭的打出了一團火焰，這團火焰一經與空中淡紅色烟霧接觸，頃刻間燃成了一團碧色火焰！

隨着漸漸散出空中的淡紅色烟霧，這團碧火一直連續不停的燃燒着，最後直到烟消火盡。

妙眞女尼放下了手上的盤子，各人才恢復了呼息！

朱翠驚嚇道：「好厲害的毒呀！若非庵主高見，我還不知道呢！」

妙眞道：「貧尼三十年前，爲一仇家所陷，那人在當時即爲一施毒高手，但命不該絕，爲一空門異人所救，自那次以後，那位異人並賜我一部解毒眞經，內擧當今人世各門劇毒之毒性，以及解救之方法，貧尼在此一道上，曾下過多年研習之功夫，十數年來持以濟人，倒也結了不少善緣！」

朱翠由是重新向她稱謝道：「若非庵主施以妙手，後果眞不堪設想，庵主實在是我救命恩人，請受我一拜！」

說時便待向妙眞女尼拜下，却爲後者雙手托住——

「這就不敢當了，姑娘不要客氣，還請坐下說話！」

再次坐好之後，妙眞遂即爲她敷上了淺淺的一層黃色藥膏，內舖以數片桑皮，用白棉布緩緩包紮，遂即大功告成！

潘幼廸十分折服的道：「我只當庵主一身武功劍法了得，現在看起來，敢情妳還精於醫道，眞是我們萬萬不能及的！」

妙眞女尼目光向她一轉道：「姑娘太客氣了，前此貧尼遲遲不肯應姑娘之請出手與妳論招比試，便是貧尼有自知之明，觀濤閣武學天下見重，貧尼萬萬不及！」

潘幼廸一笑道：「未經比試，庵主又怎麼知道不及呢，庵主如有意，我倒願向妳隨時請教——」

妙眞女尼輕輕噓了一聲，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姑娘又在重施故技，迫我佛前現醜了——」

她鼻中冷冷一哼，緩緩接道：「姑娘這番激將，對貧尼來說，實在是白費了心機——慢說是姑娘與我素稱交善，即使是貧尼昔年的仇家上門，也只怕再難激起我爭强好鬥之心了！」

朱翠一怔道：「這麼說庵主莫非今世巳不再談武了？」

「那倒也不是……」

說時她與潘幼廸彼此俱都坐下來——

妙眞女尼緩緩招手，指指壁上道：「這就是貧尼昔年慣用的那口『玉池』寶劍，五年前把它高懸在壁時，至今日確實沒有再摸過它一次！」

潘幼廸道：「那又是爲了甚麼？」

妙眞女尼一雙細長的眼睛，微微合攏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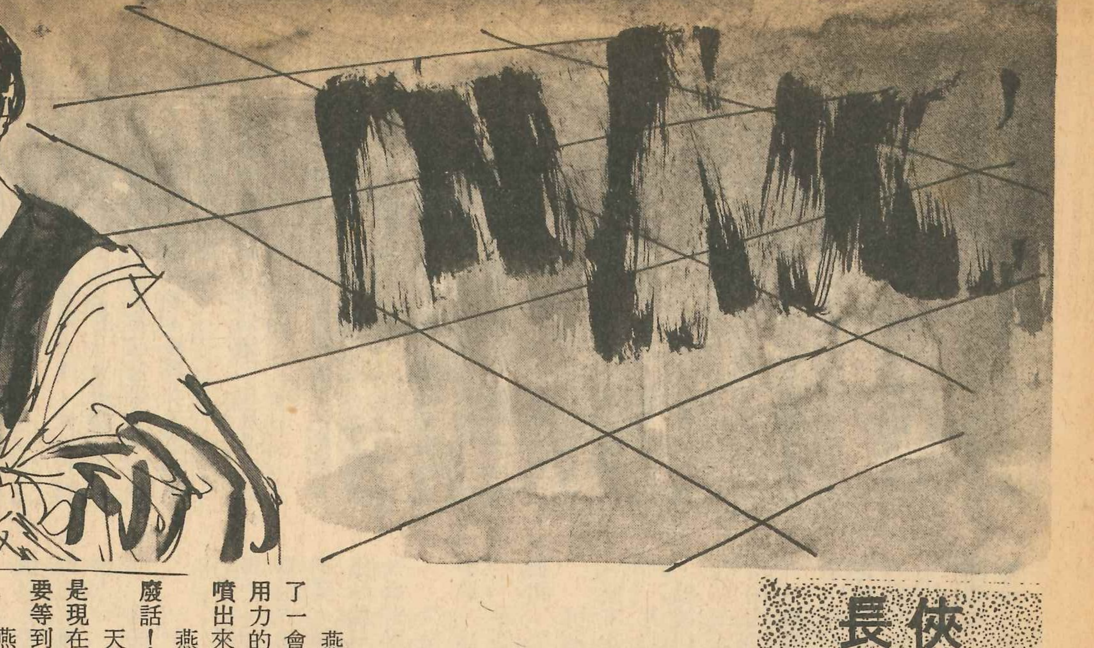
半晌，喟然嘆息道：「這就是二位姑娘所不明白的了，妳們應該知道人的一生是很短暫的，就貧尼而論，我的前半身，不幸捲入江湖武林，巳經浪費了我太多寶貴時間，後半身雖有向佛之心，却仍然念念不忘武學之進討……」

輕輕一嘆，她眼睛轉向潘幼廸道：「……這就是我爲什麼千里迢迢的走向金陵，蘇州，甚至於上普陀，進謁令師，目的就是一探深奧的武學之秘……」

潘幼廸道：「妳這麼做並沒有錯！」

「錯了……」老尼姑微微搖着頭道：「對於一個巳經身入佛門中的人來說，的確是大錯特錯了！」

（未完）



俠義奇情
長篇連載






# 天蠶變

黃鷹·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傅玉書瞞騙燕冲天，誘帶他進入逍遙谷內，即遭天帝、風雨雷電等人的夾擊，傅玉書佯作和燕冲天一齊力拚逍遙谷的人，鬥至燕冲天眞氣提不起時，傅玉書認爲時機已到，一掌霹靂掌突然拍在燕冲天背上，燕冲天至此才醒悟到傅玉書是個叛徒，天帝此刻得意了，人們正在恣意的又挑又踢燕冲天之時，天帝却出聲喝止，大家忙問何故，原來天帝意欲慢慢地來折磨燕冲天，以報他被囚在寒潭廿年之深仇大恨，此時燕冲天早已奄奄一息……

## 眞相無可掩　毅然鬥無敵

燕冲天咬着牙齦，一聲不發，天帝等了一會，冷笑道：「你應該想得到的！」用力的猛一搖，只搖得燕冲天一口鮮血又噴出來。

燕冲天喘息着道：「要殺只管殺，少廢話！」

天帝桀桀怪笑。「我會殺你的，却不是現在，最少——」一頓才接下去。「也要等到二十年之後！」接又大笑起來。

燕冲天也就在笑聲中昏迷過去。

× × ×

也不知過了多久，燕冲天才從昏迷中醒過來，立即發覺手脚都鎖上鐵鍊，酸痛無力，幾條主筋都已給挑斷，雙脚更浸在一個水潭中。

再看清楚周圍的環境，不由苦笑。

那個水潭並不是寒潭，却佈置得與武當後山那個寒潭差不多一樣。

一陣怪笑聲即時傳來，燕冲天抬頭望去，就看見天帝高坐在水潭上的一方巨石上。

他笑得就像是一個小孩子，雙手不停的亂拍，笑問道：「老匹夫，這可像武當山上那個寒潭？」

燕冲天悲憤之極，緊咬牙齦，一聲也不發。

天帝笑接道：「你千萬不要太生氣，否則氣死了的話，可就浪費我們的一番心血了。」

燕冲天索性垂下頭去。天帝又說道「我現在就是燒香拜佛也要求你多活二十年，好讓你知道我在寒潭中，過的是樣的日子。」

他右手一抄，就多了一條鞭子，「哨」一聲，毒蛇一樣凌空飛下，疾抽在冲天身上！

燕冲天被抽得混身一震，鞭落處，開肉綻，奇痛徹骨，他却是一聲也不發咬牙苦撐。

天帝鞭下如雨，十來鞭抽下，燕冲已衣不蔽體，混身鮮血。

「老匹夫，你也有今天！」天帝再鞭抽下，大笑着站起身子，將鞭拋在石上，道：「今天就到此爲止，明天我再來好好的侍候你！」

燕冲天霍地抬起頭來，瞪着天帝，眼中彷彿有火在燃燒，天帝看在眼內，更加得意，背負雙手，往外走去，大笑不絕。

燕冲天目送天帝去遠，又垂下頭去，悲憤欲絕，想到困在這地方，不知何時見天日，再想到倫婉兒的安危，更就心亂如麻。

倫婉兒自小就父母雙亡，由他撫養，情同父女，傅玉書對他下得這個毒手，當然亦不會放過倫婉兒。

一想到傅玉書的陰險，不由他不爲倫婉兒担心起來，他現在却是自身難保，一切也就祇有聽天由命了。

× × ×

天帝回到大堂，傅玉書已等在那裏，還是那一身衣衫。

越看這個孫兒，天帝就越開心，笑不攏嘴，傅玉書迎上前，道：「爺爺，那個燕冲天處置好了？」

天帝頷首大笑。「這個老匹夫，我最少要他浸在潭中二十年，才能洩得那一口氣。」

傅玉書笑道：「爺爺喜歡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

天帝大笑道：「到底還是你管用，非獨將爺爺救出生天，還讓爺爺一雪被囚寒潭多年的恥辱。」

一頓接又道：「你現在既然已成爲武當派的掌門人，就更加不可錯過這個機會，一定要藉報仇雪恨爲命，要那些武當弟子加緊苦練武功。」

「爺爺是要利用他們攻打無敵門？」

「不錯！」天帝雙手得意的互搓。「到他們與無敵門拚得七七八八，我們才動手，就事半功倍。」

「孫兒也有這意思。」

「所以你暫時必須保持身份秘密。」

天帝目光一寒。「聽說那個姓倫的丫頭也有跟來，現在呢？」

「留在鏢局。」傅玉書偷眼望了一下天帝的面色，心頭一凜。

「這個人留不得，爲避免節外生枝，你還是殺了她！」

「爺爺——」傅玉書欲言又止。

「怎麼，不忍心？」天帝板起臉。

「爺爺，婉兒已經……」

「已經怎樣？」

「總之，求爺爺放過她……」傅玉書跪下去，天帝一怔，怒道：「無毒不丈夫，你這樣心軟，怎能夠做大事，你不殺，爺爺親自去——」

傅玉書怔在那裏。

傅香君亦怔住，她就站在大堂外，每一句都聽得很清楚，燕冲天被傅玉書詭計誘捕這件事她已經知道，也就因此想走來質問傅玉書。

在她的心目中，傅玉書這哥哥一直是個重情重義的人，不會像風雷雨電那麼殘忍。

天帝一頓又說道：「你考慮清楚，那個丫頭是武當派的人，是燕冲天的徒弟，若是她知道你是逍遙谷的人，你就是不殺她，她也不會罷休。」

傅玉書聽到這裏，知道再說下去，非獨無用，而且說不定天帝生氣起來，眞的親自走出將倫婉兒殺掉，他心念一轉，一時故作恍然大悟的道：「爺爺說的是。」

傅香君那裏知道傅玉書的心意，不由露出了鄙屑的神色。

「這才是，」天帝反而洋洋得意。「這件事不宜再遲，你立即趕回去，先殺倫婉兒，再回武當整頓一切。」

傅玉書叩了一個頭，退了下去。

才走出堂外，他就看見傅香君急步走向院外。

「香君——」他連忙追上前。

傅香君充耳不聞，祇顧往前行，傅玉書一怔，飛步追上去，攔在傅香君身前。

香君停下了脚步，冷冷的望着傅玉書，就像是看着一個陌生人的，傅玉書更奇怪。「香君，不認得大哥了？」

香君冷笑，沒有回答。

「才不見兩年，大哥的樣子又沒有甚麼變。」

「樣子是沒有變，心却是兩樣了。」

「哦？」傅玉書似乎還不知道香君在說什麼。

「你這位武當掌門亦未免太心狠手辣了，太薄倖無情了。」香君冷笑。

傅玉書垂下頭去，無限感觸，香君看着他，搖頭歎了一口氣。「看來我是再也找不到從前那個大哥的了，至於你身爲武當掌門，我亦高攀不起。」語聲一落，拂袖而去。

傅玉書怔在那裏，好一會，才拖起脚步往外走去。

他口裏雖然應承天帝回去殺死倫婉兒，心裏却是盤算着如何將倫婉兒送到安全的地方，如何讓孩子生下來。

虎毒不食兒，他雖然心狠手辣，還有人性，還不至毒辣到這個地步。

他一路盤算，總算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却是怎也想不到倫婉兒已經發現了他的秘密，已經離開了鏢局。

× × ×

回到鏢局已經接近黃昏，司馬峯立即將倫婉兒失踪的消息告訴傅玉書知道。

傅玉書本來懷疑是司馬峯已接到命令暗下殺手，但事實證明，並不是那回事。

在倫婉兒的房中，留下了一封信，那正是李武江羣寫給倫婉兒的告密信，傅玉書這才知道，在他與燕冲天離開之前，倫婉兒已經知道他的秘密，也這才明白，當夜倫婉兒的說話態度何以會那樣！

只是李武江羣那封信，此外倫婉兒並沒有片言隻字留下來。

傅玉書一個人在房中坐下，茫然若有所失。

倫婉兒去了什麼地方他雖然不知道，却知道這一生只怕已再無相見之日。

## 九死一生

也是黃昏。

獨孤鳳雲飛揚回到了無敵門總壇，知道她回來，最高興的當然就是公孫弘，獨孤鳳看見他却一些表示也沒有，仍然是那麼冷傲。

再見獨孤鳳帶回來的雲飛揚，公孫弘更就不悅，却又不敢說什麼。

不知怎的，雲飛揚就瞧來瞧去，總是瞧不順眼，方待問，獨孤鳳已說出來。「他叫做小楊，曾經救過我，你找個人好好的招呼他。」

公孫弘立即道：「我們可是一向都不招呼外人。」

「外人？」獨孤鳳的小姐脾氣當場發作。「我帶回來的怎算得外人，有什麼事有我担承。」

公孫弘那裏還敢多作說話，垂下頭，那邊一個無敵弟子已趕來報告門主有請大小姐。

獨孤鳳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動身。

× × ×

夕陽從西窗透入，獨孤無敵背窗而立，整張臉都藏在陰影中。

獨孤鳳在內堂門外看見，脚步已停下，她心高氣傲，最受不得別人說話，一想到可能被獨孤無敵痛斥一頓，那還不大感躊躇。

她想了一會，一咬唇，便待離開，獨孤無敵已向她望來，目光却是那麼祥和。

陽光斜照下，他半白的頭髮閃閃生輝，無論怎樣看來，都只像一個充滿了溫情的人。

目光相接，獨孤鳳不由一呆，無敵即時一笑，却笑得那麼的落寞。

獨孤鳳硬着頭皮走進去，低叫一聲：「爹——」

「你回來了。」無敵又一笑。「外面好玩麼？」

「還好。」獨孤鳳的語聲仍然是冷冷的。

「有時往外面走走也是好的。」獨孤鳳不作聲，無敵接問：「可挨得慣？」

「怎算挨。」獨孤鳳有些不悅，只道無敵在取笑自己。

無敵却接道：「你的脾氣與那個人一樣，好——」語聲已變得有些無可奈何。

獨孤鳳立時有些不安的感覺，無敵笑接道：「爹以後也不會再罵你的了。」歎了一口氣：「人大了，一罵就要走——」一頓，又歎一口氣。

獨孤鳳更覺不安，無敵沒有再說什麼，兩人沉默了一會，還是獨孤鳳開口：「沒其他事了？」

她的頭却垂下來，無敵看着她，無可奈何道：「還在生爹的氣？」

獨孤鳳搖頭，無敵上前去，輕撫着獨孤鳳的頭髮。「可知道爹一直在牽掛着你嗎？」

「爹——」獨孤鳳終於忍不住伏倒在無敵的肩頭上，隨即輕咳了幾聲。

無敵聽着一皺眉。「你受過內傷？」

獨孤鳳頷首。「差不多痊癒的了。」

「是誰下的手？」

「峨嵋派那個管中流！」獨孤鳳猶有餘怒。

「又是那小子！」無敵沉下臉。「總有一天，我要好好的教訓他。」

「這一次幸好那個和尚路過，救了我一命。」

「那個和尚？」

「他沒有留下法號，不過樣子很奇怪，五短身裁，白鬚繞頰——」獨孤鳳說的其實是雲飛揚的謊話。

「難道是……」無敵却若有所思。

「是誰？」獨孤鳳追問。

「他救了你之後又怎樣呢？」無敵反問。

「一聲不發就走了。」

「那就不是了。」無敵搖搖頭。「少林寺的空空僧正是你說的那樣子，不過這禿顱生性好色，絕不會就那麼放過你。」

獨孤鳳嬌靨一紅，無敵接問：「後來又怎樣？」

「一個小伙子路過，拿他家傳的丹藥給我服下，一路照顧我回來。」獨孤鳳嬌笑。「這個人雖然傻頭傻腦，但心腸可眞不錯。」

「你帶了他回來總壇？」無敵皺眉。

「他父母雙亡無家可歸，到處流浪，很羨慕我們無敵門，所以我最後決定，還是帶他回來，也算是報答他救命之恩。」

無敵方待說什麼，獨孤鳳說話又接上。「我已經試過他幾次，武功普通，在醫藥方面倒有些心得，最好就安排在蔡大夫那兒——」

無敵沉吟，獨孤鳳接催促：「爹，你說好不好？我已經答應他的了。」

「既然答應了，那還用問我？」無敵笑笑。「依你的意思去做就是，叫他不要偷懶，說不定，我還會收他做弟子！」

獨孤鳳聽說，也替雲飛揚高興。

× × ×

雲飛揚現在却是無趣得很，公孫弘將他帶到了大堂，立即就向他盤問。



公孫弘也問那個和尚的特徵，問得比無敵還要詳細，雲飛揚回答得並不詳細。

公孫弘越聽越覺得雲飛揚的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却又省不起來，繼續問：「你是那兒人？」

雲飛揚一怔，方待胡亂說一個地方，公孫弘已說道：「你的語聲好像在那兒聽過。」

「哦？」雲飛揚心頭一凜。

公孫弘催促道：「你還沒有回答我是那兒人……」

語聲未已，獨孤鳳已從外面走進，高高興興的對雲飛揚道：「我爹安排你到蔡大夫那兒，還說日後要收你做徒弟，快跟我來……」

雲飛揚立即站起身子，公孫弘亦站起來。「你還未回答我的問題……」

獨孤鳳不悅截道：「他不是犯人，你問那許多幹什麼？」

公孫弘欲言又止，還是沒有作聲，對於獨孤鳳他顯然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畏懼，他目送兩人走出堂外，一肚子的不舒服。

一任他怎樣，却總是省不起在那兒聽過雲飛揚的語聲。

× × ×

蔡大夫又叫做蔡華陀，據說醫術實在不錯，醫德却實在很不好，尤其是好色如命，好財也如命。

他就是因爲好色，開罪了好些正派武林中人，不得已逃入無敵門，要求庇護，獨孤無敵知道這個人的醫術，也知道無敵門需要這種人，所以並沒有拒絕。

入了無敵門，蔡大夫也收斂了不少，他當然不敢在無敵門之內明目張胆勾搭無敵門弟子的家眷，對於獨孤鳳，更就是想也不敢多想。

他年紀並不太大，才不過四十歲，當然還想再活下去，所以表面上一直都規行矩步。

雲飛揚既然是獨孤鳳帶來，他當然不敢怠慢，也不敢要雲飛揚做粗重的工作，只是叫雲飛揚負責登記來看病的人的姓名，所開的藥的份量，再還有就是隨他出外購買藥物。

他買一百兩銀子的藥物，最少也有二十兩到了他的手，雲飛揚跟了他之後，也分到不少銀兩，那是他害怕雲飛揚是獨孤鳳的人，怎也要給雲飛揚一些好處，好使雲飛揚就是看到什麼，在獨孤鳳面前也不敢多作說話。

雲飛揚也不在乎，他最感興趣的還是那些醫案，無敵門的人每一個來看病，蔡華陀都有醫案留下，沈曼君既然在無敵門之內，除非從來都沒有病痛，否則也應該有姓名醫案留下來。

可是他遍查醫案，却一無發現，姓沈的人雖然不少，並沒是一個沈曼君。

他沒有灰心，繼續留意來看病的人，差不多一個多月，總算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小丫環。

那個小丫環叫做月娥，是前來拿藥，雲飛揚要替她記錄，反被蔡華陀阻止，也被她笑說做不懂規矩。

蔡華陀待月娥去後，還叮囑以後月娥再來，要拿多少藥就多少，不用記下來。

可是雲飛揚追問，蔡華陀却不解釋，只說無敵門的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好，不要多管閒事。

雲飛揚雖然口裏答應，心裏却不是那樣想，不過對於蔡華陀與蘇三胡混這件事，他倒是眞的只當作沒有看見，一句話也沒有說出去。

蘇三乃是無敵門護法千面佛最寵愛的一個姬妾，若是給千面佛知道，蔡華陀只怕性命難保。

蔡華陀也知道千面佛的厲害，所以總是揀蘇三下山買脂胭水粉的時候跟着下去，找機會與蘇三在客棧相會。

千面佛一塊面表情變化多端，尤其在殺人的時候，更加多變化，但都是一臉笑容，抽冷子突然一下襲擊，死在他笑面之下的人爲數實在不少。

他雖然一肚子壞水，對於女人却是言聽計從，亦不以爲他的侍妾會背叛他，蘇三的勾搭蔡華陀，雲飛揚也都知道了，他仍然毫不知情。

蔡華陀也就是看準了千面佛這個弱點，他當然是盡量小心，誰也不想給知道，若不是雲飛揚到處都留上心，也不會發現。比起雲飛揚，逍遙谷的無面人，在打聽消息方面更加靈通。

他受命收買無敵門的人做內應，遣派手下在附近小心監視，非獨發現蔡華陀與蘇三的事，還發現雲飛揚已混入無敵門。

但立即採取行動，先在一間客棧捉姦在床，要蔡華陀蘇三二人寫下了一封信，自承罪狀，蓋上手印，藉以要脅蔡華陀做逍遙谷的內應，接從蔡華陀的口中探得雲飛揚的如何得以投身無敵門，却沒有對蔡華陀說出雲飛揚的來歷。

至於雲飛揚混入無敵門的動機，他當然很感興趣，亦沒有向蔡華陀打聽，更不想妄動雲飛揚，只是立即飛鴿傳書，將這個消息分送逍遙谷、武當山。

雲飛揚方面，却是一些也不知道危機已迫近。

另一方面，公孫弘也開始在監視雲飛揚，他始終覺得，雲飛揚的聲音在那裏聽過。

公孫弘的懷疑雲飛揚却是早已在意，他只有步步爲營，盡量避免與公孫弘見面，對於公孫弘回答的問題就更萬分小心。

這些日子下來，公孫弘都一無所得，可是並沒有就此罷休！

幸好他的時間也並不太多，他還找機會親近獨孤鳳，還得陪同獨孤鳳研究如何破解武當派那個北斗七星劍陣。

負責佈陣的當然又是無敵門的弟子，他們所佈的北斗七星陣當然困不住獨孤鳳公孫弘二人，公孫弘日月輪處處留情，獨孤鳳鴛鴦刀却是不管那許多，所以每一天總有十來人扶傷走去找蔡華陀，害得蔡華陀整天忙過不休，也幸好這種傷還不太難應付，雲飛揚人又聰明，一學就懂，蔡華陀這才騰出身來。

雲飛揚人本善良，並不以爲苦，也不理會那許多，誰負傷走來，都一視同仁，却不知道有些獨孤鳳認爲佈陣不力，要他們吃些苦頭，不許別人來救護。

那些無敵門的弟子也知道雲飛揚一片好心，間亦有勸阻，雲飛揚却不管那許多，救人要緊，這終於落在公孫弘眼中。

公孫弘看見大喜，立即着人去通知獨孤鳳，他與獨孤鳳青梅竹馬，當然清楚知道獨孤鳳是怎樣性子，只望獨孤鳳生氣起來，一刀將雲飛揚刺殺在刀下！

連他也奇怪，為什麼自己對雲飛揚竟然會那麼討厭。

×　×　×

獨孤鳳接到報告，果然怒氣冲冲的趕來，公孫弘遠遠看見，由心笑出來，可是獨孤鳳來到面前，他立即又換上一面肅穆之色。

獨孤鳳第一句就問：「小揚真是在替那些人敷藥。」

公孫弘一面點頭，一面道：「我早就說過，這小子根本就不將你放在眼內。」

獨孤鳳悶哼一聲，振吭道：「小揚，你給我出來。」

堂內傳出雲飛揚的聲音，卻應道：「我在替受傷的弟子敷藥，沒空閒。」

獨孤鳳一聽勃然大怒。「我命令你立刻滾出來。」

雲飛揚沒有作聲，獨孤鳳等了一會，便待闖進去，門開處，雲飛揚已無奈何的走出來，獨孤鳳盯着他，又一聲悶哼：「你好大的胆子。」

雲飛揚垂下頭。

「跟我來！」獨孤鳳轉身往外走，雲飛揚只有跟着。

公孫弘看在眼內，一面得色，遠遠亦跟了上去。

×　×　×

出了那個院落，獨孤鳳仍然是一臉怒意，雲飛揚也一直垂着頭不作聲。

獨孤鳳一抬手，折了一簇花，反手擲在地上，終於開口：「無敵門中從來沒有人敢違抗我的命令，你是第一個。」

雲飛揚頭垂得更低，獨孤鳳道：「你是我引進無敵門的，現在你竟然斗胆公開反叛我。」

雲飛揚低聲下氣的道：「我是看見他們痛得要命，不忍心……」

「他們痛與你何干，又不是你痛。」

「我明白，他們所以受傷不得敷藥，是因為你認為他們不盡力。」

「你明白最好。」獨孤鳳霍地停步。

「恕我斗胆直說，他們若是盡力，萬一錯手反將你刺傷，那就死定了，而你只要一個收勢不住，他仍又是死路一條…」

「這些人全都是膿包，死不足惜。」

「錯了，若是沒有他們，無敵門未必會有今天的成就。再說，你這樣動不動就殺人，還有誰敢接近你，到你有危險的時候，又還有誰來救你？」

獨孤鳳冷笑，「這是無敵門的規矩，接到命令而又不盡力……」

雲飛揚截道：「規矩是人定的，怎會不能夠變通？人我是救定的了，充其量救人之後，你一刀將我殺掉。」

「你——你……」獨孤鳳狠狠的瞪着雲飛揚。

「我救他們其實還有一個目的，都是為了你好。」

「你又在胡說什麼？」

「他們很多時與你在一起，若是懷恨在心，所謂明槍易擋，暗箭難防……」

「他們敢。」

「也許是不敢，但一旦有事，一定不會理會你死活。」

「才不要他們理會。」

「無論如何，我這樣做對你都只是有利而無害，我這是關心你……」雲飛揚歎了一口氣。

「為什麼你這樣關心我？」獨孤鳳奇怪。

「我也不明白。」雲飛揚事實是不明白。

獨孤鳳沉默了下來，雲飛揚看看她，又道：「還有，再這樣下去，蔡大夫與我遲早都累死，萬一用錯藥，弄出了人命，蔡大夫與我的聲譽難保就一落千丈……」

獨孤鳳忍不住「噗哧」的笑出來。「算你懂得說話，但你小心，總有一天，我連你也砍傷，到時倒要看看你如何替自己敷藥。」

語聲一落，轉身就走，雲飛揚目送她遠去，怔在那裏。

那邊公孫弘也怔住，他就是最愚蠢，到現在也應該看出獨孤鳳對雲飛揚特別有好感的了。

他怔在那裏好一會，終於轉身舉步，那刹那之間，他眼中射出了森寒的光芒，看樣子顯然又有些打算。

雲飛揚沒有留意公孫弘的存在。

×　×　×

回到藥堂，另一個無敵門的弟子已經在等着，看見他進來，就嚷道：「快給我看看！」

他拉起袖子，伸出老大的手臂，雲飛揚一看，並沒有看出什麼，再看，那個弟子已大叫：「你這是幹什麼的，我手臂挨了幾棍，筋骨都快要斷了，你還什麼表示也沒有。」

雲飛揚忙走過去接住那個弟子的手臂，那個弟子立時又嚷起來：「你這麼用力，是存心要我變成殘廢，你也不打聽打聽，我曹豹是什麼人。」

雲飛揚壓根兒就沒有用力，給罵得怔在那裏，曹豹接罵道：「我要你的命！」那隻筋骨都快斷的手一翻，就拉出一柄刀來，旋即跳起身子，揮刀追斬雲飛揚。

那隻手運刀如飛，那裏還有絲毫傷痛的樣子，雲飛揚也是聰明人，立時知道是什麼一回事，雙手抱頭，急急奔了出來。

他閃避得看來也很狼狽，連滾帶爬的，好容易閃開曹豹的三十六刀亂斬。

曹豹窮追不捨，追着雲飛揚，揮刀亂劈。

雲飛揚一路大叫停手，大叫救命，跌跌撞撞的向後花園那邊奔去。

花徑假山後人影一閃，公孫弘現身出來，他盯着雲飛揚，一面的疑惑之色，從雲飛揚閃避的動作看來，完全不像會武功的樣子。

他仍然追了上去，看準機會，突然一揚手，一支飛刀疾射雲飛揚的右胸。

雲飛揚那刹那正倒退着閃避，跌跌撞撞，那支飛刀眼看就要打在他的右胸上，他的身形卻正好及時一偏，飛刀立時變了射在他的右脅下！

他連人帶刀立時倒了下去，曹豹不由得一呆，收住了勢子，那知道雲飛揚立刻又爬起身來，飛刀卻留在地上。



公孫弘方自暗呼不好，傷了雲飛揚不知道如何向獨孤鳳交待，看見他爬起身子，反而怔住，那邊曹豹大吼一聲，又揮刀向雲飛揚砍去！

雲飛揚倉皇轉身，又往前奔，他看來就像是已嚇得意亂心慌，步伐有如醉酒般，好幾次要跌倒，但結果又穩住了身形，曹豹的刀幾次斬在他身上，但始終差那少許落空。

他追着雲飛揚，穿過了兩重院落，終於追近去，把握機會，大吼一聲，一刀斬了下去。

這一刀眼看就要將雲飛揚斬開兩爿，突然橫來一刀，將那一刀架住。

橫來的是一柄狹長而精巧的刀，一見這柄刀，曹豹的心便涼了半截。

刀現人現，正是獨孤鳳，她尚未開口，曹豹已跪了下去。「大小姐……」

獨孤鳳面色一沉，叱道：「你這是幹什麼？」

雲飛揚插口道：「這個人不知為了什麼，一定要殺我，由藥堂一路追殺我到這裏！」

獨孤鳳「哦」的一聲，目注曹豹道：「我看你一定是奸細……」

曹豹大吃一驚，慌忙分辯道：「我不是奸細，這不關我的事。」

下面的話尚未接上，公孫弘已從一旁竄出來，大喝一聲：「住口……」

曹豹一見公孫弘，喜形於色，「公孫堂主，你……」

「我叫你住口！」公孫弘冷截。

獨孤鳳目光一轉。「師兄，這到底是什麼回事？」

公孫弘道：「這小子方才喝多了幾杯，失去常性。」

雲飛揚插口道：「他那裏有……」

公孫弘又截口道：「這裏那到你來說話。」

雲飛揚慌忙住口，獨孤鳳不知道那許多，只顧斥責。「大師兄，你怎能如此縱容下屬，借酒行兇，依門規……」

公孫弘道：「回去我一定會好好的處罰他！」一手抓住曹豹的衣領。

曹豹嚷起來：「大師兄，千萬不要……不要……」

公孫弘斷喝道：「你還多說話，我先將你的舌頭割下來！」也不再多說什麼，拉着曹豹就走。

獨孤鳳不由自主的伸手將雲飛揚扶起來，雲飛揚受寵若驚，忙謝道：「多謝大小姐救命之恩。」

獨孤鳳冷笑一聲，放開手，「我方在後悔。」

雲飛揚一怔。「後悔？」

「我不是說過，要看你怎樣替自己醫傷敷藥？」

雲飛揚只有苦笑，獨孤鳳接道：「不是說，你也有幾下子。」

雲飛揚苦笑道：「若是真的有幾下子，又怎會落到這個地步。」

獨孤鳳心念一動，道：「爹說過收你做徒弟，回頭我去問問他要待到什麼時候，練好了武功，就不怕別人欺負你了。」

雲飛揚只有點頭。

獨孤鳳一直將他送回藥堂，正遇那個丫環月娥來拿藥，獨孤鳳立即將月娥拉到一旁，也不知月娥對她說了什麼，到月娥離開，獨孤鳳竟然眼淚盈眶。

雲飛揚看在眼內，實在是奇怪之極，獨孤鳳是怎樣的脾氣，他實在清楚得很，到現在為止，他還是第一次看見獨孤鳳變得這樣。

獨孤鳳看着月娥走遠，仍呆在那裏，眼淚始終都沒是滴下，雲飛揚走近她，試探問道：「是月娥令你生氣了？」

獨孤鳳不覺應道：「沒有這種事！」

「哦。」雲飛揚接道：「她是這兒最奇怪的一個，話說是一個丫環，卻連蔡大夫也避忌三分，她就是要什麼藥，也不敢多問，甚至不敢將她的姓名留下。」

獨孤鳳悶哼一聲。「你知道什麼？」

「那小姐一定清楚的了。」

獨孤鳳冷笑。「這些事你還是不要多問的好，以你的身份，在無敵門中，知道得越少命就越長。」

雲飛揚連連點頭，忽有所感的歎了一口氣，道：「我的確是應該少說話，多做事，有一天能夠出人頭地，才可以告慰父母在天之靈。」

獨孤鳳微喟。「你父母是什麼時候死的？」

雲飛揚道：「什麼時候也是一樣，總之，我是想盡一分孝心也不能夠。」

「哦？」獨孤鳳沉默下去。

「大小姐當然要比我幸福得多。」

「這你又錯了。」獨孤鳳苦笑。

雲飛揚奇怪的望着獨孤鳳，獨孤鳳一聲歎息。「在無敵門中，所有人都只知道奉承我，害怕我，沒有人敢對我說真話，也從來沒有人像你這樣不知天高地厚。」

一頓她又道：「我不是你想像的那麼幸福。」

雲飛揚半信半疑地。「門主不是對你很好？」

「其實他從沒有認真照料過我。」

「那你娘……」

「她給我爹關起來，要見她一面，真還不容易。」

「怎會這樣的？」

獨孤鳳又一聲歎息，欲言又止，雲飛揚追問：「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龍鳳閣。」獨孤鳳一頓。「那兒禁衞森嚴，當真是妄入者死，非同兒戲。」

雲飛揚心念一動。「是了，你娘又是姓什麼？」

「她叫沈曼君——」獨孤鳳語聲一頓，反問道：「你問來幹什麼？」

雲飛揚如夢初覺。「沒什麼，我只是隨便問問。」

他進入無敵門以來，明查暗訪，始終都找不到絲毫的綫索，現在反而從獨孤鳳的口中知道了沈曼君的下落。

沈曼君竟然是獨孤無敵的妻子，更令他意外。

獨孤鳳接道：「那個月娥就是我娘的侍婢，平日我只能從她那兒知道一些兒我娘的近況。」

雲飛揚忍不住問道：「你爹為什麼要這樣做？」

獨孤鳳搖頭。「爹不肯說，甚至不許我提及娘的事情，娘也是藏在心中。」

雲飛揚道：「有沒有埋怨你爹？」

「沒有，娘看來不是那種逆來順受的人，這是我最奇怪的地方。」

「會不會是你娘做了什麼對不起你爹的事情……」

「胡說——」這兩個字出口，獨孤鳳就沉默了下去，其實，她一直也是這樣懷疑。

雲飛揚鑑貌辨色，沒有再說什麼，呆望着獨孤鳳。

沉默了好一會，獨孤鳳才回復本來，看了雲飛揚一眼，道：「我這就去跟爹說，你留在這裏不要離開，等我的消息。」

也不待雲飛揚回答，轉身離開。

× × ×

同一時間，公孫弘出現在千面佛居住的院落中。

千面佛正在樹下喝酒，却才是開始，並沒有醉意，一看見公孫弘走來，喜出望外，大笑道：「我正少個酒伴，你來得正好。」

公孫弘搖頭。「我是有事，想請教佛兄。」

「有什麼事喝完酒再說。」千面佛一只酒杯遞了過去。

公孫弘將杯推開。「這件事是很要緊的，佛兄暫時將杯放下。」

「哦？」千面佛有些詫異。「到底什麼事？」

「以我們知，佛兄對於各門各派的身法都甚有研究。」

「別給我灌迷湯，自家人，有話直說就是。」

「我是想知道，在閃避的身法中，有沒有一種跌跌撞撞，樣像醉酒，又像隨時要跌倒的身法？」

「你這樣只是口說，我如何明白？」千面佛沉吟着道：「你若是記得，還是做一次給我看看。」

公孫弘一聲「好」，就記憶所及，將雲飛揚閃避曹豹的長刀亂斬，及閃避自己飛刀一擊的姿勢施展出來。

千面佛越看神色越凝重，到公孫弘停下，沉聲道：「這只怕就是病維摩步。」

公孫弘追問道：「大師，你是說什麼步？」

「病維摩步，」千面佛沉吟着道：「那本是取意天女仙花，維摩不染，是少林派七十二種絕技之一，却早已散失，一直到三十年前，才再在武當派出現，已成了武當的不傳之秘。」

公孫弘「哦」的一聲，一個念頭就像是閃電一樣在腦海上掠過。「原來就是當日在武當山下擊敗管中流，救了我們的那個黑衣幪面人！」

千面佛奇怪道：「你在說那一個？」

「小揚！」公孫弘雙手緊握着拳。

千面佛又是一愕。「你說小揚懂得病維摩步？」

公孫弘自顧嘟喃道：「難怪聲音好像在那裏聽過，這小子——」他怒氣冲冲的轉身奔出。

「你要去那兒？」千面佛急亦追出。

「去見師父！」公孫弘語聲未巳，人巳翻過院子那道高牆。

× × ×

獨孤無敵也在喝着酒，喝得並不多，倒是揑着酒杯的時間多，在他的面前放着一封信。

獨孤鳳奪門而入，他才將那封信一摺，隨將杯放下，笑笑道：「鳳兒，你來得正好。」

獨孤鳳順口問道：「什麼事？」

「那個小揚，你找他到大堂見我。」

「爹是要收他做徒弟？」獨孤鳳喜出望外。「我趕來正是要問爹什麼時候才教他武功？」

說着轉身又奔了出去，獨孤無敵只是笑，將信拿起再一摺，放入懷中，然後站起身子。

× × ×

大堂是獨孤無敵平日會見客人，與下屬商議大事的地方，他也是在這個地方宣佈收公孫弘爲徒弟。

除了公孫弘之外，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收過第二個徒弟，所以獨孤鳳也有些意外，只恐無敵反悔，忙將雲飛揚找來，也所以，無敵才坐下不久，獨孤鳳就帶着雲飛揚到了。

入無敵門以來，這還是雲飛揚第一次面對獨孤無敵，自難免有些緊張。

他實在完全沒有意思拜獨孤無敵爲師，所以混入無敵門，也只是爲了要尋找沈曼君。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不由他不担心起來，担心不知道如何了結。

獨孤無敵仍然是一面笑容，雲飛揚反倒手足無措。

「他就是小揚了。」獨孤鳳忙推雲飛揚一把。「還不快叫門主。」

「門主萬福——」雲飛揚只有將獨孤鳳方才在路上教他的說話禮儀照搬出來。

「好。」無敵目光垂下。「聽說你救過鳳兒一命。」

「那也是托門主的鴻福。」

「說得好。」無敵笑問。「你要學無敵門的武功目的何在？」

「小人自小被別人欺負，希望能夠學到一招半式，在別人面前也抬得起頭。」

「有志氣。」無敵目光一轉。「鳳兒要我收你做徒弟……」

話口未完，一個語聲突然傳來。「師父，這個人萬萬收不得。」

公孫弘應聲奔馬一樣奔進，獨孤鳳一見，怒氣又湧上心頭。「師兄，你又來搗蛋。」

公孫弘脚步一頓，振吭道：「這個人是內奸，他其實身懷絕技。」

雲飛揚一怔，獨孤鳳立即叱道：「胡說。」

「師妹，你可知道他就是當日在武當山下打退管中流那個幪面人？」公孫弘戟指雲飛揚。

雲飛揚傻了臉，獨孤鳳雖然奇怪公孫弘這樣說話，仍然叱道：「你就是只懂得胡說八道，他一些武功也沒有，方才險些就給你的人亂刀砍殺。」

公孫弘訥訥道：「他……方才……」

「你以爲我眞的不知道那個拿刀的是受了你的指使，因爲你是大師兄，小揚又沒有受傷，才沒有與你計較，你還來……」

「師妹，我是說眞的。」公孫弘滿面



通紅。「他眞的就是那個幪面人，你難道沒有發覺他的聲音是那麼相似？」

獨孤鳳一呆，顯然到現在才省起這件事。

公孫弘接道：「方才我叫曹豹追斬他就是爲了要將他的武功迫出來。」

「可是他只有逃命的份兒……」

「那是做給我們看的，其實他那樣跌跌撞撞，就是在施展病維摩步，所以曹豹雖然有一身武功，始終傷不到他分毫。」

獨孤鳳看看雲飛揚，沉吟起來，公孫弘轉對獨孤無敵。「師父，病維摩步是武當派的不傳之秘，千面佛對我說得很清楚的了。」

無敵淡笑道：「你以爲師父不知道有這種步法？」

公孫弘搖頭，戟指雲飛揚。「這個人一定是武當派來臥底的。」

「你知道多少？」無敵只是笑。

公孫弘又一呆。「難道師父……」

「我早就知道了。」無敵雙掌突然一拍。那兩邊鐵門應聲「隆」地關起來，雲飛揚回頭一瞥，面色一變。

獨孤鳳亦自變色，喊道：「爹——」

「你站過一旁。」無敵接將收在懷中那封信抽出。「弘兒，你給我讀一讀這封信。」手一揚，那封信有如鐵片般飛出！

公孫弘接在手中，立即朗誦：「武當掌門頑石字示無敵門門主獨孤無敵座下，武當不幸，先代掌門爲叛徒所算，鶴駕西歸，服喪期間，大動刀兵，難免武林同道非議，謹請將決戰之期延至半年之後，門主固明理之人，當無拒絕之理——」

獨孤無敵笑笑。「這是一個好藉口，總不能夠說武當派的人怕死。」

公孫弘接誦道：「至於殺師叛徒雲飛揚，據悉巳易名小揚，混入貴門藥堂之內，不知是另有所謀還是本就貴門中人，懇請從促將此人交出，以正視聽……」

雲飛揚聽到這裏，心頭怦然震動，奇怪之極。嘟喃道：「傅大哥怎會知道？」

無敵笑着問道：「你就是雲飛揚？」

雲飛揚目一抬，一咬牙。「不錯。」

「武當派的人說你殺了青松，你怎樣說話？」

「我沒有！」

「那到底誰是你的師父？青松還是燕冲天？」無敵目光如炬。

雲飛揚不由心頭又一震，對於無敵判斷的準確實在佩服到五體投地，他却是怎也想不出無敵怎會看得這麼透徹。

他沒有作聲，無敵也沒有追問，笑接道：「我却是怎也想不出你混進無敵門有什麼作用。」

公孫弘插口道：「師父，我看他定是要查探你練功的秘密，看如何對付你。」

獨孤無敵淡然道：「說不定。」

「那就更不能放過他，乾脆將他殺掉！」公孫弘日月輪一翻，也不待無敵答覆，大喝一聲，疾衝了過去。

雲飛揚看着他衝來，苦笑了一下，公孫弘人到輪到，交錯切向雲飛揚胸膛。

雲飛揚轉望獨孤鳳，獨孤鳳却偏過頭去，他長歎一聲，身形展開，鬼魅般一閃再閃，公孫弘的日月輪便切空。

「狐狸終於露出尾巴了。」公孫弘大笑，日月輪上下飛舞，連連攻向雲飛揚。

獨孤無敵並沒有制止，只是靜靜在原位觀看。

雲飛揚倒踩七星，在日月輪中穿插，連閃公孫弘七七四十九招，突然一長身，右掌毒蛇般穿入，拍在公孫弘肩頭上。

「叭」一聲，公孫弘被擊得倒退出半丈，一張臉陡然紅到脖子裏去，正待再衝上，獨孤鳳巳衝前，鴛鴦刀出鞘，一指雲飛揚：「小揚，雲飛揚，想不到你是這樣的一個卑鄙小人，欺騙我，利用我混進無敵門！」

她的眼中孕滿了淚水，雲飛揚看在眼內，既歉疚，又難過，歎息道：「我是另有苦衷的……」

「不必多說，看刀！」獨孤鳳刀未出，眼淚巳經流下。

她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對人推心置腹，那知道，雲飛揚却是在利用她，怎能不傷心流淚。

雲飛揚心頭更蒼。

獨孤鳳雙刀終於劏出，雲飛揚只是閃避，沒有還手，一面的無可奈何。

獨孤鳳雙刀雖快，一百另八刀下來，還是奈何不了雲飛揚，她根本就沒有想到雲飛揚是在忍讓，繼續攻前去。

無敵看着突喝一聲：「住手！」

獨孤鳳雙刀一挫。「爹——」

無敵揮手道：「你難道還未看出他一直在相讓，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

獨孤鳳怒極恨極，雙刀往地上一拋，退到那邊牆壁下，忿忿的坐下。

無敵轉向雲飛揚。「好身手。」

雲飛揚看看獨孤鳳，沒有作聲，無敵接道：「我給你一盞茶的時候歇息，免得一會說我們以車輪戰，勝之不武。」

「獨孤門主不愧是獨孤門主。」雲飛揚淡笑。「我不必歇息，你祇管出手。」

無敵大笑道：「以我的身份，即使打敗你，江湖上的朋友，也只會說我是以大壓小。」

公孫弘立即嚷道：「師父，你怎也要教訓他一頓。」

無敵冷截道：「爲師自有分寸。」轉向雲飛揚。「好，我就與你過十招，若是你接得下，隨便離開，這件事亦就此作罷了。」

雲飛揚一怔，道：「一言既出！」

「駟馬難追。」無敵接喝道：「弘兒，與我數！」

公孫弘應聲大喝一聲：「一——！」

無敵身子立即離椅飛出，大鵬一樣，凌空向雲飛揚撲下！

雲飛揚拗雙掌一挫，疾迎了上去，「拍拍」兩聲，與無敵相對一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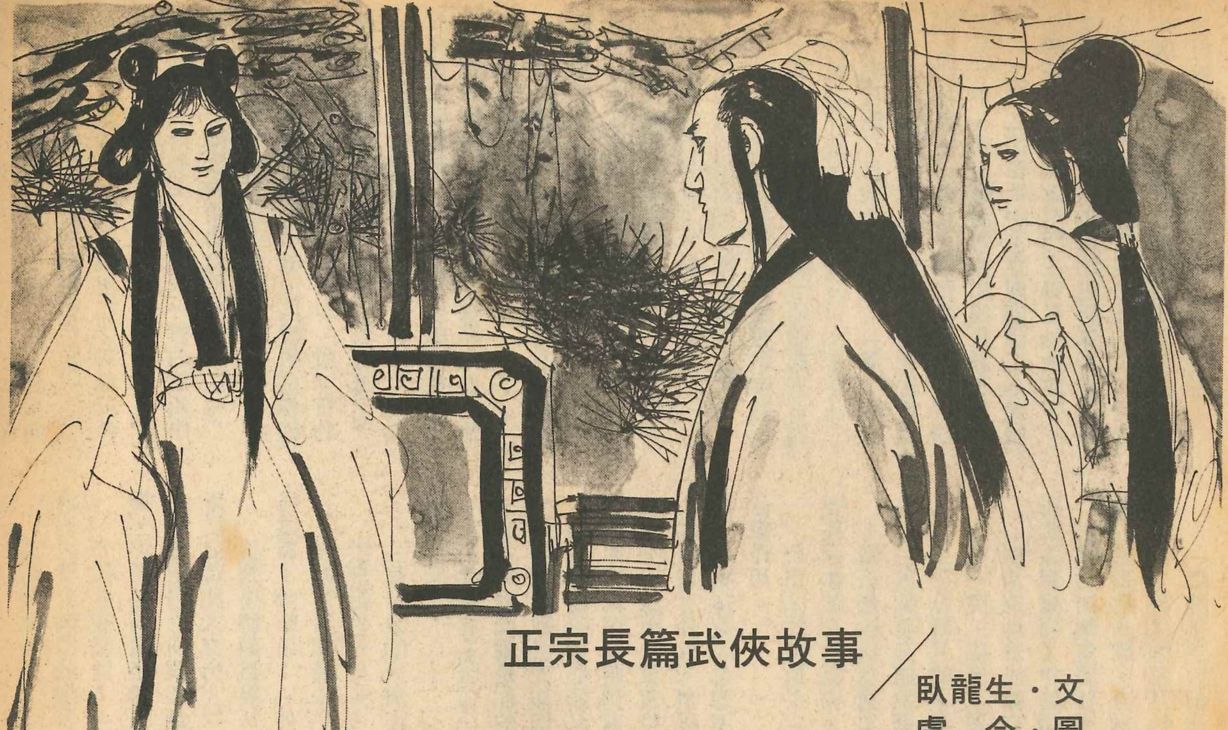
無敵身形一偏，斜裏落下，穩如泰山，雲飛揚亦只是倒退半步，青石階磚上都多了兩個寸許深的脚印。

「果然是一塊練武的材料。」無敵目光一落一抬。「小心了！」身形急進，再拍兩掌。

雲飛揚身形飛閃，手一探，巳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支紅纓槍，獨孤無敵那身形一轉，亦將放在椅旁的龍頭拐杖取過！

雲飛揚人槍急射，一刺十三槍，槍槍都是獨孤無敵的咽喉！

（未完）



正宗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 金筆點龍記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兪彥凡等在通道上被鐵柵所阻，無法前進，無名氏躍上鐵柵探望，竟跌了進去，毫無反應，接着，陰陽叟突然而至，向兪彥凡提出苛刻的條件，雙方相持不下，兪彥凡爲一探鐵柵外情況，乃縱身而上，誰知探身外望，却被一股勁風捲吸下墜，落在一張網上，下面張網之人，將網索收緊，迫兪彥凡棄劍，戴上手銬，才帶他去見造化城主，兪彥凡被困，英雄無用武之地，只好答應，豈料他棄劍後，即被一黃衣女子發針打中穴道，以致全身癱瘓……

## 人死需留名　雁過要留聲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金針刺入了關節之中，自然是不能行動了，用不着試驗了。」

黃衣女子道：「這眞是聰明人不用多說了，你們快些替兪少俠解開網兒。」

濃眉大漢應了一聲，解開了兪秀凡身上的索網。

兪秀凡只覺雙腿有些軟，在兩個大漢的扶持下，才算把身子站穩。

黃衣女子嫣然一笑，道：「快些替兪少俠搬把椅子坐下。」

這時，四個墨色長衫的老人，已然把銅棍收起，那濃眉大漢應聲過來搬過來一把木椅，道：「兪少俠請坐。」

兪秀凡的雙手，就在膝上金針之處，可惜他的雙手已沒有移動的能力，手指雖然碰到了金針，但却沒有法子把它拔出來。

他從來沒有這樣的失望過，這一次，他眞的覺着自己完了。

身上六枚金針，使他完全失去了抗拒的能力，已完全不能自主！

暗暗歎息一聲，目光轉到那黃衣女子的身上，道：「姑娘這金針定穴的手法，果然是高明的很啊。」

黃衣女子道：「兪少俠太誇獎了。」

兪秀凡冷笑一聲，道：「目下，在下已然全無抗拒的能力了。」

黃衣女子道：「看來，一個人的命運，眞是很難預測！兪少俠想盡辦法，混入這裏，而且，滿懷雄心大志，但兪少俠却只怕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個結果。」

兪少俠道：「完全沒有想到，不過，事已臨頭，再說過去，似乎是沒有什麼用了。」

黃衣女子道：「兪少俠，不要這樣絕望，你還有保命的機會。」

兪秀凡道：「哦！」

黃衣女子道：「而且，這保命的機會，還不算太小。」

兪秀凡說道：「姑娘可不可以說的淸楚一些呢？」

黃衣女子道：「很抱歉，我無法給你決定什麼，不過，有人能決定。」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

黃衣女子點頭，道：「兪少俠果然是聰明的很。」

兪秀凡道：「諸位，是否現在就帶我去見造化城主呢？」



黃衣女子道：「兪少俠的意見呢？」

兪秀凡道：「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我想，現在，在下已無法作主了。」

黃衣女子道：「金針定穴之法，只有一個好處，不會傷害人，只要把金針拔下來，兪少俠就立刻可以復完了。」

兪秀凡道：「這眞是一種很好的辦法。」

黃衣女子道：「兪少俠，金針定穴，雖然不會傷害人，但它如不拔出來，兪少俠這一身武功，只怕很難發揮作用了。」

兪秀凡道：「我明白。」

黃衣女子道：「所以，兪少俠還要小妹幫幫忙了。」

兪秀凡道：「那就有勞姑娘！」

黃衣女子蓮步姍姍的行了過去，一揮手，道：「你們退開！」

四個黑衣長衫人應聲退了下去。

兪秀凡驟然間失去了扶持的力量，只覺站立不穩，幾乎要仆倒在地上。

黃衣女子好整以暇的，收起了手中的金針，伸手扶住了兪秀凡。

兪秀凡道：「現在，咱們就去見造化城主麼？」

黃衣女子道：「兪少俠想不想問問小妹的姓名？」

兪秀凡道：「這個麼，我看不用了，反正姑娘也無法決定在下的生死，就算咱們套上了交情，似乎是對在下也沒有帮助，對麼？」

黃衣女子道：「說的是啊！不過，在未見到造化城主之前，小妹至少可以使你多受一些痛苦。」

兪秀凡道：「光棍不吃眼前虧，姑娘準備要在下付點什麼代價呢？」

黃衣女子笑道：「別人都說你兪秀凡是一個不太講理的人，但在下的看法，你好像很和氣嘛。」

兪秀凡心中暗道：造化城主是舉世第一號奸險人物，造化城中的人，在這樣一個奸險人物的領導之下，就算是好人也會變壞。處於此情此境之下，確也不能充什麼英雄，裝什麼好漢，應該和他們動點心機要手段。

心中念轉，口中淡淡一笑，道：「姑娘誇獎了！」

黃衣女子嫣然一笑，道：「兪少俠，聽說你的劍術很高明？」

兪秀凡道：「不錯，在下的劍術還差強人意。」

黃衣女子道：「你還有一點人所難及之處，不知你自己是否知道？」

兪秀凡道：「不知道。」

黃衣女子道：「要不要小妹告訴你？」

兪秀凡道：「請說吧！」

黃衣女子道：「你的人，生的很俊，更難得的一臉書卷氣，沒有一點江湖人的氣息。」

兪秀凡道：「姑娘是眞的誇獎在下呢，還是諷刺在下？」

黃衣女子道：「自然是說的很認眞了。」

兪秀凡道：「這個麼，在下倒未覺得。而且，在下自覺着流氣還很重。」

黃衣女子點點頭，道：「這幾句話麼，倒是說的流氣很重。」

兪秀凡道：「這就錯不了。」

黃衣女子微微一笑，道：「兪秀凡，有很多傳說的話，看來是不可以相信了。」

兪秀凡道：「由來傳言多誤人，姑娘千萬不可相信啊。」

黃衣女子道：「那麼，兪秀凡，可不可以告訴我，你最喜歡什麼？」

兪秀凡笑笑，道：「我最喜歡三件事。」

黃衣女子道：「一個人如是喜愛一件事，就有着終身受用之感，如是一下子喜歡三件事，那眞是大手筆、大人物了。」

兪秀凡道：「好說，好說。」

黃衣女子道：「能不能告訴我，你喜歡的什麼事？」

兪秀凡道：「名。自三代以下，無有不好名者。」

黃衣女子道：「有道理。人死留名，雁過留聲，應該喜歡才是。不知第二件是什麼？」

兪秀凡道：「利！有錢能使鬼推磨，財可通神，神鬼都愛財，在下無法免俗了。」

黃衣女子笑一笑，道：「是，黑眼珠不見得白銀子，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但不知兪少俠喜愛的第三件事，又是什麼？」

兪秀凡笑一笑，低聲道：「女色。美女動人，實叫人難以鎖住心猿意馬。」

黃衣女子笑一笑，道：「兪秀凡，一個受人崇拜的英雄，不應該犯的毛病，你似乎是全犯了。對麼？」

兪秀凡道：「英雄怎麼樣？英雄也是人啊！英雄總不能不吃不穿啊！」

黃衣女子格格一笑，道：「兪少俠，你似乎是想的很開啊！」

兪秀凡說道：「不錯。在下一向是想的很開的人，英雄肝膽，那不過是作給別人瞧瞧罷了。」

黃衣女子道：「對！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兪少俠的想法，和咱們城主頗有相似之處。不過……」

兪秀凡道：「不過什麼？」

黃衣女子說道：「不過，兪少俠如若眞是這麼一個人，似乎是不應該和我們的城主作對了。」

兪秀凡道：「爲什麼？」

黃衣女子道：「因爲，你只是在想想罷了，造化城主却已在開始行動了，我們正在這樣作，而且，作出了很大的成績。」

兪秀凡道：「姑娘，可否說的淸楚些。」

黃衣女子道：「可以。事情很簡單，我們就用你說的方法，建立起這座造化城。」

兪秀凡道：「只此一端，就有這樣大的成就麼？」

黃衣女子道：「自然，還有別的配合。簡明點說，兩句話就可概括，再兩個加上字，就構成了造化城這個組合。」

兪秀凡道：「兩個字，有此等大的力量，想那兩個字，定然是深含玄機了。」

黃衣女子道：「愈是簡明的事，愈是精深，造化城能有今天這個局面，除了深解人性之外，還加上神秘二字。」

兪秀凡淡淡一笑，道：「對！造化城中，充滿着神秘，但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造化城三個字用的太妙。」

黃衣女子點點頭，笑道：「不但是三個字用的好，而且也確然是有了功奪造化之能。兪少俠請想一想經過的地方，那一處不是極盡曲折變化之妙。」

兪秀凡道：「姑娘！造化城主究竟有多少替身？」

黃衣女子道：「這幾句話，就問的不够洒脫了。」

兪秀凡道：「怎麼說？」

黃衣女子道：「造化城主可能有千百個化身，那要看他的需要。」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造化城城主只是一個人了。」

黃衣女子格格一笑，道：「你可是認爲那造化城主，是很多個人，是麼？」

兪秀凡心中暗道：任妳奸似鬼，也被我探

出口風了。

口中却說道：「一個人有此才能，確是非凡了。」

黃衣女子道：「一個人，在揚名立萬的時候，雖然不畏死亡，但在成名立業之後，却要善自珍重。仙道無憑，人生不過短短數十年，自應及時行樂，人人都有此想。愈是聰明的人，覺悟愈快，不過，他們想在心中，不敢說出來罷了。」

兪秀凡心中暗道：這造化城主的厲害，不但是他武功高強，有所成就，他對人性邪惡的一面，瞭解的十分透澈。

而且還能夠擴大運用，掌握了人性中的缺陷，才使這樣多武林高手爲他效命。

不聞兪秀凡回答之言，黃衣女子又開口接道：「兪少俠是聰明人，才能稍經歷練，就想到了十分深遠的事。」

兪秀凡冷然一笑，道：「可惜在下想到的還是晚了一些。」

黃衣女子道：「還不算太晚。」

兪秀凡苦笑一下，未再答話。

黃衣女子接道：「兪少俠，我們不談這個，咱們談談你目下的處境如何？」

兪秀凡道：「身陷絕境等待死亡而已。」

黃衣女子道：「如是有一個辦法，可以使你不死呢？」

兪秀凡道：「什麼辦法？」

黃衣女子道：「對你而言，可能是一個很痛苦的決定，因爲有些事，在各人感受中，有着絕對的不同。」

兪秀凡道：「此話怎說？」

黃衣女子道：「舉一個例子說吧！要你殺死金釣翁，無名氏，石生山，對你而言，是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呢？」

兪秀凡吃了一驚，忖道：這女人只怕不是舉例而言，難道三人已早被他們制服了不成。

心中念轉，口中却故作輕鬆的笑道：「傷害三條人命，在一個江湖人而言，確不算什麼重大之事，但他們不是救過在下的人，就是在下的好友。下手取他們的性命，那眞是一件很難的事。不過……」

黃衣女子道：「不過怎樣？」

兪秀凡道：「在下要是能夠保全性命，這就可以商量了。」

黃衣女子道：「那是說，你如能得某一種條件保障，可以考慮殺他們了。」

兪秀凡道：「如是一個人不能爲人時，那只有爲己了。」

黃衣女子道：「說的是啊！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兪秀凡道：「姑娘，在下是否會有這樣的機會呢？」

黃衣女子道：「這要看看你的運氣，也要看看城主對你有多少惜愛之心了。」

兪秀凡嗯了一聲，道：「聽閣下的口氣，城主對在下已經有很多惜愛之心了。」

黃衣女子道：「不錯。兪秀凡，你要想通一件事，如是造化城主對你全無惜愛之心，閣下也到不了這地方了。」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在下的生機很大了。」

黃衣女子道：「不錯。我希望閣下多想想，這是生與死的抉擇，閣下如是一步走錯了，那就永遠沒有再回頭的機會了。」

兪秀凡微微一笑，說道：「想不到啊！兪某人身陷絕境之後，竟然還有這樣好的選擇機會。」

黃衣女子道：「自然，你具有了被人選擇的條件，這就是虎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一個人，本身的條件太好了，到那裏都不會吃虧。」

兪秀凡道：「這麼說來，在下是虎了。」

他口中談笑風生，但內心之中，却愁苦萬分。

對他而言，這是一個機會，一個可以見到造化城主的機會。但也有着死亡的危險，一種可以致人於死的危險。

可悲的是，他全身穴道受制，無法掙動。

心念轉動之間，到了一座石門前面！

黃衣女子停下了腳步，笑一笑，道：「兪秀凡，走的很累吧？」

兪秀凡道：「很疲累，這短短數十步的距離，走的我筋疲力盡。」

黃衣女子笑一笑，道：「咱們進去休息一下吧！」

兪秀凡心頭震動了一下，道：「休息一下？造化城主，就住在這座石室中麼？」

黃衣少女道：「不是。這地方住的是城主的一位妃子。」

兪秀凡道：「造化城主的一位妃子，咱們怎能進去休息？」

黃衣少女笑一笑，道：「你可以見識一下造化城主妃子的美麗。」

兪秀凡道：「哦！」

黃衣女子格格一笑，道：「兪秀凡，你可是很害羞麼？」

兪秀凡笑一笑，道：「也許是在下的經驗不豐富，所以，還無法放得開。」

黃衣女子道：「膽大一些，造化城主喜歡膽大的人。」

一面說話，一面向內行去。兪秀凡長長吁一口氣，緩步向內行去。

一股濃烈的香氣，撲入鼻中。

但聞黃衣女子叫道：「花花夫人，有貴客登門了。」

但聞一陣環珮叮噹之聲，一個身着粉紅衣裙的少女，緩步行了過來。

兪秀凡抬頭看去，只見那粉紅衣着少女，長的秀美之極，而且有一股動人的妖媚之氣。

只見她兩道靈活的眼神，一掠黃衣女子，道：「這一位是——」

黃衣女子接道：「兪少俠，咱們城主最大的敵人，也是城主最賞識的人。」

兪秀凡道：「不敢，不敢。在下麼，兪秀凡。」

花花妃子笑道：「原來是兪少俠，在下久仰了。」

兪秀凡道：「不敢，不敢。」

花花妃子道：「黃使者，把兪少俠送入我這裏，用心何在？」

黃衣女子道：「這是城主的意思。」

花花妃子道：「城主的意思？」

黃衣女子道：「是！城主要夫人善爲招待兪少俠。」

花花妃子嫣然一笑，道：「要我怎麼招待呢？」

黃衣女子道：「全部招待。能使兪少俠投入我們造化城中最好。」

花花妃子道：「這我明白了，請去吧！」

黃衣女子目注兪秀凡，臉上泛起了一片奇怪的笑意，道：「兪少俠！花花夫人，也許不算是天下第一美女，但她却有很多別人難及的地方。」

兪秀凡雖然是聰慧絕倫，但對這等男女間事，却是瞭解的不多，一時間聽不懂她言中之意，呆了一呆，緩緩說道：「妳說她和別人不同，在下倒是瞧不出來。」

黃衣女格格大笑了一陣，道：「兪少俠，這不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明白的事，必需要試驗之後，才能瞭解。」



兪秀凡只覺臉上一熱，垂首不言。

原來，他忽然想通了個中原因。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好吧！城主吩咐下來，我自會全力以赴，妳請便吧！」

黃衣女子淡淡一笑，道：「那好，我就把兪少俠交付給夫人了，不過此人武功高強，意志若鋼，夫人要特別的小心一些。」

花花妃子笑道：「他雖是意志如鋼，但我是情火如爐，妳只管去吧！」

黃衣女子一欠身，低聲道：「夫人，要特別小心啊！這個人不好對付。」

花花妃子點點頭，道：「我知道，妳請出去吧！」

送走了黃衣女子，花花妃子順手掩上了房門，搬一把木椅，放到兪秀凡的身側，低聲說道：「公子請坐。」

兪秀凡却有着站立不住的感覺，鋼鐵一般的漢子，身上多了那六根金針，竟然變成站立不穩的人。

暗暗歎息一聲，緩緩坐了下去！

花花妃子伸出玉手，及時的扶了兪秀凡，一股幽香之氣，借勢傳了過去。

嫣然一笑，花花妃子膽大的把嬌軀偎入了兪秀凡的懷中，緩緩說道：「兪秀凡，你好像還未經過人道？」

這句話，兪秀凡聽懂了。

抬頭望了花花妃子一眼，微微頷首。

他明白，此刻發作不得，六根金針，把他變的柔弱無比，只要一個健壯些的普通人，舉手一拳，就可以取他之命。

這犧牲太無價值，但如想保全性命，又必需忍下氣忿。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兪公子，你對我的評論如何？」

兪秀凡心中暗道：只有和她虛與委蛇，才有除去金針的機會。

只要想法子能借她之身拉下一條手臂上的金針，立刻可以恢復武功！

但在對方的嚴密防範之下，這機會很難實現。

花花妃子突然伸出了嫩葱似的玉手，指在兪秀凡的臉上，笑道：「小兄弟，不要一直盤算歹主意，姊姊我是見過大風大浪的人，只要你眼珠兒動一動，我就會知道你想的什麼，不知你相信不相信？」

兪秀凡道：「在下相信。」

花花妃子道：「雖然是城主有命，但我是願者上鈎，你先看看我這份人才，值不值得你奉獻出處男子之身。」

兪秀凡呆了一呆，道：「你怎麼知道我是還未涉過人道的處男之身。」

花花妃子笑道：「姊姊我閱人多矣！像你這樣初出茅廬的人，姊姊我麼，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了。」

兪秀凡道：「哦！原來這中間還有如此的奧妙。」

花花妃子笑道：「奧妙的事情很多，我雖然已非處子之身，但床第間的風流情趣，確非一般的女孩子能望項背。我可以使你嘗試到從未有過的滋味，但也給你選擇的機會。」

兪秀凡笑一笑，道：「那位黃衣姑娘說的不錯，妳不算太美的女人，但却有一股使人着迷的風韻。」

花花妃子笑道：「那你是答應了？」

兪秀凡道：「現在還未決定，我想先知道一點內情。」

花花妃子道：「什麼內情？」

兪秀凡道：「我想知道答應了有什麼好處，不答應有什麼害處。」

花花妃子道：「看來，我的容貌，確無法使你動心，此情此景之下，你還在考慮利害得失。」

兪秀凡道：「在下經歷的事情太少，我希望多知道一些事情。」

花花妃子道：「好吧！你想知道什麼？」

兪秀凡道：「我答應了妳之後，咱們是不是永遠能相守一起？」

花花妃子心頭震動了一下，道：「這不是你我能夠決定的事，你就不用問了。」

兪秀凡道：「如是我不答應妳，那又是一個什麼樣的後果？」

花花妃子道：「不答應，我就召來那位黃衣使者，你怎麼樣進來，要你怎麼樣走去。」

兪秀凡道：「以後呢？」

花花妃子道：「你還要再經歷過幾關，才能見到造化城主。」

兪秀凡道：「唉！那眞是一件很叫人難以決定的事了。」

花花妃子道：「你可是很怕死？」

兪秀凡道：「不怕，不過，我不想這樣的死了。」

花花妃子笑道：「飛針使者的釘穴之術，能使一個人全身失去了勁力。」

兪秀凡點點頭道：「不錯，現在，在下就沒有一點氣力。」

花花妃子沉吟了一陣，道：「兪秀凡，你自己決定吧！別問我應該如何。」

兪秀凡心中暗道：我如答應留在此地，床第之間，總不能還制住我的穴道。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夫人，你眞是造化城主的夫人麼？」

花花妃子道：「談不上夫人，只能說是他一個姿婢。」

兪秀凡道：「不論你是什麼身份，但你總是他枕邊的人，怎能要妳佈施色身？」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兪秀凡，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對麼？」

兪秀凡突然間有着一種技窮之感，輕輕吁一口氣，道：「夫人，是不是經歷過夫人這一道色關之後，仍無法保住性命？」

花花妃子搖搖頭道：「你可以活，不過，你活的不能自主而已。」

兪秀凡道：「夫人！在下答應了。」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兪秀凡，這是你自己選擇的，是麼？」

兪秀凡點點頭。

花花妃子道：「以後，你可不能說是我施展媚術，誘惑你作入幕之賓。」

兪秀凡苦笑一下，說道：「在下是完全自願。」

花花妃子伸手扶着兪秀凡，進入內室。

兪秀凡轉頭望去，只見錦帳綉被，紅綾幔帳，一股淡淡的幽香，撲入鼻中。

花花妃子扶着兪秀凡在錦榻之上坐下，笑道：「兪少俠，要不要再想想？」

兪秀凡道：「決定的事，不用再想了。」

仰身向榻上躺去。

他早已相準了形勢，向後仰臥時，把右腕上一個金針，故意向帳子上掛去，希望能借這一躺之勢，能掛落下臂上一根金針。

但他失望了。

那金針刺入臂中極深，錦帳雖然掛住了金針，但却無法把金針勾落下來。

兪秀凡一試未成，立刻挺身坐起。

但是他只能挺起一個腦袋，却無法坐起身子。

這眞是人間最大的痛苦，心有餘，力不足，一身精深內功，胸懷無敵劍術，却連坐起身子的力量也是沒有。

只覺一陣悲傷之氣，衝上胸頭，兩滴熱淚，湧出眼眶。

花花妃子緩步行到了錦榻之上，道：「俞少俠，你哭什麼？」

俞秀凡淒涼一笑，道：「我有些緊張。」

心中暗暗忖道：她如眞的要使我嘗試一下人道的滋味，至少也該拔去我身上部分金針。

花花妃子緩緩解開了前胸襟，道：「俞秀凡，你現在還有拒絕的機會。」

俞秀凡暗暗忖道：這是唯一的機會了，就算是造成大錯大恨，也要賭它一賭了。

心中念轉，語氣堅決的說道：「在下決定了，只可惜，我身上穴道受制，無法帮你寬衣解帶了。」

花花妃子道：「看來，你倒是個很有豪氣的人。」

伸手由前胸雙乳之間，取出了一個玉瓶。拔開瓶塞，倒出了一粒紅色的藥物。右手食指，大拇指，輕輕捏着藥丸，道：「俞秀凡，吞下去這粒紅色藥丸，我就拔去你身上的金針。」

俞秀凡輕輕歎息一聲，道：「夫人，能不能告訴我這粒藥丸的作用？」

花花妃子笑一笑，道：「可以。你現在還有選擇的機會，這粒藥丸，服用之後，可以使一個人少去很多的憂慮和痛苦。」

俞秀凡道：「變成了一個白癡，是麼？」

花花妃子道：「沒有那麼嚴重，不過，服下這藥之後，會使一個人變的遲鈍一些。」

俞秀凡道：「變的遲鈍一些。爲什麼不說是變成了一具行屍走肉。」

花花妃子道：「事情沒有你想得那麼壞，多少會變一些，但日子會過的很快樂，除了工作之外，不會想很多事情。」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夫人，牛和馬也是一樣，他們過的很快樂。」

花花妃子笑一笑，接道：「俞秀凡，咱們不用再爭辯了，這粒藥物，你必須吃下，要不然，我不會帮你拔去身上的金針。」

俞秀凡道：「夫人，妳可以強自撬開在下的牙齒，把藥物投入口中，似是用不着和在下這樣商量了。」

花花妃子道：「我可以這樣做，但我不希望使你在無法自主下，吞服了這粒藥物。」

俞秀凡道：「如是在下不答應，夫人可是要準備取在下之命。」

花花妃子道：「不會，我希望能說服你，如是說不服，也不會傷害你，任由閣下離去就是。」

俞秀凡道：「想不到夫人竟然是如此一個良善的人，只可惜沒有分清楚是非。」

花花妃子接道：「俞秀凡，不要想說服我，那不會有用，你現在倒應該用心想想看，作一個抉擇。」

俞秀凡道：「夫人，你一直很冷靜，不熱情，也不太冷淡。」

花花妃子道：「你可是覺着很奇怪？」

俞秀凡笑一笑，道：「不錯，在下有些不太瞭解夫人。」

他要盡量拖延時間，以便想出個解決的辦法。

花花妃子道：「你覺得我應該如何？」

俞秀凡道：「妳應該熱情如火，想法子誘惑我不能自禁。」

花花妃子道：「俞秀凡，我看的很清楚，你是屬於那種不受誘惑的人。」

俞秀凡道：「所以，夫人換了一種方法，對付在下。」

花花妃子道：「談不上什麼方法，我只是把事情告訴你，我相信你俞秀凡會權衡利害，作一個抉擇。」

俞秀凡道：「好吧！在下決定吃下那粒毒藥。」

花花妃子道：「不再想想麼，吃下了毒藥之後，再後悔就無濟於事了。」

俞秀凡雙目凝注在花花妃子的臉上，瞧了一陣，道：「夫人是希望在下吃下呢，還是要在下別吃？」

花花妃子笑道：「我已經告訴你利害得失，吃與不吃，似乎是要你自己決定了。」

俞秀凡道：「實在在下很不願吃下那粒毒藥，不過，在下似是已沒有拒絕的能力了。」

花花妃子道：「至少，你可以不吃吧！」

俞秀凡道：「身上六枚金針，使在下完全變成了一個廢人，諸位給我選擇的，一種是行屍走肉的活死人，一種是眞正的死人……」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接道：「俞少俠，你想的很透澈啊！」

俞秀凡道：「一個人面對着一生中最後一次可想、能想的事，似乎是無法不想了。」

花花妃子道：「但你最後仍然選擇了行屍走肉的活死人，對麼？」

俞秀凡道：「生命未到眞正結束，應該有萬分之一的生機，我想賭賭那萬一的機會。」

花花妃子道：「看來，你也是一個很平凡的人，眞是見面不如聞名啊！」

俞秀凡道：「夫人可否說的詳盡一些。」

花花妃子道：「事實上，我經歷了很多椿像你一樣的事，他們也都和你有着同樣的選擇，都想賭賭那萬分之一的機會。事實上，那是人性的弱點，強烈的求生慾，會使一個人改變了自己，鐵膽俠心，盡付流水。」

俞秀凡道：「夫人，已經有很多次這樣的經歷了？」

花花妃子點點頭，道：「是！」

俞秀凡道：「夫人，妳沒有食用過迷魂藥物吧？」

花花妃子搖搖頭，道：「沒有。」

俞秀凡道：「我佩服造化城主的氣度，也佩服妳夫人這份慈航普渡的胸懷。」

花花妃子淡淡一笑，道：「俞秀凡，不用諷刺我，我奉命行事，算不得背夫敗德。」

俞秀凡道：「造化城主，固一世之雄也，怎的竟甘願受綠巾壓頂，不覺此爲人間的羞恥事。」

花花妃子道：「量大容萬物，造化城主能有今天這份成就，自有非平常人能及之處。」

俞秀凡笑一笑道：「夫人也覺着他這等做法很對麼？」

花花妃子道：「談不上對不對，他是當空皓月，我們只不過是襯托皓月的星星罷了，明月只一輪，星星却有萬千。」

俞秀凡道：「夫人，不覺着這有些自貶身份，自趨下流麼？」

花花妃子臉色一變，道：「俞秀凡，你好放肆的口舌。」

俞秀凡說道：「忠言逆耳，在下只不過實話實說罷了，如是造化城主對你有一份眞實的情感，我相信他不會讓你作出這等紅杏出牆的事。」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俞秀凡，你對那造化城主的瞭解太少，環繞他周圍的美女妾婢，有如衆星捧月，怎能企求他雨露普施。」

俞秀凡說道：「似乎是夫人很樂於這等生活？」

花花妃子道：「像他那等雄才人物，我們得近身側，已屬幸運，怎的還能妄圖苛求。」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夫人，看來，你對那造化城主是忠誠不二了。」

花花妃子道：「你對造化城主知道的太少了。」



俞秀凡道：「夫人能不能解說一下，唉！其實以夫人之美，造化城主縱然有三宮六院，佳麗三千，也應該把夫人收寵專房才是。」

花花妃子臉上綻開了一份愉悅的笑意道，：「造化城主有很多妾婢，但他決不是濫收妾婢的人，每一個人，都有她的專長，特點。」

俞秀凡道：「夫人，是精於那一道呢？」

花花妃子道：「內媚。我習的是桃花內媚術，任何一個男人，只要能接觸一次，就永難忘懷。」

俞秀凡道：「只怕未必吧？」

花花妃子道：「不信，你可以試試。」

俞秀凡道：「不用試了，你如眞能使男人一見難忘，爲什麼那造化城主，會把你冷落香閨，長夜孤眠？」

花花妃子笑道：「你想挑撥離間？」

俞秀凡緩緩道：「在下說的，都是肺腑之言。」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有一種特別的男人氣質，不論什麼樣的女人，只要和他見上一面，就情難自禁，一夕夫妻之後，更是情意難忘。」

俞秀凡笑一笑，道：「這麼說來，那造化城主，是一位很年輕，英俊的人了？」

花花妃子道：「他人雖年輕英俊，但他却有着長者的氣度，唉！能使我這樣女人，對他傾心相愛的人，天下能够抗拒他的女人，那是絕無僅有的了。」

俞秀凡道：「但在下聽說的造化城主，却是一位年紀很大的慈和老人。」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豈是任何人都能見到他眞正面目？」

俞秀凡道：「照夫人說法，造化城中，見過城主眞正面目的人，也是絕無僅有的了。」

花花妃子道：「也不能算太少，不過見過他眞正面目的人，都是親信之人，所以他們都不會洩漏其中的隱密。」

俞秀凡道：「但夫人洩漏了。」

花花妃子笑道：「我的俞少俠，以你這等聰明的人物，難道還不明白麼？你如不能變成造化城主的心腹，那就是死路一條，難道你眞的還想活着出去。」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好吧！你把藥丸放入我的口中。」

花花妃子重又打開瓶塞，取出藥丸。

俞秀凡閉上雙目，張開了嘴巴。

花花妃子格格一笑，道：「俞秀凡！小兄弟！一個人變的傻一些，對他並沒有太多的壞處。」

俞秀凡臉上泛現出一抹苦笑，內心中却不停的警惕自己，暗暗祈禱說：俞秀凡，你不能被藥物所迷，你可以把毒性逼集於一處，只要能够支撑到見了造化城主，出其不意的一劍把他殺死。那時，再行自絕而死，就算自絕不及，毒發變作白癡，成了一具行屍走肉的奴才，也只有認命了。

他只忖思祈禱，根本未聽到花花妃子說些什麼。

花花妃子纖巧手指捏着藥丹，將要放到俞秀凡的口中，突然停了下來。

她緩緩說道：「俞秀凡，你眞的準備認命了？」

俞秀凡突然睜開了雙目，目光滿含着委屈，淒傷，黯然說道：「這不是一個意志力和耐性所能抗拒的事，妳如要我吃下毒藥，似乎是用不着和我商量。」

花花妃子輕輕歎息一聲，道：「俞秀凡，就算不給你服下這粒含有毒性的春藥，你又怎麼能逃出此地？」

俞秀凡道：「只要我能恢復體力，我沒有逃走的打算。」

花花妃子道：「你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我要去見造化城主，在下歷盡了千辛萬苦而來，怎能未見到造化城主就悄然離開。」

花花妃子道：「就算你見到了造化城主，你又能如何？」

俞秀凡道：「我可以和他放手一搏。」

花花妃子道：「你一個人麼？」

俞秀凡道：「就目下情景而言，似乎是只有在下一個人了。」

花花妃子道：「你這是飛蛾投火，自取滅亡，別說造化城主身側有着親信從衞，就算是他和你單獨相見，你也不是他的敵手。」

俞秀凡道：「姑娘沒有見過在下的劍術，怎知我不是造化城主的敵手？」

花花妃子道：「因爲我知道他一身武功，已臻化境，像他這樣翻雲覆雨的人物，如是沒有絕世武功和過人的才智，怎會造成今日這樣的局面。」

俞秀凡道：「他也是人，一個人的武功成就，都可能面對着體能極限，我不信，他能够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因爲人人都怕他，才把他造成了不可一世的氣焰。」

花花妃子道：「你一點也不怕他？」

俞秀凡道：「不怕，我渴望見他一面，也希望能放手和他一搏。」

花花妃子歎息一聲，道：「你身上傷痕處處，受了很多的折磨，但你的豪勇之氣，似是全未受到損傷。」

俞秀凡道：「我體膚受傷愈多，意志就愈堅強，只可惜在下過不了夫人這一道關口。」

花花妃子道：「你能過了我這一關，又將如何？」

俞秀凡道：「能過了夫人這一關，在下就自信有見造化城主的機會。」

花花妃子道：「你一定能够勝他麼？」

俞秀凡道：「這個在下倒是不敢妄言，不過，我如能和他放手一戰，不論勝敗，都可以啓發起後繼之人，使他們感覺到造化城主也是人，不是造化之神。」

花花妃子點點頭，道：「這話倒也有理，造化城主沒有人敢惹他，如是一旦有人和他動上了手，別的人就會明白，造化城主並非是絕對權威的人物。他也是人，只不過是武功練得高一些罷了。」

俞秀凡瞪大了眼睛，望着花花妃子，道：「夫人，妳……妳……」

花花妃子接道：「你覺得很奇怪麼？」

俞秀凡道：「不錯，在下確實有些懷疑，夫人這些話……」

花花妃子接道：「你不用懷疑，我在此地，閱人多矣！但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有你這樣的勇氣。」

俞秀凡苦笑一下，道：「就算我膽大包天，此情此景之下，也是無法反擊。」

花花妃子道：「可以，問題在我願不願意帮忙。」

俞秀凡道：「你帮忙又能怎樣？」

花花妃子雙目神凝，黯然說道：「這些年來，我經歷了十二個男人，自然，這些男人，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第一流高手，他們到了此地之後，不但豪氣盡消，唯一能做的，只是苦苦哀求於我，早些給他藥物食下，我所看到的，都是男人的渺小，他們那等貪色怕死的模樣，四個字可以形容——惡形惡狀——。所以，我雖然是個蕩婦，但我却瞧不起男人。」

俞秀凡道：「那不能怪你，實在是我們男人表現的太沒有骨氣。」

花花妃子道：「但我今天看到了一個有骨氣的男人。」

愈秀凡苦澀一笑，道：「有骨氣又能如何？在下此刻，有如虎入鐵籠．．」

花花妃子接道：「自有放虎歸山的人，問題是你是否眞的敢鬥那造化城主？」

愈秀凡道：「在下來此的用心，就是要鬥一鬥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道：「你如是眞有勇氣，我倒可以帮忙。」

愈秀凡道：「如何一個帮忙法？」

花花妃子道：「我拔去你身上的金針，然後，帶你去見造化城主。」

愈秀凡接口說道：「那麼豈不是害了夫人麼？」

花花妃子道：「不用替我擔心，這些年來，我就在等候今天，希望能見到一個有骨氣的男人，鬥鬥造化城主。」

愈秀凡說道：「夫人！你等到了，我不敢說一定能够勝造化城主，但我可以和他動手一戰。」

花花妃子道：「這就是我救你的原因。愈少俠，世間上，沒有一個願意接受迫害的人，我比別人强一些的是，我終於找到了這個機會了。」

愈秀凡道：「夫人！這不是做夢吧？」

花花妃子道：「很眞實，而且，立刻就可以使你重獲自由。」

口中說話，右手立刻拔了愈秀凡兩臂上的金針。

愈秀凡雙手驟然間恢復了活動之力，立刻間雙手並施，拔去了身上所有的金針，挺身坐起。

他心中興奮，拔出的金針，全都投擲在實地之上。

花花妃子嫣然一笑，只笑的媚態橫生，道：「愈少俠，別太興奮，就賤妾所知，一個練劍的人，應該喜怒不形於色。」

愈秀凡臉色一整，當下說道：「夫人說的是。」

花花妃子道：「別叫我夫人，我厭惡這兩個字，這些年來，我忍辱偷生，就爲了等待今天的機會。」

愈秀凡道：「你終於等到了。」

花花妃子道：「等待得我很苦，等了這麼多年，我以身體　美色，替那造化城主又多羅致了不少的高手。」

愈秀凡道：「那不是妳的錯。」

沉吟了一陣，接道：「現在，咱們如何去見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道：「我有辦法，不過，委屈你一些了。」

愈秀凡道：「如何一個委屈法？」

花花妃子望望手上的金針，道：「咱們把金針截短，仍刺入你原來的位置，不過刺的很淺，使它不發生制服穴道的力量，然後，我去找造化城主。」

愈秀凡接道：「去找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道：「是，我會告訴他，你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意志堅定，不可屈服，我不敢下藥，也不敢拔下你身上的金針。」

愈秀凡道：「那以後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花花妃子道：「這結果可以預料，那就是，不是他來到此地看你，就是要我帶你去見他，只有在這樣的局面之下，你才能見到眞正的造化城主。」

愈秀凡道：「好吧！如果只有此法，咱們就只有這樣作了。」

花花妃子轉身在妝枱之下，摸出了一把鋒利的匕首，道：「愈少俠，你能記得金針刺入的部份深淺麼？」

愈秀凡道：「大體上可以記得。」

花花妃子道：「那很好。這把匕首很鋒利，加上你的內力，足可以切斷金針，要切的恰到好處，要知道那造化城主，是一位非常謹愼和小心的人，只要那金針的部份稍有不同，立刻就可能被他瞧出破綻。」

愈秀凡接過匕首，沉吟了一陣，道：「我想，大致上不會有很多距離。」

愈秀凡用匕首切斷了金針。

花花妃子收回匕首，道：「你自己刺入原來的穴道吧！」

愈秀凡接過了金針，分別刺入了原來的穴道。

花花妃子道：「裝龍像龍，扮虎像虎，活動一下看看，不能把金針掉下。」

愈秀凡伸展一下雙臂，雙腿，金針未見落下。

花花妃子道：「行啦！你自己是否感覺到妨碍行動呢？」

愈秀凡搖搖頭，說道：「沒有妨碍，行動很自主。」

花花妃子道：「那就行了。」

愈秀凡道：「那麼，現在妳通知造化城主吧！」

花花妃子點點頭，道：「這個很快。」

舉步向外行去。

愈秀凡似是突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接道：「夫人！」

花花妃子停下脚步，道：「什麼事？」

愈秀凡道：「那位金針使者，出針手法，妙絕武林，不知是何許人物？」

花花妃子道：「她呀──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人物，四大金釵之一的針釵湯蘭。」

愈秀凡道：「原來如此。」

語聲一頓　接道：「四大金釵，我已見過了三釵。」

花花妃子接道：「那三釵？」

愈秀凡道：「飛釵、刀釵和針釵，在下見過的三大金釵，有兩釵投入在造化門中，還有一釵，不知流落何處？」

花花妃子回答說道：「似乎是也在造化城中。」

愈秀凡歎息一聲，道：「這麼說來，造化城內，果然是網羅了不少的高手，單是四大金釵，他就羅致了三個人。」

花花妃子說道：「你對那位針釵的看法如何？」

愈秀凡道：「手法很老練，也很深沉，尤其是發射金針的技術，似乎已到了無懈可擊之境，她能一舉分取六大穴道，針釵中的不差分毫。」

花花妃子沉吟了一陣，道：「她很受造化城主的器重。」

愈秀凡道：「哦！」

花花妃子道：「她負責監視我，也負責管理這第一段洞區。」

愈秀凡道：「造化城主，連妳也不肯信任麼？」

花花妃子道：「造化城主不會眞的去相信任何一個人，針釵湯蘭，雖然是這一洞區的總管，但在表面上，她却不敢對我有絲毫不敬之處。」

愈秀凡道：「那又是爲了什麼？」

花花妃子道：「不管如何，我總是妃子的身份。何況，造化城主，每一月中，總有一天，在此留宿。」

愈秀凡道：「那一天是固定的麼？」

花花妃子搖搖頭，說道．「如是固定了，



怎的還會稱作造化城主，誰也不知道他幾時要來。」

愈秀凡道：「這麼說來，他對夫人，還是有些留戀之處了。」

花花妃子道：「那倒不是，他來此的用心，不過想從我口中，知道一些針釵湯蘭的舉動而已。」

黯然歎息一聲，接道．「我爲了博得他的信任，每一次，都據實告訴他很多事。」

愈秀凡道：「看不出啊！妳還是一位很富心機的人。」

花花妃子道：「一個人處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時，不用些心機也不行了。一種保護自己的本能，激發出潛力，也學會用心多想。」

愈秀凡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夫人說的不錯，人的才慧，往往有很多時是逼出來的。」

花花妃子道：「別叫夫人，行麼？」

愈秀凡立即問道．「那麼，要在下如何稱呼？」

花花妃子道．「你隨便叫吧！我本姓花，小名中月，你怎麼叫我都行。」

愈秀凡於是道：「那麼在下就叫妳花姑娘好了。」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愈少俠！你看，咱們要不要先對付針釵湯蘭？」

愈秀凡道：「最好能先對付了針釵湯蘭，免去後顧之憂，不過，如何對付她，這要妳花姑娘設計了。」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說道：「我想法子去把她騙來，你怎麼對付她，那要你自己策劃一下。」

愈秀凡沉吟了一陣，道：「那針釵湯蘭，除了金針之外，還有什麼特殊的武功？」

花花妃子道：「四大金釵，都算得武林中第一流的高手，但幾人武功各擅勝塲，各有絕技，顧名思義，自然以他們的武功標榜．針釵湯蘭，自然以針法最好了。」

愈秀凡道：「好吧！妳去帶她來。」

花花妃子轉身向外行去，一面說道：「可不大意。造化城主，用人唯才，針釵湯蘭如若沒有一身好本領，只怕也不會受到造化城主如此重用了。」

愈秀凡說道：「一個人把飛針之術，練到了那等出神入化之境，單是說發針的手法，這中間目力，勁力，在在都要配合得恰到好處才行。」

花花妃子道：「那你要小心戒備了。」

轉身向外行去。

愈秀凡望着花花妃子的背影消失，心中湧起了無限的感慨。

忖道：以號論人，有時候也會犯很大的錯誤。

誰會想到，這花花妃子，內心之中，竟然也會蘊藏了很多的痛苦。

定定神，愈秀凡吁一口氣，暗中凝神戒備，隨時準備出手。

花花妃子去了足足有一頓飯的工夫之久，耳際間才傳來了步履之聲。

愈秀凡緩緩閉上雙目。

步履在木榻前面停了下來，耳際間響起了針釵湯蘭的聲音道：「聽說你不肯聽勸……」

愈秀凡霍然睜開雙目，凝注在湯蘭的臉上，冷冷說道：「是妳！」

湯蘭道：「很抱歉，愈少俠，咱們是敵對相處，如是換了別人，只怕手段會更爲毒辣一些。」

愈秀凡道：「在下經歷了不少的風浪，想不到今日竟栽倒在一個女人手中。」

湯蘭笑一笑，說道：「有一句俗話說，巾幗不讓鬚眉。咱們作女人的，也不能太過示弱了。」

愈秀凡道．「在下既已被擒，唯死而已，妳可以下手了。」

湯蘭道：「我如存下殺你之心，似乎也用不着把你帶到此地來了。」

愈秀凡道：「那你用心何在？」

湯蘭道：「勸降，咱們希望能說服你，使你歸入造化城下。」

愈秀凡道：「這是妳的意思呢，還是造化城主的意思？」

湯蘭笑一笑，道：「自然是造化城主的意思了。小妹嘛，只不過是一個奉命行事的人罷了。」

愈秀凡緩緩說道：「旣是造化城主之意，在下自然要見到造化城主才能決定了。」

湯蘭道：「不錯，咱們就是要帶你去見造化城主了，不過，在見造化城主之前，有些條件閣下必需做到了，咱們才能帶你去見造化城主。」

愈秀凡道：「什麼條件？」

湯蘭笑一笑，道：「這些條件，對你而言，並非是什麼爲難之事。」

目光一掠花花妃子，接道：「像這等絕世美人，送入你愈少俠的懷抱之中，愈少俠怎的竟不肯接受呢？」

花花妃子突然歎一口氣，道：「湯使者，我已盡心力，他堅持不肯食用藥物，小妹實在無能爲力了。」

愈秀凡心中明白，花花妃子搶先接口，用心在提醒他，怕他和自己的談話，說的前言難對後語。

愈秀凡立刻冷笑一聲，接道：「如是妳肯先拔下區區身上的金針，在下才會考慮食用藥物。」

花花妃子道：「那是不可能的事。」

愈秀凡道：「所以，在下也只有堅拒食用藥物了。」

湯蘭突然微微一笑，道：「愈少俠，咱們很敬重你，你如是不吃敬酒，咱們就要讓你吃罰酒了。」

愈秀凡冷冷說道：「姑娘的意思是──」

湯蘭接道：「先吃藥丸，你沒有選擇的餘地，也沒有不吃的機會，請夫人把藥丸交給屬下吧！」

花花妃子伸手由懷中摸出藥丸。

湯蘭伸手接過，冷冷說道：「你記着！這藥丸就算是立刻可以致命，你也只好吃下去了，你自己吞下呢，還是我迫你服下？」

愈秀凡冷笑一聲，道．「看來，妳倒是那造化城主很忠實的一位屬下了。」

湯蘭道：「不錯。造化城主旣然很看重小妹，小妹自然要投桃報李。」

突然伸手向愈秀凡牙關之上捏去。

這是煮熟的鴨子，湯蘭的想像之中，還不是手到拿來。

却不料愈秀凡突然把頭一偏，竟然閃避開去。

針釵湯蘭，警覺性也很高，眼看愈秀凡一閃避開，已知情勢有異，立刻一吸氣，向後退去。

但爲時已晚了，愈秀凡右手一抬，五指一合，扣住了湯蘭的右腕。

愈秀凡人同時挺身而起，淡淡一笑，道：「湯姑娘，現在，咱們主客易勢了。」

湯蘭雙目圓睜，望着愈秀凡，臉上是一片迷惘之色，緩緩說道：「我這金針制穴功夫，從未有過失手，你怎麼還能行動。」

愈秀凡道：「現在，似乎是在下問你湯姑娘的時候了。」

湯蘭道：「你要問什麼?」

俞秀凡道：「在下也想勸勸姑娘，咱們合力對付造化城主如何?」

湯蘭搖搖頭，道：「不行！咱們沒有成功的機會。」

俞秀凡道·「姑娘只怕成功的機會不大，並非是完全忠於造化城主了。」

湯蘭道：「不只是機會不大，而是完全沒有，你應該死了這條心。」

俞秀凡道·「和造化城主對敵搏殺，是我俞某人的事，看來姑娘只要從旁稍助一臂之力可了。」

湯蘭道·「我不能助你，也不會背叛造化城主。」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在下只好先殺了你湯姑娘了。」

湯蘭心中一動，說道·「你怎的知道我姓湯?」

俞秀凡回顧了花花妃子一眼，道：「要不要告訴她?」

花花妃子道：「就算不說，造化城主也會查得出來，不如乾脆點告訴她算了。」

俞秀凡道：「好！你自己說吧。」

花花妃子淡淡一笑，道：「湯蘭，是我告訴他的。」

湯蘭一臉迷惘之色道·「你告訴他的?」

花花妃子微微一笑，道·「是的，妳覺得很奇怪麼?」

湯蘭說道：「不錯，確使在下有些不解，造化城主對你十分寵愛，你竟然出賣了造化城主。」

花花妃子冷笑一聲道：「我出賣了他?造化城主——他對我十分寵愛?哼哼！你幾時見過，一個受盡了寵愛的人，竟然會被當作工具，要我佈施色身，替他網羅高手，難道這算寵愛麼?」

湯蘭道：「不管如何，你總是城主妃子的身份。」

花花妃子道·「這算什麼妃子身份，和妓女有何不同?」

湯蘭道：「以造化城主之尊，甘願綠巾壓頂，你難道還在乎多幾個男子麼?何況，你習的桃花魔功，講究的採陽補陰，多幾個男人，對你而言，有什麼不好?」

花花妃子道：「這有很大的不同。」

湯蘭道：「那裏不同了?」

花花妃子道·「他是情願，我是被迫，我們之間，彼此的感受，絕不相同。」

湯蘭沉吟了一陣，道：「你背叛了造城化主，難道不顧後果，不怕報復麼?」

花花妃子道：「最大的報復，不過是一條命罷了。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湯蘭嗯了一聲，道·「這麼說來，你是至死不悟了。」

俞秀凡冷笑一聲，說道·「湯蘭！不論我們將來身受何等的悲慘，不過，眼下先死的是你。」

湯蘭笑一笑，道·「俞秀凡，花花妃子鬼計多端，你如是眞的相信了她的話，那就有你的苦頭好吃了。」

俞秀凡道·「不用挑撥，俞某人不吃這個·至少，她取下我身上的金針。」

湯蘭道：「原來如此，我還想你眞的不畏金針傷穴之苦呢?」

（未完）

# 玉劍傳奇

（本文承自49頁）

杜先生閃避了這個問題，却嘆了口氣：「只可惜胡鐵花已經走了，也不知是急着要去喝酒，還是急着要去找你，剛把公主送上船，就已人影不見。」

公主已上船，現在也許已經在史天王的懷抱裏。

——是那一個史天王呢?

楚留香不願再提這些事，他的心在刺痛，唯一讓他覺得有一點安慰的是——

「江湖人的傳說，有些並不是眞的，史天王並不是傳說中那麼粗暴兇惡殘忍的人。」

「哄?」

「這是我自已親眼所見，我不能不告訴你。」

杜先生淡淡的笑了笑·

她的聲音更冷淡。「他明明可以殺你，却放你回來，也許只不過就因爲要你在江湖人面前替他說這些話。」

她又問道：「江湖中還有誰的朋友比楚香帥更多?還有誰說的話比楚香帥更可信！」

杜先生冷笑：「史天王能找到楚香帥這麼樣一個人爲他宣揚名聲，實在是他的運氣。」

× × ×

楚留香的心開始往下沉，外面村子裏却响起了一聲歡呼聲。

杜先生的眼睛也發出光·

那個楚楚動人的小女孩已經小鳥般飛闖了進來，喘着氣說：「消息已經來了，公主已經得手，已經在前天夜裏割下了史天王的首級！」

× × ×

就在這一瞬間，所有的一切事都忽然像烟花般在楚留香心裏爆開。

——誰能刺殺史天王?誰能分辨出誰是眞的史天王·

只有他的妻子。

沒有一個男人會在自已洞房花燭夜的時候讓別的男人代替他的。這就是玉劍公主爲什麼一定要嫁給史天王的眞正目的。所以，她才會在臨去的前夕，將她自已獻給了她眞正喜愛的人。

那湖畔的小屋，那湖上的月色，那一夕永難忘懷的纏綿，那個忍住了滿心哀痛去爲別人犧牲了自已的人，那一彎血紅的新月，如今却已流星般消逝。

× × ×

楚留香的心也像是烟花般爆開，杜先生却用力握住他的手。

「我們成功了，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大家付出的代價都沒有白費。」她緊握着楚留香，「我知道你本來一定以爲這次你已澈底失敗，可是這一次你也沒有敗，敗的是史天王。」

楚留香冷冷的看着她，冷冷的看了她很久，才用一種幾乎已經完全沒有情感的聲音說：「是的！」

（全文完）